

# Cultural Geography

作者：Mike Crang 譯者：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



## 文化 地理學

# 文化地理學

# Cultural Geographical

在當代地理學，所謂的「文化轉向」帶來了一種關於地理學新的思考方式及新視野。「文化」一詞的定義是多樣而複雜的，但不論如何定義文化，都只有把文化鑲嵌於真實生活情境中，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才能夠加以理解。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就是文化的地點及空間差異，探討文化如何散佈於空間、如何讓空間有意義。

Mike Crang 分析了大量不同的事件及研究取向，透過各種尺度，思考國家、帝國與國族、公司與法人、商店與財貨、書籍與影片等等，在創造認同時扮演的角色。本書涉及了生活中的多樣性與多重性，涉及世界、空間和地方如何為人所詮釋與利用，以及這些地方如何因此而有益於當地文化的延續。

ISBN 957-732-175-5



9 789577 321756

# 文化地理學

Mike Crang 著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 譯

Cultural Geography

Copyright © 1998 by Mike Crang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地理學 /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初版。--臺北市：巨流，2003〔民92〕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Cultural Geography  
ISBN 957-732-175-5(平裝)  
1. 文化地理學  
541.39

92001753

## 文化地理學

原著：Cultural Geography

原著者：Mike Crang

譯者：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編輯部：106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F

電話：(02)23695250・23695680

傳真：(02)8369139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41299514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57-732-175-5(平裝)

2003年3月初版

定價：28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 致 謝

這本教科書得以完成，須歸功於我與同事及學生之間的多次對話、質疑和正面交鋒。首先我該指出，我的主要引導者是杜罕 (Durham) 大學的學生，這本書大體上是為了回應他們的質疑、提問和評論。我也要感謝 Emma Mawdsley 和 Peter Atkins 讀過了全書初稿，指出藏在拙劣措辭底下，含糊不清的段落。David Bell 擔任本叢書編輯，一開始便參與本書，他與 Routledge 公司的 Sarah Lloyd 容忍我寫作進度的猶疑難決，為此我深致謝意。

感謝以下個人及單位慨允複製圖片：

Fine A. C.

Bibliothèque National, Paris

Ethical Consumer Magazine

J. Sainsbury plc

Morocco Tourist Board

Teessi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我們已經盡力聯絡版權所有者，若有任何疏忽遺漏，謹致歉意。若有任何疏失，敬請與出版商聯絡，以便在未來版次予以補正。

# 目 錄

致謝	i
一、定位文化	001
二、人群、地景與時間	017
三、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景	035
四、文學地景：書寫與地理學	057
五、自我與他者：書寫校園、標示領域，以及書寫空間	079
六、多重中介的環境：電影、電視與音樂	107
七、地方或空間？	133
八、商品與消費的地理	159
九、生產的文化	189
十、國族、家鄉與雜種世界裡的歸屬	213
十一、科學的文化：翻譯與知識	235
詞 彙	249
參考書目	261
索 引	273

# 一、定位文化

- 我們所謂的文化是什麼？
- 為何研究文化？
- 文化牽涉哪些事項？

一本為學生介紹文化地理學的書，必定先從定義開始，這似乎是理所當然。雖理所當然，在實行上卻極為困難。為文化這個詞下定義，是個複雜棘手的工作，現在已經提出許多非常不同的定義。就某些層面而言，「文化地理學」要比嘗試界定其組成部分來得更容易掌握。這是因為儘管有時聽來是最空泛的概念，本書將指出，不論如何定義「文化」，都只有把文化鑲嵌於實際生活情境中，有特定的時空背景，才能夠加以了解。本書的重點在於文化實際上如何運作。本書的理念是：地理學的貢獻正是將（多重的）文化當成可以定位的、特定的現象來觀察。

新進學生對文化地理學的觀念，似乎有兩種典型反應。一是聯想到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想到那種在紀錄片，如《消失的世界》（*Disappearing World*）中出現的人群。以此種角度，文化地理學研究的是文化的地點及空間差異；看到的是在《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和旅遊故事裡現蹤的人群和部族。第二種反應，則是將文化與藝術連上「高級文化」（*high culture*），那麼接著學生臉上通常會出現略顯困惑的表情，懷疑地理學跟這些有何關係。這兩種角度都只掌握了「文化地理學」極小的一部分。文化地理學在過去十五年來，一直是地理學發展最快速的領域，依我有些偏頗的觀點來看，它

## 2

**焦點 1.1 界定文化**

1950 年代以前，作家能自學術著作中收集到超過一百五十種對文化的不同定義。本書並非試著找出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其實，此處敘述的不同取向，可能意味著不同的文化概念。這本著作的指導原則是，文化是一套信仰或價值，賦予生活方式意義，生產出物質和象徵形式（並藉此而再生產）。據此，我想要特別避開兩種看法。第一是將文化描述為某種「殘餘變項」（*residual variable*），代表其他領域沒有提到的所有事物，是沒有解釋的「殘留」。我則主張文化比這種論點所言更為核心。第二，論及「生活方式」讓人質疑個體能夠挑選和抉擇的範圍有多大，而再生產的問題，則帶來與時俱變的議題。當代社會和文化之間，實際上或許會發展出比較能夠「挑選拼湊」的關係，這是本書要加以闡述的論題。



也是最有趣的次領域之一。原因在於其題材無論在區位、引發的爭論，以及題材類型方面，牽涉範圍均極寬廣。讓我嘗試從界定文化地理學的內涵開始，說明為何如此。

## 旅行者的故事

許多人最初以為，文化地理學牽涉的是不同文化如何在全球不同角落生存。很多學生主修地理學的主要動機之一，是著迷於人類生活多樣性的魅力。無庸置疑，地球上人群的多樣性是個重要的起點，但需要進一步的闡釋。不同的群體不只因為不同的服裝、飾品和生活方式而顯得獨特，也受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優先順序、不同的信仰系統，以及不同的了解世界的方式引領。文化地理學因而同時關注群體差異的形式、物質文化，以及令其結合、使其一致的觀念。這意味著本書不僅會談到文化如何散佈於空間，也會探討文化如何讓空間有意義。因此，本書會追蹤共同構成文化的觀念、言行與實物，以及這些文化如何形成認同，讓人得以辨識自己和他者。本書會透過各種尺度，思考國家、帝國與國族，公司與法人、商店與財貨、書籍與影片等等，在創造認同時扮演的角色。文化地理學注重不同過程在特定地方集結的方式，還有這些地方如何對人產生意義。有時候，我們可能會以一個全球性的規模來關注某個過程，有時候我們或許感興趣的是住宅的**微觀地理學**（*micro-geography*），亦即構成人群日常世界的各種熟悉而私人的事物。

因此，文化地理學涉及了豐富多彩生活中的多樣性與多重性；涉

及世界、空間和地方如何爲人所詮釋與利用；以及這些地方如何因此而有益於當地文化的延續。本書因此必須處理觀念與物質、實踐與地方、文化與空間之間，如何產生關聯。你會發現沒有單一的答案；反之，各章呈現了各種不同的案例，以及人們爲探討這些議題所採用的不同取向。

文化不僅牽涉遠方異國的人群，也牽涉到我們西方人的行事作爲。將你自己的文化視爲自然，然後去發掘其他群體的奇特之處，委實太過容易。如同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任何文化都是一片混亂，充斥各種顏色和刺耳噪音，直到你學會引導和了解它的規則（Bourdieu, 1984）。這意指每一種文化都擁有同樣武斷主觀且令人驚訝的規則。因此，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有段著名的評論，我們稱印度是聖牛之地，因爲有些印度傳統似乎頗爲奇怪——這種動物能隨心所欲四處漫遊，儘管可以食用，但人不吃牠，牠還四處便溺。當然，薩林斯指出，用同樣的標準，我們可能驚異於英國或美國是聖狗之地（Sahlins, 1976）。如此一來，文化地理學傾向於採取相對主義立場。我們必須承認自身文化的特殊之處，不要倉卒地對其他文化下判斷。

## 高級文化、通俗文化與日常生活

假如我們觀察任何社會，會發現許多活動的首要角色是象徵性的；比如戲劇、歌劇、藝術、文學或詩歌。凡此種種，通常被視爲該社會文化的產品或表現。事實上，我們可能立即聯想到圖書館、博物館、畫廊，以及其他讓這些事物得以存在之處；保存並再現它們；讓

人們得以觀賞接觸。因此，文化地理學必須包含使文化得以流傳的體制。這很可能帶領我們抵達出乎意料之處，進入比如說學校，在這裡，孩童被教導其文化歷史或文學中的「偉大」人物，或是解釋不一樣的公共紀念碑的意義。但即使我們專注於象徵性事物，也必須下結論說，現代社會就像距離我們遙遠的社會一樣，充滿儀式和典禮。英國人或許必須加上皇家禮節（國會開會、軍旗敬禮分列式），美國則是七月四日，還有法國的革命紀念日。這些節日或儀節都得到國家的批准或推廣，所以文化地理學者可能會問，為何國家贊同某些儀式，而非其他儀式，以及國家從中得到了什麼。但文化包含的範圍，不僅只有國家發起的儀式。還有數量眾多的、獲得不同宗教和相關文化支持的節慶和禮儀；我們必須承認耶誕節、感恩節、踰越節和齋戒月，還有其他許多節慶，都是支撐與再生產不同文化的節日。

我們也不能只提宗教：文化對我們的生活和社會的影響遠甚於此。我們或許會說聖誕節是個宗教節日，展現了基督教文化；但對多數人而言，這也是個展現消費文化的家庭節日。因此，製造品的角色、大眾消費等等，會成為某些研究的主題。我們必須指出，情人節或萬聖節跟提倡這些節日的宗教關聯更少；我們的節日是世俗的，經常帶有商業性質。我們必須加上庶民節慶，例如英國的蓋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或蘇格蘭的柏恩斯之夜（Burns' Night）。然而，文化並非僅限於節慶或假日；文化滲透了日常生活。所以，我們或許也應該納入俗民文化，檢視原住民方言、風土建築等等。但是在當代西方，同樣的邏輯意指我們必須加上「普通」文化，不只是歷史性的要素，還包括日常一切。這表示我們需要思考人如何自大量生產的財貨裡，建構出有意義的世界，如何透過影片和書籍，將自己與地

方聯繫在一起，以及這些文化如何結合作業及休閒。

本書嘗試介紹的另一個觀念，乃是文化經常是政治性的，且充滿抗爭；也就是說，文化在不同地方，對不同的人而言，指涉了不同的事物。因此，國家可能從特定的象徵區位倡導某種「民族」觀點。其他群體或許提供了另類的象徵性地文紀錄，或可能對同樣地方賦予非常不同的意義。據此，本書將探討權力和意義如何寫入地景（landscape）；紀念碑和建築物可能會怎樣被用來凝聚人群，強化共同利益，促進群體的團結。

- 5 不同文化複製自身的最明顯方式之一，就是利用領域隔離（territorial segregation）。這種過程可見於城市之中，當地不同幫派以塗鴉來標示地盤。用較不極端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類似過程出現在支持不同橄欖球隊的行為裡。無論是否有宗教意涵，像是凱爾特隊（Celtic）對抗遊騎兵隊（Rangers）時，穿上代表隊伍的顏色等等，顯示這是另一組較小型的文化。當代城市裡住著形形色色的人群，他們各自進行著送往迎來，購買不同的食物，創造節慶和音樂，形成稠密多樣的文化鑲嵌。這些文化如何跨越距離，彼此關聯，如何帶來原本遙遠的認同，並加以結合，這些都形成了當代文化地理學的迷人要素。文化地理學因而必須關注文化形式的碎裂並置，以及因此產生的認同。我們因此需要考慮城市和國家如何包容了多重多樣的文化。我們或可稱這些為次文化（sub-cultures）。我們只消想想銳舞（Rave）和上俱樂部（clubbing）創造出來的不同世界。這些空間提供了不同的社會氛圍，一套不同的言行舉止，由相當不同於「正式」英國文化的場所地理支持。此外，我們還可以看看同志社區如何自我維繫，如何透過俱樂部與店家的空間和實踐，來促進認同感。

凡此種種，顯示我們需要同時檢視特定地點如何獲得意義，以及文化如何利用地方和地點。爲了說明這點，讓我們略加考察學生的文化，看看這如何鑲嵌於特定空間與地理之中。首先，這是種結合人群的地理；其次，與前者形成對稱的，則是讓這些人脫離來處之資源與限制的地理。對一般英國新鮮人而言，他們突然面臨了新人群、新遊戲規則帶來的壓力，解脫了父母家裡的束縛，但也失去了家庭提供的支援。這個過程得到一組場所地理學的支撐——酒館和「對學生友善」的酒吧，讓學生能遇見新的人群；宿舍交誼廳、餐廳與學院，則讓人際關係網絡得以建立。學生社群因這些地方而緊密連結，社群倚賴著這種地理形勢。單人寢室創造了私人空間，學生能夠控制並私人化，可以邀人進入，或藏身其中。地方獲得了意義，教室很明顯地與學習（也有可能是睡眠）有關，圖書館也涉及學習，但也是與人相遇的地方。學生可能逐漸依附「他們的」系所或學院，可能喜歡大禮堂或是畢業典禮上任何事物的象徵意義。這顯示無論何時，特定空間和地理形勢都與文化的維持關係密切。這些文化還不只牽涉明顯可見的象徵，也涉及了人群生活的方式。以上例子顯示，讓學生能夠生活、工作與玩樂的物質事物，全都與文化的維繫有關。

6

## 經濟和文化

把經濟和文化分割開來是有問題的，這點應該十分清楚。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特徵，或許就是它們認爲經濟在某個方面與文化的其餘部分區分開來。但是如果兩者要各別分析，那麼應該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係呢？各種觀點中，最有影響力的取向，就是把文

化視爲某種外衣、上層結構、理性的障礙，或是處理經濟問題之後的殘餘。我們會再次碰到這些課題，但我在此先稍加解釋，以便警告讀者，不要將這些觀點當成潛在的典範。前兩種模型認爲文化提供了象徵性的表面，而背後則有「真實的」經濟在運作著。早期馬克思主義認爲，經濟決定了社會關係，並反映在特定文化形式中。在其他取向裡，文化則被認爲是經濟分析無法解釋的部分。因此，地理學者（和經濟學者）設計問卷來檢視最適區位決策，並且因爲這無法完全解釋區位，因而在經濟部分說明之後，便引入「個人偏好」或文化因素作爲某種殘餘因子。同樣地，在說明本地農民對西方進口之農業技術的反應時，他們的當地文化也被視爲是「地方性的」、特殊的，而且是接納西方進步的阻礙。

「經濟」解釋的首要地位，必須加以質疑，因爲這很容易與一般看法相背。因此，並非經濟決定文化，我們倒轉過來看。再次引用薩林斯的研究，他指出以男人穿長褲與西裝，女人穿裙子與洋裝爲核心，展開了龐大的經濟活動（Sahlins, 1974）。他問道，假想這有所改變，那對好幾百家工廠會有何影響。同樣地，我們可以回頭來看看食物，觀察食物口味的變更，如何一次次改變了經濟系統。想想加勒比海地區的經濟，有多麼仰賴西方人的嗜愛糖食，或是印度經濟與西方對茶的偏好之間，有多麼深遠的關聯。當然，以這種角度思考，不會改變文化和經濟的分隔情況，只會倒轉兩者的關係。本書主張我們必須避免認爲文化或經濟能夠決定另一方；實際上，在許多實例中，觀察兩者如何互動，會比分隔兩者來得有利。這是第八章與第九章的要旨。

## 為文化定位

目前為止，我已嘗試說明文化無法鎖藏在遠方民族或高級藝術之中。文化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實上，文化讓我們的生活有意義。我也試著強調，如何觀察文化的改變及爭辯。最後，我嘗試說明這些文化如何透過一連串鑲嵌於空間中的形式和實踐而複製。我們如何處理文化及這些空間，是個複雜的議題。基本上，本書其餘部分便著手檢視環繞著這些議題的不同取向如何發展。我不認為有任何一個取向能夠獨立出來，成為至高的指導原則。它們通常著重不太相同的情境。第二章開頭介紹的是文化與空間的「傳統」取向。這種取向試圖利用「物質文化」、人造物和產品，來分析存在於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如何創造獨特的**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s*）。第三章更仔細地探討人類如何刻意塑造地景，以便承載意義，探討地方的**圖像學**（*iconography*）。地景並非僅能透過親身接觸來詮釋，因此，第四章探討了我們所謂的**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s*），亦即書籍和小說所創造的地理。這一章探討了書籍與地方的關係，地方如何可能受到通俗書籍的影響，以及書中如何利用空間來創造文本地景（*textual landscape*）。第五章繼續討論空間與文學的關聯，但著重於通俗文學如何處理文化差異。這一章的焦點放在帝國時期的文學，並且探索文學如何有助於在全球塑造了西方的文化觀點。第六章採用許多相同取向，但連結上影片與音樂，在這些不同媒體中尋找連續與差異。第七章的重點略有差別，放在全球議題上，並且探討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人群如何與地方發生關係。這一章介紹**人文主義**（*humanist*）地理學的觀念，認為個人意義是地理學的重要範疇，而**地方感**（*sense of*

place) 以及對地方的情感依附，可能在無地方 (placeless) 的世界中受到威脅。第八章討論前一章提到的許多恐懼；探討不同的地理與消費空間，並關注人群如何透過大眾消費的財貨來建構意義，以及這為何可能不會威脅富有意義的地方。這兩章因而牽涉了地方如何建構，並且在建構過程中蓄意納入了有關文化差異的遠方文化。第九章轉而關切生產空間，探討不同形式的工作如何產生或利用不同的合宜行為之文化。實例摘自全球產業與服務部門，後者的勞工文化可說是產品的一部分。第十章的主題是全球變遷與文化差異，探究文化如何被用來作為國族主義的基礎。在當代世界中，本章主張脫離單一文化與特定地區之間的關係，而探討文化相遇之際湧生的混種 (hybrid) 形式。最後一章檢視文化地理學者在前述一切情況中扮演的角色，建議我們應該將科學和學院視為一種文化，而非獨立於研究對象之外。

## 描繪文化地理學

我們至此考察了文化地理學研究些什麼事物，但我們必須知道這些對象會隨著時間而變。因此，各章順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門次學科的動態。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化地理學的歷史地理學。知識地景這個隱喻可能有用。如果我們假想有張學科「地圖」，我們會見到研究區域之間的模糊疆界與來往交通，我們也會看到交通與路徑往外通向其他學科。隨著時間流逝，我們會看見人口中心的移轉，變化中的核心和邊緣主題。地景絕非固定不動。但我們在進一步操作之前應略有躊躇，牢記兩點警告。第一，文化地理學的演變與較廣泛的學科變



化，以及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演變息息相關，就更寬廣的層面來說，還牽涉了一般社會的變動。因此，這張地圖只是個微小碎片，必須放在更大的圖像之中觀察。第二，貫穿本書的要點之一，正是任何詮釋都與特定觀點有關，並且能夠爭辯。繪製學科的歷史也不例外。以下所論，必定帶著特定的觀察角度。或許製圖的隱喻並不恰當，因為這暗示了某種全景的視野，好似我們不受任何拘束地漂浮著，找到完美角度來觀看事件的真實輪廓。自由漂浮是不可能的。在我寫這些字句之際，我無法假裝自己有完美的知識，或與我所討論的事件無關。假如是如此，那我又何必花時間來思考這些事情呢？即使懷抱世上最佳立意，我也提不出絕對的解釋。與其高高漂浮，我們不如一邊前進，一邊做些田野速寫，試著找出事情到底是如何拼湊在一起。下個角落、下個轉角，或許就會完全改變我們的想法。雖然有些人可能覺得這種想法很消極，不會找到任何「答案」，但相反的，這也是這個領域的研究之所以令人興奮的原因：這個領域並非死寂固定，而是不停地改變。

文化地理學的開端可以溯及十六世紀的民族誌，例如拉斐多（Lafitau）和列瑞（Lery）所描述的新世界民族和風俗。我們也可以探查同一時期裡，由作家如拉柏雷（Rabelais）或稍後的史威夫特（Swift）所開展的文學和寓言領域，利用想像或實際旅行來描繪他們自身社會的文化。這些真實與想像地方的連結，以及奇特或異國事物的角色，現在都再次受到檢視，也代表了地理學與人類學最初期的交匯。這也讓這兩門學科都與歐洲帝國主義計畫有所聯繫，並因而留下許多問題。這也引領我們到達兩座較常想見的地標。對種族和帝國發展的關切，是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德國政治理論家拉策爾（Ratzel）之

人類地理學 (*Anthropogeographie*) 的特色。他使用隱喻——取自新興的達爾文生物學領域——建議我們應該將文化視為有機體。他對文化的看法等同於 *Volk*，或者民眾，並以族群和文化差異來界定。如同達爾文，他認為這些文化力爭繁榮與生存，並從領土的角度來加以描繪，而展現為爭取「生存空間」(*Lebensraum*) 的鬥爭。活躍的文化會拓展，並逐漸控制或取代較無「活力」的文化。這與帝國主義擴張之間的關係，以及後來納粹意識形態對此觀念的挪用，都成為我們地景中極為殘酷的回憶。與此有關的思想學派，主要是在美國發展，尤其是以二十世紀最初二十五年中活躍的艾蓮·森波 (*Ellen Semple*) 為中心，被稱為環境決定論，他採用拉傑爾的領土單位，並連結了基本上是有關氣候的條件。這個學派觀察文化如何透過適應行為來回應自然環境而演變（這又是借用了生物學的核心隱喻）。然而，這在美國並不是影響文化地理學最深遠的學派。第二章會講述這些觀念如何遭受卡爾·騷爾 (*Carl Sauer*) 以及後來的文化地理學柏克萊學派 (*Berkeley school*) 的質疑。他認為，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應該更為細微，而非單向的因果關係或簡單的生物類比。騷爾於柏克萊任教直到 1970 年代，對美國文化地理學影響深遠。文化地理學發展出與生物地理學和物質人類學的關聯，同時強調人群的物質文化。重新強調與新世界的遭遇，美國文化地理學傾向研究人群如何塑造與重塑地景、文化如何傳播與改變、移民如何著手重塑美洲地景，以及體現他們努力的那些人造產物。

這項傳承引發美國與英國地理學之間產生某些摩擦。首先，這項研究工作對農村與歷史的偏好，無法反映都市生活和經驗。因此，1970 和 1980 年代的地理學者如大衛·列 (*David Ley*) 或彼得·賈克

森 (Peter Jackson)，便轉向都市社會學家的著作尋求靈感，例如「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 的學者。後者觀察這座城市的「熔爐」，如何於二十年內增加一倍人口，讓來自美國和歐洲每個角落的人群緊密結合。在學院中，他們的成果被稱為柏吉斯 (Burgess) 同心圓城市模型。這種看法扭曲了柏吉斯、帕克 (Park) 及其他人的研究。他們的研究多半涉及觀察在城市裡所形成的「都市村落」與次文化，包括了小義大利以及貧民區。從他們的著作中，文化地理學援用了作為「生活方式」的文化之片斷化這個觀念，以及「民族誌」的方法論，亦即藉由生活於人群之中來從事研究。由此則冒出了第二項衝突，這次是關於如何看待文化——有人爭論柏克萊學派依然採用拉傑爾的「有機」隱喻。這些議題在第二章會再加闡述。目前只要指出，此後發展出一系列新取向，注重文化的象徵意涵，這在英國地理學界特別明顯，但美國也有所發展。

在此同時，對個體及其經驗的關切，在地理學裡成為人文主義學派的特徵 (第七章)，該學派不討論人群與俗民，而是透過生活經驗，來探究身為個體的實際人群和尋常俗民。人文主義學派與哲學觀念結合 (稱為現象學，參見第七章)，並且重振了地理學是一種詮釋性藝術的觀點。這有部分是為了回應 1960 年代地理學裡興起的量化與系統的研究取向。這兩種思想流派融合之後，出現了或許可稱為是第一種新文化地理學，應用了心理學及尤其是行為主義的觀念。這後來發展成研究決策，以及探討人群對城市或世界所懷抱的心靈地圖，簡言之，就是人們腦海中的地理學。當然，這很快便招致批評，認為它過於強調個體，忽略整體文化，而且討論太多觀念，少談物質世界。這個內在世界觀與外在世界之間的關係，成為大西洋兩岸主要的研究內

容。由此而生的是對人群如何與地景產生關係的研究，同時注意感知過程，以及物質和美學的詮釋。觀察柏克萊學派對物質地景的興趣，我們發現這伴隨了對日常地方的更詳盡了解。這些觀點後來會隨著對地景中象徵之塑造及其再現的研究，而適應和轉變（參見第三章和第六章）。

在去殖民化、越戰與馬克思理論興起之際，地理學和社會科學也有劇烈轉變。在地理學中，這些事件主要席捲過經濟地理學，後者隨著各種政治經濟學解釋觀念的發展，成為 1980 年代以後人文地理學的核心。但是到了 1980 年代晚期，至少英國文化地理學佔取了新而且可能未預期到的核心地位，這是所謂「文化轉向」的擴散，不僅重新塑造了文化地理學，還有其他次學科。全新的文化地理學在探討文化詮釋的鬥爭與爭論時，參考了馬克思和人文主義的觀念。伴隨著這些觀念，所有人文學科都必須考察「後殖民」批判，探問還有多少傳統思想仍然受到帝國主義時期觀念的束縛，無論這些觀念是歐洲中心論，或是有致命瑕疵。基本上，後殖民批判質疑了知識地景上某些最為牢固的地標，並且詢問其是否適於新多元世界。從另一個方向看，大體上屬於法國或歐陸哲學（相對於英語世界的學派），有後結構主義批評的來臨，質疑社會模型如何運作。理性與科學、化約論的社會概念，都遭受嚴密審視，一如社會演化與經濟發展的鉅型故事的命運。如果知識地景因而有所改變，那麼社會中階級與勞工動員的範疇，似乎正被認同政治排擠。婦女權利、同志權利、公民自由與原住民運動，都採用共享的認同或次文化觀念。在英國，這引致了受芝加哥學派啓發的文化研究發展，美國的文化研究則或許觀點上比較接近文學。

這些更加注意人群認同的轉變，比較晚影響到地理學，但來時卻異常猛烈。部分轉變總結於有關後現代主義的激烈辯論，後者批評傳統地理學的假設（譬如彼得·哈蓋特〔Peter Haggett〕不斷再版的書《地理學：現代綜論》〔*Geography: A Modern Synthesis*〕背後的預設。後現代取向認為，「現代」的預設意味了這種綜論所排擠的部分與其所涵括的一樣多）。後現代對傳統學術的另一部分挑戰，乃是女性主義內部有關知識政治學的激烈辯論；還有一項是質疑發展研究；此外還有來自內外對於馬克思主義敘事的挑戰。在每種情形中所提出的質問，都涉及使用了誰的規則、誰的認同被視為正常，以及誰遭到排除或忽視。結果，文化原本在大多數研究中是遭致忽視的餘思，現在卻成了核心議題。

## 摘要

本章說明了文化地理學必須關注高級文化以外的事物，對西方生活方式的關注，不能少於對遙遠人民的關心，還要同等關切空間被利用的方式，以及人群在空間中的分布。本章也指出了經濟和文化的分隔，經常問題重重，而且導致多數地理學研究中對於經濟的錯誤偏重。本章接著概述文化地理學觀念的發展，隨後描述這些內容在本書其他章節如何鋪陳。

## 進階讀物

- 13 本書的不同主題顯然與這套叢書裡的其他著作有關。因此，第八章和第九章會與本叢書中《經濟地理學》一書討論的主題有關。象徵地景那一章則會在《歷史地理學》一書得到呼應。本書後半部有關我們如何詮釋文化的議題，特別是結論部分，則緊扣《地理學理論》中的觀念。第五章裡有關帝國主義文學的觀念，也可以作為當前有關發展研究之辯論的背景或序曲。值得提醒的是，如果你希望廣泛參考文化地理學的議題，你或許得參看期刊，例如《普世》(*Ecumene*)或《社會與空間》(*Society and Space*)，看看其中涵蓋了什麼主題。相關內容也會出現在非地理學的期刊中，因此，假使你想知道與影片有關的觀念，可以閱讀《銀幕》(*Screen*)，或是電視方面的《媒體、文化與社會》(*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這些期刊會登載引領最新觀念的論文，因此剛開始可能很難了解。比較具體的進階讀物列在各章末尾，以建議特定主題的重要作者或著作。

## 二、人群、地景與時間

區域是以人群相似性打造的勳章。

白朗士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 文化地景、文化區與「區域性格」
- 物質文化、人造物與地景
- 文化形式的分布與散播

任何人觀看世界，都能看到不同人群與不同習俗及信仰構成的巨幅拼貼。這是整個文化地理學傳統的開端，關心不同群體在不同地方創造的地景。本章將略述這些研究取向，特別強調這些群體的物質文化，乃是改造環境的過程。就此，本章將檢視柏克萊學派的著作，及其與法國年鑑 (*Annales*) 學派及英國地方史取向之間共同點。以上各種研究方法裡，地理學家都探討不同群體在塑造地景成爲特殊形式

或文化區（cultural area，以該群體特有之地景為其特徵）上的角色。這會帶來有關「文化」與人群之間關係的問題。本章接著探討我們如何以刮除重寫（palimpsest）這個觀念來詮釋這類地景。這將結合地景在時間上的發展，以及文化在空間中的散播（diffusion）——觀念、言行與技術的傳播。這些議題是最後一節的主題，著重新舊世界之間的文化往來。

## 變遷中的地貌

- 15 第一個要討論的議題是何謂地景，以及它在文化地理學中的角色。地景首先暗含了自古至今對大地的集體塑造。地景並非個人資產；地景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地景就像文化一樣，反映出這些元素的匯集，因為文化也不是個體的資產，而且只能夠在社會中存在。許多研究觀察地景如何塑造特定社會組織，以及如何被該組織所塑造。這牽涉到古老的地理學傳統，亦即地方誌（chorography）：研究地景如何將不同過程融合為獨一無二的模式。這因此經常被稱為獨有特殊（idiographic）取向，也就是對一般法則缺乏興趣，而比較著重情境組合所產生的個別特有結果。柏克萊學派取向的創始人物騷爾（Carl Sauer），在 1925 年的論文〈地景形態學〉（‘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中討論了前述觀點。他認為，地理學不能始於空間法則的觀念（以某種方式導源於自然科學），而必須源自區域分化的根本經驗。地理學因而立基於地景的多樣性，其「為現實渾然天成的一部分，而非深思熟慮的命題」（Sauer,



1962: 317)。

騷爾並非主張經驗論，亦即僅收集有關地方的事實。相反的，他提出的是一種涉及個別地景如何形成的科學。其分析相當嚴謹，但永遠不會出現某種一般法則，用以解釋所有結果。尤其騷爾所批評的是二十世紀初期十分有影響力的學派，即美國由知名的森波（Ellen Semple）領導，奠基於環境決定論的學派。該學派將文化發展視為人類適應基本上為氣候因素的過程。這種取向自 1920 年代以來遭受多方嚴酷批評，包括其萌生的種族歧視。基本上，該學派試圖以新達爾文學派對環境刺激的看法，來解釋全球各地的不同文化。該學派因而認為北半球溫帶地區已經「自然地」達到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極盛，因為氣候迫使人民工作，但也會給予這些勞動報償——這不同於熱帶地區，該學派認為當地人民無須勞動，而極北地區生存不易，累積財富的機會很低。如此一來，這種看法讓歐洲帝國主義找到自我辯護的理由，政治征服的過程似乎成了某種自然規律（參見第六章）。騷爾尤其反對這種論調。對他而言，這與文化多樣性的證據相左，而且讓所有文化臣服於單一解釋：

揚著環境〔決定論〕旗幟的地理學是種教條，其所堅持的信仰讓其他人苦惱於宇宙之謎。它是理性時代的新福音，設定了自己獨特的合宜規律，甚至是終極目標（Sauer, 1925, in 1962: 348）。

16

他對諸多此類理論抱持懷疑態度的原因，非僅止於他了解許多文化的複雜性，還包括他不喜歡某些取向化約了複雜性，簡化為驅動整

個系統的單一因素。任何理論若不視區域為一個整體，而視之為生產可孤立之終端產品的系統，都會遭到騷爾質疑。對騷爾而言，區域作為整體表現於地景之中，本身就是終端產品。因此，無論是單一因素的解釋，或是將地景分解為特定產品以尋求「科學法則」，似乎都走錯了路，因為「地區關聯的實際複雜性都遭到犧牲，形成唯物宇宙論的狹隘教條」(Sauer, 1962: 321)。

因此，騷爾訴諸地理學中的一個獨有特殊觀念，亦即研究土地與生活的獨特組態，而非尋找一般法則，即所謂的**普遍均一** (*nomothetic*) 取向 (參考第七章)。他認為應該把焦點放在作為綜合視野的地景上，捕捉地方文化的整體運作。騷爾覺得普遍均一取向因為將文化分解為因素和元素，反而失去了文化的生活整體感。所以在一次有名的事件中，騷爾強烈批評洛克斐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在 1940 年代於墨西哥對高產量玉米品種的推廣和資助。他採取極為批判性的立場，因而被稱為「老古董」，試圖保留古老物種，作為珍玩或博物館收藏，將當地民眾封鎖在過去。然而，騷爾顯然比較關心的是當地的玉米品種已經構成當地高度發展系統的一部分，也因此他所擔心的是它無法被視為一個變項，或是在不對其他地方引起深層變化的情況下加以篡改。再者，他對於馴化植物起源的研究，引領他認為品種多樣性是「文化爐床」 (*cultural hearths*) (即創新的核心) 的決定性特色。他擔憂強行引入西方穀物會破壞這種多樣性，那歷經了許多世紀才培育而成，能夠應付特殊生態與文化區位。因此，他早在生物多樣性流行以前，就已經提到了這個觀念。

一位文化地理學者討論作物品種和基因庫似乎十分奇怪，但對騷爾來說，這些事物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們代表了社會過程與知識的物

質表達和體現。他有段典型的簡潔評論值得注意，他論道，「假如運貨軌道是種地理現象，那麼使用這些軌道的載貨火車也是」（Sauer, 1962: 369）。也就是說，耕種和收割使用的材料，以及知識和技能，就像有關書寫或社會信仰結構的知識和技能一樣，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實際上，它們經常緊密關聯，因此騷爾不喜歡觀察孤立的因素。拿美索不達米亞已知的第一次書寫紀錄為例：泥版內容似乎與某次穀物收成的稅收或獻貢紀錄有關。古美索不達米亞的農耕活動，與密集的永久農業聚落的興起，只能從書寫技術，以及菁英對知識的控制與保存的角度來理解，這使得抽取農業剩餘以餵養第一個都市聚落成爲可能。這也顯示了技能和知識必須視爲塑造特定地景的整個系統的一部分（焦點 2.1）。

注意這種論點如何連結了物質面和象徵面。因此，正如我們先前所見，一個世代的知識與技能可能體現於其生產的作物品種上，並傳遞給下一代——它們是文化的製品。同樣地，地景既是文化產品，也是隨著時間而重塑文化的因素。騷爾的研究指出，除了使用人造產品的人類以外，人造產品本身也是變遷的作用者；工具不僅是人類的產品，也塑造了人類的行爲。因此，騷爾爲什麼不採信觀察「獨立」因素與變項的取向，以及他爲何轉而探討地景和文化區觀念，答案或許非常明顯。

### 焦點 2.1 文化、物質與再生產

人類學家阿佛瑞德·克魯柏 (Alfred Kroeber) 對這種立場提出了有用的總結：「文化乃由藉象徵而習得和傳達的行為模式所構成，有些明顯，有些模糊，形成了人類群體的獨特成就，包括在人造產物中的體現；文化的基本核心包含傳統（亦即在歷史中所衍生與挑選的）觀念，以及特別是這些觀念依附的價值；文化系統可能在一方面被視為行動的產物，而在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行動的條件因素」（Kroeber and Kluckholm, 1952, 引自 Zelinsky, 1973）。

## 區域性格、文化區與地景

- 18 對騷爾而言，文化區以及與其搭配的地景，因而成爲分析的基石，形成「地理學的單位概念」，並定義爲「物質與文化形式的獨特組合而形成的地區」（1962: 321）。在這個層次中，各部分彼此之間的互動，都能夠視爲整體來觀察，同時可以對照於具有不同地景的其他區域。因此，「觀察單位必須定義爲具功能一致性的生活方式所支配的區域」（1962: 364）。這種整合的區域觀念，雷同於維達爾·白朗士 (Vidal de la Blache) 與法國年鑑學派的著作，它們試圖辨明地景所表達的**區域性格** (*regional personality*) 或**生活方式** (*genre de vie*)。騷爾贊同他們的區域研究，寫道「文化地景即有機區域的極致表現」（1962: 321）。這裡再度出現了對找尋全球不同文化的重視，並且視個別文化的形式爲一個綜合整體。因此，區域的定義，不再是戰前

英國地理學典型的由物理特徵決定，而是以橫跨這些特徵而組織的生活方式來界定（參見圖 2.1）。文化區幾乎不可避免地不會正好與實物區域密合，因為多數文化都集中於不同物理生態系的邊界，以便能夠同時利用兩方（Sauer, 1962: 364）。在這方面，騷爾運用了地理學某些較舊的取向，溯及洪堡德（Von Humboldt）及先前人物。因此，他 1941 年的論文〈墨西哥的性格〉（‘The Personality of Mexico’）一開頭便指出：

這是探訪最古老的地理學傳統。因為無論今日的問題可能如何吸引專家注意，產生更精確的探測系統，以及更形式化的比較系統，總是有某種地理好奇心永遠無法為系統所涵蓋。那就是探究世界上某處與另一處的土地與生活，為何會有所差異（Sauer, 1962: 105）。

此處的性格概念，乃是指特定的社會系統涵蓋了土地與生活的所有動態。就這點來說，騷爾並非提出一種全屬個人的技藝，因此，他反對義大利哲學家伯涅迪托·克羅齊（Bernadetto Croce）的看法，即「描述地景的地理學者，與風景畫家有相同的任務」。與其試圖捕捉獨特的地景觀點，騷爾提倡找出伴隨特定文化出現的典型地景或類屬地景（generic landsca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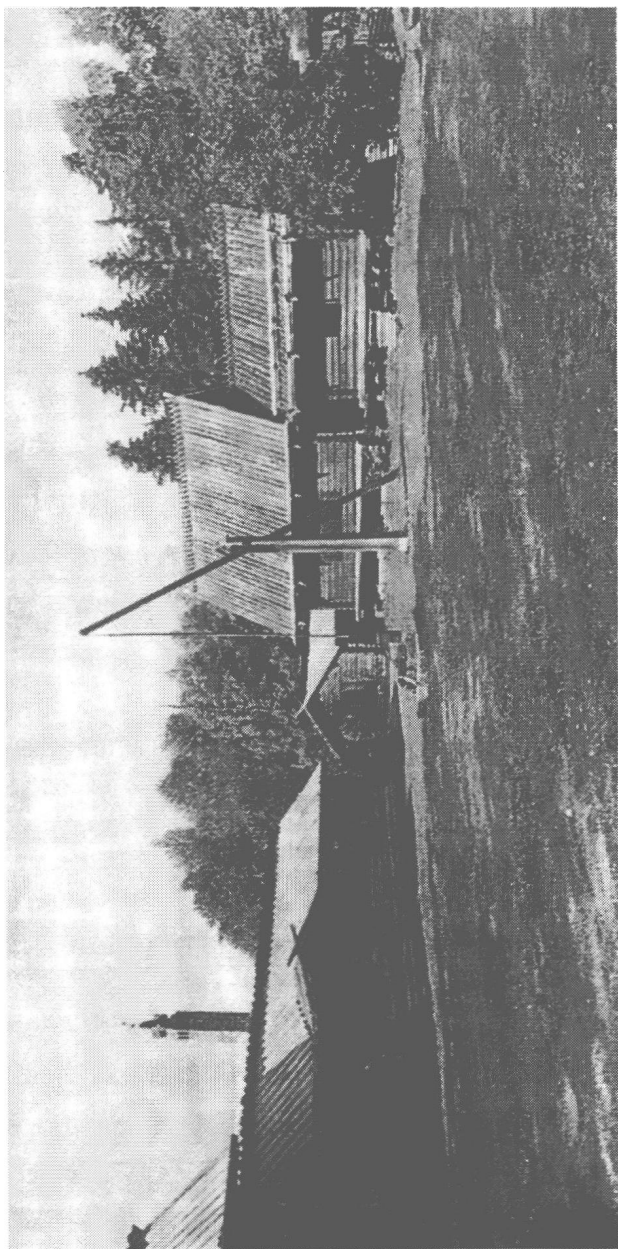


圖 2.1 保存於安德斯·左恩(Anders Zorn)的 Gammelgaard 的典型農場配置，位於瑞典達拉納(Dalarna)。建築物是該區域的典型樣式，與夏季草地一起融入季節韻律之中。這種建築已有數百年歷史，包括農村家庭的典型形式與功能，右方遠處有間屋外廚房，左方遠處則是稍後興建的鑄錄匠工作坊。中間有典型的水井和儲藏室。建築物形成一個封閉的庭院，經由拱門出入。

然而，組成區域獨特性格的不只是各部分的組合，而是其組合方式。因此地理學者在返回區域的綜合層次以前，會深入研究各個細部。是以，騷爾對被征服以前的墨西哥的解說中，包含了兩種典型文化地景；中央／南方文化區對照於北方文化區。中央區域村莊（或 *pueblos*）的稠密模式，加上對土地的密集利用，透過貿易和抽取剩餘的制度，支持了大型都市（通常比歐洲城市還大）。相反地，在西班牙人攻擊以前，北方已有遭廢棄和毀壞的城市，當地「野蠻人」已經入侵，建立起非常不同的文化系統，無法組織非農業的都市中心。

征服時期的墨西哥這個典型模式，指出了我們要在文化系統裡尋找的元素。有人群與土地，以及基本營生的特殊安排，也有對何種事物富有價值或事屬合宜，並因而值得渴求（如果不是實際操作的話）的核心假設。所以，高度墨西哥文化的特點是密集的玉米生產，支持了都市居民和其他非農業人口的生活，而這便要求接納阿茲特克菁英階層及其對剩餘的抽取。這種模式讓西班牙人於墨西哥中部以阿茲特克體系為基礎，建立了榨取剩餘的殖民體系。

其他人曾觀察歐洲人對北美洲的入侵與殖民化，作為文化區的更多實例。因此，梅尼格（Meinig, 1986）對東海岸殖民化的解說，便在於探查當地的不同文化區。法國亞加迪雅移民（Acadian settlers）有種相應於農民文化的獨特區域性格，有維生性生產、土地開墾和分散的住所，與為毛皮貿易而建立的貿易和轉口區極為不同。同樣地，柴林斯基（Zelinsky, 1973）曾依各種特質的持續性來描繪這些不同文化區，例如房屋或穀倉樣式。邊疆文化的發展長久以來也有各種論述，指出這會導向與各種派別的新教連結的扁平化社會階層，以及講求個人成就的文化。這些案例顯示了文化適應新的土地，以及依各種文化偏好

- 塑造地景的雙重過程。最鮮明的對比，或許出現於這種分散農莊的個體移居模型，與南方煙草和棉花大農場地景及其奴隸制度的可憎階層關係之間。不過，在此我們需要考慮這種詮釋的兩個部分，一方面是試圖發展文化區和地景的觀念，另一方面，則是描繪文化的傳播和變遷。我們依序加以探討。

## 文化區是一種「超有機」隱喻？

1970年代晚期起，掀起了針對柏克萊學派文化區取向的爭議。基本上，騷爾被指控將文化視為「超有機」行動者。也就是說，不僅以全觀角度看待文化，還將其視為單一實體，區域變得太容易等同於單一行動者，而沒有內部分化。為了闡明其中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問，將被壓迫群體（例如美國黑奴或被殖民的印第安人）的文化視為壓迫者文化的一部分，是否正當合理。當我們思及黑奴如何被迫失去自己的名字（被賦予主人的姓氏，以及主人挑選的基督教名字），以及他們如何掙扎發展自己的靈歌與其他儀式文化時，這就很重要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被視為異端或惡魔產物而遭致銷毀，我們能說他們和傳教士屬於同一文化嗎？作為「有機或準有機」之完整性的形態學觀念（Sauer, 1962: 326）容易模糊這些權力關係。

在有關當代或都市社會的研究中，這尤其問題重重。第一個問題涉及次文化，還有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較大整體之間的關係。柴林斯基（Zelinsky, 1973）認為，在美國環繞著不同人造物、不同文化意義與形式的一切次文化，仍然能夠因個人主義、市場經濟等中心價值



而歸屬於一個整體。他告誡不應將整體的陳述應用於任何獨特個體上，否則會出現生態謬誤 (*ecological fallacy*)，亦即假設適用於群體者，也能適用於其中每個部分。但核心問題是，文化既是屬於個體，又是超越個體。騷爾並非倡導不加批評地使用「有機類比」，而是提出一種研究設計，在他的研究案例裡似乎能派上用場：「形態研究並非必然確認生物學意義上的有機體……而只是相關且有組織的單位概念」(Sauer, 1962: 326)。問題在於生物隱喻是否能派上用場，或者是否不會模糊文化之中或之間的權力關係。此外，文化並非總是有機地創造出來的，而是能夠發明，或是提倡或強加，第三章將就此闡述，進一步檢視不同取向如何看待文化。地景或區域模型也傾向於低估個人的能動性，把目光放在地景的集體塑造。分析單位是地區或區域，或是地景，而非活生生的實際人類。同樣地，這種取向也無法緊跟都市社會裡文化的快速變遷。不過，該取向與都市生態學派分析城市中分隔之領域空間裡發現的都市次文化還是有所關聯。然而，這些研究都迫使我們思考地景如何紀錄隨時間而來的變遷，紀錄文化的演變與遺留獨特軌跡，累積形成有如不斷刮除重寫的羊皮紙 (*palimpsest*)。

22

### 地景是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

刮除重寫一詞衍生自中世紀的書寫材料。這指涉的是刮除原有的銘刻，再寫上其他文字，如此不斷反覆。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清除，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會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合。因此，我們可以用這個觀念來類比銘刻於特定區域的文化，指出地景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

合體。正如騷爾所言 (Sauer, 1962: 333), 「除非同時考慮空間關係與時間關係, 否則無法形成地景的觀念。地景是連續的發展過程, 或是分解與取代的過程」。

英國霍斯金斯 (Hoskins, 1955) 的地方史取向, 或是達比 (Darby, 1948) 的歷史地理學裡, 都可以找到明顯的呼應。在兩者的觀念中, 地景都是變遷的紀載, 文化價值有所變化, 隨之需要新的形式。因此, 我們可以見到封建農民體系銘刻於開放田野體系的地景上, 田壟與犁溝標記了以公牛拉犁的技巧, 在田野的集體管理與核心化的聚落中, 顯現出與土地的關係。同樣地, 我們可以在這些田野的圈圍、灌木樹籬與羊群的散布, 以及地景中遺留猶如化石般的田壟與犁溝裡, 見到自耕農與商業利益的興起。英國西南部封閉田野體系的前身, 則告訴我們當地的社會結構從來沒有完全吻合密德蘭 (Midlands) 的封建三田野模型 (three-field model)。增添、變化與殘餘形式的模式, 豐富地顯示出地景與當地文化的演變。這裡再度指出了被塑造的地景, 以及塑造著當地人民生活的地景, 成為文化的記憶庫——有些仍在使

23 用, 有些則是過去言行與知識的殘餘。最重要的是, 這強調了人群與土地的聯繫。有非常多論點談到如何檢視這種刮除重寫, 視之為一系列的層次, 或是時間性的過程。這仍然是理解地景的有用起點, 但這依然偏向區域, 而非個別行動者。再者, 作為某個地方隨時間變化的時序紀錄, 它還必須安置在地景詮釋的第二種支脈裡, 即變遷的空間散播。

## 文化散播

地理學者一向眩惑於散播 (diffusion)。哈格斯傳 (Hagerstrand) 和其他學者研究在固定人口中傳布的「創新」，並以個體採用者為衡量基準，來追蹤特定的創新。柏克萊學派則或許更為關注伴隨特定人造物的文化移動與適應，並專注於一般變遷，而非個人。這為我們帶來了一系列豐富的解說，尤其是關注歐洲對美洲的入侵與征服。這個重要事例，涉及了創新與地景的重塑、起源與轉變，以及導致歷史與地理場景中之文化的演變。

柴林斯基 (Zelinsky, 1973) 描述了不同移民類型的複雜模式，帶著不同的文化「貨物」，抵達東海岸各處角落。先前提過的亞加迪雅移民是個好例子，可以進行起源分析。亞加迪雅移民居住的地區中，原住民並不從事農業，因此土地衝突較少；此外，移民在帶鹽分的沼澤開墾土地，而非清除森林。他們在芬地灣 (Bay of Fundy) 創造的地景，反映了特殊的農耕社會，顯示了移民自法國普瓦圖 (Poitou) 和翁尼 (Aunis) 帶來的農業知識與行為，他們在法國碧斯加揚 (Biscayan) 海岸見過溼地的開墾利用，但這本身其實是從荷蘭引進法國的技術。技術的移動便如此銘刻在地景上。不僅如此，雖然移民的居住區也經常建基於家鄉模型上，但貿易地景卻以不似家鄉地景聞名，可能的解釋是，貿易關注的就是要尋找在家鄉無法得到的事物。

這不僅展現了不同地區的移民與商人一系列不同的地景，還有一連串與原住民接觸的不同地區。比如說，狩獵水牛部落的平原地景在歐洲入侵前就已經改變，原因是馬匹與來自南方先進武器的散播。同樣地，加拿大原住民 (the First Nations of Canada) 在被殖民前就已捲

入了河狸毛皮交易圈。這項生意的獲利極高，因而在人群間引發領土衝突，導致部落想奪取其他人的土地，以確保河狸數量，這加深了地方衝突，改變了這種爭端之中的目標與利益，而且隨著槍枝往西部傳播，也增加了暴力的手段。狩獵導致河狸一個流域接著一個流域滅絕，爲了滿足歐洲市場，更多獵人以及更多衝突，蔓延到更西部的地區。

重要的是，其中所有的「行動者」並未展現爲「超有機」文化。在描述這些接觸區爲異質與混種形式之際，這是地理學中首次有研究取向觀察隨著群體互動而來的文化變遷。再者，其中也注意到了非人類作用者的角色。因此，往西部滲透的「槍枝」，以及到達平原的馬匹，都是文化變遷的作用者。通常被視爲文化客體或產物的人造物，成爲改變中非常重要的作用者。更不尋常的是，這種取向也注重微生物（micro-organisms）的重要性。沒有人能夠在檢視歐洲入侵美洲的歷史時，忽視通常更早入侵的歐洲疾病對於美洲的影響，減少了當地人口，動搖了文化，降低抵抗侵略的能力，而且經常挑戰了宗教與當地權威，在這之後，歐洲傳教士就能夠取得權威地位。考量了這一切元素，散播取向似乎針對文化如何傳布和變遷的許多面向，提出了純熟的觀點。我們可以美洲大農場地景爲例，來檢視這一點。

### 大農場、人民與產物

大農場地景代表的是技術與文化匯聚形成網絡，構成以極度不平等的土地控制爲基礎的特殊模式，搭配了出口導向的作物，鑲嵌於榨取的全球系統之中，並由貧窮且常爲奴隸的勞動力支撐。但這種地景

並非平白出現，或是一夕形成。起初，歐洲在熱帶農業方面的實驗，其實進展不順，經常失敗。葡萄牙人最先建立大農場，但不是在美洲，而是在非洲沿岸的大西洋島嶼上。他們面臨極高的移民死亡率，因而開始使用非洲奴隸。葡萄牙人在這些島嶼，尤其是維德角島（Cape Verde）上的存在，加上當地及混血人口，讓他們能夠參與非洲內部的奴隸貿易，並將整個規模擴大。到 1600 年為止，據估計這些島嶼已送出超過 275,000 個奴隸，許多是在島嶼上的大農場工作，但至少有一半被送到美洲，或許有五萬人運至歐洲（Meinig, 1986: 24）。在這些島嶼上，黑奴勞工、甘蔗田與大農場制度結合在一起。因此，美洲出現大農場地景時，島嶼提供了該地景的模型與實驗場。這個模型與英格蘭在愛爾蘭發展的「大農場」十分不同，後者送出效忠國家的移民，以便有效控制，重新分配土地以建立盎格魯化的行政區，並且以新的方式分割愛爾蘭地區。這種大農場證明很難移殖到美洲，英國曾經嘗試，卻徒勞無功，雖然有人會說這種大農場地景出現在兩百年後，當時傑佛遜（Jefferson）將北美繪製成幾何形狀的土地，構成農業移民地景（參見第七章）。

## 摘要

本章介紹一些研究地景的原始取向。強調的是對整體取向的關切，以及其中可能的瑕疵，還有與物質文化的連結。此外，年鑑學派和柏克萊學派都注重**長時段**（*longue durée*），亦即橫跨長久時間的變遷，使得兩者都很難適用快速改變的地方。本章後半討論的散播，重

點放在文化的混合與變遷，以及它們加諸地景的變化模式。不過，這確實已經開始挑戰某些有機的人地關係的觀念。一開始，本章提出需要有關社會權力、國家角色，以及迅速變遷，還有不同群體的迴路和連結的觀念。比如說，我們可以見到大西洋貿易迴路維繫著大西洋的勞工階級，看到環繞著大西洋的貿易路徑而生之觀念的共同點與交流，建立了迥異卻相互融質的文化。第十章會概述與這些議題有關的各種取向：在全球溝通、迅速且通常是長期的人類移動，以及混雜來自各地人群的遼闊大都會社會的時代裡，重新思考文化。在此，文化或許不是隨時間而演變的區域性格，而是快速變遷的一組關係。這些關係可能不會形成緊密連結的有機空間地區，而可能是介於相距遙遠的人群之間，或是位居同一地點的多重文化之間的關係。為了處理權力的觀念，下一章將探討地景如何能被刻意地塑造與再現，以便創造意義和象徵。

## 進階讀物

- Duncan, J. (1981). 'The Superorganic in American Cultural Geography', *Annals Assoc. Amer. Geogr.* 70: 181-92.
- Hoskins, W. (1955).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Penguin, London.
- Ladurie, E. le Roy (1974). *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 (1981). *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 Harvester, Brighton.
- Meinig, D. (1979).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1986). *The Shaping of Americ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500 Years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Sauer, C. (1962).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Sauer*, ed. John Leigh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Thomas, W. (ed.) (1956).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 Zelinsky, W. (1973). *The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三、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景

- 地緣政治：在地景上書寫權力
- 包容與排斥的關係
- 地景中的圖像學與象徵論

前一章中，我們將地景詮釋為由人群的活力與實踐所塑造，以符合其文化。本章則進一步細察作為象徵系統的地景。亦即地景如何依居民的信仰，以及被賦予的意義而塑造。在這一章裡，我們把地景視為一套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顯示社會據以組織的價值。據此，地景可以解讀為文本（text），闡述著人群的信念。地景的塑造被視為表達了社會的意識形態，然後意識形態又因地景的支持而不朽。本章首先討論最私密的空間——家戶——並檢視家戶的形式及其與世界的關係，如何與社會生活的信仰有所關聯。這種家戶觀點會將人群的宇宙論，與其地景的物質形狀連結

在一起。第二部分則探討標準英式鄉村住宅與邱園地景，討論潛藏於住宅和土地關係中充滿爭論與變化的意義。以此為出發點，下個部分則探討中古中國宮殿地景，如何為了統治者而結合宇宙論信仰與地緣政治規則。第四部分將指出這種觀念如何在刻意創造的象徵地景裡持續發展，特別關注地方如何重塑以便傳達國族主義觀念。

## 住宅形式

- 28 很容易認為家園是「自然而然的」。對居民而言，它是如此熟悉，因而視為理所當然。然而，某物是日常地景，並不意味著它沒有意義。相反地，我們可能將它看作是一整套賦予日常生活意義的例行實踐結果。為闡述這點，我們可以探看不同時間或空間中的不同形式。

### 西方家園與社會區分

在時間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家」所牽涉的日常行為如何改變。假如我們觀察西方，也許可以把最近三個世紀視為是一個隔離和區分的過程。譬如中世紀商人住宅，有緊鄰街道的前面／商務的房間，在上方或後方有儲藏室，然後在此上面是「家庭」房間，再上面或許有工作坊，這是整合了產業與家庭生活的空間。在不同的時

空中，商業工作轉移到了工廠。不同形式的工作在不同時候移離。這影響了性別關係，以及賦予其工作的價值。其結果深刻地構造了當代西方生活，「有生產力」的勞動，也就是算入「經濟」的部分，發生在家庭以外，而「勞動再生產」、吃穿、睡覺或照顧小孩，則是家裡的事。這種區分是有特殊情境的歷史與地理安排，體現了某種文化地理學，不同空間裡的活動被賦予不同的地位與經濟價值。因此，家可視為性別化地景的一部分，支撐了工作男性薪水的觀念，視其為「家計負擔者」，也支持了家乃「女性領域」的觀念。這種地景當然會被塑造與重塑，但並未非常徹底。假使我們觀察英國城鎮住宅，可以看到 1930 年代及戰後時期有很大變化。隨著家庭單位組成的經濟與文化變遷發生，住宅規模縮小，內部配置也改變了。重要的是記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產階級的標記（幾乎可以說是定義）為雇用僕人。所以，城鎮住宅的配置會注意這一點，在閣樓或「樓下」且客人看不到的地方，設有僕人房間。家戶維持、食物準備、洗衣等，都隱匿在這些地點。隨著家庭幫傭的減少，現代住宅設計變得比較注重這類勞務的效率，而非加以掩藏。

29

家中日常使用的空間訴說著我們所相信的社會關係，以及支持這些關係的日常行爲。我們可以想想，有多少分隔的行爲構成了西方觀念中適當的家。經濟活動發生在其他地方。僕役的減少意味著住宅中住的經常是一家人，是有親戚關係的群體，沒有外人。在家宅的結構裡，向訪客展示的空間、「前廳」與最好的裝潢，跟每日生活與休憩的空間（臥室）隔離開來（參見圖 3.1）。事實

上，我們可以描繪過去兩個世紀以來道德地理的變化，首先是睡眠與生活空間的分離，再來是成人與小孩的分隔，以及孩童依性別的區分。道德與性的判斷透過私人空間的創造，寫入了住宅的構造之中。

### 喀比里住宅

如果我們放眼世界其他民族，就能夠將西方住宅配置放入脈絡之中。我們可以觀察馬來西亞，當地薩拉瓦（Sarawak）的達雅克人（the Dayak）傳統上住在長屋，每間裡住了好幾個家庭。要找個更詳細的例子，我們可以看看皮耶·布迪厄研究的阿爾及利亞喀比里人（Kabyle）（Bourdieu, 1990）。他們的住所通常容納了擴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群體，住在一間有屋頂的一層樓長方形建築裡，有編織、儲藏農產品和飼料的空間，實際上還有動物棚舍。這些活動的配置顯示了喀比里人的世界觀，顯示他們的宇宙論如何架構了日常言行（圖 3.2）。住宅通常有些坡度以利排水；這個斜坡將活動結構起來，下坡端容納所有潮濕、陰暗與綠色的事物，同時也是人類自然活動，如生產、性、睡眠與死亡之處，而上坡端則涵蓋所有與光、火及招待訪客有關的活動，這形成了文明與自然的區分。因而受到輕慢的客人會抱怨坐在屋子陰暗面的牆邊。女人的工作經常是位於住宅的陰



圖 3.1 鮑西 (Abraham Bosse) 的〈男性精神〉(‘L’esprit en la virilité’), 1630 年。圖中是十七世紀巴黎的一個富庶家庭, 同一個房間中出現床鋪與用餐的景象, 並不讓人驚訝。在西方, 這類活動的隔離隨著社會與空間不同而漸次傳布, 因而圖 2.1 的鄉村農民住宅, 直到十九世紀依然合併了睡眠、用餐與煮食的區域。

來源：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Oa 44, pet.fol., p. 22.

31 暗部分，男性勞動則在屋外。所以，住宅的這一套男與女、光明與黑暗、高與低、自然與文明的對比，還與更廣闊的宇宙論互動。因此，男人會在破曉前離開房子，外面是男性空間，屋內則被女性化。男性友誼因而被稱作「戶外朋友」。住宅則被視為區離於一切外在世界。簡單地說，組構內部空間的對比，也組構了住宅與外界聯繫的方式：

相較於公眾生活及農務工作的男性世界，住宅、女人的宇宙乃是 h'aram，也就是說，對不屬其中一部分的男人而言，是神聖且禁忌的（Bourdieu, 1990: 275）。

布迪厄觀察到，住宅本身分割的原則，是依據它與外界分隔的原則；相同的對比建構了兩者。因此，為了檢視我們自己和他人的宇宙論，我們可以檢視地景的空間安排，以及塑造地景的日常行爲。在地景中，沒有簡單自然的活動癖好，這些活動總是與特殊文化緊密相連。因此，我們的地理學有兩種層次，先是文化利用地理的方式，賦予某些空間特定意義，然後（但不僅）是這些文化的地理分布。

## 住宅與花園：英國鄉村住宅

本節藉由考察英國鄉村住宅，探討熟悉的地景如何利用空間以嵌入某些意義，這會與本叢書中《歷史地理學》一書討論的內

容有關。英國鄉村住宅一直被用來象徵英國國族認同的核心；事實上，熱情的評論者甚至認為，這是英國對全球文明的獨有貢獻。它曾被當作護身符，維護有機鄉村價值的保守觀點：這是個鄉紳與各階級間互惠關係的地景，經常被動用來對比於國家福利體制，拿這些地景裡人群與地方之間的私人牽繫、人群彼此認識以及熟識地方的方式，來與非關私人的官僚福利國家對比。如果這種地景位居英國「核心」，那麼它的空間安排便會清楚顯示形成該核心的價值，以及該地景的政治意蘊。這些並非固有價值的中性表達；它們是社會地景，告訴我們社會中的社會關係與信仰。

#### 可臻完美的自然

有很多文獻探討花園的歷史及其與主流社會理解的關係。這裡我們只挑出若干論點和例子。中世紀起，花園被設計為沉思和「俗世愉悅」的處所，但這種觀念如何表達，則隨時間而有所改變。譬如十七世紀晚期的威廉與瑪莉（William and Mary）執政時期，花園設計的特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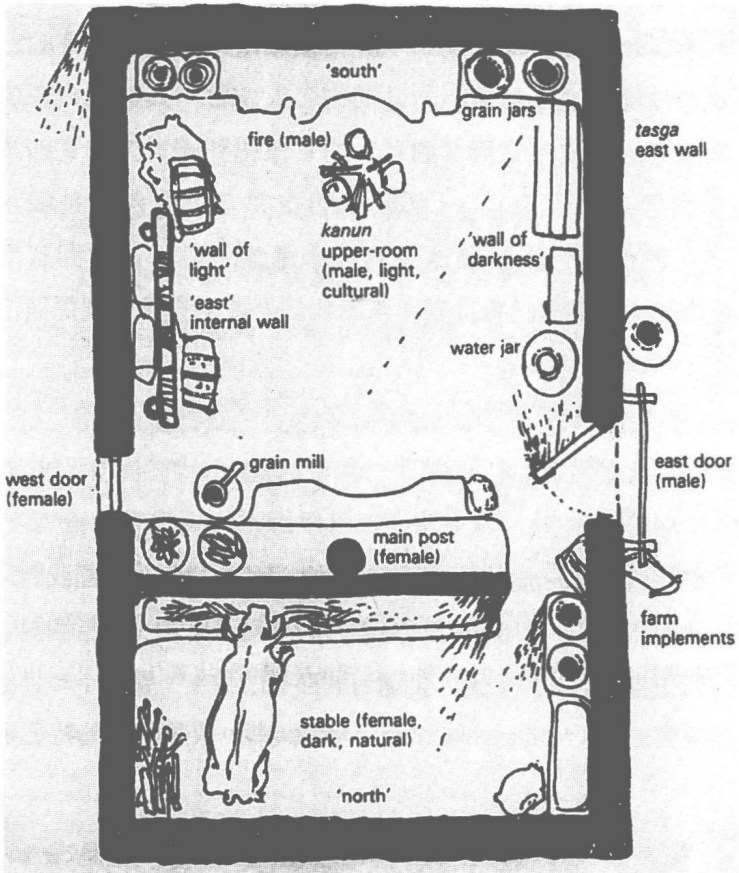


圖 3.2 喀比里住宅平面圖

來源：奧立佛 (Oliver, 1997) 修改自布迪厄 (Bourdieu, 1990)。



幾何模式。將幾何學應用於大型花園的構想，產生了輻射狀大道的配置，代表權力從中心的房舍往外發散。在比較謙遜與靠近住宅的花園中，則展現在非常形式化的配置裡，花床以幾何狀，經常是直線形式排列，以通道清晰標明邊界。花園常種植樹籬，小的箱型樹籬分隔了不同的花床，或是成為大型作品，和樹木一樣是修剪的對象，常修剪成圓錐與尖角狀。這透露了什麼樣的人類對自然的看法？花園的幾何規律和秩序，似乎表現了與荒野自然觀念的強烈對比，經常以牆圍起花園，隔離外界來表示。因此，牆和分界樹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它們所環繞的花園裡的清晰結構與人工模式，在與周遭較無秩序的環境明顯隔離時，能夠製造出最佳視覺效果。對現代觀察者來說，這些花園像是大自然受到規劃、馴服，甚至折磨的地方，真是典型的「不自然」。當時的人是否會用這種想法來看待它們，就不清楚了。較有受過教育的主人或許會用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c）的術語來加以解釋，指其猶如表達了自然世界中不完美形態背後的完美形式（Williamson, 1995: 31）。

新柏拉圖主義是種自然觀，認為人類有責任揭顯隱身自然背後的神聖秩序。因此，幾何配置並非反對自然，反而是努力令其完善，或者說，引出其中的完美本質。

## 邸園與展望

信念改變時，花園形式也隨之變化。在十八世紀的開端，隨著「野地」(wilderness) 表達出與土地的新關係，有越來越多大型花園被拋棄一旁；透過端景 (vista, 亦即物體在一段距離外呈現) 這個觀念，視覺控制了地產。創造這種端景的方法，是在林間開闢通道，以展露教堂尖塔或遠方的建築物。我們觀察摩斯利森林 (Moseley Wood)，就能看到端景的作用，當地的卡克利大宅 (Cockridge Hall) 有步道穿越樹林，共有 65 個叉口，306 個不同的景緻。一個重要的特徵是隱籬 (ha-ha, 花園或草坪邊緣的下陷溝渠) 的出現。花園嵌入山丘時，位於上坡處，利用低於足部的牆或堤道與外界隔離，並連向與外部土地接壤的溝渠。如此一來，就能阻擋動物闖入花園。相較於十七世紀的有牆花園，隱籬是看不見的，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斷由花園往外眺看的視野，外界包含在廣闊的視界中，而非支離破碎。

這種比較模糊的花園特徵，重要性在於其提供的視覺掌控。花園主人不再認為他的那「一塊地」與無法控制的外在世界分離；這反而是廣袤的支配性視野，結合了視覺與社會的掌控。我們可以將這種視覺掌控的興起，扣連上鄉村住宅之「自然布景」(natural settings) 的創造，即所謂的「邸園」(park land)。圍牆的移除代表庭園的持續崛起，以及自然主義布景對宅邸的重要性漸增 (Williamson, 1995: 47)。塑造這種地景的是控制物理與視覺接觸的努力。有無數的村落、農舍或農莊遭到遷移，以便讓仕紳階級成為景緻裡唯一的居住者與擁有者。因此，雖然撤除地產周遭的圍牆似乎顯示了地景的開放，但鄉村住宅依然座落於以排他性塑造的地景之中。

### 禮儀社會、權力與排他

這些邸園對應了仕紳階級的狩獵狂熱，在放牧地外，還形成了獵場。邸園裡林地的增加，反映了獵雉活動的盛行，由於各塊地產競相比較殺戮總數，因而種植了許多小樹林。這種競爭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這意味了獨佔的狩獵權，即防止未獲授權人士捕獵，變得更為緊要。同時，排他性邸園的建立及因此而造成的農民苦難，導致許多衝突。鄉村居民利用公地和野地維持生計的傳統權利被剝奪，取而代之的是仕紳階級排他性的狩獵權。衝突的激烈程度自偷獵法案（the Poaching Game Act, 1770）可見端倪，只要有一位證人的證言，任何人在夜間於樹林裡四處走動，可能被判六個月徒刑；1773 年的法案則規定，再犯可能被判當眾鞭笞；到了 1800 年，假使入林者是兩人以上，獵場看守人可以無須拘捕令即予以逮捕，罪犯還會被歸類為「無可救藥的惡棍」，並且接受兩年徒刑、鞭刑，或強迫加入軍隊。或許最能夠說明這種地景上的鬥爭程度的是，十九世紀初英國的所有罪案中，有六分之一是偷獵。

35

排他與衝突因而成爲禮儀社會地景的徵候：「宅邸孤立在地中海中心，四周〔樹〕帶環繞，阻隔視線。一旦成爲排他的符號與象徵，邸園所產生的社會接觸模式只會延續鄉村社會中漸興的區隔」（Williamson, 1995: 102）。收費公路成爲禮儀社會的動脈，仕紳階級從一座邸園到另一座邸園，從馬車裡觀察介於其中的鄉野。這種言行象徵了鄉村住宅奠立其上的鄉間生活區分。鑲嵌在這些通道裡的是接觸的政治。爲了確保邸園的隱蔽，道路會被封鎖，1773 年之後，這個程序只需兩位地方行政官同意，而無論如何，他們通常與地主擁有相

同社會背景。這些作為地景基礎的區分，可以在詩作中得窺一二，來自約克夏郡比戴爾（Bedale）的詩人，描繪了當地的蘭德（Rand）領主宅邸：

道路已經封閉了，  
又一條開在他們的地方，  
偏向東方，十分寬廣，  
你可以來來去去，  
不讓蘭德宅邸注意，  
樹林將他們隱蔽，  
假如是現代，該稱其雄偉  
它來自陰鬱心境。

（Hird，引自 Williamson, 1995: 106）

因此，地景花園專家韓佛瑞·瑞普頓（Humphrey Repton）主張要利用樹林環繞地產周邊，既可以隱蔽，又能夠在較小的邸園增添邸園縱深與距離的印象。這些樹木成為美麗與利潤的對象，是所有權與國族主義的象徵。一開始，樹木的報酬率很低，雖然在邊緣土地上的收益和放牧一樣好，因此它象徵的是長期的收益。同樣地，英國擔憂橡樹的耗盡，特別是不敷海軍造船廠所需，因此種植橡樹是愛國者對國家未來的投資。爲了要成功，便要有排他性的地產權，並容許培育獵物。邸園和樹林形成了意義與價值之複雜星系的一部分。

36

此外，從幾何模式地景以降的變遷裡，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演變。縉紳階級中的社會關係變得更加流通，即使他們將鄉村窮人排除在場

景以外。社會事件曾經非常講求階層，涉及了各種人群依其地位在主人面前的儀態表現。到了十八世紀，這種拘泥的形式逐漸消失；人群期盼在各種活動（如牌戲、跳舞或對話）之間「流通」。因此，邸園成為容許緩慢變化視野，以及人群流通的地景，而非先前描述的固定且規則化的視點。凝聚一體之禮儀社會的社會視野，正是冀求排他性所有權視界裡的重要部分。

## 地緣政治：在土地上書寫權力

### 神聖地景

另一個刻意塑造地景，以便反映宇宙觀並聯繫上地緣政治情勢的例子，乃是古中國的承德避暑皇宮。該處於 1703 與 1792 年間由取代明朝的滿州皇帝所建。承德地處明帝國中心地帶之北，在北京北方，反映了清帝國的新權勢重心，即以滿州和熱河為中心，疆界擴展至長城兩邊。地景本身顯然是依勘輿（大地的神奇力量）和風水信仰而塑造。因此，環繞基地的「陽性」山脈，則藉著興築花園與湖泊等「陰性」元素來加以平衡。這些湖構成了八池九島，呼應佛教所流傳的說法，即世界是由九山八海構成。宇宙是由同心圓狀山脈組成，匯向位居中央的山，也就是陀羅神（Indra）居住的須彌山（Mount Sumeru），這個觀念反映於中央的人造山峰，峰頂還立了座寺廟。福瑞特（Forêt, 1995）認為這座皇宮顯示了非漢族的皇朝試圖在帝國廣闊多樣的版圖上，宣示其地緣政治的主權。其他中心所具備的主要象

徵元素，從北京、拉薩，或五台山，都被帶到這座新宮殿；避暑首都  
37 可以視為是複合式地景，複製了滿州帝國版圖，強加在花園裡的秩序，  
映照了強加於所征服的版圖上更大的秩序。

### 透過紀念地景來創造國族空間

創造地方以便在象徵意義上把領土連結起來，一個比較近的例子是雅加達中央，這個地方極力想要再現獨立的印尼國族國家。印尼基本上是由許多荷蘭殖民地組成，擁有不同的宗教（主要為伊斯蘭教，但也有印度教、基督教等）和各種族群。蘇卡諾（Sukarno）總統在爭取獨立時面臨的難題為，如何將東南亞人口最多且複雜的地區凝聚為一個國家。麥克唐諾（Macdonald, 1995）認為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景被操弄來支持這項計畫。觀察這些象徵符號的製造目的，「並非為了以某些歷史標準來衡量其真實性，而是作為一種方法，來解開為一群剛脫離殖民統治的領土，提出可行的地緣政治基礎的複雜性質」（Macdonald, 1995: 272）。在雅加達，殖民地行政當局集中在「Koningsplein」，該地後來重新命名為米丹摩達喀（Medan Merdeka），以作為印尼國家的象徵，而非歐洲入侵的象徵。前殖民政府中心被重寫為一系列同心圓的核心，雅加達的中心、印尼的中心，並且是由平等之現代國家所組成的世界的一部分。如此一來，原本象徵歐洲統治的事物便微妙地重寫成象徵印尼特性（Indonesian-ness），因為它雖然宣稱新贏得的獨立，它也同時重新編納了殖民權力中心（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印尼國家宣稱對其疆域有統治權的基礎，乃是自前任統治者承續此領土），所以總督官邸順理成章地成了總統府。單一的印尼國

家得以成立，絕非必然如此，它可能建立於爪哇族群、共產解放運動，或是伊斯蘭律法之上，這些力量都塑造著國家，任何一方都可能破壞均衡。最終的地景傳達出印尼如何依獨特的模型形成了國族國家，如何透過地景而正當化。

比如說，國家權力的設計獨立於該區域強大的伊斯蘭勢力之外，而後者經常有助於印尼的認同。因此，國家清真寺明顯成為國族地景的一部分；但設計中傳達了微妙的訊息。不同於隔鄰的馬來西亞，國家清真寺並非建造成亞洲風格，而是使用阿拉伯風格的圓頂建築。建築因而確認了伊斯蘭教是泛國族的認同，而非國族認同；它重新定位了伊斯蘭教，使之無法控制國家政體，而轉變為國際影響力的領域。清真寺的隔壁仍是荷蘭天主教大教堂，這個事實強化了前述的立場。這在表面上是獨立後的容忍與調和姿態，但是在象徵意義上則制衡了清真寺的出現，指出有很多種外在世界宗教在塑造現代印尼上佔有一席之地。然而，相較於伊斯蘭教的普遍流行，基督教勢力不大（天主教只是其中一派）；藉由彰顯兩者的對等，新統治者也點出了伊斯蘭教對政府並沒有特別的權力。

米丹摩達喀廣場的中心有座高塔，名為蒙納斯紀念館（Monas monument），矗立當地是為凌駕先前的殖民建築物。紀念館裡是一系列的四十八幅透視畫，透過空間邏輯串聯為一段敘事，依序走過，就足以串接構成印尼創建為現代國家的故事。這是有特定意圖的序列，經過挑選而形成特殊順序，讓最終結局顯得有如命中注定（所謂的目的論式的故事）。因此，形塑印尼的不同力量，根據故事裡所描述其扮演的角色，被賦予了不同意義。首先是幅強迫勞動與大農場生活的圖像，顯示了殘暴的殖民體系中印尼人民被分配的位置——為西

方利益而擔任農業生產者。下一幅圖像也是描繪荷蘭世界的秩序，但是座新教教堂，圖上的解說文字為「新教教會在國族統一上的角色」，猶如這種影響也是預先決定的，這顯示了既有必要拒絕殖民遺緒，但也要主張對其擁有主權，以便正當化國家的領土宣稱。有一整個圖面描繪位於紐約的聯合國建築，沒有人群，只有建築物，象徵了國際社區承認印尼是國族國家的時刻。同樣地，離廣場不遠處另有一座紀念碑，紀念西伊利安（West Irian）的兼併，此地現名為伊利安加雅（Irian Jaya），是荷蘭讓渡的最後一塊領土。這座表現一個人起身掙脫枷鎖的紀念碑，用來象徵殖民主義最後束縛的解除。

然而，要緊的是別認為這種用來支持特定印尼國家觀念的主題重塑，是百分之百成功。透視畫的解說文字所用的是爪哇語（佔支配地位島嶼的語言），以及英語（遊客最常用的語言），印尼其他任何族群都看不懂。蘇卡諾垮台後，廣場上這顯然形如陽具的高塔，被冠上「蘇卡諾最後一舉」之名。同時，西伊利安爭取自由的紀念碑被賦予新的意義，顯示伊利安加雅與東帝汶人民對抗印尼國家，以自身的認同組成獨立國族，而非併入印尼之中。

### 透過重寫過去來創造國族空間

並非只有興建新建築物，才能改變象徵地景。古代地景隨著時間而被賦予不同的詮釋，顯示地方的意義可能成為政治爭執的一部分。1970年代柬埔寨執政黨波帕（Pol Pot）的紅色高棉（Khmer Rouge）發現，倡導對吳哥窟（Angkor Wat）古代廢棄宮殿的獨特詮釋，很有用處。他們懷疑都市聚落，並且想要推行孤立主義政策。他們認為與



西方有任何接觸前就已經存在的高棉文化證據，可以用來支持他們的立場，亦即他們不需要和世界其他國家有所聯繫，應該銷毀法國殖民主義在印度支那的遺產。此外，他們利用精密的運河系統來創造農業灌溉系統，但無法滿足人口需求。對吳哥窟象徵意義的利用，有助於正當化其政策，此政策在 1979 年越南入侵並解散紅色高棉以前，造成了數十萬人死亡。

辛巴威 (Zimbabwe) 有另一個例子，當地大辛巴威的遺跡對羅德西亞 (Rhodesia) 的白人統治者造成象徵意義上的困難。白人統治的正當性奠基在黑人無力自我管理，在文明的階梯上比較不那麼「先進」的種種論述或故事上，而且在某些地方，認為黑人進入該區域的時間，和白人統治者一樣晚。然而，當地有些十五世紀的遺址，至少和歐洲任何遺跡一樣令人印象深刻。白人社會透過各種手段來處理這些遺跡的象徵問題：從聲稱為科學的研究，到通俗神話與浪漫歷史故事。白人統治時期的教科書將遺跡歸屬於阿拉伯商人，或是已經滅絕的早期民族（或被目前的黑人居民消滅），或甚至神話人物與失落的「白人文明」。多數黑人取得政權後，情況有所改變，現在遺跡是國家神話的象徵中心，成為國族象徵（例如紙幣）反覆出現的主題。當前政權利用辛巴威政體的古老歷史，來加強其作為現代國家的正當性。他們現在可以重述遺跡歷史為黑人統治黃金時代的殞落，以及當前「我們辛巴威文明的復興」（引自 Kaarsholm, 1989: 91）。以上三個例子說明了地景如何隨著時間，於特定地點發揮塑造人群認同的角色。地景的塑造能夠反映與鞏固何者構成人群，誰被納入、誰被排除的觀念；因此，鄉村住宅的禮儀社會排斥窮人，印尼則戮力發明一種包容性的印尼特性觀念。在塑造人群如何與地方及過去發生關聯的觀念時，這便

牽涉了「發明歷史」(inventing histories)(參見第十章)。

## 摘要

我們顯然無法只把地景當成物質特性。我們也可以將其視為「文本」，予以解讀，並且告訴居民和我們自己有關人群的故事——涉及他們的信仰與認同。這些並非永遠不變，或是難以形容；有些部分是日常生活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有些則可能引起政治爭端。地景滿布有關其意義的鬥爭，例如中國宇宙論的政治運用，或是辛巴威爭議多端的歷史。閱讀地景並非找出前一章所提到的典型「文化區」，而是觀察地景如何對不同人群而言有不同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變化與捲入爭議。

由於地景有所謂的雙重編碼(double encoding)，使得情況益顯複雜。這是指地景被置入另一種再現之中。就鄉村住宅來說，其地景對於興建當時來訪的訪客有其意義。當代觀眾則能夠在畫作、書籍圖片或電視中看到它們。這些都讓地景有了不同轉折，比如說為了節目的特殊目的而加以利用。因此，在已經充滿意義的地景上，我們又添上自身的當代價值。情形因而變得錯綜複雜。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可以將十八世紀的鄉村住宅視為被特別設定為管控的地景，有套秩序，能夠視為一個整體。當時這被稱為「改善」的地景，顯示該地受到照料、為人擁有、富有秩序。然而，假使我們想到比如說康斯特保(Constable)的畫，會發現其中滿是會激怒當地鄉民的事物，例如枯

樹、破門，或為人忽視的一群羊，這些都是爲了迎合都市口味 (Daniels, 1993: 204)。這些畫作現在被用來促進觀光，並代表遠離現代都市生活之快速忙亂的鄉村田園牧歌。下一章將開始探討地方與地景如何於文學中再現，第五章則將更仔細探討影片與電視的角色。

## 進階讀物

- Barnett, A. (1990). 'Cambodia Will Never Disappear', *New Left Review* 180: 101-26.
- Bender, B. (ed.) (1993).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Berg, Providence.
- Cosgrove, D. (1985). 'Prospect, Perspectiv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Ide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0: 45-62.
- Cosgrove, D. and Daniels, S. (eds) (1988).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Daniels, S. (1993).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Duncan, J. (1990). *The City as Text: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in the Kandyan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Forêt, P. (1995). 'The Manchu Landscape Enterprise: Political, Geomantic and Cosmological Readings of the Gardens of the Bishu Shanzhuang Imperial Residence at Chengde', *Ecumene* 2(3): 325-34.
- Hobsbawm, E. and Ranger, T. (eds) (1989).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Kaarsholm, P. (1989). 'The Past as Battlefield in Rhodesia and Zimbabwe', *Culture and History* 6: 85-106.

Lonsdale, J. (1992). 'African Pasts in African Fu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3: 126-46.

Macdonald, G. (1995). 'Indonesia Medan-Merdeka –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tipode* 27 (3): 270-93.

Oliver, P. (1987). *Dwellings: the House Across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Pardailhe-Galabrun, A. (1991). *The Birth of Intimacy : Privacy and Domestic Life in Early Modern Par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Williamson, T. (1995). *Polite Landscapes: Garden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Zukin, S. (1991).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四、文學地景：書寫與地理學

- 傳遞一種地方的感覺
- 都市地理與小說
- 現代經驗與風格
- 地方的文本或文本中的空間

過去二十年裡，地理學家越來越關注各種文學形式，以之作為探  
究地景意義的方法。文學裡充滿了描述、嘗試理解與闡明空間現象的  
詩歌、小說、故事和傳說。本章會追蹤一系列這類內容。首先，或許  
也是最明顯的方式，乃是利用地方文學作為文獻來源或資料。就像研  
究調查，文學成為另一組可供利用的地理資料。在量化革命的黑暗時  
期，這被貶低為「主觀的」，指其再現與（統計上可驗證的）現實之  
間的關係值得懷疑，經不起考驗。本章的起點是對地方之「主觀」經  
驗的興趣，亦即人如何理解地方，從而辨認出對地方充滿情感的人文  
地理學，這些地方除了統計表現之外，還具有意義。瘦骨嶙峋的統計

學地景，遺漏了人類地方經驗的豐富。因此，第一節將探討研究區域的著名作家，他們嘗試指出人群與空間那種情感、情緒的關係，始自早期的作品，例如達比（Darby, 1948）對於哈代（Hardy）筆下威塞克斯（Wessex）的評論：

44 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小說在本質上是具有地理學特質的。小說世界由地點與場景、場所與邊界、視角與視野組成。小說裡的人物、敘事者，以及閱讀之際的讀者，都會佔有各式各樣的地方與空間。任何小說都可能展現出一個帶有不同形式的、有時是相互競爭的地理知識的場域，從以感官來認識地方，到以學術上的觀念來理解區域與國族（Daniels and Rycroft, 1993: 460）。

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因此，本節接著探討文學創造地理的過程。這是個簡單的論點，不過多數人對於多數地方的認識，來自各種媒體，因而對大多數人而言，再現先行於「現實」（下一章會在旅遊寫作與帝國主義的脈絡下，討論這個觀點）。大多數人是透過哈代來了解威塞克斯，而不是親身接觸。文學（以及其他更晚進的媒體）在塑造人群的地理想像方面，扮演著核心要角。這導向了第二節的討論，顯示不同的書寫模式如何表達了與空間及移動性的不同關係，以及文學裡頭的空間關係如何被賦予不同意義。不僅作品本身訴說著地方，連作品的架構也訴說著社會如何在空間上安排秩序。

文學不因其主觀性而有缺陷；相反地，主觀性表達了地方與空間



的社會意義。因此，我考察了不同的書寫城市方式，以及不同時期與地方的不同故事形式，如何告訴我們都市生活的特質。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為不同的文學類型訴說了變化中的時代——文學裡現代性，以及實際上的後現代性的興起，如何對應於不同的體驗世界與組織相關知識的方式。最後，這些不同例子開啓了地理學與文學的關係，指出其中有比作為文獻來源或主觀地理學還要複雜的關聯。地理學家採用了想像的技術，文學也關注物質性的社會過程。地理學和文學都是有關地方與空間的書寫。兩者都是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過程，也就是在社會媒介中賦予地方意義的過程。我的結論應該是，不僅文學涉及了表意，有關地方的地理書寫也是如此。

## 地方的書寫

假如有人想找那種真正能夠帶給讀者一種對地方有所感受的陳述，他們會去翻閱地理學教科書，還是小說？答案不言自明。大學部的地理系學生接受了數年訓練，似乎失去了創作能賦予讀者想像空間的散文能力（更別提詩詞了）。這種狀況令人有點難過，讓地理學成為缺少生氣、乾枯又貧乏的學科。如果我們嘗試描述地景對人群的意義，這項能力尤其重要。人文主義地理學尤其想要取回人類的地方經驗，以之為地理學的核心關懷。現在這可能意味著讓人談論他們的地方經驗、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怎麼看待世界。人文主義地理學者也很快了解到，文學裡的陳述替地方經驗提供了類似洞察。如此一來，我們可以轉而求諸小說，探察其中喚起的地方感，或是所謂地方的文

字描繪 (word-painting)。

這種召喚性的敘述讓地理學者得以探察場所精神 (*genius loci*)，也就是某個地方獨一無二的「精神」。這類地理學的核心經驗，並非位置 (無論多麼精確)，不是最詳盡列舉的細節，這些都無法接近地方意義的本質，或如海德格 (Heidegger) 所言，「地理學家從不研究谿谷泉源」。對地景意義的關切，可以在奔斯 (Burns) 的話裡得到呼應 (目前用於蘇格蘭觀光局的宣導活動)；凝望遠近高地，他問道，人心何能將此等風景以抽象描繪之。在文學中，人文主義地理學者發現了敘述地方經驗的段落，其中「小說的真相超越了單純事實。小說的真實相較於實質的日常真實，可能超越之，或者包含了更多真相」(Pocock, 1981: 11)。

最初的興趣焦點集中在區域小說家，他們透過寫作，最清楚地感受與創造了地方感。因此，在勞倫斯 (D.H. Lawrence) 的作品中，我們找到有關諾丁罕煤區生活的詳細描述，以及透過城鎮裡階級團結的地景與鄉間自由的地景表達的勞動階級經驗。哈代對威塞克斯居民、他們的習俗與方言的敘述，提供了分明的區域認同。他也可以視為在書寫輓歌地景，悼念鄉村生活方式的結束。黛絲 (Tess Derbyfield) 一家被迫遷徙時艱困氣餒的步調，明白展現社會分隔與致貧的過程；而住宅邸中的暴發戶德伯 (d'Urbervilles)，則可以解讀為替我們先前對鄉村住宅的陳述，再添鮮活的一筆 (第三章)。黛絲姑娘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的地景顯現了金錢凌駕土地之上的權力，這藉由亞歷克斯·德伯 (Alex D'Urberville) 凌越黛絲的權力來象徵，闡明了鄉村住宅凌駕地景之權力的性別意涵。

我們不必單看小說。有些書寫地方的最著名作家是詩人。延續鄉

村衰落的主題，我們可以看看哥德史密斯（Goldsmith）有關廢棄村落的詩。其中每根傾倒的柱子、每條延伸的邊界都傳達了憂傷情懷，原本的鄉間世界因工業化而毀壞。地方和情感的詩意召喚，能激起強烈的熱情。布雷克（Blake）的詩〈耶路撒冷〉（Jerusalem）歡頌英格蘭之心的景觀，吟詠其「翠綠山脈」，對比於工業革命腐敗的「邪惡磨坊」。他的同道浪漫作家華茲華斯（Wordsworth）也描寫湖區的山脈，他在其間「像朵雲般獨自漫遊」，試圖喚醒自然中的令人讚嘆（sublime）感受。這種浪漫派的地景觀點，找尋的是自然的莊嚴雄偉，亦即超越渺小人類的「崇高」。這些詩本身就是歷史事件。詩作受當時的社會脈絡支撐，繼而反過來支撐了這個脈絡。因此，華茲華斯為湖區做了宣傳，其他人則來此地尋求他描述的崇高體驗。所以，他的地方召喚對於塑造觀光地理，還有後來的國家公園及農業操作，影響可謂不小。這並非孤立個案。畢翠斯·帕特（Beatrix Potter）也讓她家園所在的湖區廣為人知。

地方經驗的文學意義，以及地方意義的文學經驗，都是活躍的文化創造與破壞過程的一部分。它們並非起源或終止於某個作家。它們並非隱於文本。它們並非包含於作品的生產與傳布之中。它們並非源始於或結束於讀者身份的模式與特質。它們是上述一切，以及更多事物的函數。它們是累積性表意作用之歷史漩渦中的每一刻（Thrift, 1981: 12）。

敘述涉入了永無休止的表意漩渦，其意義可能隨著脈絡變化而有

- 所改變，彼此援引而形成類型。舉例言之，鄉間生活的破壞是個反覆出現的觀念。無論何處，你看到的真實鄉村地景總是瀕臨消逝，真正的鄉間總是被指出僅存在於一個世代以前，猶如總是消失的電扶梯。在假設文學能夠引領我們直接通往某種場所精神時，必須相當小心。這些作品並非澄淨透明的地方感陳述。它們援用了其他作品、廣泛的哲學，以及寫作技巧。要了解這點，我們必須考量歷史脈絡下，文學生產的特殊關係。這讓我們能夠詮釋特定時期裡，具有獨特歷史牽連的有關某地的「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 (Williams, 1977)。
- 47

## 文本裡的空間

### 書寫家園與遠離家園：編派空間秩序

達比 (Darby, 1948) 嘗試將哈代的威塞克斯，緊緊聯繫上該地區的社會與實體「區域」，將文學意所含括的區域，與地理學的區域連結起來。這種只是將兩張「地圖」疊在一起的做法可能很有趣，但視野卻頗狹隘。或許更有意思的是檢視某些地方以及空間的區隔，如何建立於文學文本之中。這同時牽涉了情節、人物與作者自傳：

家有如一座以移動能力自豪的軍隊的堡壘……離開了基地，腳便界定了地理，眼睛則加以觀察並系統化……誠如調查的基線是地圖及其上所有點的構成基礎，出生、地方與成長這些點的連結——任何人如是，對作者而言更是如

此——也是永遠不能排除的因素(Alan Sillitoe, 引自 Daniels and Rycroft, 1993: 461)。

家園(與家鄉, 參見第五章)感覺的創造, 是文本中深刻的地理建構。這種「基地」對於有關帝國與現代世界的地理知識十分重要。文本之中的一項標準地理, 如旅行故事的範例, 乃是家園的創造——不論是喪失家園, 或是回返家園。許多文本的空間故事呼應了旅行見聞的模式: 英雄離開家園, 歷經折磨, 完成功績, 然後雪冤回鄉。假使我們回溯個幾千年, 史詩《基加美修》(*Gilgamesh*), 中東文明最早的文學作品之一, 就有這種模式。荷馬(Homer)的《奧狄賽》(*Odyssey*)符合這個模式, 伊斯克勒斯(Aeschylus)的《依底帕斯》(*Oedipus Rex*)也以較為殘忍的方式依例鋪陳。我們還可以想到神仙故事、武士與蠻夫的故事, 以及成千上百篇小說情節, 包括歷險故事和當前的旅遊記述。

但是這種結構背離了某些重要的文化地理, 以及某種性別化地理。平心而論, 這種結構「馴化」了家園。家被視為依附與安穩的處所, 但也是禁閉之地。為了證明自己, 男性英雄得離開(或因愚蠢或出自選擇), 進入男性冒險的空間。在《奧狄賽》中, 奧德修斯(Odysseus)最終被迫遠離家園與家人, 參加一場綿長的戰爭, 並費時甚久方得歸返。在這些行止與旅程中, 他被認為是古典人性觀的典範, 奮力開創自己的命運。在旅途中, 他以戰鬥和謀略證明了自己, 在回家途中, 一面繼續與世界搏鬥, 一面與各種女人發生關係。他回家後, 發現妻子潘妮洛普(Penelope)正抗拒著追求者, 兒子繼承的家產陷入危機, 他必須重新確認自己在家中的權威。旅程令他在男性

氣概的空間中鶴立雞群。有趣的是，在五篇「特洛伊戰爭」史詩中，這是唯一流傳下來的；其他篇章則敘說如阿加曼儂（Agamemnon）的歸來，以及被他不忠實的妻子克莉坦那斯塔（Clytemnestra）所殺。重返家園可能有更多令人困擾的意思，指涉了家中男性權力的危險與脆弱。仔細解讀也會發現，這個空間結構在創造家的觀念時非常重要。一開始的事件永遠是家園的喪失。重返家園的奮鬥因此是環繞著一個喪失的原點而組構。無數的故事接著指出，重返家園很少會是平靜無阻的。事實上，現代故事常常顯示，事情永遠無法回復原樣了。透過這個架構而創造的「家」觀念，或可稱為追憶小說（retrospective fiction），懷舊地回顧已經失去的一切。

移動能力、自由、家園和慾望之間的變動關係，被視為極富男性氣概之空間經驗的寓言。如果我們探看 1950 年代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垮掉之詩<sup>1</sup>（Beat poetry），或是伍迪·古斯瑞（Woody Guthrie）的音樂（參見第六章），則轉變為對漂流的頌揚。英雄不再尋求回歸某個安定的家，事實上，他們拋棄了這種意圖。然而，我們仍能看到男性英雄的明顯區別，逃離了承諾，邁向開闊的道路，避開禁錮他們的女性化家園。在這個例子裡，我們確實看到了性別意識形態透過文學而映繪在空間上，將女人侷限於「創造家園」，求取安全與養兒育女，而將男人驅逐至道路上，「逃」向自由，並證明他們的能力。在

---

<sup>1</sup> 譯註：beat 詞意模糊。凱魯亞克（Kerouac）本人曾於訪問中指出，beat 一詞是他從時代廣場毒品搨客胡克（Herbert Huncke）處聽來的，用以形容極度興奮後的筋疲力竭感，但凱魯亞克也指出，在他的用法裡，beat 也和天主教的「臻於至福」（beatific）概念有關（參見凱魯亞克，1999，《旅途上》梁永安譯，台北：商務印書館，p. 3）。目前該詞一般用於 beat generation，常譯為「垮掉的一代」，指二次大戰以後，對人生失去希望，只求眼前快樂，服裝行為怪異的世代。

兩種情況中，男人與女人不僅被安置於空間關係中，這些關係還支持了地方經驗的內涵，以及這對男人和女人的意義——他們都是透過地理而被分派了性別化的慾望。這顯示了空間經驗與個人認同的緊密關聯。因此，社會價值與意識形態可以說在文學裡是透過空間範疇運作，也就是道德與意識形態的地理而運作（一如第三章的喀比里住宅）。

這些道德地理除了移動能力外，也能以其他方式作用。在拉柏雷（Rabelais）的作品《巨人傳》（*Gargantua*）中，我們可以察覺一種品味與禮儀的社會地理學。透過描述巨人卡岡杜埃（*Gargantua*）的慾望、肉體滿足及淫穢行爲，我們可以描繪（不）禮貌或（不）合宜行爲的地理學，依據不同空間來規訓（毫無）規矩的身體。某些空間被編了碼，在不同時刻容許不同的行爲：這時候飲食，那時候睡覺，或是洗滌或排便。空間根據禮儀而編碼，這些禮儀則象徵了社會位置。這種秩序地理學涉及一系列道德與文化判斷，決定何事應該出現於何處。卡岡杜埃的猥褻行爲正是藉由違反規矩而揭顯了規範。譬如，拉柏雷對初期現代社會的陳述，提供了好幾種有關嘉年華、市集與混亂之市場的評論。在拉柏雷的作品中，有些空間的社會規範是倒置的：「愚人」被推爲領袖，作爲「混亂之主」；低俗文化支配了高級文化；正常的社會世界上下顛倒。其特徵爲「嘉年華般」的感覺（參見第八章）。在小說中，我們可以描繪這種「荒唐」空間的興起，也就是在規則的間隙之間，容許混亂失序，容忍原先禁止之行爲的空間。

是以，文學敘述能夠透露空間如何被編派秩序，以及與空間的關係如何能夠界定社會行動。這種關係不但出現在區域或地方的層次上，也可能是家園與他方、禁制與接納的行爲、容許與逾越的行爲的

關係。文學中的空間意義，可能比單純的地方依附還要微妙。然而目前為止，我們其實只檢視了空間在文本之中彼此關聯的方式，尚未探討特定文本的形式和風格，亦即人物、情節與敘事結合在一塊的方式。下一節將探討城市的故事、文本形式的變化，以及文本如何與特定地理連結。

## 書寫城市

城市長久以來便是許多小說的場景。然而，比起僅用來當作都市生活的「資料」（不管有多少召喚作用），我們還可以有更深刻的認識。城市不只是行動或故事的布景；對都市地景的描繪，也表達了社會與生活的信仰。我們已經看到與鄉村場景有關的書寫，如何能夠激發關於衰落與社會變遷更為廣泛的想法，如何談論地景，或是鄉間如何被設定為田園詩歌以表達美好的社會秩序（第三章），以及書寫如何表達社會生活與行為的道德地理。因此，重點不在於城市或都市生活的描繪有多麼準確；而是都市被用來表達什麼，都市場景有何意義。

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雨果（Victor Hugo）將小說的主要事件架構在巴黎。窮人巷弄形成了想像的黑暗地景，一個「不可知城市」的神秘地理。小說經常採用俯瞰角度，但這種角度無法對城市有完全的認識；城市仍是黑暗、不祥，猶如迷宮。小說還指涉了一個更難以穿透的地理配置，即字面上與譬喻上的底層社會，與官員及國家的世界形成對比。高潮場景中所描述的激烈暴動，再次映繪於城市控制上。雨果審慎地將 1840 年代窮人的隱藏地理，對照後



來郝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所進行的都市工程，後者建造了巴黎現在著名的寬廣大道。大道打開了巷道迷宮，讓軍隊和警察進入。雨果在此對比了這個開放、規律、國家掌控的地理，與早先幽暗未知的城市。因此，小說可以解讀為利用地景來展現知識的地理，那是國家所掌控的有關可能造反之窮人的知識，因而也是國家權力的地理。若前述論點過於極端，還可以一提 1848 年的暴動中，首要破壞的事物之一就是路燈，因為路燈讓警察得以看清窮人的舉止。在巴黎，街燈是警方的責任，公共照明的地理映繪於國家監督的地理之上。

#### 焦點 4.1 光明、權力與規劃

光明與黑暗，以及外界難以探知的都市場景的描述，都是能告訴我們規劃之文化（the culture of planning）的有力主題。艾倫·席力托（Alan Sillitoe）童年時曾反覆閱讀《悲慘世界》，後來談論諾丁罕時便加以呼應。假如我們看看諾丁罕城市的規劃史，就明白這倒是頗為合宜。戰後時期，諾丁罕也致力於清除「混亂」稠密的都市區——窮人的居處——並興建被稱為明亮、高聳且寬敞的新住宅區（Daniels and Rycroft, 1993）。這與現代城市規劃和知識的類似之處，相當引人注目。

在偵探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知識與控制主題的運用，透露了對控制都市生活的能力較缺乏信心。如同《悲慘世界》，反覆出現的主題是城市如何能在國家，以及也許是正義的力量面前，變得可以察知、清晰易懂。城市在故事中絕對不僅是個背景：

偵探小說的空間永遠是偵探小說文本的整合部分……這種小說類型的空間，在含納與架構犯罪方面總是「多產的」，迫使偵探鑽研其所在場景，以便了解與破案……〔對偵探而言〕，街上的每塊石頭、牆上的每塊磚，實際上都是值得深思的象徵，傳達了某人的訊息，就像是電報或明信片一樣（G.K. Chesterton, 1902，引自 Schmid, 1995: 245-6）。

偵探因此被設定為都市生活的詮釋者，讓城市空間變得清晰易懂。譬如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出外冒險，發掘迷團，常常走入城市最黑暗的隱蔽處，進入鴉片窟和後巷。福爾摩斯身處的迷霧倫敦，其核心地景特徵是這些隱藏領域中不明難測的神秘事件。稱其為隱藏，乃是因為雖然福爾摩斯涉身其中，偽裝完美，但讀者卻很難跟隨。城市有如一場意義與表意的暴動，其中的細節對福爾摩斯來說代表豐富的訊息，但我們卻無法在缺乏協助下，解讀這座城市。然而，福爾摩斯能去任何地方，來去自如，從一團混亂中找出規律。貝克街（Baker Street）的燈光猶如希望與理性的燈塔。福爾摩斯是「認識論的樂觀主義」的化身，是城市能藉理性之力而得以詮釋與理解的希望和機會。

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故事裡，偵探是菲力普·馬羅（Philip Marlowe）（改編為電影時，曾由鮑嘉〔Humphrey Bogart〕主演），於此我們見到了另一個時代的另一座城市。戰前與戰後時期的洛杉磯成為這類「黑色」小說（此名源於其經常描述夜晚場景與幽暗城市景觀）的核心特徵。城市到處是幽暗空間，底層世界又是個未知領域。我們若把焦點放在馬羅故事上，錢德勒的小說結合了馬羅的

心理狀態，以及當代美國城市中權力的空間化 (Schmid, 1995)。兩者不斷互動，同時展示了城市的譬喻地理與知識。錢德勒描述了界限嚴明的地理，富人的空間（經常是光亮而安全），對比於黑暗城市裡的底層世界。《再見吾愛》(Farewell My Lovely) 裡，馬羅評論一間富豪之家，說其中似乎有「特殊品牌的陽光，非常寧靜，擺在上流階級專用的隔音容器裡頭」。這確實仍是個為人議論的分隔地景。偵探這號人物不僅穿越這些空間，還揭露了儘管這些空間表面上分隔，其實都彼此相連，經常是透過富人的不名譽交易而連結。偵探明白這點，並促成了一個憤世嫉俗的角色。此處的城市或許容易詮釋，但總不是件讓人愉快或舒服的事。

52

這兩位偵探都是男性。都市生活經驗以及對城市的詮釋，就女人而言或許極為不同。朵瑞絲·列辛 (Doris Lessing) 的《四門之城》(Four-Gated City) 指出了城市意義與空間的紛然複雜，根本不是威脅，反而可能解放女人。這點能自「城市的自由與匿名性」看出，「〔在此〕瑪莎 (Martha) 認可了她得自過去的各種人格與面具，她也曉得自己能夠加以控制……她接受自己是個擁有許多人格，非常多面的人」(Sizemore, 1984: 179)。這個城市並非二維的心靈地圖，比如說有林區 (Lynch, 1974) 提到的邊緣和節點，而是多向度的複雜地圖，包含人群的生活、情愛與歷史。瑪莎自小在殖民地成長，來到倫敦後，透過都市人物的零碎生活來學習城市的一切。帝國首都的偉大紀念物在此遭到移置，不是喚起帝國的顯赫，反而意指「所有半掩埋、半童稚、神話孕育的情緒，都被拖到了表面：言詞如此有力！畢卡第利廣場 (Piccadilly Circus)、愛神像 (Eros)、中央、中心、倫敦、英格蘭……全都汲取了地下河流」(Lessing, 引自 Sizemore, 1984: 183)。

小說中城市的性別化，以及城市知識的性別化，都極為重要。左拉 (Emile Zola) 的《婦女美好時光》( *Au bonheur des dames* ) 中，浮現出不同的巴黎地景，其中的焦點是明亮與商業的新都市空間，亦即初期的百貨公司，玻馬舍百貨公司 ( *Bon Marché* )。十九世紀末期，這種商店是新奇的都市空間，形成了商品與慾望的想像地理 ( 參見第八章 )。左拉將這些藉由其闊綽的手筆來大開支票與挑起如此多對貨品之慾望的「夢幻宮殿」描述為創造了許多似假似真的世界。商店展現為女人 ( 店員與顧客 ) 的世界，她們的慾望與願望在男店主墨瑞 ( *Mouret* ) 眼底看得一清二楚，因此，「策略性理性規劃支撐了無限幻想的雙重運動，其顯現於對墨瑞的女主顧的描述中」( *Bowlby, 1985: 72* )。用左拉的話來說，這座「現代商業聖殿」是男性知識與慾望所掌控的女性化空間。「墨瑞唯一的目標就是征服女人。他要她在其造就下成為皇后；他興建宮殿，以便對她予取予求」。櫃檯後面，女性員工則在達爾文式的叢林裡工作，勉力求生，有如活在閣樓裡的無名人物。

小說接著展現城市的性別地理。以百貨公司所創造的都市空間為焦點，小說描繪了理性知識與控制、男性權力、經濟繁榮與艱困，以及性別化之慾望匯聚而成的地理。本節指出了如何藉由探討不同的小說，發掘複雜而迷人的地理樣貌，顯示知識與權力、權力與性別及經濟之間的關係，如何以不同方式結合。我們若思索這些議題，也能發現這些小說都是社會文本，訴說著當代都市生活的希望和恐懼。

### 書寫現代都市經驗

假如我們以十九世紀的巴黎作為出發點，就能看到都市生活的感受如何變遷。其中的核心是現代性這個概念，這是工業化所造就的「感受結構」。城市的擴張意味著它們已經大到無法了解。要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可以對照村落與城市的觀念。世紀交替時，都市理論家（諸如托尼斯〔Tonnies〕和齊未爾〔Simmel〕）拿城市生活對照村落共同體（community，德文為 *Gemeinschaft*）的感覺，在社區裡每個人彼此都認識，知道對方的工作、生平與個性，這個世界相對上是可以預料的。這種秩序會因陌生人現身而出問題，大家一點都不了解他們，既乏先入之見，也無據以判斷其行徑的材料。在現代城市裡，他們指出了對越來越多人而言，生活不再那麼受社區主宰，而是變成一個陌生人的世界。城市是不斷與人群接觸的地方，你對他們所知甚少，他們也不了解你。這就是邁向都市社會（德文為 *Gesellschaft*）的轉變。

齊未爾認為，這種狂亂的忙碌同時導致群眾的興奮與寂寞。城市有失序（*anomie*）的雙重特徵，亦即置身變化迅速且零碎化社會經驗裡的孤立，以及個人接觸到大量增長的刺激與新奇經驗。齊未爾指出的對應策略，乃是都市居民很快便厭倦新事物。在文學中，十九世紀的巴黎開始描寫一種稱為漫遊者（*flâneur*）的人物。這種人物熱愛散步，有餘暇時間拿城市的狂熱運轉與騷亂生活當作奇觀。這種人物的出現與都市新聞業的首次活躍關係緊密，他現身於十九世紀巴黎的連載小說（*feuilletons*）中，身兼觀察者與評論者。漫遊者成為現代城市的俗民類型之一，他的目光飽覽新興購物空間（有蓋拱廊商場與百貨公司）中的新穎商品流轉，享受著觀看街上的貨車與交易。注意我稱

這個角色為「他」，是因為他經常是男性，公眾場所並非中產階級女性可以閒晃的適當場所。著迷於商品的男性人物，可以和左拉所描寫的惑於商品的女性對照，但這裡還論及了都市空間的變化：封閉的百貨公司是設計來「內化」街道，使之成為私人空間，置於一個擁有者的控制之下，但也是可以接受的中產階級女性購物場所。

有關漫遊者和漫遊（*flânerie*）行徑的書寫，可說是龐雜多樣。有個著名的例子，是波特萊爾（Baudelaire）在描寫巴黎的詩中提到了漫遊者，在某個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藝術家的行徑。這是個反英雄的人物，「在瀝青上採集植物」，也就是說，他把通常用來觀察自然世界的超然好奇心與分類，運用於都市生活。這個人物有好幾方面的矛盾：他關心「閒暇」時間，卻觀看現代生活漸增的速度；他不涉身都市裡的買賣，卻為璀璨的新展示著迷；他置身男人支配的公共空間，卻觀看藝術家世界中，數以千計無名的下層階級女店員、主婦與妓女。漫遊者以他自身閒散的步履，看著現代生活的步調加速，因此傳聞中的潮流是帶一隻龍蝦外出散步，以免行走過快。他具體表現出時間即金錢，漫遊者藉著不慌不忙、浪費時間來展現財富，隨著金錢與財貨的循環加速，他的緩慢形成更加清楚的對比。他無須實際購買商品，因為在視覺上消費商品就可以滿足，還能彰顯財富。從這些言行裡，我們可以拼湊出「現代」生活（或者實際上是現代性）的感覺結構。陌生人充斥城市的現象產生了疏離，但也讓城市自身成為奇觀。從漫遊到百貨公司，我們都能見到都市空間的轉化。當城市被煤氣燈照亮，玻璃覆蓋的拱廊商場開張，大量生產的財貨充斥市場之際，城市本身成為貨物與事件的奇觀。這不僅是建築或經濟上的轉變；它也改變了城市的經驗。

作為一種實踐的文學分享了這些變遷經驗。漫遊者與作者經驗之間有強烈的自傳式關聯，例如福樓拜（Flaubert）和波特萊爾。此外，這還透過書寫風格、書寫文本中創造的城市而存留下來。因此，我們絕不能將文學作品僅視為描繪或敘述城市的事物，只是資料來源，而必須探查文學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建構城市。如布羅騷（Brosseau）所言：

大多數地理學者將小說看作僵死的東西，是消極「現成的社會科學資料來源」，內含堪稱透明的資訊。小說被當成地理文本，能夠梳理出「相關的」空間元素，以便評量這位小說家是否是個好地理學家（1995: 91）。

反之，我們可以審視這些小說中的城市如何建構，一如我們探討了偵探小說和雨果，以便看出現代性不僅是被描述的對象，也成了描寫城市的方式之一。因此，波特萊爾的作品不只是有關城市的敘述，文本本身也似乎成了漫遊的行徑，在其中，「城市成了『有如文字般顛躓』的遭遇」（Robinson, 1988: 193）。孤身的漫遊者在眾多人群與遭遇中來去，但永遠無法掌握整座城市——都市經驗不容許有這種觀點。詩人福樓拜同樣也是以「轉瞬易變的模式」寫作（Robinson, 1988: 201）。

因此，重要的轉變之一可見於文學形式處理空間和時間的方式——城市空間如何片斷化，以及隨著都市生活的韻律加快，時間的速率如何增加。我們可以在進入二十世紀時見到這點。在十九世紀，小說的主要模式是敘事，但二十世紀發展出新的形式，例如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的《追憶似水年華》(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 中形式自由的回憶，其敘述沿著一連串的離題發展，由瞬間經驗及其喚起的回憶引發，描述的時間絕非成直線前進。同一時期，意識流小說崛起，著名作家像是喬依思( James Joyce )或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顯示出無法構成連貫敘事，因為敘事需要掌握整體情節。這些形式結束了敘事寫實主義時代，讓現代生活經驗的再現成為問題。這種城市再現方式的危機，正值電報、電話與電力改變了通訊與都市空間的規模。史提芬·肯恩斯( Stephen Kerns, 1983 )認為，科技演進造成生活的加速，破壞了有個穩定觀點來描繪城市的觀念，這不只發生在文學，藝術也是如此，造成透視畫法沒落，與立體主義( Cubism )的崛起。以上說明指出了現代生活的加速，造成人類在認識世界與提出意義的解釋上，出了問題。針對時間加速感於文學風格中激起的存在危機，盧卡奇( Lukács )談到：

很明顯地，假使認為社會與個人生活都了無意義，而且看到現實所顯露的是，即使最佳的人類志向，也必然是悲慘失敗，那麼，時間及其呈現也必定有新的功能……假如生活沒有意義，時間必定被視為獨立而無情的機器，壓平、夷倒並破壞了一切私人計畫與希望，一切獨特性，以及人格本身( 引自 Robinson, 1988: 198 )。

這導向了沙特( Sartre )所論的「將時間梟首」的風格，讓變遷的論理敘事( reasoned narrative )，以及在論理敘事中批判變遷的餘地都變小了。世界的描述或再現，與其述說形式之間的關係，引發了重要



議題，這不僅牽涉小說，也涉及地理學家在其著作中所採用的最適當文本形式。我們或可詢問，地理學者有關城市的述說，是否仍應執著於敘事現實主義的模式。

也許他們可以向小說學習，例如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的《曼哈頓轉運站》（*Manhattan Transfer*）。布羅騷（Brosseau, 1995）認為，這部小說的形式符應了二十世紀紐約的生活經驗，有著斷奏（*staccato*）的步調，展現了「片斷化城市」的經驗。裡頭沒有依时序定位的事件或因果的清楚敘事，相反地，見到的是貧窮與財富景象的排比並置，標誌了都市生活的尖銳對比，但也顯示了生活裡缺乏清晰的連結。小說暗示了這些連結，把機會不均等的世界，書寫於城市空間之中。接連於不同地方的敘事軸線，出乎意料地碰撞或交錯，展現了城市的多重性，以文本的形式，促動了日常生活的節奏。閱讀文本變得有如自己走在人行道上，而不是觀看別人行走。這麼一來，作品就不僅是描述城市的文本，而成爲都市經驗與文本自身的融合。這已不再是單一論述，而且包含了城市經驗的多重特性。

57

## 摘要

文本並不單純反映外在世界。觀察文本如何「準確」或以其他方式呼應世界，是錯誤的做法。這種天真的研究取向，錯失了文學地景最有用且有趣的元素。最好是將文學地景視爲文學與地景的組合，而非把文學當作分離的透鏡或鏡子，映照或扭曲了外在世界。文學也不僅是在地理學的客觀知識之外，提供情感性的對應部分。反之，文學

提供了體察世界的方式，展示品味、經驗與知識的廣闊地景。認為文學主觀，便錯失了要點。文學是社會的產品，事實上，若就流通觀念而論，文學是個表意作用的社會過程。文學是個社會媒介。人群與時代的意識形態及信仰，同時塑造著這些文本，又為其所塑造。這些文本塑造了作者覺得能夠說，或受驅使要去說的事物，還有述說的方式。在這方面，每篇文本都會訴諸其他文本，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文本被解讀為要加以利用或予以顛覆的慣例。文本嘗試找到閱聽人，因而必須吻合他們的期盼與關切。文本可能改變或挑戰這些，但是內容必定要可以理解。所以，預設的讀者在任何作者能夠書寫的篇章已然現身。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文學並非映照著世界的鏡子，而是複雜的意義蛛網的一部分。任何個別敘述都會與其他文本互動。現在，這不必然都得是文學，也可能出現在其他媒體（參見第五章），或是不同的文學類型（官方文書、廣告傳單，或甚至是學術作品）。文本創造了觀念之間的聯繫網絡，以便建立觀看世界的方式。「現實主義」只是這類連結網絡的一種，而非用以判斷作品的標準。現實主義反映了一套都市經驗，其他文學風格則反映了不同經驗。這裡我們也可以跳到第十一章，探問地理學敘述是否如此不同於文學。兩者都試著開啓理解地景的獨特方式；兩者都援用其他作品；兩者都引用了適當的書寫慣例；兩者均關切其讀者的預設；兩者也都運用風格及修辭，來創造具有說服力的願景。我們不應該將地理學與文學視為兩種不同的知識秩序（一為想像，一為實際），而是文本類型的領域，以便闡明「文學文本的實際性質，以及地理文本的想像特性」（Daniels and Rycroft, 1993: 461）。

## 進階讀物

- Abbeele, G. Van der (1991). *Travel as Metaphor: From Montaigne to Rousseau*.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 Cresswell, T. (1993). 'Mobility as Resistance: A Geographical Reading of Kerouac's "On the Road"', *Trans. Inst. Br. Geogr. (NS)* 18: 249-62.
- Frisby, D. (1985). *Fragments of Modernity*. Sage, London.
- Jeans, D. (1979). 'Some Literary Examples of Humanistic Descriptions of Place', *Australian Geographer* 14 (4): 207-14.
- Leed, E. (1991). *The Mind of the Travel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Basic Books, New York.
- Pocock, D. (ed.) (1981).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Croom Helm, London.
- Porteous, D. (1985). 'Literature and the Humanist Geographer', *Area* 17(2): 117-22.
- Schmid, D. (1995). 'Imagining Safe Urban Space: The Contribution of Detective Fiction to Radical Geography', *Antipode* 27(3): 242-69.
- Squier, S. M. (ed.) (1984). *Women Writers and the Cit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Knoxville.

- Squire, S. (1988). 'Wordsworth and Lake District Tourism: Romantic Reshaping of Landscape', *Canadian Geographer* 32(3): 237-47.
- Stallybrass, P. and White, A. (1986).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Methuen, London.
- Tester, K. (1995). *The Flâneur*. Routledge, London.
- Williams, R. (1973). *The City and Coun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五、自我與他者：書寫家園、 標示領域，以及書寫空間

- 認同的關係模式
- 帝國文學
- 性別化的地景
- 東方主義

本書開頭提到，全世界多樣分歧的文化，如何構成了文化地理學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然而，文化地理的研究與帝國的建立糾纏不清。本章試圖了解帝國主義觀念的傳布如何塑造文化理解，以及這留給文化地理學什麼遺產。這並不是宣稱觀念在促成帝國主義上佔有首要地位，而是要檢視帝國的與地理的想像與計畫之間的相互糾結。本章探究「地理學」一詞的字面意思，其字源為「書寫世界」，即將意義銘刻於大地之上。本章不止探討對受殖民者的記述如何被塑造，也研究這些觀念如何反過頭來形塑西方認同。有個關鍵觀念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認同是彼此相關的（relational），亦即相互依憑。孰謂西

方的觀念，乃是由何謂非西方的觀念所塑造。本章會從歷史角度研究這些認同，並且主張儘管帝國的外在形式可能已經終結，但西方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許還殘留了其根深柢固、徘徊不去的遺緒。

60 本章先談帝國侵略與征服美洲的肇端；接著檢視歐洲與東方及非洲的關係。文中將論及，書寫「異邦」有助於建構「家鄉」文化的觀念，因為透過「他者化」(Othering)的過程，「自我」乃相關於「他者」文化的特徵來界定。後文材料取自西方作家的探險和旅遊記述。本章結尾所提疑問，則探討這些過程如何形成地理研究的背景。

## 他者化

近來許多文化地理學研究皆著眼於認同的建構。這些認同可分為個人、群體和國族層次，而且通常基於共同祖先的信仰或經驗而形成，導向相同的特徵或特色。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首先，很少有人和其他人「一樣」，每個人在某些方面都有些不同。我們頂多能說，某些群體有些共同之處，因此選擇哪些事物作為重要標準，便決定了某人是否屬於特定群體，或是被排除在外。隨便找一間教室來看，若我們以性別作為公分母，對於分享同一種身份的團體將會出現許多不同的看法；若以性取向為標準情形亦是如此；依年齡、收入、族群等等因素，都會有不同的群體觀念。是否屬於某個群體，取決於在一切可能的特徵裡，哪些被挑選為「界定」成員身分的特徵。這些界定的特徵隨著時空而變，而決定哪些特徵界定了歸屬資格，都帶有深遠的政治後果。

有些特徵可能是選擇性的，你可以選擇左派或右派，獨立製作的

音樂或是搖滾樂。有些則是先賦的 (*ascriptive*)，一般而言，我們的性別與膚色都是既定的。然而，這些都不見得如此明確。只有社會群體賦予膚色重要性時，一個人的膚色才顯得重要；身為生理上的女性，並不表示就具備在家事的才能或慾望，但社會卻可能認定這是適當的角色。即使是生物學的範疇，其意義也是透過社會機制而給定，而不是天生或注定具有意義。(本章結論及第十一章，將檢視文化地理學中的「事實範疇」[ *factual categories* ]) 認同的範疇既非全屬志願，亦非天生既定。將人群分類是個政治過程，在此一過程中，其利害通常是在界定哪些是理所當然天生的、無可置疑的範疇。本章將指出，若不清楚是誰被排除在外，且明白認同乃奠基於分化之上，便不可能徹

### 焦點 5.1 關係性的認同

認同可以由我們是誰來界定，也可以用我們不是誰來界定。這通常是地理學介入的角度，因為「我們」和「他們」的群體，通常是以領域來劃分。我們簡便地利用空間來總結其他群體的特徵，群體居住的所在界定了他們，而該群體也反過來界定了那個地方。結合領域性觀念與對地方的依附 (第四章及第七章)，本章則探討空間的關係如何涉入群體認同的界定。在界定「他者」群體時，空間至關重要。認同在不平等的關係中建立，這個過程通常稱為他者化。第一個群體以某個共同特色來界定自我 (假設為  $a$ )，然後將所有的非成員界定為殘餘部分 (非  $a$ )。很明顯地，對某個群體而言是選擇性認同的事物，對其他群體則不然。再者，我們傾向以認定為「優良」的特徵來組構群體，因此界定  $a$  的事物經常帶有正面評價。現在，假設大多數人兼具優缺點， $a$  群體的人在面對他們比較不喜愛的一面時，便會遇到些難題。本章認為群體傾向於將其恐懼，也就是「缺點」，投射到外人身上。因此，所謂的歸屬於某個群體，有部分便是將恐懼與厭惡投射到他人身上。參見第十章。

底了解人群如何能夠擁有認同，亦即以共有的特徵來界定。簡單地說，這就是一種我們與他們的情形。不論用何種方法，若不對照著「他們」，便很難想像我們如何能夠界定自己為一個群體（「我們」）。

將認同映繪到地理配置上，揭露了群體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以及這個過程中，命名與被命名、身為主體或客體的重要性。所以，里瓊（Richon, 1996: 242）提到，某些詞語像是「東方和西方，不只是字眼，更是名稱，是建構認同並形成領土的專有名詞」。西方人藉由檢視東方而建構自我，只有在西方審視的眼光下，這些領土才突顯出來，只有透過這種凝視，「東方」才存在。本章認為，這種關係使得臣屬群體成為知識的「客體」，否認他們有塑造自身認同的權利，利用他們擔任「負極」，成為遭受貶抑或厭惡的部分；排除了這些客體，優勢群體的自我意識便得以組成。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到在投射恐懼時，群體也傾向於將被禁止的慾望投射到外人身上，因此，無須訝異有時候恐懼和慾望會在這個過程裡混合。這可以在群體排除恐懼以形成認同的過程中發現——因為遭受禁止、無法獲得，所以嚮往渴望。實際上，人群不會僅由單一特徵界定，因此本章通篇都會指出，只要人們試著在連接通常是彼此相衝突的特質與位置這種活動中要協調出自己的位置，便會有鬥爭與變遷的焦點。

## 遇見美洲

讓我們從歐洲人入侵並佔領美洲說起。我們已大略提過在適應「新世界」的過程中，所發生的重要文化環結與改變（參見第二章），但在此我想要強調促成這些環結與改變的幕後推手。美洲的「發現」對



歐洲衝擊巨大，實無庸置疑。突然之間，對古人的認識、聖經教義，甚至是與東方之間的連綿衝突，都有了新的視角。發現帶給歐洲人的震驚，規模不小。要如何才能夠吸收、認識與理解如此意想不到的事物？入侵者以他們社會中流傳已久的既有說法和觀念，來談論其所征服的土地與民族。這種意象必然伴隨著侵略、降服及掠奪的各種情境。我們在討論原住民時，或可辨認出影響深遠的兩個比喻。

### 焦點 5.2 比喻

這是說故事的方法，運用特殊的格式、劇情或人物關係，以便在內容不同的各種具體情況下，還能重複同一模式。想到西部片，便會有以下情節：「拼命擴張自肥」的農場主人威脅了農民的生活方式，雇用槍手脅迫他們，直到最後，一位農民挺身而出卻被殺身亡，其他農民才團結起來。或是在警匪片中，壞人利用技巧脫逃，迫使警探違反某些法規以取回優勢。這類情節出現在許多影片中，不論地方和角色有多大差異，主要大綱都維持不變。參見第四章與第六章。

第一個比喻是將原住民的性格描寫成「高貴的野蠻人」。也就是說，原住民被視為是比較天真單純的人群，在篤信宗教的時代，他們實際上是人類墮落以前的人民。那麼，美洲便是慘遭已受蠱惑的歐洲人玷污的伊甸園。在第二個比喻中，原住民被視為下等人，有時根本被當成不同的物種。他們被視為與歐洲人大相逕庭：赤身露體、性關係開放、目不識丁，他們成了對比性的陪襯，透過對比而界定出歐洲文明的美德。米歇·狄·塞陶（Michel de Certeau, 1988）檢視了早期探險家的故事後，提出了以下模式：

西方人	美洲人
著衣	裸體
時尚	裝飾
勞動	逸樂
倫理	歡愉
男性氣概	女性氣質
理智	情緒
文化	自然

狄·塞陶的《書寫歷史》(*The Writing of History*, 1988)以史崔特(Jan van der Straet, 1619)(圖 5.1)的蝕刻畫開場,我們可以此為範例,闡明上述模式。圖中入侵者亞美利哥·菲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站在一名躺臥吊床中的裸女面前。狄·塞陶提出評論:

航海家亞美利哥·菲斯普西航行抵達。一名十字軍身穿盔甲,昂藏而立,他帶著富有意義的歐洲器械(象徵航行的六分儀,以及西班牙皇家旗幟,聲稱土地所有權)。他身後是船艦,要將樂園的戰利品運回西歐。在他前方是「美洲」印第安人,一名裸女躺臥吊床之中,一種對差異的無名呈現,是在異國的動植物空間中甦醒的女體(1988: xxv)。

在這幅富含寓意的畫裡,兩個人物之間的關係表現了不同群體的對比符號。歐洲代表了科學和理性(六分儀),擁有自己的名字(亞美利哥·菲斯普西),正要宣稱所有權,並為他者命名——事實上是入侵者名字的轉訛<sup>1</sup>。美洲則是以裸女為代表,顯示了純真或性——躺

<sup>1</sup> 譯註:即美洲(America,亞美利加)是亞美利哥(Amerigo)的訛音。



圖 5.1 菲斯普西登陸美洲。史崔特 (Jan van den Straet) 的寓意性刻畫 (for *Americae decima pars* by de Bry, 1619.)。

- 65 臥，並且狀似逸樂。赤身露體不僅直接與著衣的入侵者形成對比，也暗示了放蕩歡愉的生活，並對比於束縛壓抑的盔甲。歐洲和美洲透過彼此而界定，但顯然並非出於平等。

將美洲人女性化這點不能省略不提。稍後會討論到身為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女性地位，顯示前述的簡單分野，實際上更為複雜。征服者常要透過寫作替他們的侵略行為謀求贊助，在他們詳述美洲豐饒時，所用語彙經常充斥著女性化的描述，論及多產的、肥沃，但也將女性化約為非理性，以及更重要地是對入侵者的服從。在西方性道德受到教會嚴格監督的時代裡，裸女圖片可謂充斥著情慾。歐洲入侵者確實曾以當地性行為是自然而然的觀念，作為解釋暴行（及受禁止之「歡愉」）的理由。哥倫布（Columbus）手下一名海軍上尉曾寫到：

我在船上時，我擄獲一名非常美麗的加勒比（Carib）女人，前述的司令官（哥倫布）將她賞給了我。我帶她回艙房時，她的身子光裸，這是他們的習俗。我當時慾火焚身，極想與她尋歡，藉此滿足慾望。但她並不願意，用指甲抓我，讓我痛得後悔不已。但是，簡而言之，後來我用一截繩子重重地抽打她，她發出的尖叫聲，簡直讓人不敢相信。最後我們的情形，我敢打包票，你會以為她是娼妓學校教出來的（引自 Cook, 1995: 247）。

這段引言裡，那位加勒比原住民女人是西方情慾的目標；這種情慾藉由強暴女人來得到滿足。然而，該段引言最後，作者暗示綁架、鞭笞、毆打與強暴，「揭開」了她原先隱藏的極為強烈的性本質。這

種預設的性認同，經常替殖民的殘暴行徑開罪。

許多作家認為對待土地的方式呼應了對待婦女的辦法。拉雷（Raleigh）將部分美洲命名為維吉尼亞（Virginia），不只是宏揚英國聲威，也是要宣稱這些土地「未經染指」<sup>2</sup>，乾脆地否定了原住民的權利。事實上，豐裕地景的觀念曾被用來暗示，既然居民不勞動（這是值得爭議的斷言），他們就不利用土地，因此也沒有所有權。洛克（Locke）等哲學家認為，主要的差別在於「改良」土地者與「收集」者之間；前者擁有道德權利，甚且必須接管土地，並增加其產出。論點在於這些資源不可以在原住民地主手中「浪費」。這些產出可能對原住民毫無益處，卻不被認為是項障礙。得科學儀器之助，繪製了空地地圖以供分割和佔有，這支持了以征服者為文明的作用者，而原住民為自然生態體系一部分的西方觀點。不過，雖然空曠地景是殖民美洲的一部分，卻不符合對東方的觀點。

66

## 神秘的東方

東方與歐洲的關係是個複雜而擾人的議題。西方人不可能宣稱近東及遠東土地是一片空曠。好幾世紀以來，上面已經充斥著對東方的印象與恐懼。東方並不空曠，而是被棄置於過往，是古老的源頭，而非當今的敵手。東西方之間的關係是「時間性」形式的對比。西方界定自己為先進的，要創造歷史，改變世界，東方則是被界定為靜滯與永恆。從黑格爾（Hegel）到馬克思（Marx）等思想家，以迄迪斯雷

---

<sup>2</sup> 譯註：因為維吉尼亞（Virginia）也有處女（virgin）的涵義，引為「未經染指」。

利 (Disraeli) 等政治家，都可以見到這種模式。歐洲塑造了未來，而東方只能不斷重複。因此，十九世紀英國首相迪斯雷利於其小說《坦克雷德或新十字軍》(Tancred, or the New Crusade) 中，支持波斯有循環歷史的觀念；或者，換個方式說，在暢銷小說《哈吉巴巴》(Hajji Baba) 裡，有個角色批評君王只是破壞前任君王的作為。同樣地，君王抗拒「改善」及醫療進步，例如疫苗接種。因此，西方被界定為替東方做事，透過對臣屬東方的影響，界定自身為歷史的推動。因此在吉卜齡 (Rudyard Kipling) 場景設定於印度領地的小說《吉姆爺》(Kim) 中，西方角色才與行動有關，東方認同則是以喇嘛的寂靜主義與遁世為象徵。

67 恐懼、排斥，以及慾望的「想像地理」，替這幅東方地圖添加了更多向度。東方這個觀念，大多建構在西方想從自我形象中排除的特徵上。西方人對東方「後宮」永無休止的著迷，說明了這種體制如何成為一切排斥與慾望的熔爐 (圖 5.2)。西方人通常對一夫多妻制、後宮陰謀、太監，以及其中傳達的墮落，表現出反感。西方作家及藝術家不斷以此為主題，經常以全裸或半裸女性 (有時是男孩) 來描繪性慾的場所，不僅再現了歐洲禁制之事，也是東方難以企及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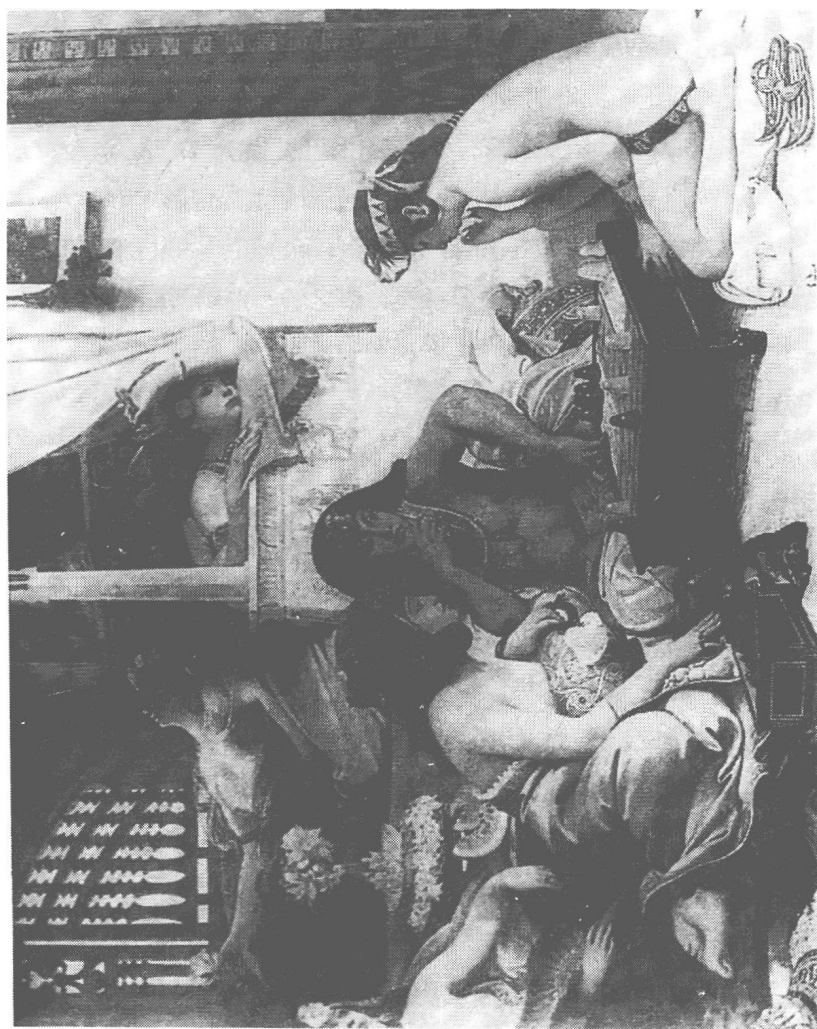
後宮排拒所有外來窺探。西方的後宮圖畫滿足了揭開神秘面紗的願望。如果描繪的對象非常東方化，描繪的方式便顯然是西式的 (Richon, 1996: 252)。

在「寫實」方面有如相片般逼真的畫作，實際上都是根據小說而繪；披著報導東方的假面，顯露的卻是男人性支配的迷魅與幻想。

與東方之間充滿性慾的關係，不僅於如此。詹姆斯·唐諾（James Donald）認為是殖民時期最「瘋狂的種族主義」的故事之一，即薩克斯·洛馬（Sax Rohmer）所寫的《傅滿州博士之謎》（*The Mystery of Dr. Fu Manchu*）。這個故事發展出續集以及全新類型的電影，影響力延伸至 1980 年代的電影，如《黑雨》（*Black Rain*）（片中的日本罪犯陰謀顛覆美國）。原著中，西方敘事者與科學之子，遇到傅滿州的一名女奴，名為凱拉瑪內（Kâramanèh）。反應中傳達了強烈的性慾與壓抑：

她的話語撥動我的心弦，譜出奇特樂音，這音樂極為野蠻，老實說，我很難從中尋得和諧。我有提過她長得很美嗎？這根本不足以形容她。她的肌膚淨白柔細，雙眼像是東方的黑絲絨，顫抖的紅唇如此地貼近，她是我見過最誘人的尤物。在那心動的瞬間，我的內心就像那些願以榮耀、國家，以及一切，換取佳人一吻的人一樣。……東西方或許無法混合。身為世界政策的學生，身為醫生，我承認這項事實，並無可辯駁……光想到如此秀色可餐的女孩落在粗暴主人的手上，我就忍不住咬牙切齒，要閉上雙眼奢望抹去腦中湧現的畫面（引自 Donald, 1994: 176）。

引文中清楚彰顯了西方渴求女性化之東方的地理，但東方是慾望



(感謝 Fine Art 提供)

圖 5.2 拉孔特·諾依 (Lecomte du Nouy) 繪於 1855 年的《後宮的拉梅西斯》 (*Rhameses in his Harem*)，圖為三聯畫的中央畫作。



的客體，而非主體。其中還有對邊界與界定的固著。敘述者「知道」有條他不能跨越的界線，這條邊界是支撐全書的基礎。傅滿州像是病毒，傳染散布至西方，必須加以檢疫隔離，擋在外頭。這裡的醫學用語與純淨有關，在上述情形中，藉由抗拒與東方人發生性關係，來維持種族的純淨。在對主角的描述裡，可以明顯地看出東西方特徵的對比：

69

微風輕語穿過枝葉；一陣奇香湧進敞開的窗戶，拂向帳幔掩蔽的門扉。這便是東方的氣息——向西方伸出黃手臂。這象徵傅滿州所彰顯的詭祕無形力量，而清瘦敏捷，在緬甸炙陽下曬得黝黑的奈藍·史密斯（Nayland Smith），則象徵廉正的英國效能，試圖對抗狡詐的敵人（引自 Donald, 1994: 185）。

英國人肩負的價值觀，與將東方他者塑造為反派角色，有直接的關係。我們可以進一步延伸這種論調，探討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時的媒體報導，這些報導將沙丹（Saddam）形容成瘋狗，替他貼上瘋狂、非理性的標籤。所有對西方「外科手術般精準攻擊」、雷射導引「智慧型」炸彈的描述，都與傅滿州的語彙呼應，與西方這個超級理性人物之間，有著醫學化的衝突。

## 黑暗大陸

十九世紀晚期，發生了一場激烈的「非洲爭奪戰」，當時歐洲各國勢力瓜分了非洲大陸。此處也得以見到將大陸性慾化與女性化的相同邏輯。舉例言之，十九世紀的藝術，像是莫內（Monet）的畫作《奧林匹亞》（*Olympia*），或更後期的吉爾雷（Gilray）的漫畫中，黑人女僕的出現不只意味著性，還代表了異常或失控的性，通常指涉了道德淪喪或淫蕩。黑種男人的性慾特質，同樣也被認為是「失控的」，但因其慾望是白人女性，而被認為是個威脅。驚人的是，在藝術中「黑種男人與女人的性慾特質，成為異常性慾的象徵……黑人身旁幾乎總是配上一個白人異性」（Gilman, 1985: 209）。在這些例子裡，我們再次看到意義與認同圍繞著慾望和恐懼的議題打轉。這類藝術很明顯地表現了認同的種族階序。在隆恩（Long）1889年的畫作《巴比倫結婚市場》（*Babylonian Wedding Market*）中，女人被展示出來，讓男人依美醜挑選。畫中明白顯示了等待挑選過程的女人，是依照膚色白皙程度排名。因此，白皙象徵了美麗，而畫裡較為黝黑的女人都難稱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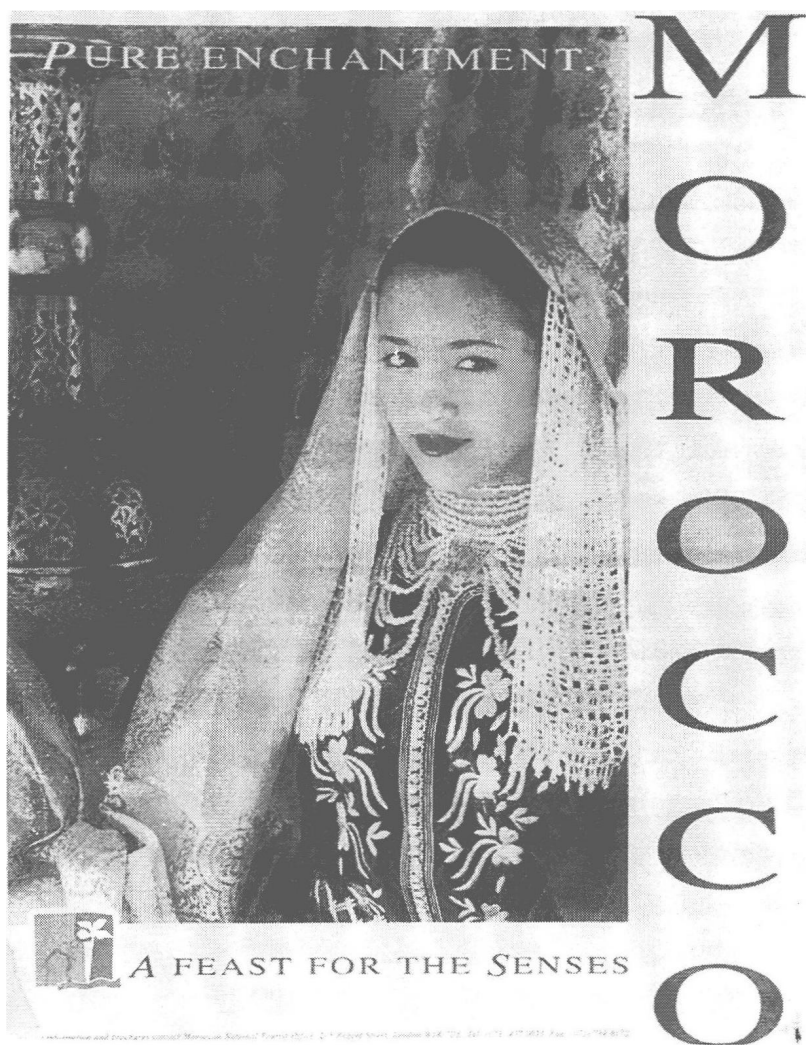


圖 5.3 1994 年摩洛哥的旅遊廣告。焦點放在女性、室內景緻，以及銷魂魅力和饗宴的描繪上，與圖 5.2 一樣點出了相同議題。

- 71 麗。整幅畫傳達了對這種野蠻程序的恐懼，卻又顯示了著迷於這種男性支配，而女人的性輕易可得的景象。殖民者心態的特質是有種強烈的傾向，視黑人性慾特質為必須控制的威脅。

將非洲他者化表現出控制的需要，這是歐洲人內在恐懼的投射，視覺意象描繪出了歐洲男性的兩極化。因此，為了解釋性慾化女性形象的根源，我們必須尋找男性觀察者。我們見到非洲被形容成可怕的黑暗大陸（相對於在非洲一路屠殺，開疆闢土的文明白種歐洲）。正是西方帶來了光明，教化了非洲的說法，是傳教士帶著理性與基督教義之光傳遍大陸的說辭，把非洲抹得一片漆黑。事實上，「維多利亞時期的探險家、傳教士，以及科學家湧進非洲帶來光亮之際，非洲才逐漸變得『黑暗』，因為這種光是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折射，以文明之名力求廢止『野蠻習俗』」（Brantlinger, 1985: 166）。在反奴隸文學中，偶爾會將非洲形容成伊甸園，因為歐洲奴隸販子而腐化，但英國人一般的態度傾向於視非洲為邪惡中心，被惡魔般的「黑暗」佔有，奴隸制與食人便足以為例證，因此，英國人有義務驅魔。帶來光明的隱喻在傳教士論著的標題裡多所強調，像是書名為《黑暗大陸的破曉》（*Daybreak in the Dark Continent*）、《黑暗大陸的黎明》（*Dawn in the Dark Continent*）等書，還有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等文學作品。非洲的通俗地理學連結上了西方的慾望與恐懼，「因此，黑暗大陸神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發明；它是更廣泛的帝國論述的一部分，因政治與經濟壓力而形成，也因譴責受害者的心理而產生，歐洲人藉此將自身許多最黑暗的衝動，投射到非洲人身上」（Brantlinger, 1985: 198）。

這類陳述以歐洲行動者為核心，他是女性化大地上的男主角。萊

德·哈格德 (Rider Haggard) 所撰有關非洲南部的許多暢銷小說中，就可以清楚看到這種模式。他的書《索羅門王寶藏》(King Solomon's Mines, 1885) 所描述的地景，都既是非洲，又是女性化的：例如哈格德寫道，「這些山峰……形狀就像女人的胸部，有時山下的薄霧和陰影的樣貌，就像橫臥沉睡的女人，朦朧而神秘」(引自 Low, 1993: 197)。在這男性支配的地景中，女性同時兼具慾望與恐懼的形象。哈格德的故事《那達與百合》(Nada and the Lily, 1892) 改編了兩個被狼養大的小男孩的神話，其中一個男孩愛上了女人，另一位男孩便加以指責，認為欲求女人是種羞恥，「女人帶來的禍害，有如泉源湧出了滔滔河水」，把女人說成是造成不穩定及混亂的力量。這種紛亂的關係便是議題的核心。在歐洲，佛洛伊德 (Freud) 正忙著發展精神分析，以便解決「女性問題」，他將潛意識形容為心靈的「黑暗大陸」。這些關聯都極為重要，不單影響了女人或女性角色，因為這些小說利用女性化的地景，創造出男性角色得以演出的舞台。

72

這些小說創造了空間，讓男性英雄能用果決的行動，證明自身的價值。哈格德批評法國及俄國小說病態，譴責美國作家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的關注太女性化，與帝國具男子氣的追尋相反。有數以百計的作品場景設定在帝國邊疆，不論是非洲或加拿大，講述男孩以蠻勇探險來證明男子氣概的故事 (圖 5.4)。這個脈絡相當重要，因為哈格德的故事餵養了設定在海外帝國主義，以及國內公立學校逐漸升高的好戰心態下，「史詩、旅遊記述、探險及『男孩』冒險的文化地圖」(Low, 1993: 191)，並且得其支持。而其對立面，則是被描寫為封閉且扼殺男性氣概的都市秩序。因此，哈格德筆下的亞倫·夸特曼 (Alan Quartermain) 逃離了都市社會，以便發展自我性格。定義帝國

男性氣概的計畫，連結了這些冒險故事，以及想像中與性別化的帝國疆域。

## 馴化帝國

理解了何謂「外來的」及非西方的世界，便能掌握「家」與「家鄉」的觀念。某方面而言，這可以解釋為殖民地的反面，是理性、正義及秩序的象徵。但就十九世紀的帝國對抗而言，家園也成了焦慮的理由。這種焦慮經常表現在種族方面，尤其是擔憂英國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品質」。現在看來或許非常怪異，但當時種族命運的理論卻極為普遍。羅賓·納克斯（Robin Knox）便在 1850 年寫道，「種族就是一切：文學、科學、藝術，簡言之，就是文明，都仰賴種族」，迪斯雷利則在《坦克雷德或新十字軍》中探討帝國的起因：

73 英國的繁盛是否由你所謂的文明所造就？這個過去幾乎沒沒無聞的島嶼，成為世界的仲裁者，是否是全人類的普遍發展所致？當然不是。這完全歸功於其居民；這和種族有關。居處海島，受偏遠位置保護的薩克遜民族，為本世紀烙下了勤奮規律的特質。當優越的種族挾其優秀的工作與秩序觀念而前進時，國家當然也會比較進步，而我們或許也將追隨〔如今〕已然落沒的國家的步履。一切都與種族有關，再也沒有其他真相了（摘自 Brantlinger, 1993: 151）。

在此，我們再次見到了種族範疇的重要性，以及種族的關係性——盎格魯薩克遜與工作、秩序及進步有關，而其他種族和文化，則顯然缺少這些美德。同樣地，我們也見到了這造成了種族的焦慮，種族衰敗乃是真實的可能與威脅。

在被征服與殖民的人群身上伸張種族優越，也能夠舒緩家園的恐懼。在家園因歐洲工會運動與共產國際的誕生，而充斥階級激進主義與敵視對抗之際，諸如吉卜齡等作家能訴諸白人「讀者群，其被設定為種族均一的男性社群，因階級忠誠而團結一致」(Parry, 1993: 223)。事實上，吉卜齡、哈格德等人視帝國為解決國內以及更重要的都市勞動階層異化的對策。其他人則利用英國帝國的背景，來統合「母國」(home nations)，在英國帝國先鋒這個含括一切的認同底下，凝聚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以及較成問題的愛爾蘭認同。有許多運動尋求種族復興，強調都市環境的不良影響，認為這不僅是社會關懷，更攸關國家興亡。

## 造就男人

諸如貝登一波威爾(Baden-Powell)等愛國人士，擔心文明導致衰微，也就是都市生活及「道德引誘」會造成男人「軟化」。因此，他轉向邊疆尋找男性的典範，要有領導帝國的能力，並且能夠在帝國競爭日熾的情形下捍衛帝國。

《男童軍》(*Scouting for Boys*)表現了公立學校規範下的中產階級價值，以及新教工作倫理。其意識形態保守而具防衛性，希冀在愛國主義及帝國主義中，替顯然正在崩解的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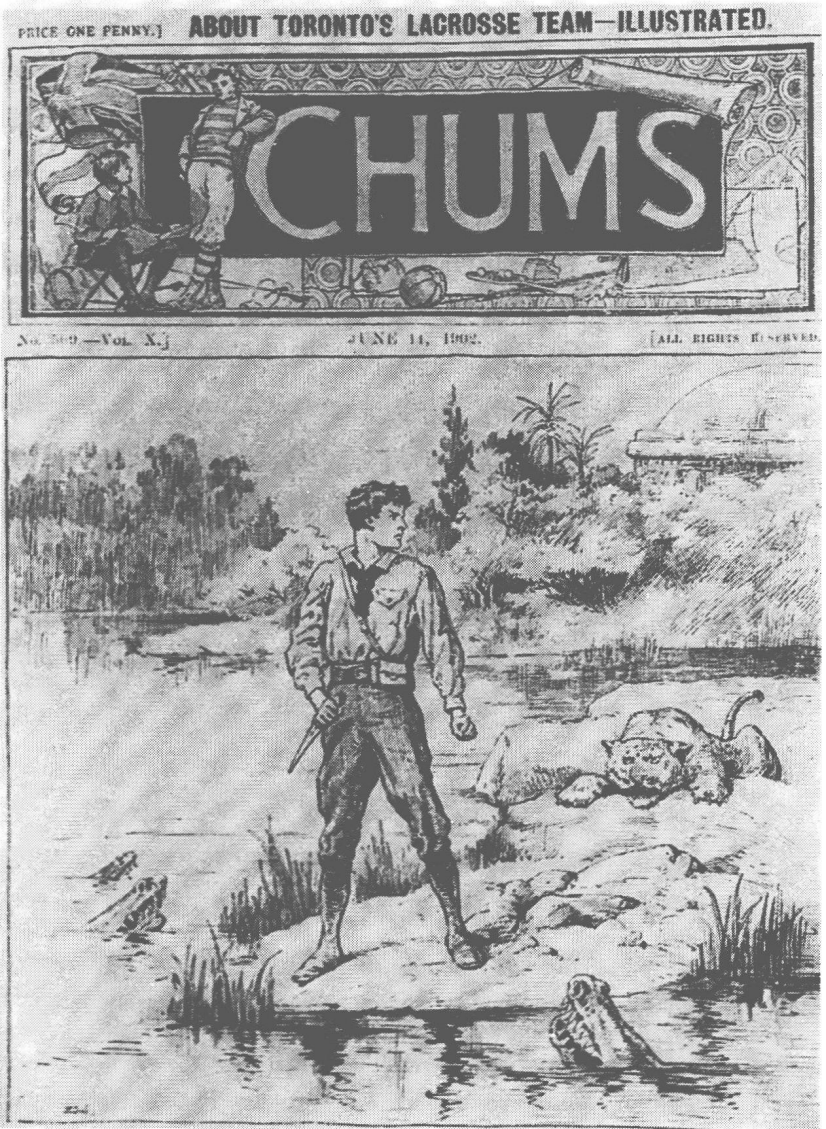


圖 5.4 男孩雜誌《好友》(Chums) 的封面，1902 年 6 月 11 日。



社會找到解藥。其定位為攻擊性的男子氣概，任務為拯救  
男孩脫離國內與都市生活積弱不振的舊習 (Macdonald, 1993:  
8)。

75

貝登一波威爾更建議了延伸讀物，像是《種族生活》(The Race Life)，類似於個人與文化的成長循環，還有軍事造橋手冊。這並不僅是英國的想法；在德國的**健身文化**(Leibeskultur, body culture)、新鮮空氣理論、美國的森林技藝運動，以及許多訴諸鄉村生活或邊疆（即使帝國擴張的年代正要終結）的浪漫運動中，也有類似觀念。美國邊疆拓荒者的事蹟，與強悍可怕的美洲印第安人戰鬥，都呼應了英國帝國小說中，與在印度的帕丹人 (Pathans)<sup>3</sup>及南非祖魯人戰鬥的情節。

帝國核心地區的言行與制度，因而採用了帝國小說中的部分主題。實際上，青少年文學通常經過設計，將邊疆描述為男人證明自己，習得統治帝國所需活力之處。在加拿大皇家騎警身上可以清楚見到男子氣概與理性的結合，表現出英雄般的男子氣概，控制尚未馴服的蠻荒，是秩序的化身。這種力量成為男人的表徵，帝國的秩序，這種男人氣魄的觀念，在貝登一波威爾所喜愛的福爾摩斯那裡得到回應，因他有趣地結合了罪案小說與帝國修辭中的男性地景（參見第四章）。

### 造就女人

種族與文化優越的觀念描述了男性角色，也在帝國場景中生產了

<sup>3</sup> 譯註：帕丹人多居住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西部。

女性角色。前文以男性帝國主義者的想法，略述了盛行在東方觀念中的性慾形象。帕利 (Parry, 1993: 231-2) 認為，在吉卜齡的小說《諾拉卡》(The Naulahka, 1892) 中，「書名所述的那條項鍊，以女性身體的象徵，表現了東方的傳奇財富，而尋找神聖無價珠寶的敘事，則像是戰鬥行徑，既是帝國主義侵略，也是性侵害。荒蕪地景轉換成爲無意義的社會空間，讓西方人有正當理由奪取荒廢的資源」。就男性冒險家的行動而言，印度是女性化的地景。那麼，印度或其他地方的女性又算什麼呢？

西方女性則是個性別與種族處於矛盾關係的位置。她的種族被用來主張凌駕原住民的優越，但她的性別卻常被賦予次等角色。用來稱呼被殖民者，使之聽來較爲劣等的名稱，都帶有明顯的性別色彩，通常用以證明並永保女性的次等地位。在這個領域中，已出現許多有趣作品，研究不同女人在各地的不同處境，有些研究發現西方女性在異地擁有比家裡更多的自由；有些則比較認同被殖民者，有時兩者兼具。舉例來說，芬尼·帕克 (Fanny Parke) 所著的《清教徒的流浪》(Wanderings of a Pilgrim, 1850) 中，只是一篇篇描述南亞生活，獨立而生動的小品，沒有賦予被殖民者任何能動性，而她在進入專屬女性的閨房時，表現得像是男性迷戀與情慾的代表。然而，她因爲女傭替女主人著衣後又睡回籠覺，嚴厲責備女僕偷懶，這點顯示了矛盾之處；撇開偷懶不談，這種關係表現了白人女性慣於要女僕爲其著衣。她接著描述她的五十四名僕人，但這似乎有損於她文中所暗示的「做」事的都是白人，也顯示了階級的重要性——若在歐洲，她便無法負擔這麼多僕人。如果男性渴望統治，並描述原住民爲過度性慾化的，那麼女性殖民者的性安全，便是一項真實顧慮，尤其是種族理論讓男性

更加關切維持種族與階級的純正。因此，女人會發覺自己在待人接物上有更多限制。回到帝國核心以後，有些人的角色又會改變：那些在印度極力避免與當地文化接觸的女性，卻在英國推廣印度菜食譜。

## 地理學與知識

本章通篇著重在通俗地理知識，以及這些知識如何透過帝國主義的經驗，而被文化之間的關係所塑造，並進而塑造了這些關係。然而，這種情形不會獨立於「正式」或學院的地理學。對探險家（身為獲取未知之地知識的地理學家）的崇拜，得到地理學機構的贊助。像英國皇家地理協會這類團體便曾組成（迄今依然如此）探險隊外出，帶回地理知識。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或許是在英國境內首度點燃地理學的浪漫故事，這類知識被康拉德封為**戰鬥地理學**（*Geography Militant*）。在他的孩提夢想中，地理學家有廣闊空間可以探索的這種想法，意味著他的「想像可以描繪值得尊敬、大膽而投注的男性，謹慎地探索邊緣……在這邊得到一些真相，在那裡找到某些事實」。但這種地理探險家的浪漫想法，卻因「卑劣地掠奪錢財這種不愉快的事情，破壞了人類良知及地理探險的歷史」，而腐壞了（Conrad，摘自 Low, 1994: 195）。我們應該謹慎思考地理學繼承的遺產是什麼。比如說，這種探險模式替探險家留下了英雄形象，成為地理學家的**至高表現**。必須要有田野經驗，才能證明自己是地理學家的觀念——一種通過儀式——這種也許可以說在數百所大學課程中要求以田園為基礎之論文的做法下保存了下來。

探險家崇拜得到主戰論的聳動報刊煽風點火，由報社資助的探險隊則提供新聞故事。因此，史丹利（Stanley）深入非洲的任務，與報刊銷售量之戰有密切關聯。學院地理學與通俗媒體關係緊密。此外，探險家的形象也和邊疆開拓者極為相似。我們已經曉得這種形象的建立，如何確認了某種男子氣概，並且女性化了遭遇的人群。最後，知識匯集到機構之中，而這些機構的運作緊緊於科學堡壘與軍事外交的系統。探險家模型中的男性氣概，產生了理性主義、經驗主義的知識形式。對疆域的詳細經驗描述，不是中立的科學研究。不僅因為這種研究得到帝國利益的支持，還因其形式經常為延續帝國主義觀念而服務。充斥著事實的遊記，將被殖民者簡化為許多小品文，不帶私人感情的語氣，模糊了讓「探險」成行的壓迫關係。為使資料「客觀」所做的種種努力，經常掩蓋生產資料時的暴力，以及藏身背後的利益。

78 想到研究文化地理學，我們就必須警覺到，普遍客觀的科學宣稱本身，就已經深埋於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過往。警稱位居烏有之地而為一切地方代言，通常意味了從白種西方男性的立場發言（參見第十一章）。如帕利（Parry, 1993: 224）所論，這會將優勢文化的觀念予以自然化，成為普遍的思考形式，並賦予其所授權的再現以真理的地位。西方人根據自身對時間與歷史的想法，替人群與地方、種族與過程命名，而這些想法常將其他文化列為次等角色。透過帝國主義而累積的地理知識，被一種全球性意識所區劃。整個世界都根據西方的概念地圖，而被置入類型學、層級，以及各種區分：

在這類知識中，歐洲人替樣本命名，並抽離其環境；在命名並將其置入分類系統的過程中，這些樣本便從混亂歸入

了歐洲的秩序……在此知識看起來只是個人層次的中立努力，但事實上，它卻是帝國主義的重要部分；由此，科學知識便能表現得像是不受其所支持的商業與政治擴張的環境污染（Mills, 1995: 35）。

### 焦點 5.3 「客觀」科學與種族

許多希冀在種族差異方面發展出「客觀」科學的期望，如今都顯得怪異，但假使其影響並不令人憂心，則至少顯得滑稽。例如，有種名為「陰莖體積量測」（phalloplesismography）的科學，測量不同種族男性的陰莖（Gill, 1995: 39）。鑒於對被殖民者的性別化、性慾化描述，以及白人男性對白種女人性安全的憂慮，所有「客觀」測量都告訴我們白人科學家的憂慮，而非其他。很明顯地，事實的描述顯然根植於從事科學研究的白種男人的恐懼與利益。在有關腦部大小的爭辯中，也可以見到客觀知識充滿了種族階層的潛藏意識形態。科學家對於種族階層觀念的基本關注，一再地導致他們只提出能夠支持這種觀念的問題，收集「客觀」資料以茲佐證。真正的論點應該是種族之間的差異是否真的如此明顯，而需視之為不同物種。就此在歐美已有大量學術研究。美國的顧爾德（Gould, 1994: 93）提出適切的論點，認為「若一個國家仍然實行奴隸制度，並將原住民驅離家園，那麼會有一套理論基礎，認定黑人和印第安人是不同的物種，比白人拙劣，就顯然毫不意外了」。

思量身為地理學家，我們從事研究時的立場為何，是件極為重要的事。宣稱看似有理的中立地位，已經不再適當；相反地，我們必須

思考自己和研究對象的關係，為什麼是提出這些問題，而非其他問題，還有為什麼我們是研究他們，而不是他們研究我們？檢視了帝國的流行想像，應該能提醒我們，理性提問能替世界帶來條理概念的想法，如何有其冗長卻並不一定愉快的歷史。

## 摘要

本章檢視想像的地理如何透過關係性認同的建構，賦予人群與地方意義。這個過程有其與帝國過程密切關聯的歷史地理學——理性、先進的西方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區別，經常正當化了西方白人的優越地位。本章嘗試探討這種情形如何透過「他者化」而運作，亦即佔優勢的西方將其恐懼與慾望，投射到被殖民者身上。第十章還會談到這個議題，檢視後殖民世界中的國族文化觀念，以及帝國主義的遺緒。本章的例子顯示，有關全球不同地區的意識形態有其細微變化，以及藝術、通俗文學及社會運動，如何延續與支持了這些意識形態。重要的是注意到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涉及如何以負面條件界定「他人」，還有這些條件如何與「我們」西方的自我界定息息相關。不僅第三世界需要去殖民化，替代這些觀念；西方也需要思索後殖民時代對它的意義是什麼。最後，本章也暗示了文化地理學無法自外於這個過程。有關種族及文化的科學研究，雖然不斷維護本身的客觀性，卻正是帝國過程的一部分。我們因此必須審慎思考我們如何研究這些議題，這便是第十一章的主題。

## 進階讀物

- Blunt, A. and Rose, G. (eds) (1995). *Writing Women and Spac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 Brantlinger, P. (1993). *Rule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830-1914*.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 Gill, A. (1994) *Ruling Passions: Sex, Race and Empire*. BBC Books, London.
- Macdonald, R. (1993). *Sons of the Empire: The Frontier and the Boy Scout Movement, 1890-1914*.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 McLintock, A. (1995). *Imperial Leather*, Routledge, London.
- Mills, C. (1996). 'Gender and Colonial Space',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2): 125-47.
- O'Tuathail, G. (1996).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Routledge, London (esp. ch. 3).
- Parry, B. (1983). *Conrad and Imperialism*. Macmillan, London.
- Phillips, R. (1996). *Mapping Men and Empire*, Routledge, London.
- Riffenburgh, B. (1993). *The Myth of the Explor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Said, E. (1993). *Imperialism and Culture*. Vintage, London.

Smith, N. and Godlewska, A. (eds) (1994). *Geography and Empire*.  
Blackwell, Oxford.

Sullivan, Z. (1993). *Narratives of Empire: The Fictions of Rudyard  
Kipl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六、多重中介的環境：電影、電視 與音樂

- 電影與都市生活的節奏
- 經由媒體創造空間
- 聽覺地景：音樂空間
- 地方與流動

前兩章探討文學描述地景的方式。然而，文學只是生產與複製文化觀點的創造性「媒體」之一。本章旨在檢視地理學家研究其他視聽媒體時，可能得到的收穫。就像研究文學時一樣，地理學家最初對待這些媒體的方式，是視之為呈現地景意象的資料來源，但正如同文學，我們更可以將其視為創造地理的形式，根據不同文化規範，積極地塑造地方之中與之間的互動。更甚者，這些媒體「侵入」日常生活，實際上鑒於其普遍流行，它們可說是創造了消費者沉浸其中的地景，成

為消費者生活世界的一部分。這些媒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它們並非人類經驗的附屬，而是逐漸構成了日常生活的條件。我們根據目前已經發展出來的主題，檢視這些媒體，例如地景的創造，透過空間利用與移動能力之關係而模式化的可接受行為，現代生活與城市。這些媒體也闡明了現代世界中，經驗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所造成的問題。

## 電影與城市地景

82 電影與文學有明顯關聯；最明顯的便是電影乃改編自書籍，引發了類似於前兩章的議題。本節探討的範圍較廣，選取了特殊類型，即以城市為主題的都市偵探電影，以及公路電影（road movie），研究其創造出來的地理。其他類型的電影顯然也能發現不同的論點，但我希望讀者能經由研究這些有限的選樣，發展出檢視其他類型的技巧。

第四章大略說明了文學偵探小說為都市經驗提供洞見的方式。但或許我們對電影版的錢德勒故事，比小說版更加熟悉。前一章略述了這些特殊故事建構地景，區隔了城市裡的光明與黑暗空間。透過正直行徑與陰鬱的底層世界之間的對比，建構出都市領域。這種情形在電影裡更為顯著，城市成為黑暗空間的領域，並以視覺傳達出危險訊息。這類空間與富裕的空間構成強烈對比，後者盡是明亮、靜謐的配置。但這些富裕空間看來更加不安穩，與城市

裡的危險空間交錯接合，隨時有破壞和諧的威脅。這類電影中的洛杉磯，並非衝浪天堂或像許多電視節目所呈現的，充滿陽光的遼闊加州；反而是由黑暗的底層世界接合起來，清楚地表明了社會的底層基礎。都市生活的社會區隔，映繪於這些光明與黑暗的空間之中。

在敘述中，城市與人物角色一樣是個演員。在以現代生活為重心的影片裡，這點清晰可見。1927年沃特·路特曼（Walter Ruttmann）製作了一部電影《柏林：城市交響曲》（*Berlin: Symphony of a City*），是部廣受好評，表現都市「片段生活」的前衛電影。當然，單是描寫柏林的都市生活，並不會使該片成為中立的記錄者。《柏林》是部藝術創作，儘管記錄了真實的都市生活，也運用了美學手法，以傳達都市的真相。該片利用選取的場景、鏡頭角度，以及影片的剪接與內容，生動地「書寫」了都市。《柏林》到底向觀眾傳達了什麼都市經驗的真相呢？首先，我們必須要重新發掘觀眾在電影時代初期，對透過影象創造空間的驚歎。影片提供了新的觀察空間，創造出難以想見的景象，迥異於過去觀看都市的方式。這部影片並未依循全景（panorama）的慣例，即以抬高或鳥瞰的角度，展示都市全貌。鏡頭裡的城市也不是以十九世紀建立的視覺慣例，即在固定場景中展現活動的西洋鏡（diorama）來呈現。相反地，該片採用的是移動之西洋鏡經驗，搭乘機械化的交通工具，拍下掠過車窗外的風景。當時的作家如齊末爾，指出城市暴露在不斷增加的零碎景象與刺激的轟擊之下。電影提供了掌握這種感受的方式，以不同手法連結電影的敘述（diegetic，即銀幕上的）空

間與劇情 (plot)<sup>1</sup>，改變故事、因果與空間之間的關聯。因此，電影製作人如瑟吉·艾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與葛里菲斯 (D.W. Griffith) 運用「切出鏡頭」(cut away shot) 震撼觀眾；即拍攝一個事件，然後剪接切到故事中的下一個事件，但這個事件卻是發生在另一個地方，可能是同一時間或是更晚發生，這裡所表現的空間與時間，缺乏線性的連結。兩處發生的事件可以間隔剪接 (intercut)，創造出實際上「不可能的」觀看立場，但強調都市事件的共時性、複雜性，以及脫落斷裂的經驗。一如第四章提及的新文學模式，電影有助於粉碎地方的單一經驗，匯聚不同的空間，以顯示現代生活的新模式。我們可以說，電影指出了過去生活於時空之中的方式已然崩潰。在此同時，立體派藝術挑戰了傳統的透視觀念。這兩種視覺媒體都提示了都市生活經驗的改變。我們無法以安排空間中一切關係的全知觀點，來描繪或思考都市。相反地，電影中描述的空間以更為複雜的方式相互連結。

我們可以從這個脈絡研究路特曼的柏林電影。柏林以德國首都的身份現身，是電氣化與快速社會變動的中心。柏林被描繪為「柏油」都市，說明了汽車與商業銷售的主導地位。這座城市是（車輛與電力的）流動、燈光（家用與商用，生活與展示），以及短暫不穩定的形式（包括政治與文化）的城市。路特曼的影片：

---

<sup>1</sup> 譯註：此處 diegetic space 和 plot 的區分常見於敘事理論。簡言之，即 plot 是指依時序發生的故事本身，diegetic 則指涉了這個故事如何在電影裡被敘述（可能不依照故事的時序）。

對於工作機械化，成熟消費者社會的出現及娛樂的盛行，以及最後，工場、通訊與運輸網絡的純粹速度感受，所帶來的加速生活模式與非個人化，提供了無盡的描繪（Natter, 1993: 215）。

該片透過間隔剪接與連結鏡頭，表現出環繞著城市的人群、能量及物資，因此在片中有人出現以前，「城市被描繪為一座工廠，由下水道系統，以及產生蒸汽、熱能與電力的設備，構成多層次的地平線」（Natter, 1993: 217）。人類的表現也是透過移動與循環。該片交叉剪接了不同階層的人徒步、騎單車、搭火車或汽車通行的情形。此一對流動以及城市中相互連結之空間的強調，將都市予以空間化，並且分解了地方經驗。這部影片的效果並非呈現一地或單一意義，而是要表現一個地方與其他地方連結時，賦予這個地方無數意義的無盡不同連結。《柏林》片中的城市，呈現出空間與流動之間，意義、網絡及群集關係的多重性，而非單一的場所精神。當時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曾批評該片抹去了都市的人性，將其居民化約成為片斷化空間中支離破碎的活動。

人性觀念與現代城市潛在的異化世界之間的關係，可說是佛瑞茲·藍恩（Fritz Lang）的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 1926）的主旨。就我們目前的討論而言，該片可以導出三個重要觀念。其一是未來主義城市的景象，其二為幾乎實際埋藏於此景觀底下，人類生活的異化與碎裂，最後則是這部電影的傳播與更廣泛連結。藍恩參觀曼

哈頓時，對高聳的天際線印象深刻，從中汲取了未來「都會」的樣貌。他的《大都會》中盡是高樓聳立，高達數百層，彼此以天橋連接，車輛則在其中滑行，私人飛機穿於天橋之間（參見圖 6.1）。在定場鏡頭（establishing shot）上，大樓拔地而起，高聳入雲，依稀可見人類在雲端活動。此處是幅鮮明的進步景象，也有清晰的地理形勢。德國電影製片藍恩看到了未來，那就是美國。更甚者，這是繁盛的資本主義城市景象，財富不斷增加，實際上越疊越高。該片亦表現科技轉變了現代生活，塑造了新生活方式。就此而論，它呈現的是淨化版的路特曼城市。藍恩的《大都會》是科技創新徹底改寫生活的勝利，科技不僅加快生活腳步，以新的方式連結郊區和工作，更轉變並創造了新的都市空間與生活模式，一種不怎麼舒適的方式。

在這個資本勝利的傳說底下，是用以支撐現代工業都市的勞動。藍恩描述都市底層的黑暗空間，埋藏的世界裡，工人慘無人道的生活。該處的生活作息完全依照汽笛與哨音所訂定的機械化時間。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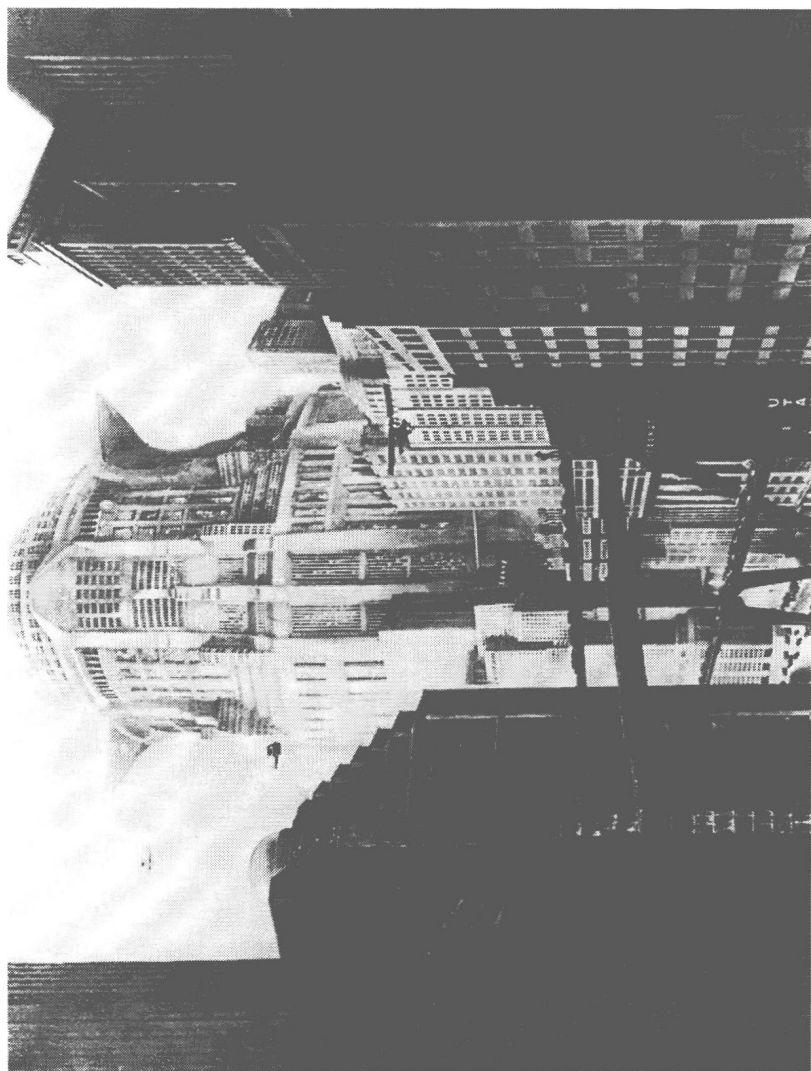


圖 6.1 1926 年佛瑞茲·藍恩《大都會》的劇照。

- 86 像行屍走肉一般，離了家，拖著步伐依序走進工場。主角心力交瘁地努力操控一台機器，費勁扳動著操控桿，直到筋疲力竭。勞工完全臣服於機器，人替機器工作，而非機器服務人群；在他們的地下工廠裡，人民服務城市，而非城市服務人民。劇中主角與之搏鬥的那台機器，形狀就像個時鐘，所以，主角奮力控制受機器掌控的生活節奏，以及機械化而非人性的時間。

這部電影引起了什麼更廣泛的共鳴呢？當時，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正認真策劃都市計畫，例如光輝城市（Radiant City），意欲完全去除歷史發展出來的無效率與不合理都市空間，代之以高樓城市。這項計畫將家居空間重塑為有效率的「生活機器」，認為功能就是一切。正如工業嘗試移除不必要的部件或活動，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企圖將形式化約為功能，以創造家居的效率。實際上，這導致了高樓街區的想法，以之為因應現代社會擴張的大眾住宅設計，猶如大量生產一般。相對於工業都市不受拘束且未知的空間，例如雨果所描述的都市生活（第四章），這些現代主義城市將是井然有序、規劃良善、符合理性且具備功能的城市。「光輝城市」一詞一方面便暗示著光明，對比於十九世紀煙霧瀰漫城市的黑暗，也彰顯了模式與規劃的觀念。由此可知，藍恩的觀點連結了推動戰後城市規劃與重建的觀念。現代都市必須經過規劃，以避免十九世紀城市被指認的那些缺點。我們或許可以說，這些計畫與這部電影都出自相同的都市生活「論述」。它們或許來自非常不同的部分——藍恩對都市的趨勢抱持著更懷疑的態度——但兩者動用了類似的想法與概念。因此，若我們研究倡議都市再開發的宣傳影片，會發現對提高都市理性化與功能效率這些主張的迴響。



藍恩的電影批評了此一井然有序的未來景象。和歐威爾（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及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皆曾改編為電影）等作品一樣，藍恩認為「大都會」的代價過高，會喪失人性，並迫使人類屈服於機器之下。事實上，他的電影結尾是地底工人群起反叛。《大都會》根本沒有變成烏托邦，成為完美夢想，反而是個反烏托邦（*dystopia*），是個夢魘。若繼續溯及 1980 年代，許多地理學家目睹這種反烏托邦電影類型，由如瑞德里·史考特（Ridley Scott）的未來派電影《銀翼殺手》（*Bladerunner*, 1984）等影片，更往前推了一步。背後同樣有個地理形勢在促動——未來的典範從紐約轉移到了洛杉磯。影片開場是航空器在黑暗而具威脅性的摩天大樓之間穿梭的一連串鏡頭，點綴著燦亮的巨大霓虹廣告。黑暗的城市中點綴著這些商業廣告形成的明亮小島，分隔成企業總部與髒污街道上的擁擠人群，這群人說著街頭黑話，四處盡是破爛的犯罪場所。街道是個險惡的失序場所，公司大樓則是對抗失序黑街的堡壘。在大樓及衰敗的街道間穿梭的，是重回警界，在這些世界裡協商的偵探。洛杉磯有許多作家評論這個多種族城市中的社會區隔與衝突，城市裡的富人僱用警衛對抗窮人。這裡顯現出片斷化與鮮明空間區隔的都市地理。不同於勞動大眾的景象，片中描述的是所謂的底層階級（*underclass*），被排除在（正當的）經濟之外。但這座城市也有地球上最迷人且生活水準最高的地方。在《銀翼殺手》中，我們再次見到黑暗的景觀，以光明和黑暗強調了這些區分。

這種反烏托邦的都市景象，決不是觀看電影僅有的斬獲與終點。若洛杉磯製造出了反烏托邦的景象，那麼 1980 年代的柏林則促成了溫德斯（Wim Wenders）的《慾望之翼》（*Wings of Desire*）。移動再次

成爲該片的關鍵主題，但這次卻侷限於非實體的天使身上，運用電影不可能的觀視點，穿透常人生活的空間。飄過城市上空時，天使傾聽城市裡疏離孤單的人群，不單聽見了話語，也聽到了心聲。天使輕盈的移動能力，對比著公寓與住屋的區隔空間、常人根深柢固一成不變的生活，以及這所導致的孤立與情感隔絕。但若回到路特曼的流動人群景象，我們可能會發現這點反映在描寫洛杉磯的作品中，例如瓊恩·狄迪恩（Joan Didion）的作品：

或許要有加入高速公路的經驗，也就是洛杉磯唯一擁有的世俗交流形式，才能明白究竟。單是驅車上公路，並不同於參與其中。人人都能在公路上「開車」，而許多沒有開車天份的人常常遲疑或抗拒，喪失了換車道的節奏……真正的參與需要完全投入，極度專心一意，到了近乎陶醉、癡迷公路的地步。心靈一片澄澈清明，完全由節奏掌控。接著時間便會扭曲（Didion, 1979: 83）。

88

這似乎更回到路特曼在《柏林》中預示的，城市經驗乃是移動性。在這段狂想曲般的描述中，狄迪恩努力傳達洛杉磯的速度感與生活步調，該處的移動性已成常態。這提供了一種在空調狀態中兜風的感覺，一種或許是洛杉磯中產階級空間的「公路社群」（a community of the freeway）。從郊區進入市區，略過了內城的貧民區，擁有空調與巡航控制的座車，載著主人上下班。當然，郊區本身未必總是理想的。汽車既是通勤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可以象徵逃離恐懼幽閉的郊區生活。從來沒有人輕忽這種情形，杭特·湯普森（Hunter S.

Thompson) 說道：

每當生活漸趨複雜，而狡獪之人逐漸接近時，唯一真正的療法就是載著一堆化學製品，瘋狂地從好萊塢開車到拉斯維加斯。全身放鬆，坐在沙漠太陽升起的地方（引自 Eyerman and Löfgren, 1995: 53）。

湯普森的小說可能太過極端，但這種透過移動而逃離的感覺，尤其是美國的移動觀念，很值得探討。公路電影類型不斷地重塑這些主題。這些電影可能包含其他元素，例如史坦貝克（Steinbeck）的電影《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中，主題是美國 1930 年代西部大平原的環境與人類悲劇，但片中那個赤貧家庭最終還是得躲到公路上，成為移民。他們駛上的並非其他公路，而是通往西部的六十六號公路，重新喚起整個美國邊疆殖民的神話。在其他電影中，逃離的原因或許沒那麼悲情，可能是逃離恐懼幽閉的低階資產階級郊區，逃開無法忍受的「常態」。通常主角是試著要或被迫到外地尋找自我（有如第四章提到的古典旅遊故事）。有時候，情節可能會比較實際，像是 1969 年的《逍遙騎士》（*Easy Rider*），開首的主題是「有個人出外尋找美國，但到處都找不到」。

於是，我們見到有特殊的空間與時間組態，用以表現真正的美國，或實際上是真實美國的衰亡。就像垮掉之詩（Beat poetry）一樣，這也是男性逃離家庭的夢想，男人、機器和移動性，形成強大的組合。事實上，直到最近十年，公路電影如《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才開始挑戰基本原則。但是，從分布與傳播地理的角度來思

考，也非常重要。例如，溫德斯的公路電影在心理及實際場景上，都利用美國開闊的空間。就一位歐洲導演而言，這種駕駛方式的可能性就是美國文化，這是特意設計向歐洲觀眾傳達美國特色的片斷。

## 音樂與地理學

地理學通常受視覺材料支配，小至地圖，大至電影。因此，在此提出論點，以彰顯較乏發展的地理學與音樂研究，是很重要的。可能有人會納悶，地理學與音樂之間有何關係。本節先探討音樂如何表達了類似文學與電影中的移動性與空間之關係。其次，探討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的空間，亦即探討特定音樂與特殊地方的關聯（第十章有進一步詳述）。最後，從聽音樂的行為，以及這如何建構地方秩序的角度，討論音景（sonoric landscape）。

### 音樂與移動性

在「公路」以及更一般性的移動性神話裡，歌曲一直扮演類似小說或電影的角色。許多南方藍調歌曲裡都有北上火車的反覆旋律，象徵往北的旅程，遠離了南方的種族隔離。伍迪·古斯瑞（Woody Guthrie）的民謠經常訴說 1930 年代大蕭條時，游民搭乘火車在美國四處流浪的故事。事實上，〈艱難旅程〉（‘Hard Travellin’）就是他所作的半自述性歌曲之一。他的歌曲情感奔放，替被迫流浪的窮人打抱不平，但也對移動性有正面詮釋——古斯瑞本身也曾遠離家園，逃開貧窮與乾旱。舉個例子，他的〈奧勒崗小徑〉（‘Oregon Trail’）開頭如下：

我曾在小農場辛勤工作  
就在平坦多風的平原上，  
沒錯，我曾聆聽過饑餓牛隻的音樂會，  
我要打包帶著妻小，  
我要踏上那條西行路，  
因為我要在今秋踏上那條奧勒崗小徑，  
在今秋踏上那條奧勒崗小徑，  
在今秋踏上那條奧勒崗小徑，  
那兒雨量豐沛  
莊稼果園茂盛，  
我要在今秋踏上那條奧勒崗小徑。

90

這首歌巧妙傳達了時局的急迫性，以及移動性在美國的意義：重新開始、改造自我的機會。這是種神話地理學，援引了美國根基中的拓荒與農場故事，但也要記住西方國家到處充斥這種神話。我們可能也從中發現性別化的結構，歌中男主角打包妻小的方式，與後來他拽著豬隻尾巴，將牲口送上「那條奧勒崗小徑」的方式，沒什麼兩樣。對公路的頌揚經過古斯瑞的影響，延伸至鮑伯·狄倫（Bob Dylan），他以公路象徵美國，重現了這種偏執，例如〈重訪五十九號公路〉（Highway 59 Revisited）這張專輯，以及像〈荒涼街屋〉（Desolation Row）與〈六十一號公路〉（Highway 61）等歌曲中都可以見到。

## 人民與音樂

這些頌讚公路的歌曲，都是特殊地景的神話與音樂，也是溫德斯利用的部分美國文化。英國「都市詩人」比利·布雷格（Billy Bragg）的諷刺評論，則對此有所闡釋，他以〈到 A13 奔馳〉（‘go motoring on the A13’）的陳腐歌詞，回應〈飆上六十六號公路〉（‘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一曲。誠如雷雄（Leyshon）、瑪特列斯（Matless）和瑞非爾（Revill）的諷刺評語，「橫越大陸公路的魅力，在艾塞克斯（Essex）不怎麼吃得開」（1995: 430）。這點應該能提醒我們，歐洲對流行音樂及一般文化的恐慌，乃是對「美國化」的恐懼。音樂地理學經常對比了地方與普遍，有根與無根。因此，音樂地理學常導向探尋區域性的民謠類型，描繪風格與影響的地圖。面臨音樂的電子傳播與流通速度的加快，這會有變成找尋這種音樂的最後遺跡的危險。因此，音樂地理學經常成了探尋「真正」的地方風格與歌曲。

91 在這個層面上，這種地理學略嫌簡陋。因為許多「民俗」音樂是某些企圖「恢復」真正民俗慣例者的發明。二十世紀初的英國，就有人試圖趕在民俗音樂（及舞蹈）消失前，便予以復興。出身都市知識階層的搜集者，下鄉從庶民手中挽救音樂。他們發現了許多片段，試圖據以重建單一原始樣板，或是主要版本。他們認定真有個單一原版存在。如今許多人認為，那些人擷取了不斷變化的歌曲，發明一個「真正的」起源，以符合他們自己對民俗音樂的信念。據此，音樂與歸屬感相連，並用以宣揚特定區域認同的觀念。在英國，有一組原始的歌曲已遭毀棄、消失，或僅存片段的這套說法，跟認定英國遭受都市化侵蝕的社會意識形態相似。這種運動可能與尋找國族音樂的運動緊密

連結，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凡更·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試圖利用「民俗音樂」的音調，創造英國地景的印象。這裡與文學的類似之處也非常明顯，比如我們檢視《歐西安》（*Ossian*）一詩，它被「發掘」出來，視為蓋爾（Gael）史詩。事實上，該詩是經由學界細心考證，從「殘存」片段中「重建」而來，這與民俗音樂的重建原則完全相同。詮釋者知道古典文化中有史詩流傳，他們據此推定所聽聞的即是其中一首的殘餘。如今，大多數人懷疑是否真有這種史詩存在，但國族主義的情感，仍要求所有偉大的文化，都會具備預先寫就的史詩（參見第十章有關這種虛構傳統的討論）。

這種認為音樂埋藏於地方之中的想法，與古典音樂大不相同，後者的地方痕跡已經逐漸消弭。古典音樂傾向於自認是普遍、中立的標準，民俗和民族音樂則被視為是古典音樂的偏差發展。雖然顯著的發展出現於特定時空，但音樂的品質卻超越一切。與古典科學模型一樣，音樂的重現能力成為其特徵。一如科學領域中，這導致了具備控制條件與技術之特定空間（即實驗室）的普及，在古典音樂領域裡，則有音樂廳與特殊聆聽習慣的傳布。

### 聽眾地景

從聆聽與表演空間，亦即所謂音景（sonoric landscape）的創造中，也能追溯音樂地理。十七世紀的畫作中可以見到音樂與沉思的空間、社會禮儀，以及仕紳階層之間的關係，1658年凡修爾（Van Schoor）繪製的提爾波洛納梭大宅（van Tilborough Nassau mansion）畫作中，音樂構成了高牆花園的部分景色。如第三章所論，這再度強調了上流

社會私人空間與週遭世界的區隔。我們不必然只能想到聆聽與表演空間的歷史事例。凱蒂蓮 (k.d. lang) 的演唱會便構成了特殊空間，讓女性能夠擺脫預設的異性戀標準而共聚一堂，這個逾越的空間打破了傳統疆界，也顛覆了一般鄉村音樂的異性戀媒介。我們還可以推得更遠，指出音樂對觀眾的意義須視情境而定；因此，在這些女同性戀佔多數的空間裡，她們便可以挪用此一音樂。

越界的情況也會遭致抗拒。1930 年代，錄製的都市音樂在入侵鄉村時，發生了許多摩擦。英格蘭鄉間的鼓吹者，認為把都市音樂帶到鄉野的遊客最不受歡迎。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亞瑟·倫森 (Arthur Ransome) 的兒童故事《白冠雞俱樂部》(Coot Club) 中，主角是群當地駕帆船的小孩，他們對抗外來旅客。那些旅客無知地威脅到白冠雞的巢，象徵他們的不負責任。他們從港市雅茅斯 (Yarmouth) 駕著汽船而來，因為帶了留聲機而有「喧鬧」之名。保護自然的中產階級鄉間帆船小孩，其「道德地理學」對抗著來自海濱渡假勝地、機動化且吵鬧 (即都市音樂) 的外來客。品味與階級的衝突地理，映繪於諾福克沼地 (Broad of Norfolk) 各處。

在當代英國，這在對銳舞聚會的警察監控中有所呼應，銳舞是主要來自都市的青年群集鄉間。1994 年刑事審判法 (Criminal Justice Act of 1994) 賦予警察很大權力，他們可以攔車、封鎖地區，更特別的是，他們可以禁止播放有「反覆節奏」的音樂。因此，在我們思考音樂地景時，也要思索創造出來的空間。我們或可開始尋找透過對音樂的共同反應而創造出來的暫時「情緒空間」。舞蹈與聆聽的空間，可以產生富有情緒的情感社群——這是在英格蘭鄉間創造出來的空間；聆聽從浩司 (House) 音樂、同志情景、歐洲流行音樂



(Europop)，以及迪斯可發展出來的音樂，能夠回溯到紐約迪斯可音樂的場景；或者，取材自亞洲文化的印度節奏音樂，運用南亞風格轉化了的饒舌與迪斯可，創造出全新的形式（第十章會探討這種音樂的空間關係）。這不僅是連結樂團與地方的關係，或甚至是觀察地方風貌的歌詞，更是音樂為人群構成空間的方式，例如從格萊斯東伯里（Glastonbury）到部落聚會（Tribal Gathering）音樂節的節慶場景。現在，我們注意到了青少年文化中，共同歸屬感空間的創造。這是法國社會學家馬菲索利（Maffesoli, 1995）所謂的「新部落」的聚集處，透過舞蹈空間發掘社群及共享的認同。不同類型的音樂開創了不同的社會交際空間，讓人群可以帶著不同的社會規範，以特殊方式聚集在一起——涉及性別與性角色，酒類與藥物，白晝與黑夜的種種規範。俱樂部文化短暫、破碎的地理形勢，呈現出新興而多變的音樂地景。

## 觀視的地理

有關中介環境的討論，已經脫離各種媒體的單純地理內容，而來到媒體創造的空間，以及最後是運用媒體的空間。我們便是從這最後一種角度，來思考電視的地理形勢。當然，我們也很可能是完全重複前文有關電影的論點。電視的不同之處在於收視的時間與空間。電視產生的弔詭地景，兼具全球流動與鑲嵌於地方的觀賞。本節嘗試開啓電視所造就的某些可能性，先討論「客廳」與全球連結的方式。接著，就社會片斷化與權力的可能集中，探討帶來的衝擊。為了回應這些關切，最後一節將概述因收看電視而創造社群的兩個相反趨勢。

## 全球性的客廳

94 超過三十年前，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宣稱以電視為根基的社會，其特出之處並非節目的內容，而是其傳送模式，他因此成了媒體預言家。媒介即訊息。麥克魯漢點出的是電視提供的資訊瞬間即達，無所不在。其速度和數量與小社群中消息傳布的方式類似，但電視所包含的範圍卻可能是全世界。因此，他認為我們正在進入地球村的時代。這種詮釋認為電視導致了一種若非全新，亦是更形強化的全球或全世界意識，並被挪用來思索近來對全球危機的回應。1980年代興起了例如「拯救生命」（Live Aid）這類以全球為目標的慈善事件。這些活動利用電視，將遠方的問題帶進西方人的客廳中。它們不僅運用了電視的傳輸速度，也利用即時影像進入觀眾私人家庭空間，把議題帶到家中。電視似乎連結了地球上相距極遠的地方之間的關懷和責任。

新媒體中的流動空間不僅連接了遙遠地方，還對抗了傳統的權力形式。就柏林圍牆倒塌這件事而言，我們見到了無論控制國家疆域的力量有多麼強大，仍會受到頻道裡媒體流動的影響。1989年天安門學生抗議事件的傳播中，也提起了類似的議題。由於所有媒體的報導也無法確保學生的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地思考特定案例中，流動與疆域控制之間的平衡。有些評論家推測全球媒體是目前社會中權力形式演化的一部分。有些評論者則認為，全球媒體是社會中權力形式持續演化的一環。過去的行動者藉由控制領土空間而抗爭，如今逐漸轉移到更為重要的流動上。在這樣的時代裡，不論是國家或個人，都對維持界線產生了一陣陣恐慌，也就不意外了。國家管理者致力對付全

球媒體脫離掌控的可能性，在此同時，家長也努力監控孩童收看的節目內容。儘管有媒體解疆域化（de-territorialising）的流動，界線（不論是政治或道德地理的界線）的維持，似乎都是電視地理學帶到檯面上的重要議題之一。

### 異化、操縱與片斷化

對於電視所創造的地理配置，有個比較負面的看法。其中一個討論的起點便是資訊流動這個觀念。指出重大事件很容易，但這種流動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如果我們真的進入過去所預言的「資訊時代」，值得注意的卻是對這種資訊可能包含了什麼，缺乏任何區辨。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所寫的陰鬱歌詞，帶有諷刺意味：「縱有五十七個頻道，卻沒有任何內容」。我們不只懷疑生活品質是否會因此有所改善，還會考量這對人群的影響。我們可能會認為人類的知識空間不斷遭受影像的轟擊，而非擴張成為全球意識。這會有什麼影響？很可能會消除人類感受世界的能力。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等哲學家認為，這一切事件改變了我們與電視以外世界的關係。我們不再以影像對照地方，而是拿影像對照影像，亦即依事物的再現來判斷。果真如此，那麼與真實事件之間的所有連結便會消失，我們就會活在擬像（simulations）世界。這聽來可能太過極端，但在對抗伊拉克的波斯灣衝突中，電視新聞報導有如電影，戰鬥機駕駛視任務如同一場電玩遊戲。一個影像社會的可能性，具有超越電視的意涵，而與更一般性的都市設計和消費者文化有關（參見第七、八章）。

這種過程的另一面是：電視經常呈現出理想生活，尤其是虛構故

事及廣告。電視常提供慾望的對象，諸如俊男美女、完美生活、嚮往的商品。評論家批評電視節目創造了不真實的慾望，然後提供物質和「買得到的」幸福替代品。但這些卻無法實現獲得幸福的允諾，無法滿足我們。人們的生活可能十分富裕，卻仍無法滿足。這一切的後果是將整體生活分裂成爲孤立的個別消費者——從社區，轉變爲闔家收視，再變成一家擁有好幾台電視——從螢幕奇觀而非「真實生活」汲取知識。在實存的層面上，這情況形成了一幅淒涼景象，不是藍恩電影中異化的工業《大都會》，而是疏離的後工業郊區。這幅景象可以聯繫上法蘭克福學派討論媒體的作品。他們不僅譴責一般情況，更質問誰是這個過程的受益者與掌控者。我們或許要對美國媒體的優勢提出質疑，探問進口描繪美國生活方式的連續劇到拉丁美洲的影響。我們可能會認爲，這不只是地方之間的均質化，更是美國化。我們也可以探究替大部分媒體產出付錢，並且（大幅度）加以掌控的公司帶來的影響。這些論點強調了政治經濟後果，以及媒體的控制；他們認爲節目播送意味著在不可避免的權力不均狀態下，將單一聲音或觀點，投射到許多沉默觀眾身上。這類說法提出後，在兩派人馬間引起激辯，涉及媒體與消費者社會整體；其中一方強調媒體有潛力延續全球的不平等狀態，製造出迷惑觀眾的夢想世界，另一派則認爲這些說法忽略了觀眾是有思想的人類。觀眾並非單純受到媒體的欺騙。

### 電視是個聚集地

檢視電視如何成爲「聚集地」，或可說明我們如何看到觀眾有比較積極的角色與地理形勢。這可以分爲兩個層面來談：一是地方觀眾

社群；另一層面則是創造出互不相識的觀眾社群。首先，讓我們想想收看節目這件事，就以目前當紅的美國單元劇《六人行》(*Friends*) 為例。劇中主角是一群未能充份發揮潛能，在基層市場工作（例如在主題餐廳當女服務生；參見第九章）的二十多歲青年；他們住在相當不錯的公寓裡，卻不需認真工作。劇中主角當然個個都是古怪幽默，但卻十分俊美。該節目在英國是由一家護髮公司贊助，節目預告明顯鎖定二十出頭的單身女性。但節目的收視不止於此。相反地，節目可能一星期只播出二十五分鐘（扣除其中穿插的美國廣告），但人們談論該節目的時間卻遠多於此。事實上，談論內容可能是嘲笑爲了「護髮」所付出的努力，或是劇中女星死命節食才有螢幕上的「外貌」。因此，電視節目形成社會資源，讓人閒聊、說長道短或爭辯。如此說來，節目形成了社會事件，能運用到其他社會場合，而非取而代之。

就第二層面來說，電視節目也能在互不相識的人群之間創造出社群。有些集體認同建基於同爲觀眾，或同是訊息接收者的身份上。我們可以回想羅斯福在收音機中與全美選民「爐邊」閒聊，試圖讓全國人民一致接納新政。美國總統在電視上對全國發表正式演說，表示收看的觀眾明白自己是美國公眾的一份子；基於相同理由，英國女王也在耶誕節當天發表演說。這種情形並不侷限於儀式性的場合，也可能出現在聯播新聞或運動轉播。觀眾清楚知道，還有其他數百萬和自己一樣的人也目睹一切；他們因爲同爲接收者，是目睹事件的人而團結起來。可能有人會辯稱說，這並非堅固的社群，社群中的人既能相互團結，亦能彼此排斥。這個論點會在第十章深入探討，不過它確實提供了一種社群與歸屬的地理學，不同於經常暗中預設的面對面模式。

## 電腦中介之溝通

網際網路 (Internet)，或者更廣泛地說，經由電腦中介的溝通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是媒體創造出來的最新空間。許多討論電視時產生的議題，會在此處重現。我們可以探討無邊界的資訊流動，視之為社會生活解疆域化的另一階段。不過，影響網際網路與電視的權力關係並不相同。廣播本來就是一對多的過程，也就是少數的生產者對應大量的接收者。網際網路則提供了多對多的互動，是人們不需中介，便能夠與全球溝通的論壇。

98 有些人宣稱這是地理的終結，距離的瓦解使得地方不再重要。如今，全球的資訊流通意味著用電話就能訂購從歐洲飛美國的英國航空機票，而這張機票卻可能是在印度處理。然而，若更嚴謹地說，空間確實在網路世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評論者經常以空間範疇和隱喻來思考網路本身，因此有「電子邊疆」、「網際空間」(cyberspace)等說法。評論者和使用者所描述的並非傳統的三度空間，而是新的空間形式，需要我們發展出新的地圖。其次，與工作和家庭世界的可能互動，具有深刻的地理特性。第三章提到工作空間與消費空間的分離，以及家庭中的空間分隔。「電子別墅」(tele-cottaging)現象，亦即在家工作，以電腦取得工作資料，改變了這些地理形勢——早期研究已顯示謝特蘭郡 (Shetlands) 的農夫如何能夠替舊金山公司工作，以及家居空間如何重新配置，讓人在家工作。第三，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只因網路創造了「虛擬社群」，而常被人指控分裂了「真實生活」空間。在這種有關所謂「網路村」的說法中，個人獨坐家中或辦公室裡，透過在網路上與他人互動，來彌補當地社群的缺乏，或

實際上破壞了當地社會組織。第四，電視所引起的議題，即邊界維持與對流動的空間控制，再度於像是色情圖文及政府監控等議題中出現。第五，網路中創造的虛擬地方（稱為泥巴，MUDs, Multi-User Domains, 多人範域），其結構經常有如房屋或城鎮。其中有為不同活動興建的虛擬建築物，如酒吧、住宅，或使用者的決意興建的任何東西。使用者建造自己的地方，能隨心所欲地裝飾布置，而這些地方都有進入的限制。在虛擬地景中，使用者可以四處遊逛、會見朋友、閒話家常等等。這引起了許多問題：人們如何在網路上創造個性、互動的情況，以及這些網路活動和他處活動相較，是否比較沒有意義。網路的快速成長與改變，表示我們身處網路地理研究的初期階段，因此以上列舉的只是剛開始研究的議題大綱而已。

## 摘要

本章反覆出現的主題，乃是媒體促進群體歸屬，以及（或）造成群體疏離分裂，兩者之間的辯證。是以，我們認為《大都會》一片反映了大城市及工業生產的社會混亂。音樂創造了情感空間，讓一群人能聚集聆聽或跳舞，亦能為這個空間創造自己的模範。同樣地，有人認為這是以歡樂假象掩飾了社會的疏離（參見第八章）。我們也可能認為，隨身聽是最私密的空間，或是經由分裂出數千個相互獨立的個人世界，而更進一步讓城市原子化。這些緊張展現於電視與電腦媒體的討論中，並且開啓了有關地方與流動的議題。從路特曼的電影《柏林》一片，到 CNN、網路媒體，這些都影響了柯司特（Castells, 1989）

- 99 所謂的流動空間 (space of flows) 與地方之間關係的變化。這牽涉到另一層次的議題，即移動性如何透過各式各樣的音樂與電影，成爲一個地理主題。認爲音樂是靜態 (民俗) 或無地方 (古典) 的觀念，可以聯繫上稍後的發明國族文化的主题 (第十章)。地方與空間的差異、人群與領域的關係，以及歸屬感，構成下一章要詳細討論的主题。本章說明了媒體不單是再現了外部世界：它們還提供了不一樣的理解世界、了解空間的方式。更甚者，媒體也創造了中介的環境與關係，其獨特的地理形勢在當今世界裡，具有深遠的涵義。



## 進階讀物

- Aitken, S. and Zonn, L. (eds) (1993). *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Rowman & Littlefield, Lanham, Maryland.
- Benedikt, M. (1991). *Cyberspace: First Steps*.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Burgess, J. and Gold, J. (eds) (1985). *Geography,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Croom Helm, London.
- Clarke, D. (ed.) (1997). *The Cinematic City*. Routledge, London.
- Eyerman, R. and Lofgren, O. (1995). 'Romancing the Road: Road Movies and Images of Mobi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2: 53-79.
- Leppert, R. (1993). *The Sight of Sound: Music, Presen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Place of Music (1995). special issue of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
- Rheingold, H. (1994). *The Virtual Community: Finding Connection in a Computerized World*. Secker & Warburg, London.
- Thornton, S. (1995). *Club Cultures*. Routledge, London.



## 七、地方或空間？

- 地方感與歸屬感
- 無地方性、異化與全球化
- 人文主義地理學
- 規劃、工具理性與地方

地理學家常用到「空間」與「地方」這兩個語詞。不論是學校教科書，或是研究論文，都充斥著這兩個字眼。但讀者卻很少問起這兩個詞語的意義，以及兩者是否同義。1970年代末期，地理學掀起一場爭辯，正是以此為議題，本章便是概述與此相關的研究取向。首先，在討論以前得先提供一點背景知識，讓大家了解這場論戰為何是以這種特殊方式出現。本章主要部分要探討的論點，是現代世界因全球力量對地方獨特性產生侵蝕，並導致人類多樣性與經驗的貧乏。本章會探討某些作者如何嘗試區分出人群對地方產生的情感或情緒關係，而對比於逐漸全球化的空間所導致的異化。

## 思想學派

促成這場地理學辯論的主要動力，來自兩種對地理學基本上在探討什麼的對立，這兩種觀點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現，至少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晚期：

101

只要我們相信，在每一門科學中，一旦發現掌管該科學現象的法則，便已達到目的，我們就必須承認地理學的主題分布在許多科學中；如果我們想要維持地理學的獨立性，就得證明，除了從現象中演繹出法則外，仍有其他科學對象。我們認為確實有其他對象，即對於現象的透徹理解。因此我們發現，地理學家與其對手之間的爭論，等同於歷史方法與物理方法之間的古老爭議。有一派宣稱科學的理想目標在於發現通則；另一派則堅持現象本身的探究才是科學目標（Franz Boas, 1887，引自 Stocking, 1974: 9）。

於 1960 年代大放異彩的地理學，認為學科的本質應該是**空間科學**（*spatial science*）。這種版本著重空間模型、量化研究等等，在空間現象中找尋能夠顯露活動空間分布之一般過程的規律或模式，甚至發現空間的「法則」。騷爾（Carl Sauer）領導的另一種對比的地理學版本（第二章），可能也是比較傳統的觀點，認為地理學是「地方獨特性」或「地區分化」的研究，亦即探討讓地方具有獨特性的因素。這兩種互為對照的取向為**普遍均一取向**（*nomothetic*）——預測空間的規律模式；以及**獨有特殊取向**（*idiographic*）——描述地方的特殊性。1960

年代末期，大家開始談論讓普遍均一取向登上主導地位的「量化革命」。這個趨勢界定地理學為研究空間分布，而非研究特定地方的學科。1970年代晚期則興起兩種趨勢，替這場爭論加溫：其一起於學科內部，另一則置身學科以外。首先，在學科內部，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的發展讓人重新評估研究地方的意義。以往的地方研究常淪為區域專題研究，只專注於特定地區中自然、經濟、社會、文化因素（通常按照這個順序）之間的互動。如今人文主義地理學轉換了焦點，針對人群與地方的關係提出更具洞察力的問題（參見第四章）。第二個趨勢是源自人文主義與某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對支配普遍均一地理學之思想方式的批評。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964）、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與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74）等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關切「社會法則」及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會被利用或在無意中成為社會控制與支配的工具。在地理學界，這可見於曾以「計量家」聞名的歐松（Gunnar Olsson），在其1975年著作《蛋中鳥》（*Birds in Egg*）中的反思，他批評普遍均一的地理學利用一種「簡化且無人性的人的概念」（1975: 500），他還擔心「科學方法會成為威權意識形態的侍女」，直到「最後是個沒有夢想，沒有悔恨的傀儡社會」（1975: 496）。人文主義作家經常批判馬克思主義，卻同樣擔憂世界會變得更加疏離。理性的計算簡化了多樣性，並限制了個別性，以便創造更有秩序而有效率的體系。普遍均一科學便是這種過程的徵候。在首批明白標榜自身屬於人文主義的作品中，列（Ley）與薩謬斯（Samuels, 1979: 2-3）提出矯正科學方法乃是要務之一。他們認為這類研究將人類分割為一系列可以計量的屬性，而我們需要的則是更為全面，實際上是符合「人性」的方法，來重整支離破碎的事物。如

愛德華·瑞夫 (Edward Relph, 1981: 17) 所言，這種舉動表達了「發展其他出路的意圖，以便脫離所謂的『科學地理學』——亦即不假思索，不加批評地運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地理學家感興趣的一切人類與社會事務」。

本章探討不同的地理學觀點，與空間及地方觀念之間的關係。首先檢視我們會如何思索人群與地方的關係。第一步先檢視人群與地方之間的情感聯繫，接著探討一向藉以思考這種情感聯繫的哲學傳統，即現象學與存在主義。接下來的部分則考察全球化是否侵蝕了地方感 (senses of place)。往前再推一步，本章將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如何創造出虛假地方 (pseudo-places)。最後，本章對這種敘事提出疑問，首先從一些不把現代看成個體性式微的研究下手；然後，將人文主義批判置放在它與大眾文化的關係之中來探討。

## 通往烏有之處的道路：地方的蝕落

研究「地方」的取向指出了「歸屬感」對人類而言至關重要。基本的生活地理並非壓縮於一系列的地圖格網座標中，而是超越了區位 (location) 觀念，也超出了區位科學的範圍。極為重要的一點是，人群並不只是定出自己的位置，更藉由地方感來界定自我。被問到自己是誰時，許多人會回答「我是蘇格蘭人」、「我是布里斯托人」、「倫敦人」、「紐約人」等等。這些地方不僅是地球上的幾個地點而已。地方代表了一系列文化特徵；地方不只說明了你的住處或家鄉，更顯示了你的身份。這可能只是種刻板印象，實際上卻不止如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學到了互動模式、行為模式，而這些都被我們視為理所當

然。我們只能透過遷移、渡假、從事田野考察，才能了解這些模式多麼具有地方特殊性。某種特定行爲的不斷重複，與特定地方有關，初來乍到的人也會社會化而接納這些地方的特有行爲。結果，地方成爲人群與社區之間長期共同經驗的支柱。空間「歷久」之後，轉變爲地方。這些空間的過去與未來，連結了空間內的人群。

這種生活聯繫凝聚了人群與地方；讓人能夠界定自我，與他人分享經驗，並組成社群。促使人們研究這種關係的動力之一，便是人們普遍感覺到這些關係已經受到了威脅。若是人與地方之間的關係遭受侵害，那麼社群與人群的認同也同樣不保。

在無數著作中，建築學家與歷史學家都告訴我們，都市已經變成缺乏面貌的有害成長，都市中誇張的玻璃帷幕與鋼鐵大樓，展現的設計品質有如紙板箱上包裹著圖紙。這些辦公大樓街區顯然日復一日被有如複製人的男女工作兵團佔據，他們來自平凡無奇的郊區，過著枯燥一致的郊區居民生活，努力地藉由最新型的錄放影機、西班牙套裝旅行，或至少從難以形容，不知第幾百萬個雷同的漢堡中，放縱自己的物質慾望（Relph, 1981: 13）。

假使地方的特殊性真的逐漸瓦解，瑞夫（Relph）繼續說道，如果：「評論家說得沒錯，那麼我們的生活終究會逐漸消散」（1981: 14）。矛盾之處在於：若我們詢問郊區居民，他們大概不認爲自己的生活已經因爲上述的富裕生活方式而削弱了。瑞夫認爲現代地景是愛恨交織，既是「科技成就與普遍物質繁盛的展現」，但同時顯示了「美學的困惑、倫理的貧乏，以及對科技專業的嚴重依賴」（1981: 14-15）。

- 04 因此，現代科技創造物質豐裕之際，也危及了地方的情感面向。對地方的狹隘「科學」理解所促成的規劃形式，可能增進生活水準，卻會造成缺乏人性的地景（1981: 64），在這種地景裡，「當前效率與控制帶來的壓力」，以及「速食與郊區發展，以其不帶感情的理性建立了現代地景，否認了情感，忽視了倫理，降低了個人對其居住環境的責任」。

### 人文主義、科學與精神性

這種社區與地方蝕落的觀念，也許必須被置入某個歷史脈絡之中。這些觀念當然能被回溯至十九世紀浪漫詩人的觀念。在第四章中，我們從浪漫詩人布雷克（Blake）的作品中，看到了詩歌、工業和地景觀念之間的關係。或許，我們可以說浪漫主義運動是針對理性化空間崛起的反動。十八世紀末，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同時導致了現代的人文主義，以及理性科學，傳達了一種信念，即認為人類能夠藉由自由探索與科學，來塑造、控制與支配地球。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對北美大陸的規劃，便是說明這種信念如何影響空間與地方觀念的實例。傑佛遜把當時的美國以幾何形狀區劃，按比例與理性的分割來細分空間，依仔細規劃的比例配置城鎮土地面積，他採用拉丁美洲西班牙人率先採用的格網線，並定義應當興建公共建築（如學校、鎮公所）、公園，以及住宅區的土地。這便是將抽象空間描繪於領土之上的最佳實例，根據離實際地點數百哩遠的精細原則與理性邏輯來劃分土地。這可說是笛卡兒式的世界觀（源自啟蒙時期哲學家笛卡兒），觀察者脫離了地景，並在其上施加智識的秩序。「盛



行於十八世紀的地景觀念，顯然與強調人類理性權威凌駕自然的人文主義有密切關聯。這種態度還留存於當今研究地景的科學、技術及某些學院取向中」（Relph, 1981: 58）。相反地，浪漫詩人則是尋找地景裡的崇高（sublime），這會向他們傳達神聖的美感與意圖，對於莊嚴自然的敬畏。華茲華斯在 1798 年寫給妹妹的一首詩中，曾經描述：

105

這是感受的時刻。  
一瞬間給我們的收穫  
勝過好幾年的殫思殫慮。  
（引自 Relph, 1981: 36）

這裡強調的是地方的精神經驗，而非理性的瞭解。詩中描述了超越平凡的地方獨特經驗。這種超越的時刻，即表現了神聖的秩序。浪漫主義觀念崛起的脈絡，可以羅斯金（Ruskin）對於浪漫派繪畫發展惺惺相惜評論為例：

精神性已遭世界拋棄，機械與物質的宇宙取而代之；這種宇宙的枯燥乏味，驅策浪漫派求諸自然景緻，既以之為美的根源，對比於醜陋虛偽的現代人類世界，也因為自然暗示了神聖秩序（引自 Relph, 1981: 38）。

### 技術與空間經驗

如果這是十九世紀的感受，那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期的發

展，便是抽象空間觀念主導趨勢的鞏固。鐵路的出現顯示旅行的感覺已經成爲一種一致性的移動，而與馬車顛簸叉路的世界有所不同。空間可以均質化而成爲時間單位（Schivelbusch, 1977）。同時，鐵路也需要更精確的計時。布里斯托殿堂草地站（Bristol Temple Meads station）的一座三指針時鐘上，必須裝上兩支分針，一支指示倫敦時間，另一支晚了八分鐘的指針，則顯示布里斯托時間。當時的正午時分，就是指太陽行至天頂之際，而這在布里斯托比倫敦晚了八分鐘。不難想像這些地方時間給鐵路時刻表的制定帶來了多大麻煩；在美國這種幅員遼闊的國家中，麻煩更爲嚴重。所以，在這個時代我們發現了統一時區制的施行，地方的計時方式則逐漸式微。電報系統帶來了跡近即時的資訊傳遞，廣播則將資訊傳送給千萬人。

106 這些趨勢的匯集，意味著義大利的未來主義者，如 1908 年的馬提內狄（Martinetti），提出了獻給功能主義建築的宣言，並論及速度與光明的新世紀主題（Thrift, 1995）。這個時期裡，花紋與巴洛克風味的裝飾風格漸趨沒落，新崛起的建築師如柯比意，則宣稱房屋應該是「供居住的機器」。這期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首次的總體戰爭，此處科技的能力不僅在於製造武器，還有支持大規模軍隊的組織能力，展現了其剝除人性的潛能。機械時代掀起了第一場機器大戰（Relph, 1981），人類成了殘酷大屠殺中的數字，傷亡人數成爲這場消耗戰可憎的損益平衡表的一部分。在此同時還有泰勒主義（Taylorism）的崛起，時間動作研究把勞工的工作細分爲獨立的細碎任務，讓工作分割爲麻木心智的反覆勞動，此後，福特主義式裝配線便帶頭進入了大眾消費時代（見第九章）。

面對這種情形，許多作家開始認爲科技發展的代價過高。人群所

依附的地方人文地景，已因無地方性、缺乏靈魂的新空間而告犧牲，這些新空間在功能上更有效率，卻降低了經驗的品質。瑞夫認為，「繼續開發與應用理性主義的設計與規劃技巧的嘗試，至多能帶來漸進的改善。確實，隨著專家不斷地僭取責任，加以各種新科技帶來的未預期且影響深遠的後果，這些嘗試帶來的壞處可能遠多於益處」（Relph, 1981: 18）。科學主義與不斷追求科技進步，並未顧及倫理與價值的議題。實際上，它們宣稱本身不帶價值，保持中立。技術專家的這種缺乏關聯，不僅是喪失權能，也很危險。霍斯金斯（W.G. Hoskins）（參見第二章）在他最著稱的著作《英國地景之創建》（*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1955）中，幾乎沒辦法評論二十世紀「製造」的任何事物。他只稍事停留，譴責一排排大量興建的維多利亞式住屋有如「營房」，也痛惜「原子彈轟炸機」在天上留下醜陋「像蛤蚧一樣的痕跡」。地景的科技與理性規劃，與霍斯金斯的有機生長地景視野，可說是完全相反。

北美郊區一片片綿延的住宅基地，以幾何圖形區劃分割，或是成千上萬造得一模一樣的房子，每棟出售時都標榜「是你夢想的家園」，都足以讓人議論，認為這些空間和根據柯比意箴言興建的大樓一樣，都會摧毀地方感。人文主義地理學家提出的重要論點，並不在於非難居民，而是要批評規劃者的文化，亦即信奉科學、技術的邏輯，排除了地方價值的觀念。重要的是我們已經知道，長久居於一地，會讓地方併入當地人群的認同，產生恆久持續的感情。後文會繼續探討劃界與控制地方的主題。目前，焦點還是在於人群如何把空間塑造成「家」（Relph, 1976: 17）。哲學家海德格認為，居所（*dwelling*）是人類存在的根本特質之一。與笛卡兒式的觀念不同，人類無法以自由漂浮的心

靈存在，而要存在於與周遭世界的關係之中，也就是海德格所說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 (Collier, 1991)。下一節則要探討這些地方關係觀念背後的哲學基礎。

## 現象學／存在主義

思考「地方感」的意義時所援引的主要哲學之一，便是來自海德格的著作，以及他對現象學 (*phenomenology*) 的修正。現象學最初是二十世紀初一位德國哲學家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發展出來的學說。其洞見被海德格與後來在法國存在主義所採納的方式提供了起點來進行更為貼近經驗生活的理論化。地理學家從這龐雜的哲學理論觀念中，挑選了三個直接談論人與地方關係的主題。第一個主題直接來自胡塞爾，與「意向性」(*intentionality*) 有關；第二個主題涉及了本質 (*essence*) 觀念；第三個主題則來自海德格和沙特 (Sartre) 等存在主義者，處理生活與知識的情境化性質。

### 意向客體與創造意義

胡塞爾感興趣的是什麼構成了客體 (*object*)，什麼構成了可以理解的現象，因此其理論稱為現象學。他創造了一種存有論 (*ontology*)，亦即有關事物之存在的理論。在他的理論中，他認為事物並非單純地存在，而是存在於不同的層次。他認為，雖然有個可以觀察的世界，但客體的意義應該更甚於此。他闡明這點的方式之一，是提出意向性

這個觀念。以足球為例。足球顯然是個真實客體，但其究竟為何？這顆球以皮革和塑膠縫製而成，只有在某人想要踢它，或是在比賽中用它時，才成為「足球」。只有從客體的用途來考量時，客體才會成為某物。因此，胡塞爾的存有論認為，我們稱做足球的現象，不僅存在於事物自身，也在於我們對待該物的方式。因此，除了物質事物外，它還是個**意向客體**（*intended object*）。為了瞭解形成客體的「意向」（*intension*），胡塞爾認為應該排除先入之見，重新思索日常生活認為理所當然的假設。這種觀念開創了地理學的新可能。地方不只是一組累計的資料，更牽涉了人類意向。我們不應該只是計算街上店家的數目，更應瞭解主要街道對使用者的意義。客體和事物的意涵遠勝於表象，而擁有深層的意義，這種觀念也經過發展，用以思量事物的本質。

### 本質與真實性

一件事物的本質也許可以被描述為用以界定該客體的特徵，在此一意義下也就是客體的「根本特性」。就地方而言，這裡的觀點超出了騷爾（Sauer, 1962: 321）對地理學的定義，他認為地理學處理的是「地方事實」，以及作為這些事物之獨特組合的地方。本質意味著在這些簡單的事實背後還有一種深度的理念；地方不僅是事物的獨特聚集而已。回想第四章的內容，這經常用以思考所謂的「**場所精神**」，也就是地方的獨特精神。這常用來指出人群對於地方的經驗，超出了物質或感官的性質，並能感受到其對於地方精神的依附。如果地方的意義超越了明白可見的事物，進入了情緒與感覺的領域，那麼解答之

一可能就是轉而求諸文學或藝術，以之作為人類表達這些意義的方式。有時，這種主張會更進一步指稱，不僅地方具有本質，這種與地方之間的有意義的關係，更是人性的基本特質之一。因此，回到瑞夫（Relph, 1976: 1）的著作，他認為「身為人類，就是要活在充滿有意義地方的世界中：人就是要擁有並瞭解自己的地方」。他的著作引發的問題之一，是人類對地方是否有不同的體驗？或者，本質及地方意義是不是普遍性的？有時，現象學的取向認為只有一種地方關係是真的或「真實的」（authentic），其他關係不是不完美，就是「不真實」。對真實性的關注乃取道海德格的觀點。用他的術語來說，這些顯然都不是價值判斷，但儘管極力否認，卻仍普遍承載了沉重的價值觀。海德格將非真實的關係聯繫上 *das man*，意指「烏合之眾」或「群眾」，這個詞語以其負面意涵，對照了都市生活與鄉間農民工作的形象（Bourdieu, 1991）。因此，我們必須留意，不要讓某些政治立場——亦即讚揚鄉間俗民的觀念——偷渡到解釋之中。

### 鑲嵌的知識

由於海德格強調人類並不是理性、自由流動的主體，因此他的理論頗有用處。這種主體大不同於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中的主體。海德格認為只有透過「在世存有」，人類主體才能夠思考與行動；或者，用沙特的話說，存在先於本質。試想像林中一塊空地：我們能夠說這塊空地獨立存在，與樹林無關嗎？同樣地，海德格主張我們想到人類時，一定要考量人類鑲嵌於世界中的情形。這為此處的論證，帶來兩項重要影響。第一，人類傾向於透過物質客體來

思考或行動。因此，地方是我們與地方之間互動下的產物；若我們在某處居住、在那裡工作，或是在旅途中路過該處，我們可以說對這個地方有著不同的意向。這些都造就了對我們而言不一樣的「地方」。因此，瑞夫（Relph, 1976: 5）發展了意向性的觀念，指出意識必定是有關某物的意識，而非自由流動，而且意識始自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這點適用於地理學家研究地方的程度，就如同適用於住在那裡的居民一樣真確。這取決於我們如何接近某個地方、如何從事研究，以及得到什麼「結果」。俗語說的好，你只消拿起榔頭，就會看到很多需要敲打的地方。我們有關地方的知識，並非獨立於我們獲取這些知識的方法。海德格提出了一種方法，讓我們能夠重新思考地方的不同意義。西蒙（Seamon, 1980: 148）依據這個論點，主張應該關注「不可避免地融入地理世界中」，並進一步指出，應將注意力放在人類如何與近旁世界發生關係上，因此地理學應該「發掘並描述這種既定狀態，這是人們經常因為日常情境的尋常無奇與理所當然，而無法察覺的部分」（1980: 149）。

110

或許更重要的是第二項意涵。海德格談論操煩（*care*）更多過談論意向。由於我們總是投身於世界之中，我們在任何時刻都必須集中注意於某個特定面向。因此，我們對不同時間裡不同事物的操煩類型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世界因而可以視為包含了不同的操煩領域，遙遠的事件可能比較沒有威脅，而比起我們涉身其間的鄰近地方，遙遠的地方也比較不重要（Relph, 1976: 38）。因此，我們對於世界的知識必定牽連於地方，總是始於並奠基於地方，地方是我們「操煩」世界的核心。這種取向指出了我們總是透過近旁的事物來了解世界，而非經由抽象的架構。研究的對象也非獨立於其脈絡，經驗被視為統一或整體性的。這對於地方的「科學」，提出了明白的批判。瑞夫（Relph,

1976: 5) 認為，地理學伸展於知識與存在之間，一直有聽任科學擺布，並與意義根源失去聯繫的危險。海德格則將地理學知識定位在比較靠近存在，而非抽象的地方。

地理學家利用操煩這個觀點，來研究地方的內在與外在關係。這並非僅從實質角度來看，還牽涉了經驗的關係與知識類型。科學研究常集中於外在立場，把地方當作客體，而不是在地方裡體驗生活。事實上，瑞夫 (Relph, 1976: 51) 認為，「這種客觀外在性的態度，在學院地理學界傳統悠久，在許多信念中也十分明顯，認為地理學是某種整合性的超科學，或者有能夠徹底描述地方的真正客觀地理學」。地方資訊的編目，乃是經由「工具理性」(ibid.: 52) 的透鏡來觀察，而非認為這些資訊能夠組織經驗。針對這點，瑞夫界定了四種由不同的地方關係產生的不同空間，或說空間知識。第一種為「實用」空間 (pragmatic space)，是由我們的身體處境所組成 (如上下左右)。第二種是感覺空間 (perceptual space)，是由我們的意向組成，並以我們為中心，涉及我們注意、看見的事物，因此常以觀察者為中心。存在空間 (existential space) 除了由我們的感受支撐，還有文化結構支持，這是充滿社會意義的空間 (參見第三章)。這個空間相對於某種人類經驗或工作的關係而界定。最後，認知空間 (cognitive space) 則涉及我們如何抽象地塑造空間關係。僅僅採用最後一種空間觀念，可謂錯誤，卻是地理學家常犯的錯誤。

## 領域性與地方劃界

與這些研究人類如何擁有以地方為核心的知識相關的，就是人類



是否總是試圖界定自我，並且創造出有界線（且常是排外）的範域以便掌控領域，由此來界定自我（包括實質與心理方面）。採用了自己人和外人與地方的不同關係的觀念，這類研究指出了人類會積極組織團體，並且藉由創造自己人與外人來彼此界定。全球各地的民族都會組成群體來控制並界定領域，同時也受領域所界定。這種情形當然不只侷限於遙遠的民族。1980年代美國青少年興起一股風潮，在公共空間裡標記個人或群體的名字，以「標上名號」（tagging）的方式顯示自己的身份認同。在洛杉磯，城市的塗鴉劃分了不同區域，由此可以描繪出各幫派掌控的地盤（Davis, 1990）。

### 焦點 7.1 領域控制與都市政策

控制領域的慾望是都市犯罪活動與社區論述的重心。有些評論者研究了當前的都市環境，視犯罪活動與蓄意破壞的舉動為社區崩解和疏離的徵兆。一種解決之道是取回社區的控制。這種觀點認為都市是由許多相互連結的社區緊密鑲嵌而成，由自我監督的地方群體組合而成。這有部分可見於對空間的實質控制。柯爾曼（Alice Coleman, 1985）等評論家研究都市中增加的犯罪活動，認為這是道德秩序的崩解。他們認為這與都市重建，以及公共住宅和高樓街區的增加有關。他們的論點是，這些大樓周圍的公共土地成了無人地帶，不屬於個人或是社區。減少犯罪活動的建議之一，便是採用「防禦空間」（defensible space），管制該空間的出入，這讓居民對他們的當地環境有更高的控制能力。這種機制包括了分隔開放空間、控制通往公共區域的出入門戶等等。

112 不只公共住宅因國家規劃而去疆域化 (de-territorialised)；很多商業區也因為標準化的商品與經濟理性，而面臨同樣情形。這種地方不被稱為地景，而由於聚集了均質單調的建築物，因此成為所謂的「平景」(flatscape) (Gurevitch, 引自 Relph, 1976: 57)。以現象學的觀點論，這種「平景」或解疆域化的地景促成了一種存在的外部性，人們不覺得自己有歸屬感，因此也毫不關心環境。根據這種論點，利用抽象概念來規劃空間，實際上妨礙了有效社區的建立。為解釋這點，瑞夫 (1976: 51) 引述了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的話：

美國到處是地方。空無之地。這些空無之地全都擠滿了人。擠滿了空虛的靈魂。全都遊手好閒，只想尋歡做樂。似乎他們存在的主要目標就是遺忘。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一種獨特的地方感，讓人群覺得有歸屬感。失去了有邊界、可控制的領域，會進一步削弱人的認同感，人們通常是透過「我」、「我們」及「他人」之間的關係，來掌控這種認同感。若「我」是個人的認同感，那麼「我們」便是經常透過共同的地方關係而維持的共有認同，而「他人」則可以界定為外人 (參見第六章)。若這些透過地方中介的過程崩潰了，那麼人的認同可能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參見第十章的不同說法)。歸屬感的喪失會讓世界益形疏離，因為這會增添孤獨感。段義孚 (Tuan, 1992: 36) 發現中世紀以降，社群歸屬感便一直有減少趨勢，人類個別化程度的逐漸增加，產生了「恐怖的孤身一人感受，獨處於終究毫無反應的世界之中」。之所以毫無反應，是因為除了利益與善意之外，與我們有關係並彼此連結的人愈

來愈少。段義孚 (Tuan, 1992: 44) 接著引述小說家卡謬 (Camus)，來解釋這種令人寒心的理解，亦即「全靠我們的意志，才讓其他人伴隨我們（這並不是說他們希望我們不好，而純粹是因為他們不在乎），但其他人總是會對其他事物產生興趣。」段義孚認為，地方「幫助我們忘卻自身的孤獨和世界的冷漠。更廣泛地說，是文化讓這種失憶現象成爲可能。文化藉由共通的語言和習俗、行爲與思考習慣，讓我們整合進世界之中」（*ibid.*）。

## 全球空間—侵蝕地方？

許多地方的均質化趨勢，都和實質及電子通訊改善所造就的全球空間有關。繼續以瑞夫 (Relph, 1976: 92) 的著作爲焦點，他提到了市場的普及帶來了遠方的產品，公路及大眾運輸工具的增加，則削弱了地方觀念。反之，出現的經常只是標準化的品味與時尚的散播而已。這裡討論的並非「公共」潮流，而是「大眾」趨勢，不是社區於某個地域發展出來的共同標準（如騷爾文化地景觀念的預設，參見第二章），而是由他處的設計者與專業品味工程師開發。里澤 (Ritzer, 1993) 認爲，麥當勞速食連鎖店是這種過程的典型。他實際上提議將這種過程命名爲世界的麥當勞化 (McDonaldisation)。這家連鎖店引以自豪之處就是生產完全標準化的產品——即使在法國，麥香堡叫做 *La Royale*，這個產品本身依然不變。店裡員工接受訓練要用相同的歡迎詞、相同的虛情假意和禮貌來迎接客人（參見第九章）。餐廳本身有一套標準的設計，外觀也自有一套立面設計。用來塑造標準化產品「品

牌」的特色和標記，通常被認為是膚淺的。瑞夫（Relph, 1981）曾批評麥當勞店外的遊戲場「麥當勞樂園」，完全是許多炫亮外表的組合，標上令人興奮的電視人物，在孩童對平凡無奇的产品失望以前，先吸引他們進來：

麥當勞樂園是一切與商業區發展相關事物的縮影。諸如明亮的外觀，展現無法成真的幻想，表面的光彩掩飾了稀鬆平常的产品，暗示有冒險和自由，卻幾乎無法遮掩精確嚴格的組織，尤其是它那為了商業目的，清楚明白的誘惑訴求（1981: 73）。

大量蓄養動物來製造速食，這種與領域（實際上是自然）的關係，可說是本章開頭批評的科技關係的極端表現。然而，若從「無地方性」（placeless）社會的漸次蔓延來思考，我們還可以想得更加複雜。

114 梅洛維茲（Meyrowitz, 1985）指出了我們正從定居於特定地方的文化，轉變為較為動態的社會，因此，過去人們習於在某個文化區裡互動，現在的關係則逐漸距離遙遠。有許多互動發生在交匯點，或是文化之間的「臨界」（liminal border）空間。他認為從主管與企業精英的角度，也許可以機場的非地方文化作為研究主題，因為他們常搭機在各個會議之間來去。在現代世界裡，「限於地方」的文化可能愈來愈少。或許這些文化與過去的地方之所以關係密切，並非什麼本質原因，而是因為通訊上的限制，因此，「地方的喪失」並不真的成為問題。歐吉（Augé, 1995: 34）建議用地方一詞來指稱「地域化於時空之

中的文化」，而主張我們可以視當前處境為「空間過剩」，也就是與牽連了不同地方的文化要素，在相同的時空中匯聚起來（見第十章）。這種處境常引人懷念某種想像中的穩定過往，但這並非有用的研究策略。把所有文化都當成是（或應該是）地域化且有邊界的文化來加以檢視，也不是有效的研究方法。我們反而要了解為何在某些情況中，文化有其地域色彩，但在其他情況下，文化則又是「非地方」（non-places）。因此，我們要明白這兩者的特點，接受兩種形式都存在。就此，我們或可研究梅洛維茲的機場候機室，並指出這個「非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差異，乃在於它是由「契約性獨處」（contractual solitariness）控制的形式，個人與小群體只有透過有限或特定的互動，才與大社會產生關係；相較之下，「地方」裡的「有機社會交往」讓人群有比較長久的關係，互動也不止是爲了滿足立即見效的功能（Augé, 1995: 94）。在這些非地方裡，我們的理解受到文本支配，包括要求出示護照的指示、時刻表，或是建議我們購買商品的廣告。這些處境愈來愈普遍，在路上、超市、機場裡都能發現。在每個案例之中，與環境的關係愈來愈疏遠，而且經常受影像支配；在高速公路上旅行，一路都是指示通往公路略過之地的路標，我們望向車窗外時，我們也脫離了地景，與之相距遙遠；用現象學的術語說，我們是存在的局外人。

### 美國化與品味地理學

找出過往的某種理想地點，以便對比於這些趨勢，這麼做的誘惑力非常巨大——海德格的哲學更是加強了這種引誘。但是，這種改變

115 本身亦有其地理形勢。舉例來說，在歐洲多數對無地方性的擔憂，可以看作是對大眾文化或「文化商品化」的憂慮。這是恐懼大量生產的商業形式，會取代文化的在地、「真實」形式。這種憂慮可見於報紙將巴黎附近的歐洲迪士尼樂園，比擬為拿吹焰燈逼近林布蘭的畫作，是文化暴力的行徑。大眾文化在此具有特殊的象徵性地理，所謂的大眾經常是指美國（Brantlinger and Naremore, 1991）。歐洲許多有關獨特性喪失的論點，必須放在本世紀後半葉，美國文化與經濟佔有主導地位的脈絡中解讀。歐洲與美國文化工業的關係，因而經常充滿了威脅與損失（Morley and Robins, 1993: 19）。

第五章概述了與「新世界」的遭遇，如何有助於塑造了何謂歐洲的觀念。但我們也發現當時歐洲對美國有強烈的浪漫奇想。前文曾提到公路電影是影片與地景連結的方式之一（第六章）。某些歐洲公路電影的劇情，將美國呈現為脫離歐洲幽閉恐懼感的自由之地；美國提供了逃離地方束縛的出路。因此，電影導演溫德斯將美國描寫為一個地方與觀念，是個崇尚移動的國度，發明了活動房屋這種名詞與東西。這種兼有移動與置身家中的觀念，和前述與「家園」（Heimat 或 hembygd）有關的地方歸屬觀念，形成了對比。溫德斯認為這個特點非常吸引人，並加以運用，其「想法是，雖然離開了家，[我的主角]依然置身家中……認同就是指不需要一個家」（引自 Morley and Robins, 1993: 25）。這裡並非思索地方共同體的喪失，我們反而可以順著這種「公路共同體」（communion of the freeway）的想法，考察這種移動經驗，視之為不一樣的歸屬感（參見第六章）。同樣地，「商業帶」，亦即霓虹燈與汽車的商業地景的蔓延，也未必是件壞事。因此，建築師范裘利（Robert Venturi, 1973）認為，規劃師必須向商業區學習，而非

鄙視它。沿著主要道路一路延伸的未經規劃、俗麗的商業狀態，訴說著人群的欲求與享樂。相較之下，規劃師與建築師經常以家長姿態代替人群發言，告訴大家他們應當需要什麼。范裘利認為，真正的通俗美國建築應該是拉斯維加斯，而非那種獲得學術獎章的建築。真正需要的是好好欣賞商業地帶晚間上演的戲劇。

我們必須注意，不能將自己的「無地方性」觀念強加於他人身上。坎培爾（Campbell, 1992）認為，在許多犯罪問題嚴重的都市地區，涉身其中的青少年常有強烈的歸屬感，有佔領與控制領域的感覺。他們絕非缺乏地方特性。或者，考察看似逐漸疏離的地景，我們也可以舉出羅列斯（Rowles）有關老人的研究。他發現老人對於想像的地方，也同樣有地方感——包括了記憶中的地方，以及目前子女住處所在的遙遠地方。他對其中一名受訪者有以下描述：

116

她不太願意談到生理的限制、服務越來越難取得、待在家裡的時間增加、社會遺棄的問題，或是對未來的恐懼。相反的，我們一同坐在客廳裡，看她記錄生活的寶貝剪貼簿時，她會興高采烈地描述她的佛羅里達之旅……住在千里之外的底特律孫女平時的活動。她會描述剛搬到住處那幾年中，鄰居發生的事情。被偏見矇蔽的我，一開始無法理解她所披露的這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是如此多采多姿（1978: 55）。

羅列斯受訪者的地景，不只是一張照片或一幅拼貼，而是一座「情感倉庫」（ibid: 59）。因此，重要的是在思考地方感時，必須將這些觀

念放在社會脈絡之中，像是哪些事物吸引了哪些人，不同的人如何以不同方式覺察他們的歸屬感，並且以極為不同的方式評價地景。

### 製造差異

117 有一種產業試圖塑造地方的「形象工程」(imagineer)，創造出「獨特性」來吸引注意、遊客，以及最後，金錢。地景可以設計製造，將其文化商品化，以謀取金錢所得。如果每個地方愈來愈像，與眾不同的報償就會愈高。這種製造出來的差異，形式經常是貼附於標準基礎結構上的立面外觀 (Façade)，這些門面經過設計，以搭配整個地區的格調，或是突顯原本平凡無奇的建築。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趨勢導致了對膚淺或無深度文化的批評——表面看來歷史悠久的立面，實際上卻是現代產物。但這似乎與瑞夫的觀點相反，他認為，「環境裡有種去除神聖、去除象徵的趨勢……在日常生活裡尤其明顯」(1976: 65)。反之，我們或可指出，有越來越多關注放在營造環境的象徵上。這些或許不是宣稱為有機之社區的象徵，或是哥德大教堂的宗教象徵，但畢竟還是象徵。西方宇宙論仍然採用了物質形式，但如今是透過商品來表現 (參見第八章)。對於同質、理性化世界的恐懼，成為二十世紀縈繞不去的困擾，韋伯 (Max Weber) 稱之為「科層理性的鐵籠」。如第六章所論，像藍恩的《大都會》這類電影，擔憂「工具理性」的後果會造成極權體制，其中的人變成只是數字和功能。然而，立面外觀的運用增加，對象徵的明顯強調，在在顯示了不同的社會景象。比如說，藍恩的觀點就不太適用於舊金山費爾蒙大酒店 (Fairmount Hotel) 裡的東加廳，裡頭的酒吧以太平洋島嶼為主題，每張桌子都有



「茅屋」頂蓋，櫃台後面是瀑布，有個人造湖，樂團在島嶼茅屋裡表演，還有模擬的熱帶大雷雨。要掌握其中的特質，我們或許偏愛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改編說法，也就是「假裝重獲魔力的橡膠籠」（引自 Anderson, 1990: 71）。這種轉變促使某些人認為，世界已經從現代理性主義轉變到後現代風格。

這種擬像（simulation）（第八章有詳盡探討）可說是創造出了「虛假地方」，只存在於神話空間的刻意創造之中。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這種空間是「不真實的」，是外加的發明，而非地域文化的表現。這些空間的象徵意涵是由外人創造，並以外人為目標，因此可說是「他人導向的」（other-directed）（Relph, 1976: 92）。最好的例子便是迪士尼樂園，或瑞夫謔稱的假期樂園（Vacationlands）：

「迪士尼化」的產物荒謬可笑，是由歷史、神話、現實與幻想之超現實組合形成的合成空間，跟特定地理場景並沒有多大關係（Ibid: 95）。

其他類似例子，當然還包括了美國的「聖典樂園」（Bibleland）（Lowenthal, 1984），以及法國的星樂園（Parc d' Asterix），甚至可以延伸包括主題酒吧的興起（如英國連鎖經營的「愛爾蘭式酒吧」）。與這種風潮關係最密切的產業正是觀光業。麥克坎涅爾（MacCannell, 1976, 1992）等評論家認為，許多觀光景點都向遊客推銷「真實」的地方意象。也就是說，他們以新創的地方風俗，把真實地方「搬上舞台」。弗恩塔拉比亞（Fuentarrabia）的巴斯克城鎮有慶祝其獨立歷史的慶典，當地居民都會參加，但自 1960 年代之後，這個慶典便不再是當

- 118 地人的節慶，而成爲專爲觀光客舉辦的節目（Greewood, 1977: 136）。騷爾所讚揚的文化多樣性，變成了替大眾觀光業添加地方色彩的來源。事實上，當地居民會發現，到最後必須嘗試讓自己看起來更爲「真實」，以便接待觀光客。這項舉動是爲了加深觀光客對當地人應該是什麼模樣的印象。

## 摘要

有關地方感之兩難困境的種種論述，引發了許多地理學家至今仍然持續探究的難解問題。這是現代生活，甚至是後現代生活的地理學，全球都有均質化與分化的趨勢：

現代環境與經驗跨越了地理與族群、階級與國族、宗教與意識形態的界線；就此而論，現代性可說是團結了全人類。但這是個矛盾的整體，是不統一的統一；它將我們全都推入不斷瓦解與更新、鬥爭與矛盾、曖昧與苦惱的大漩渦中（Berman, 1983: 15）。

「讓個人在漩渦裡多少覺得宛如置身家中」，可說是當前社會的挑戰（Berman, 1983: 345）。重要的並非渴求已然過去的共同體，而是認清喪失了有機的共同體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新自由、新機會與刺激，是擺脫有時產生於封閉社會的幽閉恐懼症的機會，是偶然遭逢與新體驗的可能。屆時，地理學的任务可能是尋找「在範域不斷擴展，

界線不斷消失的世界中，感覺置身家中」的新方法（Morley and Robins, 1993: 5）。第十章探討了這些議題，提出空間並非文化的容器，而是由路徑和人群及文化的交錯所構成。這些議題顯示了，一個地方搭配一個相應文化的觀念，可能不太妥當，事實上，這可能奠基於不太合宜的人類經驗觀念（Augé, 1995）。

## 進階讀物

- Augé, M. (1995).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Verso, London.
- Ley, D. and Samuels, M. (1978).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Croom Helm, London.
-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Pion, London.
- (1981). *Rational Landscape and Humanistic Geography*. Croom Helm, London.
- (1987). *The Modern Urban Landscape*. Croom Helm, London.
- Ritzer, G.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Pine Forge Press, Thousand Oaks.
- Rowles, G. (1978). *Prisoners of Space?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al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 Westview, Boulder.
- Sack, R. (1986).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八、商品與消費的地理

- 銷售空間
- 象徵地理與商品
- 創造財貨世界

直到最近，大部分探討消費的地理學著作，都侷限於解說零售和銷售的模式。地理學家近來開始認為消費遠不止於此。首先，有學者重新考察財貨與服務的銷售空間。其次，地理學家開始研究這些貨物 and 服務可能形成的**象徵製圖** (*symbolic cartographies*)。最後，消費還包括了貨物的使用，而不只是購買。綜合起來，這意味著脫離狹隘的經濟決定論（即簡化消費到只剩財經骨幹），而認為消費延伸超越了購買的時點——參見同屬本系列的《經濟地理學》。本章認為消費有其自身的地理形勢，不能視之為附屬或依賴於生產的地理（參見第九章）。

120

因此，本章首先探討銷售的脈絡——社會為了販售物品而創造的空間。這意味了要考察傳統市場、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大城市

裡工業化的消費空間、購物中心的郊區銷售空間，以及城市中心轉變為消費場所。因此，若接著探討商品本身的象徵地理，應該會有幫助。這部分會探究貨品與其他貨品、貨品與生產者之間的關係，以及貨品對消費者的意義。最後，本章結論部分則探查消費如何延伸至貨品的使用，以及家園之中。

- 121 本章特殊事例的選用，皆著眼於緊扣其他章節的主題與取向。

## 銷售空間

### 市場

如果我們要探究貨物銷售的歷史演變，市場會是個好起點。這些特殊空間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變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市場」通常用來暗示非關個人且遙遠的交易。但這忽略了交易得以運作之空間的關鍵角色。在這些特殊地方——經常是封建經濟體中的縫隙——中運行的規則與規範，讓資本主義貿易得以萌生。第三章指出了人類應該（或需要）有何種行為，會隨著地方與時間而變，市場正是一個例子。任何市場裡，都要有互惠和信賴的規則，這是一種公平交易的感受。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很誠實，或是互惠便意味了均等，而是每個人必須對實情了然於胸，以及知道擁有什麼要求賠償的權利等等。這些規則在二十世紀中期支持了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儀式化操作。「男人的話就是股票」這句話表達了信賴證券交易所操作的觀念。市場創造了**同時現身互動**的空間，亦即各方之間，面對面的相遇。在這種狀況下，通常會有**互動**所需的細緻角色與規則。其他市場的規則裡，則定

義了討價還價的可能範圍，誰提供了多少規模的供應，整個過程進行多久，每一方企圖佔得上風的過招等等。每一方很可能依照暗中的腳本演出。市場的文化存在於這些受到空間與時間限制的操演。這對於有關地理過程的思考，有相當重要的意蘊。這意味「市場力量」並非在某個全球尺度上的「彼處」運作，也不是非關空間。它們鑲嵌於地方的互動裡，透過這些地域化的，有空間侷限的交易文化而運作。它們並非設定地方互動參數的巨大過程，反之，這些「巨型結構」鑲嵌於地方互動之中。同樣地，「經濟」不能視為獨特的運作領域，而與特殊文化和社會過程的解釋分離（參見第一章與第九章）。

值得思考的是，在歷史脈絡裡，市集（fairs）和市場有何意義，歷史上的市場能夠告訴我們什麼有關消費地理的事情。它們在空間與時間上被標明為獨特的地方——市場開放的日子，每週或每年一度的市集。它們是特殊的場合，眾人匯聚來到這裡，創造出不尋常的空間。這個空間形成於日常生活的縫隙之中，脫離正常的規則，並且分離出來，可稱為**臨界**（*liminal*）空間。這個概念有助於我們想像，商賈、農夫、經銷商和貿易商，一年裡有個幾天全都造訪城鎮市集，會是個什麼模樣。值得注意的是「市集」與市場有什麼關係。比如，在西迪文（west Devon）有塔維司塔克鵝市（Tavistock Goosey Fair），那是每年一度的鵝市場。鵝的買賣早已停止，現在是個遊樂市集。這種演變提供了線索，探知市場—市集運作的一些規則。那裡不僅有交易買賣，也有慶典、娛樂，以及有時是混亂不羈行為的場景。市集是個容許歡暢踰矩的地方。市集的時空提供了**荒誕狂歡**（*carnavalesque*）行徑的場合。這種行為顛覆了社會的正常規則，讚揚踰矩過度與炫耀性消費，這是尋常百姓喧鬧狂歡，展示俗麗一面的時刻（參見第四章）。

## 現代空間：世界博覽會

十九世紀裡資本主義市場大幅擴張，而且創造了新消費空間。以對市集的理解為基礎，我們可以考察「世界博覽會」或「商展」的興起，這些持續至今，成為一系列的「展覽」(expos)。第一次是1851年水晶宮的大商展(the Great Exhibition)。水晶宮專為此次展覽而建，是個鋼鐵與玻璃結構，有個半圓狀頂篷，裡頭可以容納樹木，四處採光，展覽結束後還可以拆除。這是為特殊而有限的時間創造的特殊地方。雖然展覽的物品並不販售，卻布置成商品的堂皇展示，慶祝製造業的擴展，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的廣袤。展示的安排要讓參觀者為經濟的可能感到目眩神迷。展覽的設計要讓勞工知曉他們生產的大量產品，但很少強調生產過程；展示出來的是產品。這次展覽可說是具體化的意識形態，張揚資本主義生產的成就，同時卻模糊了貨品生產的狀況。因此，展覽利用神奇壯觀的展示，正當化了經濟秩序。

「世界博覽會」這個名稱用於後來的展覽，強調產品來自世界各處，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展示攤位。被殖民的民族與其產品，布置成許多可以購買的商品——位於商店與窺視秀的奇特交界之間。文化與貨品的蒐集並置，讓每塊土地與人民成為商品——同時其「異國風味」也移轉到貨品上頭——強調其繁複多樣，以及整體的奇觀。新科技如西洋鏡，可以展示全世界的民族、各色各樣商品、重建的中世紀城鎮、想像的童話國度，都是為了取悅參觀者。歸納來看，這些展示的技術讓整個世界有如一項展覽——參訪者可以在上頭看到琳瑯滿目的民族與產品的「地球」，巧妙地掌握了這種全球想像——普瑞德(Pred, 1991)稱之為「現代性的奇觀式接合」。工業化大量生產的消費產



品、新通訊力量，以及帝國勢力匯集在一起，讓整個世界看來宛如單一空間。這種空間隨之真的成爲魔幻的時間與空間。魔幻的性質非常重要，因爲我們太常認定販賣僅涉及理性計算。這些展覽的魅力和力量，幾乎有如宗教：是現代社會的一套新儀典，新的「崇拜」場所，商業的禮拜儀式，以及市場人士的神職，這一切促使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974）稱呼這些場所爲「商品拜物教的朝聖之地」。然而，最好記得前述市集的另一面，亦即滑稽與荒誕。打從一開始，容易得到官方支持的教育想法，就和觀眾取樂的慾望之間有所緊張。逐漸有越來越多的市集空間投效「娛樂」。效果之一是透過新的視覺消費形式，模糊了消費與休閒之間的邊界。

### 鋼鐵與玻璃的空間

不論這些市集有多麼受歡迎，規模有多大，總是零星而暫時性的。不過，它們的影響延伸到了更爲廣泛且恆久的領域，尤其是百貨公司。爲了要收納越來越多樣的商品，百貨公司利用了以鋼鐵和玻璃建造的拱頂建築物，以便採光並促進人羣的流通。十九世紀晚期的巴黎，出現了實際上是有蓋街道的「拱頂商廊」（arcade），使用鋼鐵和玻璃，將分散的零售商匯集成一個消費空間。這和市場及先前的消費空間，有重要的承繼之處。有個共同接受的百貨公司定義，是指其中匯集了五個以上的不同銷售點或市場。百貨公司的點子源自利用新建築技術來製作有頂蓋的市場，將市場棚攤集聚在一個永久的封閉空間。這種市場在十九世紀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著名的例子在倫敦和泰尼新堡（Newcastle-upon-Tyne），而當建築物的所有者也控制了銷售

之後，就形成十足的百貨公司。我們必須思考，這種現象對於我們與貨物的關係，消費的行為，以及這一切發生所在的空間意義，有何意涵。

這些百貨公司創造了奇幻豐裕的「夢幻世界」，允諾滿足每種需求，不過要付出代價。不僅在商店內部如此，櫥窗布置的藝術亦復如是。平板玻璃和人工照明的可能性，很快便得到善加利用。西洋鏡與貨物的陳列，本身成了一項奇觀，吸引群眾觀賞新的展示。這種「逛櫥窗」和視覺展示侵入了街道空間，吸引路人為之分神。許多作家認為這些展示開始改變了都市生活的紋理。其中所呈現的豐富影像，不斷擴張的慾望對象的展示，以龐大的視覺刺激轟炸人群，影響著都市的心靈，所創造的城市經驗充滿了絢爛的片斷，慾望的時刻，但缺乏清晰的整體模式（參見第六章）。

這些展示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致遭受指責，要為新興疾病竊盜癖（kleptomania）——強迫性的透過偷竊來獲取物品——負責。這種疾病經過診斷，好發於中產階級婦女，她們正是百貨公司的主要顧客。偷竊的逐漸升高，點明了這些百貨公司的設計如何創造出慾望的對象，同時造就了需求及解決需求的辦法。左拉（Emile Zola）的作品（參見第四章）提出了瀰漫於此空間中的性別觀念。百貨公司設計成安穩的空間，隔離都市的騷亂喧囂，中產階級婦女可以安全地群集。時人描述這些婦女屈服於非理性的慾望——因此竊盜癖是種婦女疾病，而非百貨公司符合邏輯的後果。在此同時，百貨公司也是極度理性化的勞動空間，勞工階級的未婚女性經常睡在宿舍裡，接受嚴格管制，以及高度理性化的職務分派系統。因此，這些空間結合了慾望和理性的觀念，框架了性別社會化的言行，並且規範了不同階級之間的接觸。

這些空間移轉了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地勢。維多利亞時代（其實迄今仍揮之不去）都市思想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一，乃是區分**公共領域**（生產工作、政治、理性計算與男性支配），以及附屬的**私人領域**（假設為有關家務的「再生產」或消費、情感與女性氣質）。這兩組元素相互鞏固，根據這些編碼的空間，定義了合宜的女性或男性行爲。拱廊商場和百貨公司將不同種類零售商之間的空間，轉變爲室內空間，成爲資產階級住宅的延伸。這也促進了依性別和階級而區分的城市經驗。其中一種探查方式，或許是漫遊者（*flâneur*）的觀念（第四章有介紹）。如果逛櫥窗是這種過程所導致的行爲之一，那麼視覺消費就是漫遊的核心。這種行徑與波特萊爾（*Baudelaire*）的著作息息相關，他提出了一種原型人物，四處遊蕩取樂，迷失於群眾之中，但又與群眾有所區隔，探索著城市的生活。這種都市人匯集了前述的許多趨勢，包括城市的視覺展示與消費、一種對應成列貨品的距離，以及遊逛城市的自由。學者主張，這使得這種人物編碼爲男性氣概的——透過觀看、凝視女性化的消費空間與城市，而獲得愉悅。

### 美國購物中心

同一種分析可以應用於比較晚近的消費空間，亦即購物中心。在此我們也探討成排貨物所造成的衝擊、物品以及行爲方式的意義。出發點或許可以是第七章提到的無地方性的觀念，因爲人爲建造的購物中心，會藉由複製匿名的、普遍的模式（與貨品），以及讓消費者脫離外界，而破壞了地方感。然而，有許多購物中心，從加拿大的西艾德蒙頓（*West Edmonton*）之類的超大型購物中心，到比較專門的購物中心，在設計上都參照了非常特定的地方。例如西艾德蒙頓購物中心

擁有以舊奧爾良或是巴黎式林蔭大道為範本的主題公園，而帕洛阿托（Palo Alto）的史丹福購物中心則有**地方意象**的拼湊集結，例如 Crabtree & Evelyn（十八世紀生活的形象），Laura Ashley（浪漫化的維多利亞初期），維多利亞的秘密（帶有十九世紀晚期妓院的聯想），香蕉共和國（殖民的裝飾），迪士尼商店（1940年代的影像）。而且，如果這讓訪客感到困惑，他們還可以在仿製的義大利咖啡店，或是影射帝國維也納風華的瑪斯歌劇咖啡店小憩（Simon, 1992）。以上所示，絕非不關心地方，甚至是對空間座標的過度厭膩。但這些全都是製造或擬仿的空間，促使雪爾德（Shield, 1989）指稱這些空間造就了一種他方（*elsewhereness*）感——他們無法是任何所在，但是努力召喚起遙遠的地方和時代。購物中心提供了幻想的景象，以提升貨品的吸引力，誘惑過路的眼光，為商品增添光彩。當然，這不是真正的地方，與其所描繪的遙遠地方也沒什麼關聯。

### 焦點 8.1 擬仿地方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89）稱呼這些地方影像為擬象（*simulacra*），也就是說，它們是從來不曾存在過的事物的模仿，是沒有原版的複製品。迪士尼樂園裡的「美國大街」，要召喚的是美國任何地方典型的大街；但並非真的源自任何地方。它所喚起的乃是眾人已經擁有的，對於典型美國樣貌的意象。事實上，其效果可能是讓「原初」的真實大街，核心的消費地區，看起來反而令人失望，非常的「不真實」。購物中心運用主題公園的技術，創造了一種「超真實」（*hyper-reality*）感（Eco, 1987），假造的比原版還要真實。參見第六章與第七章。

這種效果的達成，乃是透過謹慎控制參照點的地景，其意義和意涵都有精細的安排。就此而論，這很像景觀花園（參見第三章）。

「當代美國購物中心乃是二十世紀晚期文化的正式花園，與西方歷史上的偉大花園風格擁有相同基本特徵，但卻是個商品化版本」（Simon, 1992: 231）。如果我們採取相同的取徑，以相同的角度觀看購物中心和花園，我們便可以見到一些相似之處。義大利十六世紀花園的意圖在於作為遠離世界的歡樂空間，一如購物中心提供的愉悅脫離了城市；空間配置呼應了十七世紀法國宏偉的幾何式設計；而且和十八世紀的英國花園一樣，採用了來自不同地方與時代的文化和建築片段。花園提供的是隔絕與退隱的誘惑，購物中心則提供消費的引誘。先前討論過的端景和觀點轉變了：「過去是自然的宏偉端景，現在則是製造商品的壯麗端景，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二『自然』（ibid: 241）。購物中心的細心規劃，其兩側排列與壓軸商店的語法，播送的音樂與景觀，全都將百貨公司裡仔細培育的慾望往前推進了一步，全都在購物中心的圖像裡留下了標記。這些脫離城市的封閉空間，或許是班雅明（Benjamin）商品朝聖之地的當代範例；這是人造與控制的環境，其設計不僅是要創造驚奇，也要透過購買商品而達致滿足。

當代城市經常被認為是混亂與危險之地——從攻擊到交通，不一而足。花園的觀念說明了購物中心如何推銷自己是個避難所，一種封閉空間。這將以前的私有空間觀念推前了一步：購物中心備有自己的保全系統，嘗試再造某種理想城鎮的氣氛——街道裡混雜的人群，被帶入了私有化空間。（雖然他們大為誇耀的「安全感」沒有表面上那麼肯定。統計資料通常埋沒於鄰里數字之中，但是，比如說

底特律的北地購物中心〔Northland Mall〕1985年登記有案的犯罪為2,083件，其中1,041件為嚴重罪行，包括攻擊、強暴和搶劫〔Wooden, 1995〕。〕隨著購物中心成為都市生活的尋常空間，購物中心作為北美郊區文化的核心地位，便不能予以低估；這裡絕非只是購買貨品的空間而已：

購物中心成了我們當代的城鎮廣場。這裡不僅是眾人偏愛的購物所在，也是青少年流行的出沒地點，以及單身男女徘徊的會面場所。購物中心成了我們的幻想城市（Wooden, 1995: 37）。

對青少年「購物中心鼠輩」而言，購物中心有如家或學校一般，是個社會生活的場所。它們是家庭與教堂之外的新儀式與意義中心。128 西蒙（Simon）認為我們也需要以看待購物中心的方式看待花園，擔任社會中心的作用：「中世紀的花園可能是購物中心最重要的模型。對照於俗世歡愉和情色調戲的花園，購物中心立即顯現為是個非常容易辨認的空間，是個隔絕於庸俗世界之外的俗世歡愉所在，對許多訪客而言，這裡也是個『有節度的狎玩之地，愛的花園』（1992: 241-2）。

### 商品化空間

雖然封閉的環境越來越多，遍及城市各處，但城市本身也復甦成

為消費的場域。這有部分原因是都市振興的策略，試圖藉由推廣消費空間，來對抗去工業化。過去是勞動地景，現在則是休閒地景；以前的碼頭和工廠，成了藝術中心，翻修成為住宅，或是形成了新節慶的場地（圖 8.1）。在曼哈頓，祖金（Zukin, 1982）認為這是通常任職於創意或媒體產業裡的「專業者」回到了城市，住在蘇活（SoHo）區的閣樓裡。但在各個群體賦予都市地區——不論是居住或商業發展——的不同意義之間，會產生衝突。因此，倫敦的史匹托費爾德（Spitalfields）市場的再開發，針對市場是否應該保持作為地方設施，還是更新後的全國市場，或是吸引觀光客的地方，產生了不同觀點。同樣地，早期的縉紳者（gentrifiers），為了便宜的房價和有活力的都市生活，搬遷到中心市場區，會抗拒開發商的計畫，因為提高的房價會驅離他們。是以，在明尼亞波利（Minneapolis）藝術家捍衛其地區邊緣的「色情區」（porn row），因為這讓他們與市中心不斷攀高的租金隔離開來。許多進住者尋求的都市經驗，「比較多是中世紀與早期現代市場未經中介的戲劇性，而非現代商業資本鉅子經過計算的舞台布景」（Zukin, 1995: 190），這種經驗幾乎可說是清潔衛生的購物中心的對立面。

在解釋這些趨勢上，主要重點放在經濟與資本力量上的學者，與探究特殊的縉紳者群體的學者之間，迭有爭辯。然而，特定空間的意義顯然會隨著時間而變化，過去曾經是生產的空間，變成了消費空間。在蘇活區的例子裡，閣樓最初是成衣工業所用，然後隨著藝術家

**Britain's maritime heritage brought to life!**

**SAUGHTING SHIPSE**

- Relive an 18th century sea battle.
- A unique experience that us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special effects.
- Full size ship interiors.
- Experience the sights, sounds and smells aboard ship.

**PREVANGLED!**

- "Prevangled" portrays the fascinating story of two unfortunate brothers, George and Harry, forced to go to sea.
- An exciting film shown in a unique dry dock theatre.

**The Admiral's House**

**SLAUGHTER**

- An exciting new show with special effects.
- Enjoy the story of the Royal Navy through the ages.

**THE QUAYSIDE**

- An amazing 18th century quayside.
- Visit Hartness Market with its stalls of ropes, food, bakery, wheelwrights, blacksmiths and many others.
- Skittle Square, an 18th century children's playground.
- Coffee Shop.
- Exclusive Crafts and Gift Shop.

**SEAPORT CITY**

Visit a range of fascinating buildings and shops including:

- Chandlery
- Gunsmiths
- Sundry shops
- Naval Tailors
- Frankers
- The Admiral's House
- Navy Bookshop
- Naval Architects




圖 8.1 哈特浦 (Hartlepool) 碼頭區再開發的宣傳單。地方行銷，以及將過去的工業區轉變為休閒消費區。傳單應允要「讓你回溯時光到十八世紀海港的景觀、聲音和氣味」。除了商店和博物館外，還重建了一個碼頭。版權屬提塞開發公司 (Teessi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進住，作為小規模生產之用；但是縉紳化（gentrification）將藝術生產的區域轉變為風格化消費的地區，其中被消費的事物之一，乃是波希米亞藝術家地區的觀念，成為都市「生活風格」的販賣裡，不太相稱的奔向資本化文化的一部分（Jackson, 1995）。例如，在 1980 年代的英國，哈利費克斯營造協會（Halifax Building Society）在廣告裡採用一位二十多歲的男人，在一間經過改裝的倉庫裡醒來，裡頭有長條拼木地板，以及眺望鐵道的陽台，他在 1950 年代復古風格的冰箱裡找不到牛奶餵貓，便出門利用信用卡（廣告的重點）領現金購買牛奶和報紙（購自符合都市刻板印象的明朗的當地報攤），全都迎合「輕鬆的星期天早晨」氣氛。這顯然是藉由鼓吹特殊的都市文化，來販售信用卡。

130

作為一種精心編製的再發展策略，這涉及了遺忘這個動作——抹除地景與過去的聯繫，以方便「促銷」。這種催促動力得到了興旺的更新計畫奧援，以奇觀式事件或水岸再開發為焦點。例子之一是蒙特瑞（Monterey）的坎納利街（Cannery Row）。這個場所是以海景道（Ocean View drive）為基地的魚罐頭工廠，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其小說裡描述此地充斥著「波狀鐵皮的沙丁魚罐頭工廠、低級酒館、餐廳和妓院，還有狹小擁擠的雜貨店」，居民則是「妓女、皮條客、賭徒和狗娘養的」，或者，從另一種角度看，是「聖徒與天使，烈士和聖人」。不過，隨著小說名聲帶來的益處，以及罐頭工廠的衰頹，這個地方為了迎合觀光客，而依照小說裡的形象重新改造。史坦貝克注意到了一項地方與態度上的轉變：「比如說，當初我寫玉米脆餅公寓時，蒙特瑞商會發表聲明指出這是個惡劣謊言，根本沒有這種地方或人存在。到了後來，卻有川流不息的巴士抵達他們以為是

該處的所在」(引自 Norkunas, 1993: 58)。這個地方現在以坎納利街之名宣傳，去掉了妓女和工人，但是留有蠟像與展示品，讓勞動栩栩如生。透過這個方式，我們見到虛構與真實，文學與實際地方的融合(參見第四章)。不過，這裡也是個消費空間，經過虛構編造，以至於複製品比起原版還要真實。1958年，海景道被依其虛構版本重新命名為坎納利街；真實的地方為了其虛構的**他我**(*alter ego*)而重新命名。

## 製圖學與商品

- 131 這部分的焦點是貨品本身，而非銷售貨品的空間。提出的問題涉及我們以金錢購買了什麼，以及我們為何購買。為此，後文依序探究了飲食的地理學，「異國風味」的貨物，以及服飾。透過這三個例子，這個部分探討了兩個主題。第一個是商品橫越空間而與其生產和消費連結的方式；第二個主題則是賦予貨品意義的**論述**(*discourses*)與**涵義**(*connotations*)，以及其中所承載的有關地方的資訊。

### 飲食場所

食物無疑是最根本的消費品，是生活裡最基本且必要的部分。因此，食物可能看似與「文化意義」的爭論距離遙遠。此處常被引申為在需求之間有某種區別，有「自然」的需求，也有可以在前述

的空間裡操縱的慾望。如第一章所示，這種區分並不真的站得住腳。如果我們回想薩林斯（Sahlins）將美國描寫為聖狗之地——因為狗在此被認為「不能吃」——我們便可以見到，即使在很基本的事務上，禁忌與文化塑造也極端重要。這不僅是涉及價格，或是賦予貨品任意價值或意義的複雜行銷；其用途也具有文化上的編碼——換言之，比如說褲子並無內在固有的男性氣概，裙子也沒有女性氣質。生活的基本要素經常位居最強烈的文化儀式與規則的核心——誰可以和誰一起，在什麼時候，吃什麼東西，在世界各地有極大的變異。

不過，在這一節裡我們不打算描繪這些飲食地區的地圖。反之，我們利用飲食作為範例，說明消費如何能夠聯繫不同空間的人，而且很弔詭地模糊了這些關聯。第一個主題闡明了馬克思所謂的「商品形式的拜物教」，他藉此指稱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關係的模糊（圖 8.2）。為了闡明這一點，且看哈維（David Harvey）的這段講解：

我常要初學地理的學生，想一想他們的上一餐來自何處。回溯生產這一餐所需的一切材料，揭露了依賴於整個社會關係與生產條件世界的關係。……然而，我們實際上可以

132



圖 8.2 《倫理消費者》(Ethical Consumer) 雜誌的廣告，1994。版權屬《倫理消費者》雜誌與 Polyp。

吃掉食物，卻絲毫不曾察知生產的複雜地理，以及嵌埋於讓食物得以置放在你餐桌上的系統裡，那龐大的社會關係。……我們無法單從商品的外表，辨識出其生產者是義大利合作農場裡快樂的勞工，或是南非種族隔離狀況下遭受嚴重剝削的工人，還是瑞典受到合宜的勞工與薪資協定保護的受薪勞工。端坐在超級市場貨架上的葡萄沉默不語；我們看不見按壓其上的剝削指紋，或是立即認出它們來自世界的哪個部分。……我們必須穿越面紗遮蔽，穿越市場與商品的拜物教，以便說出社會再生產的完整故事（Harvey, 1993: 422-3）。

133

然而，談論面紗會漏失掉一點，即某些商品其實大聲嚷嚷，說出它們來自何處，他們希望消費者聯想到什麼地方等等。認為貨品乃是(a)可見的表面，以及(b)不可見的現實，會有太多侷限。商品乃是許多不同地理的重疊，形成了結合與斷裂的網絡，可以在表面上見到，或視之為表面。因此，報紙上的專欄雖未強調生產的勞動，卻強調了某些食物的起源：

將你的廚房轉換為加勒比海的野外廚房，讓你自己嚐嚐從來沒有吃過的口味。……旅行是今春的主題，但如果你無法抽身前往你所讀到的迷人地方，你至少可以在自己家裡烹煮一些氣氛，運用你作夢也沒想過的食譜，以及直接採自熱帶的非凡原料（引自 Cook, 1996: 11）。

### 焦點 8.2 商品拜物教：向香蕉學習

有個好例子是香蕉：就其形式而言，消費者沒有多少可見的跡象能夠辨識它來自哪家公司或地方。同時，美國香蕉的行銷好幾年來都運用卡曼·米蘭達（Carmen Miranda）作為標籤上的人物，事實上是肖像。她的電影作用在於成為異國風味的煙霧，遮掩了美國控制「香蕉共和國」的地緣政治勢力，促銷美國在拉丁美洲的軍事與政治支配，使之為人接受，並且成為可以被接受的。是以，米蘭達的電影有助於讓美國香蕉公司在拉丁美洲安全無虞（Enloe, 1989）。

134

這遠非恐懼一個沒有地方的世界（第七章）；實際上，這似乎是把世界擺上了餐盤（圖 8.3）。食物是全球變化中之文化的可見標誌。我得到哈維啟發，有時候問我的學生有關在杜罕夜晚外出的類似問題。他們的回答通常顯示了駁辨的文化製圖學——從德國啤酒，到英國麥酒（雖然那通常是原來為出口到印度而釀的 IPA〔帝國淡麥酒，Imperial Pale Ale〕），灌注了美國搖滾樂，帶有加勒比海或英國的影響——以及儀式般地以吃咖哩為終場。唯一特意避免的正是當地的區域文化。

然而，這並不是說地球村擁有快樂而友善的市場。庫克（Cook, 1996: 11）批評了同一份報紙，因其指稱「英國的多種族社群將世界各種口味帶入了我們的大街……讓大多數人——你不必去印度、新加坡或西印度群島——留在家裡，便可以品嚐」。此處顯然暗藏著某個打算待在家裡的「我們」，以及某些應該是外國人的「他們」。

這裡否認的是黑種與白種英國人的共同歷史，而這段歷史通常正是圍繞著這些商品而構築——這種說法讓一段英國貿易史靜默無聲，那是以黑人勞動為基礎的，諸如糖、茶和煙草等商品的貿易（參見第十章）。若無法見到雙方透過這些商品鍊而彼此連結，那麼就無法掌握任一方的歷史。事實上，我們應該小心這些「地方」關聯的行銷，並非只是單純指出世界是杯「材料豐盛的文化雞尾酒」，「抹除了一切不愉快的故事，〔因此〕訊息成為回鍋油炸的殖民觀念：如果我們只是牽起手，一起跳曼波，我們就能夠有效地化解意識形態、性別與文化政治，以及階級差異」（Gomez-Pena，引自 Cook, 1996: 59）。

## 消費與全球化

### 買一點異國風味

商品所訴諸的地理之一，乃是帶有異國風味的他者，和第五章的文學和故事裡發現的有關他者的涵義與論述相同。殖民化過程裡的論述之一，涉及了女性化、繁盛豐富的熱帶，大地的果實無須費力便可



**HP SAUCE**  
 100% FRUIT  
 100% VEG  
 100% TASTE  
 100% PURE  
 100% NATURAL  
 100% DELICIOUS  
 100% GREAT  
 100% PERFECT  
 100% TEX-MEX

**TEX-MEX**  
 STEAK

It's the kind of job made for the HPQ. With  
 you, we'll make sure you get every  
 penny and flourish.

Our Tex-Mex recipe has the very  
 best of traditional southern USA and Mexican  
 cuisine. There's hot and spicy Texan beef  
 Chik'n, Tex's famous BBQ ribs and  
 Mesquite sausage steaks to name but a few. All  
 pre-marinated.

And we've got some great accompaniments  
 too. All our Tex-Mex dips, warm wheat  
 berries, quacamole, sour cream, lushly  
 whipped cream and low weigens and you've  
 got the perfect Tex-Mex meal.

For a complete Tex-Mex feast, try our HP  
 tomatoes, our pack of fresh cornmeal, 1 onion,  
 2-4 green chilies (optional), mex with the juice  
 of a lime and marinate in the

圖 8.3 J. Sainsbury 的「墨西哥風味」廣告, 1995 年夏天。原為彩色的圖片旁的附文寫道,「我們的 TexMex  
 餐點備有最佳的傳統美國南方與墨西哥料理。香辣牙買加雞腿肉, 著名的碳烤肋排與 Mesquite 鮭魚排,  
 不過是幾樣精選」。



生長，原住民不需要工作；當今這種想法繼續賦予商品意義。在英國，有一系列「大好棒」(Bounty Bar)的廣告，通常會有個情慾飽滿的海灘，而其高潮是一個女人吃著巧克力棒。不僅大好棒因內含椰子夾心，而被廣告為「樂園美味」，椰子掉落地面時，也顯示了毫不費力，椰子自動落下，裂開來露出巧克力棒。1990年代的廣告亦步亦趨地重複了三百年前提出的，女性化、性感化，不費力氣的情慾之地的主題。

136

這一類地理形勢不侷限於食物，也可以在像是室內裝潢風格和浴室用品如此千差萬別的產品裡發現。有個例子是以美國為基地的郵購和連鎖店「香蕉共和國」，販賣的服飾明顯指涉殖民探險和帝國營造。列斯特(Lester, 1992)認為香蕉共和國的郵購目錄，將他者模鑄為有異國風味的客體，運用國際想像來商品化他者，並且透過塑造相對於第三世界而處於第一世界「我們」，來販賣產品與某種生活方式，因而創造出不同且遙遠的異國他者。非洲帝國勢力的特殊意象，則被用來象徵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不僅將其他地方予以概化，而且也是恆久不變的。其效果在於透過排除他者，而鞏固了「我們」是誰的觀念。這種分離創造了想像的地理，其意象促進了對這些遙遠地方的慾望，一種可以由產品來填塞的「空缺」或需要。產品便企圖代表那些為人所欲求的性質。因此，如果我們買了產品，便是藉由購買而進入一個夢境，進入了其聯想之中。香蕉共和國因而將被殖民的非洲及其人民，定位成可以欲求的夢想，並可以在目錄或商店裡透過商品而獲取：

異國風味的他者存在於在名義上是當前的時間裡，卻不斷

地被再現為過去：這個過去是可以被補救的、懷舊的，且大多是難辨真偽的。一旦異國風味的他者建構起來，無論位居何處，都被貪婪無厭地收集，尤其是在那些將物品與人民轉變為商品的神祕地方，為了收集者及從事收集的「我們」的愉悅而展示之（Lester, 1992: 79）。

目錄裡的敘事者引導讀者進入一段徘徊漫步的故事，第三世界人民在裡頭顯現為靜態的貝殼浮雕，每一次的會遇都讓讀者得以累積和收集異國風味的他者——透過象徵每次會遇的各色各樣商品來收集。

## 時尚與傳統

- 137 有關全球消費的敘述，習慣上都被束縛為一系列二元配對，如「時尚」相對於「傳統」，「西方」相對於「土著」，以及大量製造相對於手工。然而，這種對比不能僅依其表面便予以接納。表面上看起來傳統是靜態的（例如前述的香蕉共和國型錄），但謹慎檢視後，通常會發現傳統的形式其實不斷演變。同樣地，現在被認為是「傳統的」東西，很可能是受到當代趨勢的啟發。蘇格蘭許多方格花紋的圖案和剪裁，是維多利亞浪漫主義復興的產物。傳統可以顯得穩定不變，從而提供強大的懷舊慾望。在孟加拉，達卡立紗麗（Dhakari saris）訴諸的乃是中產階級對鄉村生活的懷舊，採用了「永恆的孟加拉女人」的意象，以及強調村落與家園的古典詩歌。隨著世界顯得日益片斷化，這種訴求也愈形強烈。在這個脈絡裡，傳統獲得最高的評價，因此，「原始」不再是有待超越的事物，反而必須恢復；它並未「被體驗為文明

的匱缺，而是成為可以獲取的意象客體」(Nag, 1991: 106)。這裡的效果是各種傳統形式重新販賣與包裝；消費這些東西，便創造了一種共時性，而非歷時性世界中的文化觀念。也就是說，並非認為某種風格在時間上超越了另一種，就像在進步故事裡，事物穩定地改善那樣，而是不同文化的造物，可以成為同時並存的選擇。在這個全球文化市場裡，「文化的生產者無處可去，唯有轉向過去：模仿死去的風格，透過儲存於目前已是全球文化的想像博物館裡的那些面具和聲音來說話」(Jameson, 引自 Nag, 1991: 105-6)。我們創造了一種戲仿(pastiche)，不同文化與時代的舊貨零碎。

## 經由消費打造地方

### 使用貨品

產品的涵義引領我們到最後一種研究消費地理的方式。當前的研究開啓了消費者透過拼組貨品而創造的一組意義。這源自對許多廣告與商品分析方式的不滿，因其認定消費者乃是容易上「潛在勸誘者」當的人(參見第六章)。認為購買的時點就界定了消費的那些研究，看不到人如何使用貨品。反之，如果我們回想本書一開始所談的物質文化研究，我們現在便可以說，大眾消費形成了人們據以實現生活意義，以及他們與世界之關係的主要脈絡。除了在何處如何購買商品，我們也必須探看人們組合與使用商品的方式，思考貨品在使用上的意義，其方式之一乃是觀察**地位貨品**(*positional goods*)。這些貨品

展示了某個社會裡的地位，就像陰莖鞘的長度在伊利安加雅（Irian Jaya）標明了地位，我們也可以探討西方的各種不同汽車廠牌，如何闡明了不同地位。毫不意外，這些地位標誌可以緊密契合階級結構。事實上，根據社會學家韋伯的論點，要定義群體，透過消費關係，比起透過生產關係還要來得有用。如果人群的消費模式已經構成了他們協商和展示其忠誠與認同的方式，那麼顯現類似消費模式的群體，便很可能會彼此認同。

但並非所有貨品都是地位貨品；有更多是資訊貨品（*information goods*），亦即它們並不表示地位，而是會透露許多消費者是個什麼樣的人的訊息。所以，購買「綠色」產品，例如無磷清潔劑，或是購買「公平貿易」的咖啡，可能顯示對前文所述的商品鍊有所警覺，但也可能是點出了對鄰居和朋友會如何看待這位消費者的警覺。這種產品標明了對於消費者周遭事物的倫理意識，並且對供應與拋棄的環節發揮了效應。最明顯的例子是印有標語的 T 恤宣揚了政治信念，但幾乎一切貨品都有某種資訊特質。這種資訊可能不會透過單一產品而運作，而是許多產品的組合。

透過貨品來塑造自我意象時，我們或許可以見到所謂的狄德羅三一律 *Diderot unities*（McCracken, 1990）。哲學家狄德羅對他的衣裝很滿意，直到有天得到了件新農衣。這立即讓他的拖鞋顯得是多麼破舊過時，所以他換上新的。但這又讓他的長褲顯得…，諸如此類，直到全套衣服都換過了。這裡所給的訊息是，我們不應該只關注刻意而經過計算的展示。反之，人們常會組合他們感覺自在的物品，從而在不自覺的狀態下，透露了他們是誰。因此，我們可以在不同領域的品味之間，找到「類似」的模式，亦即對稱之處。

## 消費環境

家裡經常是消費發生的所在。大部分地理學理論關注的是「生產」，以及交換，卻極少關心使用，因而讓傳統上是女性的家務領域，依賴於男性支配的經濟。認為消費牽涉的只是不同的**產品**，也低估了許多這類產品在未受薪的（大部分為女性）家務勞動裡，作為**工具**的角色。在兩種狀況裡，與女人有關的地理都被認為是受到其他地理所決定或支配，是次要且依附的。如果消費地理學的假設不要有性別歧視，我們就必須關注這些性別化的議題。

我們如何能夠追尋這條路線，例子之一便是研究居家環境裡貨品的意識形態與配置。這些會形成綿密的關聯地圖——假日的相片，在特殊商店購買的家具，繼承的物品，來自雙親家裡的東西。這一切都富有個人意義。第三章討論了住屋形式；喀比里（Kabyle）的住宅顯示了該文化的宇宙論，所以在西方有些東西如郊區住宅也被視為理所當然。打從一開始，郊區住宅便訴說著核心家庭的常規，而不同於維多利亞或愛德華式城鎮住宅（參見第三章）。當時中產階級定義式的**地位標記**是至少擁有一位僕役。不同於郊區中產階級的住家，這種住家是較低階級勞動的地方，僕役通常是與家庭住在一起的單身女人，而中產階級女人的定義是不操持家務。郊區的社會—空間關係特徵，乃是隨著家僕的減少，中產階級女人由家戶的管理者，轉變為家戶勞動者。與這些變化緊密相關的則是消費者耐久財。

電力廣告推銷的是現代性、進步與「科學管理」的價值。誠如工作場所展開的時間動作研究，教育電影也透過生動命名的「家政科學」，在各學科中推動了工程住宅設計與家務。消費者耐久財成為新

- 140 一代主婦的新地位標記，這種重要性由於「科學」家庭對衛生的強調而益形鞏固，並關切「衛生」家庭裡優良而現代的母職（這種家庭的界定得廣告之助，顯示其使用了電化照明、吸塵器，可以用電力烹煮的冷藏食物）。家園作為堡壘的意象有了些許調整，呈顯為遭受細菌圍攻的家園；無法保持家裡整潔，乃是失敗「女人」的跡象。對科學和理性的這種強調，或許有助於部分解釋第七章所顯示的對大力消費的嫌惡。這有可能說明生活需要為何越來越商品化。例如阿多諾（Adorno, 1993）認為，越來越少的東西是「自由時間」；反之，現在擁有的是休閒時間，需要使用各種財貨和服務，並支持了「休閒產業」。這個過程曾被稱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一度是人際關係的事務，現在逐漸要透過商品或專業服務來中介。

加爾伯雷（J. K. Galbraith）稱大眾消費的年代為豐裕社會，這可視為透過社會—空間關係生產某種形式的消費環境與需求。郊區意識形態的核心裡，有隔絕勞動和居家領域的地理排斥，創造出排除不同階級的空間——在這種地理形勢中，女人孤立而仰賴男性掙錢養家，而且居住的日益分散，驅動了有車社會的崛起。配合了冰箱，汽車容許每週購物一次，從而打破了地方性的消費模式。這種轉變與讓女人得以進入勞動市場（並且需要更多收入來負擔）的省時設計關係密切，而其安排則是女性兼有受薪僱用與無償家務勞動的「雙重輪班」。

## 摘要

大眾消費的均質化增添了社會評論家的恐懼，他們認為真實的地

方已遭侵蝕（第七章）。不過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地方透過消費而持續創造與重塑，可視為是透過貨物中的個人歷史與資訊而擁有意義的空間。再者，在逐漸全球化的世界裡，消費模式也會日益分歧與多元化。不過，或許多元與均質的弔詭可以濃縮在萬事達信用卡的一則廣告裡。有個年輕男子被女伴支使去購買晚餐用品——在一系列快速跳接的鏡頭裡，他面對市場琳琅滿目的攤位，每個都誇耀著不同族裔的料理。當他帶了（刷卡）所買的一切物品（包括給女伴的一束花）回來時，我們發現她也叫了外賣。敘事者沉穩地告訴我們：「當你漫步地球村，萬事達卡是通用的語言」。普遍性、差異、重新包裝的市場、轉變的性別角色、克服距離、浪漫的商品化、生活風格的販賣。消費提供了觀看這一切的透鏡。

## 進階讀物

- Bell, D. and Valentine, G. (1997). *Consuming Geographies: We Are Where We Eat*. Routledge, London.
- Bryman, A. (1995). *Disney and his Worlds*. Routledge, London.
- Douglas, M. and Isherwood, B. (1978).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Allen Lane, London.
- Deoliver, M. (1996).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and Identity—The Alamo and the Production of a Consumer Landscape" *Antipode* 28 (1).
- Eco, U. (1987).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Picador, London.
- Howes, D. (1996). *Cross-cultural Consumption*. Routledge, London.
- McCracken, G. (1990).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 Miller, R. (1991). "Selling Mrs. Consumer: Advertis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uburban Socio-spatial Relations 1910-30" *Antipode* 23(3): 263-301.
- Sack, R. (1988). "The Consumer's World: Place as Contex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8(4): 642-4.
- Sorkin, M. (ed.) (1992).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Hill & Wang, New York.

Zukin, S. (1991).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Blackwell, Oxford.



## 九、生產的文化

- 全球化與地方文化
- 工作場所的文化和角色
- 服務業勞動的操演
- 工作場所的規訓、順從與抵抗

文化並非位居經濟關係以外的東西，也不是經濟的副產品。文化深涉於各種經濟關係的延續之中（參見本叢書中的《經濟地理學》）。前一章概述了消費如何密切關涉了各種文化符碼，協助決定了社會的價值和需要。本章則觀察生產的文化，亦即工作場所的文化，但是，請記得某人的休閒很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勞動（比如說，未支薪的家務勞動，大部分是由女人負擔以支持家戶，或是休閒財貨與服務的生產）。本章將探討工業與製造業活動，某樣產品聯繫上不同生產文化的方式，最後，討論文化或某種氛圍的提供，本身便成爲一種產品的空間。

貫穿本章的核心關切，都是在特定地方與特定時間裡運作的文化。因此，認為一個國家擁有單一文化，沒什麼好處；一座城市也是如此，在某些情況裡，甚至一間公司也不僅只有單一文化。反之，文化被視為與特殊地方和時間有關的規範、行為及期望的複合體。據此，我們可以說，特定的地方構造了互動，而且維持了特殊的地域文化。然而，後文將會闡明的是，這些文化鑲嵌於特定地方與時間中，並不就此意味它們的效果僅侷限於一地。本章各處都提及了地方文化與全球過程的不同關係。

143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不能視為單向（全球支配了地方），亦非恆久不變；「全球」過程也不能與它們據以運作的地域脫離，這兩個字眼並非簡單的相互對立。

## 煤礦、社區與鬥爭

### 社區與生活方式

文化地理學與經濟生產之間最明顯的關聯之一，就是單一產業社區的研究，其中的就業與生活動態，格外密切而獨特地糾結在一起。看看英國的煤礦場，我們發現這些最傾向「工業」的社區，散布於「鄉村」各郡，構成了對比強烈的地景。這些社區本身與其工作發展出密切的關係。居民不只是剛好在礦場裡工作，他們乃是礦工。這份工作意味了一整個文化與生活方式——二十世紀乍始，英國有超過一百萬人做這一行。礦工並未集中於大都會，而是散布在孤立的社區，

每個都以礦坑為中心。在這種社區裡，經由共享的經驗與共同工作和對礦場的依賴，形成了強大的共同約束，可以在人際之間建立極為強烈的連結，形成一種獨特的習性。

我們應該曉得「階級」不是在幾個世紀裡上下跋涉的範疇，而是一種活生生的關係。因此，在有關英國東北部煤礦的研究裡，我們發現人群的日常生活是經由其階級位置而生產。是以，解釋可能會以合作商店為焦點，視之為從雜貨到挖礦工具的每樣物品的來源。住宅後面的「糞坑」(netties, 戶外廁所) 意味著每個人都可見到是誰來來去去，這又意味較低的隱私空間感與控制。全都冒著採礦危險的工人間的相對平等，也在彼此之間造就了團結感。同時，家務的慣常活動，例如準備洗浴，清理狹小的房舍，照料衣物與烹煮，提供了許多女人經驗的基礎。如小說家勞倫斯(D. H. Lawrence)所論，礦場的艱苦眾所周知，礦工的命運也令人憐憫，但是比較多的同情卻賦予維持社區的女人。家務的慣常活動，以及果敢面對現實的脾性，在這些礦村裡構成了特殊階級文化的特色。

這類社區是階級團結的最強大支持者——1984-5 年期間的英國礦工罷工驗證了這種力量，儘管面對國家保安力量、媒體的持續錯誤再現、在後來的法庭案件裡才陸續清晰的許多野蠻和暴力，以及嚴酷的艱苦，礦工還是罷工了幾乎一整年。這場鬥爭的辛苦，以及即使有國家武力反對礦工，還是持續了這麼久，只能夠透過礦場社區的團結與生活方式，才能夠理解。為了理解這項產業和政治，我們必須考察這些社區如何創造了獨有的生活方式——文化——支持了特殊的團結形式。

## 公司城裡的支配和抵抗

二十世紀前二十五年裡，西維吉尼亞州南部的煤礦場，發生難以置信的嚴重衝突，導致了布署軍隊，三次宣布戒嚴，以及多達兩萬名礦工和礦坑主所僱的槍手之間的武裝戰鬥，幾乎稱得上是場戰爭了。要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這種抵抗文化，會在這個地方與這個時點上出現？要了解這種情勢如何發生，我們需要探討這個地區如何演變出特殊的文化。這是個鄉下人煙稀少的地區，幾乎都是小型農耕，三十年之內就轉變成為與世界經濟相連的工業地區。豐富煤礦層的發現正逢工業對燃煤動力需求擴張，以及美國海軍戰艦需要煤的時候。來自波士頓、費城，以及遠至倫敦的資本，開始湧入這個地區。

最初被吸引到這個地區的礦工是東歐移民——他們經常能適應和採行該區的農民耕作系統——因此即使是在 1924 年，也有 50% 的礦工還養牛或耕作菜園 (Corbin, 1981: 33)。這些活動沒有乍看之下那麼不相容——尤其是如果我們考察工作的細節，以及它們與工業革命帶來的重大文化轉變的關係。這種轉變牽涉了時間的規訓，爲了要協調工廠裡的生產，工人必須依照機器和領班所制定的步調工作。在農業與礦業裡，這個時期的工作節奏卻非常不同。農夫根據每日和每年的季節工作，礦工則是計件工作。在地下坑道侷促而蜂巢般的工作環境裡，礦工必須互助合作——比如說一起從事支撐坑頂的工作——但是依照按件計酬方式，每個人以自己的步調進展。實際挖煤時，工作本身有必要暫停以便將煤運到地面，並且支撐採煤後留下的坑洞。工人並未隸屬於工業計時的規訓。

然而，他們卻臣屬於礦主的壓迫，礦主擁有礦工居住的土地、他

們居住的房舍、使用的道路，並且用「憑證」付薪，只能夠在公司商店裡使用；礦主甚至「擁有」「管制」該產業的州議會。爲了確保權威，礦主僱用武裝警衛，驅逐「麻煩製造者」——明白地講，就是將他們丟到街上。很多故事提到有分娩中的女人被丟出屋外，有女人的乳房被切除，男人則挨打或被殺。特別盯上的是任何被懷疑企圖組織工會的礦工。礦區所組織的大部分工會，都以來自威爾斯或英格蘭礦場的移民爲基礎，他們到來時帶著集體行動的期望和知識。這些人在西維吉尼亞州很少。雖然有凝聚力強的社區，十九世紀晚期的特性卻是勞動的高流動率——據估計每兩年有三分之一礦工移動（Corbin, 1981: 40）。

因此，即使有一些組織工會的需求，礦場警衛卻毆打和恐嚇加入工會的礦工，直到崩潰爲止。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區顯然沒有種族區隔——狹小的社區裡，空間區隔不可能，按件計酬也不利於差別薪資，而共同的困難也意味這裡幾乎是美國礦業裡，唯一不會有反對僱用黑人勞工罷工發生的地區。但正是在這種文化裡，二十年後發生了美國勞工史上最暴力血腥的對抗。有部分原因是因爲社會網絡，雖然流動率很高（其實這正是原因），本世紀頭二十年裡人們的社會網絡和接觸，開始遍及了**整個**地區。再者，礦場警衛的努力確保了如果真有組織能夠崛起，便是根植於當地的自主社會團體——他們拒絕聽從工會領袖保持節制的呼籲。公司律法粗劣的正義，其明顯的殘暴與不公，凝聚了憤恨，提供了顯著的目標。警衛是階級壓迫的作用者，遂成爲階級意識浮現的焦點。社區頑強抗爭，即使被迫離開家園，面對國民衛隊，這大部分可以歸因於孤立且不幸的處境所產生的團結。

## 全球化公司

### 為福特工作？

然而，考察社區的生活方式，不必然會讓我們侷限於單一產業城鎮或孤立的社區。如果我們想要研究其他產業，就必須稍有不同的想法。本節指出，環繞著勞動力所在之特殊地域的規範、言行和期望，對於理解甚至是最強大的全球組織，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我們考察福特汽車公司，也會有一套文化隨著這項產業演變。讓我們從福特歷史上最著名的時刻之一開始——日薪五元。這在汽車工業發展的初期非常引人注意，因為福特付工人高過平均薪資的工錢。但這並非出於慈善；反之，福特希望能夠改善生產與利潤。伴隨著高工資，對勞動力有一連串的期望和要求。一開始，這種薪資只付給二十一歲以上的男性，其用意是要男人能撫養一個依賴的妻子；福特的推理是有妻小要撫養的男人，比較不願意訴諸產業行動而危及收入。同時成立了一個「服務部門」來檢查勞工，減少酒類消費，鼓勵一整套的「優良」言行：如 1920 年代的一則廣告所述，福特「不僅造汽車，也造男人」。有一組規範和行為扣連上各式各樣的消費實踐、家戶安排等等（參見第八章）。福特想要創造的是有份好薪水和穩定消費模式的順從行為文化，搭配他的大量生產與高生產力技術。這兩方缺一不可，形成了所謂的「福特主義」模式，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變得普及。

然而，如果家庭的社會—空間關係非常重要，那麼工作時的文化也一樣要緊。貝農（Beynon, 1973）有關福特工作的經典研究，考察了至 1960 年代晚期為止，福特汽車公司的英國工廠裡，管理階層與



勞工之間的衝突文化如何產生。這並非從先前田園牧歌般的關係突然轉變而來。過去已經有工會成員和福特之間的激烈衝突。而福特在 T 型車的最後一批生產作業時，全速開動整個裝配線，累積了一定庫存，所以他可以在為新型號汽車調整機具時，暫時解僱所有勞工六個月（沒有工資）。1920 年代，福特以「底特律的墨索里尼」聞名，因為他持續加速裝配線，以及因「服務部門」的監督與偵查引發工人之間相互猜疑。這種壓力導致了貝農（Beynon, 1973: 31）所謂的「臉孔的福特化」——工人表面看起來是專心工作，實際上卻是和同事聊天。

147

福特預計要在利物浦建造一間工廠時，確實點明了他想要避免的事情之一，就是精通工廠文化的勞動力——例如前述的掩飾欺瞞——因為僱用的是「青嫩勞動」，剛加入工廠系統，並再次鎖定有「家庭責任」的男人。徵募人員要找的也不是聰明勞工；事實上，因為公司不需要在例行的「去技術化」工作上有工人的投入，太多想法反而可能引發騷動。相較於採礦社區，工人和管理者與其工作的關係很不一樣；工人不會以礦工認定自己是「礦工」的方式，自認為是「汽車工人」。這份工作是許多可能工作之一，管理者為了晉升也會在工廠裡升遷，或是離開工廠。在汽車的持續移動中，工人必須找到使腦中一片空白的方式以便生存，在薪水袋裡而非工作上尋求滿足。所以貝農的評論是「壓力與緊張成為汽車工廠的核心因素。成為一場沒有真正贏家之遊戲的部分構造。在這個世界裡，協商經常是場戰役，有時是場微妙的心理戰」（1973: 97）。在這種氣氛下，對於工作率（work rate）的控制成為重大議題——這個議題隨後引發了更強勢的工廠管理員運動，試圖從經理人員那裡奪取對工作條件的若干控制，還有一些持續

性的顛覆動作，諸如怠工，藉以延滯裝配線上的工作步調。在這些環境裡，就很清楚衝突的文化如何能夠發展出來，而且成為汽車工業裡關係的特徵。

### 為馬自達工作？

148 然而，過去二十年的典型說法指出，雖然這種衝突關係糾纏著西方公司，日本公司卻顯然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一般的評論者已經暢談過文化差異的觀念。這並非意指「族群」差異，而是工作場所習性的差異——強調團隊工作而非衝突。第一家馬自達（Mazda）工廠開設於美國，計畫要創造一種「第三文化」，既非完全日本，也非全屬美國。馬自達希望有比美國三大汽車廠更高的生產力，但是達成的方法非常不一樣。美國工廠裡，每分鐘有四十至五十秒是有效運用，馬自達打算再提升十秒。如果以兩千人的工廠乘算，這形同多出 333 位額外工人（Fucini and Fucini, 1990）。美國公司無法讓勞工做這麼多工作，而不斷壓迫要提升裝配線的速度，導致了抵抗與衝突的文化。馬自達的日式解答是消除這種文化，並因此提升生產力。要代之以「團隊合作」和工人積極參與的文化。要辦到這點，工人團隊要在檢討會議（*kaizen*）裡，自行討論如何減省工作所需秒數。

這導向了不同的招募策略，有各種心理測驗，好幾回面談的團隊合作遊戲，以及勞工和工會幹部執行的面談。「沒有美國汽車製造商曾經問過這些問題，三大廠一向只在乎僱用工人來造汽車；馬自達則希望工人成為團隊的一部分」（Fucini and Fucini, 1990: 2）。他們避免僱用來自其他車廠的勞工，因為他們擔心還得「矯治」勞工的「壞習

慣」，同時他們也得高失業之助，而能從 96,500 個應徵者中挑選 3,500 人。雖然職司功能有所區隔，契約卻非常簡潔——有位經理解釋，這顯示了事情的運作依靠信賴，其他地方厚重的法律契約源於管理者的無法信賴。簡潔的契約乃意圖要標誌出勞工的彈性，以及與管理階層的新關係。伴隨了簡化層級數目，還有經常為人提及的單一食堂模式——職員和管理人全體與工作現場的勞工一樣。

對勞工的選擇，通常偏愛來自服務業公司者，例如漢堡王，採用了「員工」(crew) 的概念，即每個人都可以擔任彼此的工作，並且有彈性工時——70% 的招募勞工具備非工廠的背景。最後，這座工廠卻顯示並沒有像這些事情所展現的那麼不同。起初，工人必須磋商義務與志願性要求之間的區別，卻發現日本的工人認為有責任從事「志願」的工作。再者，及時 (Just-in-Time) 系統 (參見焦點 9.1) 意味著任何工人的鬆懈會立即顯現出來——怠工也是如此。這曾被描述為「豐田主義」(Toyotism) (Dohse, Jurgens and Malch, 1985)，公司不需要一整隊的稽查員。如果任何工人慢了下來，兩邊的人就會立即注意到，而必須有所彌補。因此，零件從 A 工人傳到 B 工人，再到 C 工人，如果 B 工人慢了，A 工人會注意到產品在下游堆積；此際，C 工人沒有工作可做，必須有所反應，或是被更後面的工人責備。工人本身就是自己的監督者。很快地，有些不滿的馬自達工人開始懷疑他們被告知要期待的「團隊合作」：

149

他們打算要 *Kaizen* 這個，*kaizen* 那個，我們才可以提高生產力。他們說的越多，聽起來就越像整件事情不過是從每個工人擠出更多工作的方式而已，同時拋進來大量的老式

家長作風，讓每個人高興（Fucini and Fucini, 1990: 87 所引工人陳述）。

缺失率開始攀升到讓管理人員驚恐的地步，而且工人投票選出自己的工場工會代表，而非與公司合作的代表。或許，我們可以視這種文化為某種危險的意識形態，快速的生產步調之所以可能，不僅源自日本式精神，也因為渴求每小時 13 美元的收入。

### 焦點 9.1 及時（Just-in-Time, JIT）

JIT 是種組織生產的方法，其設計是要降低庫存，並協助確保品質。這與曾經被稱為福特主義的防範萬一（Just-in-Case）相互對照。在福特主義模型裡，每位工人儘可能以最快速度在當班時完成工作。他／她從庫存拿取所需零件，然後將完成品送回庫存——另一位工人會在適當時機取回這件物品。JIT 意味著零件只有在需要用到時才會組裝或生產——只要及時給下位勞工使用。這消除了束縛在存貨上的資本。這也意味著任何錯誤或缺失，都會立即出現（而不會蓄積缺點品）。很少有公司能達致「零庫存」，或是全面的 JIT，但它成了一個十分有力的模式。

### 為摩托羅拉工作？

150 資本經常被描述為雄踞於全球的舞台之上——以「全球轉變」的角度視之——在這種背景下，地方群體，甚至國家，都變得軟弱無

助。前面兩節指出資本作為一系列勞動關係與過程，並非與文化無涉；資本促進了後來可能會反對它的特定關係。同樣地，資本顯然也會帶來、利用和改變既有的地方文化。這個過程最徹底的地方莫過於所謂的新國際分工了。為了回應西方勞工的強悍與衝突文化，以及受到諸如東南亞地區的便宜勞動力所推動，各公司紛紛將製造工廠搬遷到先前未工業化的地區。在這種狀況下，有學者主張資本主義作為文化體系，作為價值、規範與信念體系的特殊性，變得更為顯明：

某些人類境況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邊陲更為清楚……資本主義的意義在此會附屬於前資本主義的意義，而在這種對抗所表現的衝突裡，將會是人成為生產的目的，而非生產成為人的目的（Taussig, 1980: 10, 11）。

和先前的案例一樣，公司持續尋找「新鮮勞動」。在馬來西亞電子公司的例子裡，其發展策略鼓勵城鄉遷移，規劃至少保留 40% 的工廠工作給主要來自鄉村的本地馬來人。1970 與 1980 年代設立的多國公司，因而成為政府嘗試改變國家族群與經濟結構的一部分；該國由於不列顛帝國政策傳統上指派本地馬來人（*bumiputra*）擔任農村工作，讓華裔馬來西亞人從事商業，而有獨特的族群與經濟結構。新政策引介鄉村的本地馬來婦女到新成立的加工出口區擔任工廠勞工。到了 1980 年，約有八萬名婦女受僱於這些工廠，其中半數是在電子部門（Ong, 1987: 146）。為美國生產的矽晶片裡，有百分之四十左右便仰賴這種當地文化（Grunwald and Flamm, 1985）。

為何選擇這些婦女，其解釋通常認為她們「靈巧的手指」讓她們能夠在電子裝配線上迅速操作精密的工作。這種說法暗含了這些婦女

- 151 與二十世紀所發明的工業過程之間，有自然的、生物上的親近性——如果可信的話，這是演化上的一次偶然。或許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鄉村文化，婦女所接受的社會化讓她們習於裁縫刺繡與其他需要精細手工的工藝，同時也因社會化而能接受這種工作的單調乏味。公司也強調馴服。然而，缺乏抵抗也是由於法律刻意限制了工會組織勞工的能力。公司可以索性「關閉」工會化的工廠，開設「新的」工廠（在同一棟建築裡，運用同一批勞工，生產相同的產品），這樣一來，工會就得重頭來過一遍。勞工很年輕，缺乏經驗，加以法律要求她們懷孕後得離開工廠，都保證了資淺員工的高流動率，缺乏抗拒管理階層的自信。順從的個性也因為一系列家庭的類比而更為鞏固，與鄉村長者的接觸也提高了這些年輕婦女承受的道德壓力，不能夠「讓她們的村莊失望」。有趣的是，這又為被創造出來的新文化，提供了進一步的重要角色。在這個案例中，工廠被「促銷」成進口的文化，馬哈帝（Mahatir）總理宣布了一項「東望」日本的政策，借鏡其溫順配合、動機強烈且勤勉奮發的社會，獲得社會與經濟的啓示。「這種強調文化價值，而非技術專業的做法，提供了道德形象以確保新的勞動關係，並且為這項日本公司佔大宗的方案，贏得了馬來回教徒的支持」（Ong, 1987: 149）。

這種涉及文化價值的意識形態所造就的氛圍，讓眾人得以接受新的工廠條件、每天八小時看著顯微鏡操作精密的焊接、工廠二十四小時運轉，以及大量單身女子離開雙親的村莊。這些工人被安置於住宅區或宿舍，穿上公司制服，以公司巴士接送上工。由於偏好視力良好——但惡化得很快——的年輕勞工，在這個回教國度裡創造了一種新情境，即沒有監護的年輕婦女有了（少量）可支配的所得。美國公司特別會利用這種情境來吸引勞工。1970年代，曾經以用化妝品獎賞優

良勞工、選美比賽等活動來招募勞工。事實上，有許多婦女認為能夠在城市咖啡吧裡待到很晚，依自己喜好社交，實在樂趣十足。然而，這造成了一股反挫，「新勞工階級馬來婦女最常見的形象，其實是『熱妹』(Minah listrik) 或『高壓電妹』(Minah karan)」(Ong, 1987: 146, 179)。這種公共形象操弄的是速度、光與熱的觀念，用一系列雙關語來暗示道德散漫——例如耍弄著單身女人的不受拘束，以及街頭拉客和賣淫的語言。這種情形導致公共關切的壓力，迫使公司更緊密地監護其員工，並減少提倡西方生活風格。但是辯論與批評聚焦於廠區之外及婦女生活中的消費文化與西方化，認為那是道德上的危害。所批評的角度並非這些婦女如何被嵌進全球資本迴路之中。

152

對女性勞工而言，生活的變化並非只見於消費的社會關係改變了。在工廠裡，她們遵從一套鄉村裡沒有的時間紀律。生活以裝配線的速度前進，支配了工作的流程。這種流程依靠持續的「加速」與及時的效率增長，管理階層則運用工作小組會議來監控不滿情緒，驅使勞工邁向更高的目標。這些辦法與文化背景密合，使得管理階層能夠利用家長作風與家長權威的觀念，來合理化目標的提升——管理者解釋了雙親不僅期待子女的奉養，而且總是期望得到更多 (Ong, 1987: 163)。自我監控的鄉村工作，對比於這個行動分秒都要計較，而且受到男性密切監督的世界，這種差距造成了創傷。勞工必須順從上廁所的限制，以及對她們社交生活的仔細盤問。

在這種轉化的階段，婦女很少採用長久以來西方發展出來的策略。反之，她們仰賴自身文化的武器。以史考特 (Scott, 1984) 的說法，這些是「弱者的武器」，卻是她們手中僅有的。公司訴諸家長權威，婦女則訴諸公司的家長責任。婦女可以運用她們的祈禱時間和祈禱室權利，得到脫離監督的合法自由，而既然她們臣服於男性監控，

153 她們便訴諸「女性問題」，讓她們的監督者尷尬而應允其懇求。婦女或許會因為文化期望而不能採取某些抵抗形式，但同樣地她們可以運用情感所反映的期待。最著名的是她們可以訴諸情緒不穩與鄉村俗民信仰的觀念，來反應顯微鏡裡有「惡魔」。大夜班花了好幾個小時盯著顯微鏡看的婦女，會突然見到惡魔，隨即歇斯底里。如果領班夠快，可以把這位婦女移離生產線，否則便會有一陣集體歇斯底里籠罩整個部門，甚至整座工廠。跨國公司的高科技電子工廠必須關閉，直到當地巫師或 bomo 驅離魔鬼，很少有什麼比這種景象更不協調的了。如翁恩 (Ong, 1987: 201-2) 所述，這些「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反叛與抵抗形式，最終並非指向『資本』，而是指向所遭受的侵犯支配著適當人際關係與道德正義的當地界線」，形成了道德批判，而這是僱用「新鮮勞動」的對應結果，並且造成了「與其從屬之女性地位相符的間接抵抗」。這是當時當地在文化上能被接受的抗議習慣，正逢新的個體性文化、新的工作文化，以及新的性別觀念與舊有文化遭遇的時機。這個接觸的時刻闡明了我們原來視為理所當然「正常」的經濟關係，其實是一組非常特殊的文化。

### 新技術空間：全球迴路裡的連鎖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三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件是一般論點，即工作文化鑲嵌於其他地方性的信仰、規範與行為的聚合體之中。第二件是這些情境涉及了文化變遷，但我們不應該認為變遷只牽涉了資本主義關係與前資本主義關係，工業與非工業的會遇。雖然這能夠非常清晰地彰顯情境，但並非生產文化的主要部分。第三，我們不應該認



為地方性的文化彼此孤立。這些創造出來的與生產性的文化，在地理上彼此連結。建立在這些論點上，本節探討英國和美國高科技產業裡，新的工作空間與文化的創造。這些高科技廠商所在之處，都不能說先前有著非資本主義的關係。但這些廠商經常使用東南亞電子工廠裡婦女勞動的產品。它們是同一個全球體系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是個均質的全球文化。

這些高科技公司裡的勞動方式，並非工廠裡受到嚴密監控的重複性勞動，而是層級較少的「平坦」管理模式，勞工也多屬彈性工時，取決於勞工自己的速度和喜好。這些廠商也不是多國公司全球裝配線裡的分支，而經常是小規模的公司。勞工通常是男性，聲稱他們的工作有高度的個人自主性與「創造性」。這與通常拿來描述工廠生產的語彙，形成明顯對比：

154

劍橋周邊平坦的鄉村地景上，群簇著比英國任何地方密度都還要高的小型科技公司，顯得與工業北方荒涼的都市地區距離遙遠(*Financial Times*, 1986, 引自 Massey, Quintas and Wield, 1992: 94)。

觀看著這樣的「地景」，很容易輕忽這些公司與地球另一邊其他工廠之間的物質關聯。反之，受到強調的是這裡領時薪的勞工很少，還有個人成就的氣氛。然而，真實的工作內容與被期待的行為，都仰賴漫長的工時，遠超過契約規定，懷抱著超過監督者所要求的「奉獻」觀念，以及工作和休閒之間的混淆，並傾向於加強高科技工作是「男孩玩具」的趨向。這確實會鞏固了性別區隔，因為缺乏固定照顧

小孩的時間。這種艱苦的工作慣例之所以能夠維持，部分是因為「環繞新高科技從業者周遭的神話」，以及他們身為「電子階級」的自我概念（Massey, Quintas and Wield, 1992: 119），並不認為自己符合過去階級關係的模型。這裡意味的是諸如研發等活動的地位和期望（各國不同）之複雜網絡。在英國，雖然研發管理都被認為拋開了「生產」而提升了地位，財務主管的薪資還是高過研發主管，因為後者被認為牽涉的是「理論」而非「實務」；法國的情況則相反，研發的專業資歷得到較高評價。

如果我們審視美國這個「微軟」擁有自己的「園區」，以及精細的平坦管理結構的地方——沒有任何程式設計師的層級低過比爾·蓋茲三級——便可以將這種狀況推到極端。但這裡也是個溫室，員工的工作時數極長，通常為的是「滿足」，而非金錢報酬。這裡的文化是有免費可樂與快餐讓勞工在稍作歇息時隨時取用，以便繼續工作；公司的文化是執著、年輕的程式設計師。也正是這種文化讓小說家大衛·考普蘭（David Coupland）創造了「微軟奴隸」（microserfs）一詞，

155 來描述美國西岸置身精緻景觀園區裡的高科技僱員，根本沒有時間花自己賺來的錢。因此，工作文化的文化地理學即使面對最為全球化的產業，也得仔細研究其地方文化。

## 勞動與服務

### 全球空間：老男孩，年輕頑童

如果有許多人被問到要指出一種「全球」力量，絲毫不在乎地

方、在地價值或政府，他們的回答很可能是全球金融市場。但這些也取決於高度地域化的工作文化。如果我們以倫敦市為例，我們見到它的演變，一直到 1986 年的大擴張為止，都是個極度層級化的文化——證券交易市場像是個俱樂部，而非全球市場，由有執照的營業員組成，仰賴相互信任的文化，營業員的「話就是他的股票」（參見第八章）。這裡男性代名詞的使用，並非純屬偶然：直到 1973 年，才准許第一位女性證券營業員加入。這是個密集社會網絡的世界，依靠從私立學校與牛津和劍橋的「老男孩」網絡吸收新血。這整個文化於 1980 年代解除管制臻於頂峰時，徹底傾覆了，當時允許外國公司進入市場，舊有的工作區分也撤除了。這一平方哩地的文化與其說是擁抱「全球力量」，不如說是輸入了紐約交易廳較為劇烈競爭的文化。伴隨而來的還有新科技的引入，要處理螢幕上的資訊，買賣也透過電話或電子傳輸，而非面對面進行。

看待這些所導致的文化的一種方式，乃是透過「男性氣概」的角度。營業員被期待要承擔風險，具備攻擊性，痛下殺手，一切活動都編碼為攻擊性、競爭性的男性氣概。在這種氣氛下，難怪自由主義的機會均等政策，沒什麼人買帳——公司尋找的是那些展現出男性特質的人。當天獲利最高的營業員，會被封為「大屌」（the big swinging dick）——這個字眼很鮮活地喚起了金錢、權力和男性賀爾蒙的形象。當營業員被要求透露他們握有的股票和意圖時，反問：「你希望我拉高裙子，讓你看到更多嗎？」，這便與預設的女性易受傷害的意識形態，形成了強烈對比。營業員會聲稱女人的地盤應該是臥室或廚房，會在某人生日時僱個脫衣舞孃，並且發送孩子氣的性別歧視傳真給女性工作者等等（McDowell, 1995）。

在這種環境裡，女人或許會採取名義上的男性姿態——穿上不顯性感的套裝，因為裝扮傾向於關聯上順服的女性氣質，並可能不友善地被類比為秘書人員——置身酒吧裡，男性同僚對經過的女人發出挑逗的評論時，必須忽視自己的不悅。然而，性別與性格的重要性遠過於此。營業員經常為了商業，涉身需要他們運用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即他們的文化的的工作。大部分工作依然仰賴與顧客和投資人的面對面交易。這種公司便會尋找上得了檯面的員工，而個人外貌的界定將排除了過胖的人，無論男女。控制自己的外貌和形象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和同事競爭，也在於掌握和顧客的關係——這種重要性反映於城市裡健身房與瘦身俱樂部的身體文化。男性可能與顧客稱兄道弟，而女性或許刻意操弄「誘惑」的虛偽遊戲。這裡的重點是指出，勞工必須在他們工作的不同空間裡，運用一系列的扮演。同性戀員工可能在上班時採取異性戀的角色，以便能夠在營業廳裡工作；全體男性可能必須採取刻板印象的、強悍、男人氣魄的文化。工作的空間要求大家採取某些角色和言行，以便執行工作。在這些案例中，我們見到了：

勞工的身分認同並非工作的偶然部分，而是整合其中。互動式的工作除了利用勞工的體能與智能，還運用其外表、性格與情感，有時候迫使他們比從事其他工作的勞工，更有自覺的操弄認同（Leidner, 1991，引自 McDowell, 1995: 90）。

這意味着在許多服務業工作裡，我們必須看見「扮演的勞動」

(performative labour)，亦即販賣的東西不僅是項產品，也是與勞工的相遇。

### 扮演的勞動

工作的操演性質在餐廳和酒吧格外顯著。大部分這類研究奠基於**參與觀察**，研究者參與活動，紀錄他們要如何調整自己的角色，以便適應他們必須擔負職責的空間裡的風氣。這類研究的早期例子之一，是針對一間美國酒吧裡雞尾酒女侍工作的研究（Spradley and Mann, 1975）。伯蘭達·曼（Brenda Mann）在這間酒吧受僱擔任女侍。她很快便明白顧客、吧台員工和女侍對同一個事件的意義，都有不同的界定——實際上是他們據以觀看這個空間的不同文化透鏡。這映繪於支配著酒吧的性別分工——女侍洗起玻璃杯應該非常完美，但是這項工作卻是由男性吧台人員擔。有各種默會知識和符碼主掌這裡的工作。首先有微觀地理學，亦即工作的性別區分，映繪到空間區隔上——男性空間在吧台後面，女性空間則是服務顧客——但這整個又編碼於由男性顧客主宰的一般性「男性空間」中。例行工作浸染了性別的特徵，因此「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背後的價值，僅僅由於每晚工作的言行，便不斷地重述」。酒保（男性）的需要被預設要優先考慮，工作的組織都是為了支持他們：女侍必須學會如何替訂單分類以方便吧台人員，根據在吧台的位置來排列不同類型的飲料，然後在收到飲料時，重新排列以便端送正確的飲料給顧客。女侍可能會在吧台忙碌時被叫來幫忙，但是酒保幾乎有一種儀式性的純淨，絕對不到桌邊服務客人，如果女侍在吧台從事額外工作，還期待要對這種特權表示感

謝。在這表面上沒有結構的工作裡，介於吧台人員和女侍之間，以及不同的女侍之間，有一系列社會和空間層級在運作，比如說跨到別人負責的範圍裡工作，便涉及了禮節與獲得允許，這樣才不會顯得像是其他人沒有盡心工作。同樣地在與顧客關係方面，女侍會對她們懷疑不足法定年齡的女性查詢身分，但很少對男顧客這麼做——或是甘冒被酒保責備的風險。這個地方裡的人際關係，對員工本身和顧客而言都非常複雜，熟客和員工之間會有關係，其他顧客則是喜歡這個地方，而偶然光臨的顧客則只當這是個喝杯酒的地方。

這一類扮演性的勞動，經常涉入第八章討論過的主題化零售空間。菲爾·克蘭（Phil Crang, 1995）研究了一間主題餐廳史莫齊喬（Smokey Joe's），其為英國顧客提供的美國南方的風味和氣氛。這間餐廳賣的是這個主題，以及一種迅速「即席表演」的氣氛——這是員工必須努力創造的氣氛。因此員工必須演出表現歡樂的角色，鼓勵顧客加入這種氣氛，這是一種「情感勞動」。侍者也必須在顧客和廚房，以及顧客和吧台之間穿梭中介，組織他們的工作，以便盡快地端送食物，避免任何遲滯。如果食物延遲了，侍者必須要付出額外努力，以便得到更多小費，或者，在遭受不公待遇時，可能在甜點裡吐口水報復。這種扮演因此是圍繞著一系列表現的空間而組織；前台是遞送與接受訂單之處，也是「表演」登場之處，而後台是侍者必須和其他員工協商，以便確認訂單的地方。此外，在餐廳的這個狹小空間裡，我們還可以見到這些互動，融匯了伴隨餐點而來的異國文化（美國南方）販售。

這種諸文化的匯流，顯示於祖金等人（Zukin et al., 1992）對紐約餐廳的研究裡。餐廳構成了全國與跨國經濟和文化流動的地點。「餐

廳作為文化產品創造和複製的地方，影響了文化風格的跨國流動……餐廳是個製作新社會認同的『跨國空間』」（1992: 106）。餐廳經常成為移民勞動力的第一個停靠港，供應當地或國際的料理。微觀地理還是繼續運作，城市餐廳的檯面員工——侍者——經常是大學畢業生，擁有極高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或知識，能夠表現出世界主義的主題。後場員工經常是移民，缺乏文化資本來為富裕的主顧表演。

那些想要吸引有錢顧客的餐廳，很可能要求員工具備文化資本來讓這種會遇可以運作。然而，在食品產業的大量生產端，有成千上萬所謂的麥當勞工作——低薪、低階，生產單一產品的例行工作。沒有人會走進麥當勞，問道：「今天有什麼特別料理？」，除非是種反諷

### 焦點 9.2 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是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發明的詞彙。他用這個詞來指出，誠如個人可以累積經濟資本（可以銷售的財富、薪酬等等），他們也擁有文化資本。這是他們獲取的——通常是默會的——知識與技能的庫存。他認為文化資本逐漸被拿來不當地交換，以獲得經濟資本。因此，在不同形式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有不斷變動的兌換率。

（Leidner, 1993: 45）；不僅產品，服務也是標準化的。員工的互動經過仔細編排，不僅讓勞工慣例化，也讓顧客養成慣例（參見第七章）。不只速食連鎖業如此，比較高級的餐廳亦然——史莫齊喬餐廳列出了服務生為每張桌子服務時，必須操作的十六項動作。然而，互動方式

的完整編排，也意味了要避免仰賴未明言的能力。在很多方面，這也是要降低「情感勞動」，提供的是整套劇本而不止是角色，讓勞工能夠在心理層面上躲在後頭。這時候，產品的移動受到連線至收銀機的電子存貨清單仔細控制，以消除勞工的裁量判斷。麥當勞員工準備食物時所遵循的「聖經」，幾乎和馬自達工廠用來極大化生產的方式一樣嚴格而精細。

## 摘要

有三項理由說明了這些例子為何挑戰了文化是佔據特定領域的有機社區這個觀念。首先，環繞著管理和控制議題而生的緊張關係，和「有機」這個字眼的所暗示的和諧文化觀念有矛盾。這些都是高度反身性的文化，眾人會思考自己行動的意涵，而且經常會以有衝突的方式來思考。其次，地方在維持這些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比起僅是充任群體領域還要複雜。人們可能在一天的歷程裡，在不同空間採取不同角色，而這些空間都無法提供構成人類生活的全部事物——每個人都在某個時點上離開這些空間。因此，我們無法認定「整體生活方式」受到這些地域的限制；反之，空間的作用在於替特殊的互動與社會關係，創造與複製了期望。在思考生產文化時，不必依賴「有機整體」觀念的第三個原因，乃是如每個例子所示，文化受到全球資本的趨勢塑造。全球力量並非在文化之外運作。現代世界的全球力量，反而是透過鑲嵌於特殊地域環境的文化而行動。對生產文化的研究指出了，我們必須重新考察變化總是源自「彼處」的憂慮，以思索「此地」言行在全球化世界裡的連結。



## 進階讀物

- Beynon, H. (1973). *Working for Ford*. Allen Lane, London.
- Cockburn, C. (1983). *Brothers: 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Pluto, London.
- Corbin, D. (1981). *Life, Work and Rebellion in the Coal Fields: The Southern West Virginia Miners 1880-192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 Coupland, D. (1995). *Microserfs*. Flamingo, London.
- Fucini & Fucini (1990). *Working for the Japanese: Inside Mazda's American Auto Plant*. Free Press, Toronto.
- Leidner, R. (1993). *Fast Food and Fast Talk: Service Work and the Routin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 Ong, A. (1987).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 Spradley, J and Mann, B. (1975). *The Cocktail Waitress: Women's Work in a Man's World*. Wiley, New York.
- Williamson, B. (1982). *Class, Culture and Community: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Mining*. Routledge, London.



## 十、國族、家鄉與雜種世界裡的 歸屬

- 國族與文化認同
- 雜種文化認同
- 接觸與翻譯的文化

本書開頭探討了文化的歷史傳播，文化跨越空間的轉變，以及文化所創造的地景（第二章）。本章則把文化的移動，聯繫上文化如何彼此發生關聯的議題（第五章）。這兩者放在一起，揭露了透過文化區來創造文化認同的某些特徵，這個過程與當代國族主義有關。在這一章裡，文化與國族認同的觀念，會透過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和文化分化（*cultural differentiation*）這三個稜鏡來檢視。接下來則會概述如何不把文化視為「在領域上排他」或均質的，而是包含了內部分化。這裡強調的是

文化沒有「本質」的核心，而總是在互動與移動之中塑造出來的「雜種」。爲了闡明這些觀念，第一步將會「解構」英國文化觀念表面上純粹的、領域上排他的文化觀念。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本章將檢視流通的文化，尤其是要探討文化在大西洋迴繞時，所發生的相互關聯與轉變。最後要提出的質問，涉及混種化（creolisation）的過程，或者，我們是否能夠見到多元的文化在市場上相互推擠（參見第八章）。

## 血緣與歸屬

162 討論文化時，最爲顯眼並富有政治意蘊的方式，就是從國族認同的角度出發了。國族性（nationality）不只是個政治—法律地位，也涉及我們相信自身所擁有的社會特徵，我們與同胞共有的特質。這種感受到的紐帶關係，與世界的政治法律地圖之間的無法搭配，可以見諸中非與東非、南亞、巴爾幹半島和魁北克等地身分認同上的緊張。這裡無法詳盡解說國族主義，以及它與政治和國家的關係；不過，我們可以清楚地闡明塞爾維亞人、喀什米爾人和魁北克人的運動，顯示了共同的模式。在這些運動裡，文化認同都被視爲固定的客體，一代傳諸一代，也具有領域特性，該文化的空間充滿了族群或國族觀念——形成了「血與土」之間的強大結合。因此，領土常以身體的譬喻來描述，如「父祖之國」（fatherland）和「母親大地」（motherland），或是賦予人格。於是，文化地景經常在這個過程裡被視爲作用者——它被當成傳遞文化歸屬的容器。這種族群國族主義認爲文化等同於空間，而空間等同於人民——這便形成了循環邏輯，即某人歸屬於某個空間

的權利，端視其是否擁有用以指認該領土的文化。在這種文化與空間的視野下，會有三件時有矛盾的事情發生。

首先，身分認同由空間上廣延的文化來定義。也就是說，文化被想像為單一的（一種文化佔有一個空間），並受該空間框限。這和尺度無關，因此「無論『家園』被想像為歐洲共同體，或是國族國家或區域共同體，都浸淫在對完滿、一致、整全的渴求裡」（Morley and Robins, 1993: 6）。其次，文化被形塑為一種實體，賦予一種實質，而超越了文化藉以為人經驗到的那些言行舉止。不再是由人群的行為方式導致標籤，而是由標籤來定義合宜的行為。文化不再被視為物質與象徵實踐的結果，反而是這些實踐的原因——是行為表象背後的潛在本質。因此，阿多諾（Theodor Adorno）那有名的對「何謂德國人？」的回答，指出了這個問題本身便「預設了一個自主的集體實體——『德國人』——而其特徵隨之決定」（引自 Morley and Robins, 1993: 6）。族群國族主義的第三步，乃是這種本質會遭受外來力量威脅、污染、稀釋，或甚至是「毀滅」。認為文化與認同以這種方式結合，會發動一連串的恐懼，也是為這些恐懼所促動。因此，這是一種節縮而非擴張的認同——與第五章討論過的殖民時代相反。

國族主義衝動可以視為一般人類需求的一環，即在空間層次上表達控制與認同的需求（參見第五章與第七章）。然而，文化和國族主義的這種聯合，走得比這個一般命題還遠。那是一種特殊歷史過程，而非普遍的需求，而且雖然會運用普遍過程的語言，它還是透過特殊的政治與文化機制來運作。以下三節探究這種領域認同過程中牽涉的特殊機制。第五章已經比較詳盡地討論過分化「自我」與「他者」的恐懼與慾望，這裡則把焦點放在讓文化群體凝聚在一起的紐帶上。首

先是「想像社群」裡的人群連結，無論空間距離有多遠，其次是探討「被編造之傳統」裡的時間向度。

### 想像的共同體

「想像的共同體」一詞引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83）探討國族與國族國家興起的著作。他指出，我們必須把「國族」認同視為歷史上的特殊形式。例如在封建歐洲，經由世系和效忠的認同作用，導向了非常不同的政治、效忠與文化認同的結構——「普世」（這個詞的起源正是天主教）教會的蔽蔭下維繫。人群不會以國族作為認同的框架。作為政體的國族和國家起自十六世紀，經歷了一連串並不順遂——而且絕非勢不可免——的步驟和轉變。最重要的轉變之一，就是美國與法國革命之際，與之相繫的國族並非君主本人，而是一群人民——一群公民（雖然美國很不名譽地排除了黑人）。現在因為過於理所當然，我們不再探問這種轉變導致了什麼後果。這看來非常自然，但這其實是一項諸多事件共同促成的結果，涉及了重塑社會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封建體制的運作乃透過垂直聯繫的過程，亦即在相

### 焦點 10.1 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

公共領域這個概念經常與市民社會這個觀念有所關聯。這個概念指出民主國家不單只是由公民和國家組成，不只是國家機構。它指向了尋常百姓可以討論、評估和行動的各個論壇。公共領域經常與「空間」觀念有關，每個人都可以出入，身為形式平等的個體——每個人的意見都一樣重要——彼此會面，理性地討論衝突、議題與事件。要注意的是，雖然這些政體宣稱公民彼此平等，但是能夠參與「公共領域」的能力，受到缺乏資訊的侷限（例如文盲），而且媒體亦被賦予重要角色來設定任何討論的條件上。地理學家也注意到這個模型涉及了一整個系列的空間形式——真實的、比喻的空間，或兩者皆是。論壇這個觀念引自在羅馬人人人都可以出入的市場，公民在此可以集會。其他歷史性的陳述，則關注咖啡店或其他人群可以聚集的所在。我們或許該提醒，這些空間在行為方面時常是相當排外的，而且原則上只容許白種異性戀男人進入。當代論辯關注的則是網際網路（第六章）是否能夠提供新的公共空間。

當靜態的社會層級裡上下——領主追隨君王，鄉紳則追隨領主，依此類推。相反地，大眾社會裡每個人都是「公民」，而非臣民，導向的是水平式的認同作用，是（形式上）平等之人彼此共享認同。

這種共享的模型，可以在「共同體」觀念裡找到。但若要想出幾個社群的例子，大部分人提出來的會是小規模、面對面的社群。那麼，這種觀念如何能夠橫越空間，涵蓋了國族國家裡的大量人民；那些我們只是聽過，只是讀過，或是經由二手傳言知道的人？安德森（Anderson, 1983）強調媒體的重要，最明顯的是大眾報紙，讓事件和

人物的新聞可以散播，而且是原封未動地散播，而不是透過轉了好幾手的耳語。因此，大家以**相同**的方式知道**相同**事件。他們不必依賴中介者來為自己打算；感謝報紙，資訊散布到整個「公共領域」。但這並未完全解決創造一種「水平」公共歸屬感所產生的問題。每個人現在都聯繫上了同樣的故事和論調，同樣的英雄與匪徒，但是我們如何與同胞聯繫——那些不僅我們永遠不會見面，而且永遠見不到，聽不到的人？這就是共同體的「想像」部分上場的地方。

假想閱讀報紙（或者是觀看全國晚間新聞，參見第六章）：重要的不僅是廣大範圍空間裡大量人群閱讀或聽聞相同事情，還在於每個人知道（或至少是相信）其他人都這麼做。這是這種信念讓「想像社群」的共享向度可以運作——因為相信其存在而得以維繫。就此意義而言，可以類比為「意向客體」的觀念（整個第七章）。

這一類分析可以運用得更廣，超越每日的報紙。國族國家與一系列體制的創造有關——例如媒體、學校教育，以及好幾種其他體制——一致地向每個公民陳述，並且帶有一種印象，就是它們也向每位其他公民述說。因此，這種陳述的一致性乃是關鍵。1950年代全體法國小學生都使用一套「周遊法國」教科書，跟隨著兩位年輕主角的探索，旅行全國；教育部長可以從書案抬起頭來，看看是哪個特定的時間和日子，然後說「我們的孩子正在橫越庇里牛斯山脈」。想像共同體的分析告訴我們，透過孩童的共同接受這套教育，而辨認出「我們的」小孩的能力，與孩童學到底里牛斯山區法國的任何事情一樣重要。



## 發明傳統

然而，我們不應該忽視國族文化的內容。國族認同經常仰賴共同的歷史，作為民族共通性與界定性特質的基礎。共同的歷史將前述的大眾關係——一群目擊者群眾的「示威」——與特殊文化認同的「民族精神」(ethnos)扣連在一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政體了，廣泛利用歷史的裝飾，呼喚過往的奮鬥與成就。然而，較為謹慎的觀察者會注意到，許多儀式其實是相當晚近的發明。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皇室提供的不是歷史的連續性，而是透過身為共同的討論對象，來聯合不列顛(複數)的國族。戰後時期公開的皇室婚禮其實是非常晚近的觀念。直到本世紀為止的皇室婚禮經常是私人事務——目的在於結盟歐洲各地的統治王朝，而非聯合一般人民——而其成為某種奇觀的轉變，功效則在於聚集人民，不僅是觀看同一個事件，還知道其他人也在觀看。如此一來，「有幾百萬人」在觀賞的新聞評論，以及喝茶休息時間的用電高峰(每個人都在喝茶——這讓兩個國族象徵匯集在一起)，其重要性便很明顯。這裡創造出來的是個觀看的社群。在這個意義上，皇室成員是否真的想要結婚、離婚，或是頒授某項爵位，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們替國族提供的共同經驗。戴安娜王妃喪禮引起的集體悲傷與大眾情緒的展現，就此觀念提供了一項客觀事例，亦即共享的認同是在觀看事件的閱聽人之間創造出來的。

被編造之傳統的觀念還要更進一步。它指出了雖然前文所述都正確，但儀式還會形成某種如何描繪國族的慣例。以威爾斯王子在喀納文城堡(Caernavon Castle)盛大舉行的封爵為例。貢品以領地禮物的形式獻給王子，王子則在戶外天篷下向君王誓約，面前有群達官貴人

(以及正在觀看的全國新聞媒體)。這一切都訴諸古代的感覺，強調君主政體作為象徵的角色，不只是為了匯集當今的人民，也是與過往世代一脈相承。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整個儀式都是為了電視製作——這是從早已遺忘的過去事件發明出來的大雜燴，在法律上毫無意義的紋章學瞎扯（為這個場合特別編寫的），而且全部由當時娶了位皇室公主的攝影師一手導演。最驚人的部分是，與共同歷史有沒有任何真實關係，一點也不重要，要緊的是過往（*pastness*）的念頭；古代的象征遠比真實的連續性還要重要。對真實的國族文化認同的索求，通常導向致力於重構失落的國族精神，似乎那是某種秘密的遺產，或者文化認同涉及的是恢復某種遺忘或「潛藏的音樂」。雖然傳統看似一套連貫的言行與習俗，好幾代傳承下來，卻時常是回溯性的發明。這些發明的傳統鞏固了國族認同可以傳承好幾代的觀念，猶如某種珍貴的本質，而儀式則是承載既定國族認同的容器。

第六章便提到了民俗音樂如何能夠如此重新發現。同樣道理也可以延伸到對民俗文化的豐厚興趣上——不論是藝術或物質文化。有個例子是瑞典於本世紀初重新發現的民俗文化。此處的脈絡非常重要。167 瑞典位居歐洲邊陲，當時經歷了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瑞典社會的特徵是大量移民美國；挪威於世紀初獨立；以及最後一點，通訊的改良開啓了孤立的鄉村地區。這引發了保存民俗文化的濃厚興趣，促使了斯德哥爾摩的史坎森（Skansen）戶外博物館，以及好幾百個地方機構的創設，每個都描繪了各自的區域文化，專注於保存柏克萊學派所研究的那種文化地景（第二章）。這時候，兩位藝術家（Karl Larsson 與 Gustav Ankarcrona）設計了女性的「民族服裝」，根據民俗形式採用了藍色，加上黃色為裝飾。因此，這種根源的再發現，與瑞典看待自身

邁向現代國族國家的方式有關。過去被重新塑造，以便迎合當前的不安和需求；在都市轉變與快速變動的時代裡，對「不變」傳統的訴求相當顯眼。就此，我們也可以聯繫上英國如何訴諸工業遺產，以便處理後帝國、後工業的世界。因此保存倉庫、工業博物館，保留水岸等等的風潮，聯繫上了有關未來，以及何謂英國人的不確定性。有人指出，讚美這些過去的成就，有助於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撐起一份安全感。利用重新發現遺產，作為再度確認當前認同的方法，尤其在迅速變遷或不確定的年代裡，這似乎非常盛行。其功效似乎在於擔任照後鏡，給予眾人他們想要見到的，擁有安全而穩定之身分的自身影像。這是不是有益，或是否是對過去的真实描繪，將於本章稍後探討。

## 文化區分

如果連續性的表象，乃是連貫的族群或國族文化觀念得以維繫的方式之一，那麼另一種方法就是文化與其周邊其他文化之間的區分。第五章在殖民意識形態，以及西方與世界其餘部分之間的關係裡，曾探討了這個觀念。本節有必要簡短地重述要點，並討論其如何更一般性地影響了國族認同的創造。前文概述了承繼之傳統的觀念有時候可以視為「秘密音樂」，只有該文化的人聽得到（界定了成員身分），但這並沒有說明，以其自身暗藏的音樂，如何與其他文化產生關係。第五章所提到的過程，涉及的是投射性的認同作用或「他者化」。在這個過程裡，其他文化被當成一面鏡子，用來反映我們自身的特質，但這並非純屬偶然，反而是定義這些特質的機制之一。文化包含了廣泛複雜的言行舉止，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挑選出來，視為認同的要件。

「他者化」的觀念指出了這些部分之所以被選出來，是因為它們可以用來與其他文化區別；這些特質形成了建構性的外在，或是定義性的邊界。因此，文化並不只是由內在於文化的事物所定義，其界定還涉及了它們相對於其他文化時，如何建構自身。

這個過程的一種隱喻，來自精神分析家佛洛伊德的著作，後來由拉岡（Jacques Lacan）進一步深化。在研究小嬰兒時，他們發展出解說孩童如何在六至十八個月大期間，形成自我認同的模型。在這個階段以前，他們發覺嬰兒沒有清楚的自我（self）觀念；嬰兒只有慾望、需要和感覺，而沒有協調整合為連貫的整體。但接著有了關鍵性的發展，發生於所謂的鏡像階段（*mirror stage*）。假想一個小孩突然望見鏡子並認出自己，突然之間，小孩見到了整個身體，整個人。拉岡認為社會的運作有如一面鏡子，映照了個人的形象。據此，我們關於自己是誰的感知，並非奠基於完全內在的過程，而是取決於外部的反映。文化大抵上也可以適用這個論點，也就是藉由觀看一個「映照」的異己，而界定了自己是誰。然而，這並非只是決定特徵的中立過程。因此，每個人都希望看到自己與自己的文化最好的一面，然而，每個人大致上都是較好與較差特徵的混合。投射型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這個術語，便是指我們傾向於將自身認同中比較差的部分移置或投射到他者身上，讓他們承受我們的失敗，或為之負責。因此，我們可以考察西方作為「啟蒙文化」的歷史，圍繞著自我宣揚的民主、進步、知識和理性之目標而組織起來，以及如何將非洲描述為與光明相反的黑暗，是愚昧與非理性，或者將亞洲描述為專制而無法發展或進步（參見第五章）。這些強大的二元對立的操作，乃是稱讚一方（西方）體現了美德，而將每一種與之對立的邪惡編派給另一方。就形式邏輯而論，這種結構屬於 A 相對於非 A 的構造。這應該闡

明了這些都不僅是歸屬於文化的中立特徵，而是被框架和組織成爲這一類關係。

如果說西方等同於戰爭、入侵、強佔，以及用刀劍統治被殖民者，那麼我們可以說個稍微不同的故事。甘地（Mahatma Gandhi）於評論中非常精要地說明了這種觀點。有位記者問他對西方文明有何看法，他回答道，他認爲「那會是個非常好的想法」<sup>1</sup>，這段軼事引出了一個議題，就是我們如何認識到我們的文化包含了某些特徵，而這類固有美德的觀念經常聯繫於一段外在他者的歷史，並形成這些觀念的框架。文化作爲一種容器的觀念，尊崇了文化裡的「純粹性」，視之爲傳承下來的本質，也推崇維繫這種本質的文化邊界。然而，總是有物質和象徵性的連結，意味著我們無法僅將文化視爲有界線的實體，也不能僅關注這些實體之間的差異。反之，我們必須探究這些差異如何建構，以及如何經常不只掩蓋了類同之處，還有物質與象徵性的連結。

169

## 連結與接觸的文化

### 外部歷史

前文概述了國族文化如何經常被設想爲容器，首先，它容納了可

---

<sup>1</sup> 譯註：這裡是指記者問甘地對「西方文明」的看法，但甘地的回答卻以文法上的過去式，暗示了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西方文明」，如果真有的話，「那會是個非常好的想法」。換言之，作者這裡是要藉此提出文化並非單一均質的論點。

以傳承下去的內容，成為國族唯一的儲藏所，其次，在空間上區分為分離的、純粹的文化區，吉洛依（Paul Gilroy, 1993: 7）稱之為「文化的整全性與純粹性，以及國族與族群特質之間的關係，這類觀念的悲劇性流行」。這一節則簡述這種觀念如何掩藏了文化的外部歷史，沒有了這種「外部」，內部也就沒有意義了。如果文化是關係性的，那麼我們必須探討文化被描述為猶如均質且有界線時，這些關係如何遭到隱藏或壓抑。這種文化觀點讓我們透過一個奇特的觀念，來看待當前有關移民與多族群歐洲的辯論，亦即黑人與白人文化的遭遇，乃是

完全成形且相互排斥的文化社群之間的衝撞。這成了主流觀點，黑人的歷史與文化，就像黑人移居者本身一樣，被認為是對純正英國國族生活的不法入侵，這種觀點認為在黑人抵達以前，英國國族生活既穩定又祥和，在族群上也毫無分化（Gilroy, 1993: 11）。

170 透過與「外來」文化的對比，這類觀念被用來降低像英國這種國家的文化異質性所具有的重要性。但是如吉洛依所述，這些文化之間的關係，比這幅景象所描繪的要長遠而緊密的多了。薩依德（Said, 1992）評論珍·奧斯汀（Jane Austen）時，提到了充斥於小說裡的地主士紳，與加勒比海有深刻關聯，他們是不住在（奴隸）大農場的地主。鄉村住宅代表了均質的英國文化（注意此處輕忽了凱爾特〔Celtic〕的認同；參見第三章），象徵了一個標榜議會、民主與自由之母的民族，享有自由的司法——這是個透過公共領域而界定的政體。叔本華（Schopenhauer）問道，如果我們以英國對黑奴制度（其最終目標是

糖與咖啡)的推動來評斷,英國人如何能夠遵守自身的文化理想。英國自我概念的運作,要壓抑殖民權力的「外部」關係。因此,透納(Turner)一方面接受加勒比海農場主人的委託繪畫,頌揚鄉間景象乃國族生活的精粹。另一方面,他畫奴隸船於暴風雨將臨之際,將已死或瀕死者拋出船外。藝評家羅斯金(Ruskin)唯有從水彩畫美學的角度來研究時,才膽敢觀看後面這幅畫(Gilroy, 1993: 16)。權力關係消失於美學研究之中的方式,正是文化之間的關聯遭受壓抑的縮影;羅斯金無法面對將兩種文化合為一體的這些船上的微觀文化與轉換空間。

這一類研究取向指出了我們無法把文化當成分離的容器,而必須認識到它們彼此間的糾纏。是以,在白人文化中,我們可以辨認出「英國」這個範疇,如何在帝國主義的脈絡裡,獲得了顯著地位——殖民者在國內可能是蘇格蘭或威爾斯人,但是在海外就是英國人。同樣地,我們也很容易遺忘英國宣稱其帝國是自身的一部分。殖民地並非分隔在外,而是英國經濟與政治空間的一部分。英國史與這些殖民地緊密相關,正如同殖民地的歷史離不開英國。缺了其中一方,另一方便難以理解。所以,霍爾(Stuart Hall)談到了他的象徵歸屬與族群特性:

像我這樣於1950年代來到英國的人,已經在這裡好幾個世紀了;在象徵層面上,我們已經在這裡好幾個世紀了。我其實是回到了家裡。我是英國茶杯底部的砂糖。我是甜食,是令好幾代英國孩童牙齒蛀損的甘蔗園。我身旁還有好幾千個其他東西,比如說你知道的茶葉本身。因為你知

171

道茶並不種在蘭開夏。聯合王國裡沒有半個茶園。茶是英國認同的象徵，我的意思是，除了英國人一天裡沒辦法不喝上一杯茶以外，任何其他對他們還有什麼認識？茶從哪裡來？錫蘭——斯里蘭卡，印度。這是作為英國內部歷史的外部歷史。沒有這段歷史，就沒有了英國史（Hall, 1991: 48-9）。

要將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放在脈絡中來理解，連結這些通常被分開的歷史是相當重要的。這個脈絡乃是觀念與人群經由帝國的象徵與物質網絡而接觸和流通的脈絡。我們可以追溯勞工階級激進主義的觀念橫越大西洋的往復移動，這些觀念在運載貿易貨物與產品的同一艘船上誕生。黑人激進份子於十八世紀末的倫敦宣揚理念，也就不足為奇了——最重要的是英國海軍有四分之一為黑人水手（Gilroy, 1993: 12）。通常被視為某種文化本質之分離容器的文化，彼此間的聯繫非常緊密。研究這些關聯，便打破了內在與外在的觀念，開啓了我們所謂的**第三空間**（*third-space*）（Bhabha, 1994）。這不是外在或內在，而是與兩者相連，吉洛依稱之為佔據了「兩大文化組合」之間空間的「雙重意識」。有趣的問題因而不再只是簡單的分化，不是文化區的觀念，而是「文化的流通」，是相互接觸，總是不停移動和變化的文化。

### 流通的文化

重新思考國族與族群文化地理的第一步，或許牽涉到改變我們對



觀念和實踐如何分類的方式。傳統上，分類乃根據區別的界線為之，區分觀念和層級性的分類——在較高層的範疇裡有次類別，其中一種解釋或行為主宰了其他。大部分的分類邏輯其實在於創造外部殊異而內部均質的範疇。相較於前一節針對文化而批判的過程，這是一個與之對稱的過程。因此，有必要採取不同的思考，以便產出不同的詮釋。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一組觀念，被認為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出路。他指出傳統的分類侷限於「樹狀」隱喻，亦即層級性、彼此不同範疇的分叉樹狀圖，並認為認同是個**根源**（*roots*）的系統。相反地，他所主張的思考是透過連結與穿越而形成的**認同路徑**（*routes*），不斷地移動與變化，而非靜態不變，是混雜與匯合，而非切割和區分範疇（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這種邏輯可以稱為**地下莖**，猶如（比如說）荆棘一般，伸展枝椏而構成互相交錯、糾結一團的植物。

172

這對我們思索文化地理有何幫助？這個嘛，讓我們拿傳統的觀念為例，亦即動員過去以便專為那些置身文化內部的人，提供埋藏的本質或「潛藏音樂」——那是屬於單一團體的內部歷史。但是，如果我們觀察透過橫越大西洋的文化輸送和轉譯而創造的音樂（參見第六章），我們會發現一個混雜、調整和異種授精的持續過程。恢復當時文化形式的這段空間史，牽涉的不僅是尋找根源；還有尋找形式藉以傳播的路徑，揭露了不同文化的相互關聯與彼此重疊。吉洛依主張（Gilroy, 1993: 75），黑人文化對音樂和表演的重視，乃是奴隸制度期間壓迫的直接後果，因為當時懲罰文學形式，只有音樂可以對抗「無法言說，但並非無可表達的野蠻」。此後，我們可以發現這種音樂的持續轉譯和流通——從靈魂到藍調，伴隨著往北方城市如芝加哥的大

規模移居——撫慰、希望與憧憬之歌。沒有這些歌曲，就不會有搖滾樂，搖滾樂把節奏和藍調橫越大西洋帶往英國，披頭四和滾石這類樂團則予以改編。爵士樂的傳播與變化也可以追溯出類似旅程，而這一切都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紀末，在大西洋旅行的靈魂樂唱詩班已經宣揚過的道路。以特定類型，甚至以特定作曲家為中心，可以描寫出全盤的地理。第二章曾經舉了個簡單例子，提到移居者橫越大西洋時，亞加迪雅物質文化的轉變。我們也可以觀察他們因受迫害而撤居南方，以及卡瓊（Cajun）音樂的發展——這種音樂隨著他們的不斷遷移而變化，現在則因比較自由的風格而受到了威脅。吉洛依（Gilroy, 1993: 95）以印象（the Impressions）<sup>2</sup>這個芝加哥男子合聲樂團為中心，描繪出一組關係，這個團體引起了以加勒比海樂曲為核心的群起仿效者，包括哭泣者（Wailers）<sup>3</sup>，後者接著開發出通往史卡（Ska）<sup>4</sup>和雷鬼（Reggae）<sup>5</sup>的大道，另一方面，印象的老靈魂樂曲則在 1990 年被 Brummie toaster Macca B 和歌手喀飛（Kofi）採用與重新包裝。聲音系統（sound system）音樂和靈魂樂的加勒比海發展，時常伴隨美國東西岸大城市的饒舌（rap）與嘻哈（hip-hop）曲調——在英國為南亞族裔接受——融合了旁遮普音樂（Punjabi）和檻樓調（ragamuffin）。

這裡講述的並非不變本質或某種隱藏音調的故事，而是「這種音樂及其歷史，今日至少可以提供給我們的乃是一種類比，藉以理解某些來龍去脈和關聯的線索，讓流離（diaspora）觀念超越作為某種歸咎

<sup>2</sup> 譯註：1958 年組團，1983 解散。

<sup>3</sup> 譯註：1958 年組團，1969 年解散。美國最早的車庫樂團之一。

<sup>4</sup> 譯註：1960 年代流行於牙買加的都市舞蹈形式，影響了雷鬼樂曲。

<sup>5</sup> 譯註：牙買加的流行音樂風格，特徵是強烈低音襯托的 offbeat 節奏與吟誦人聲，經常與基督宗教運動 Rastafarianism 有關。

之種族本質的片斷對立面的象徵地位」(Gilroy, 1993: 93)。這並非只是單純地頌揚多樣性；相反地，這讓我們可以關注導致特殊意義和形式出現的特定接合與時勢。例如饒舌音樂的特色是有濃烈的性意涵，而且經常是仇恨女人的歌詞，比如說三不五時就以「母狗」稱呼女人。種族和性別的這種關係並不意外，第五章已經提過了情慾和恐懼之間的關聯；由於相同的原因，媒體挑出這一點來談的方式也不該令人驚訝。吉洛依指出這種形構的驅動力是性別、男性氣概、臣屬和種族的聚合體，意味了「強化且誇張的男性氣概成爲一種補償文化的誇耀核心，這種文化有自覺地撫慰無力與臣屬的悲慘情狀」(Gilroy, 1993: 85)。

## 世界中的城市

我們可以視城市爲這些路徑匯集、交錯、轉變和發展的地方。不同傳統的匯集導致了雜種的形式。這不僅是一種什麼都行的溫和相對主義。我們或許應該以**混種化**(*creolisation*)一詞稱之，這源自殖民社會，當時出現了精密的系統以便處理種族之間的形式。這可能指出了這種過程富含政治的性質，也令人憶起其通常不平等的出發點。不過，這裡不把它當成是純粹的喪失，而是具有生產性的狀況。據此，本節援用吉洛依討論音樂的著作，以便提出一種新的描繪文化的方式，使得

流離的批判空間／時間製圖學需要重新調整，以便散播的  
動態與地方自主性可以伴隨著未曾預見的迂迴與迴路而顯

示出來，這些都標示著新的旅程與抵達，繼而釋放出新的政治與文化可能性（Gilroy, 1993: 86）。

- 174 這種取向起源於透過身為流離者——亦即被移置，永遠離流失所——的狀態與可能性來思考，但是在現代世界裡，我們或許可以將這種狀況想成是大部分人的處境。城市位居如此多種文化的交界處，我們無法再以本地或真實來對抗全球，把後者當成某種均質化的力量。反之，存在的是跨文化的持續運作。在新加坡的李迪克（Dick Lee）的音樂裡，我們發現了這種連結。他是在倫敦接受時尚設計教育的藝術家，以語言融會的「新加坡語」為傲，寫了號稱現代亞洲的歌曲，讚揚某種亞洲特質的感受，引用具體的亞洲生活經驗，但並不尋找某種神秘的武士和藝妓的永恆或失落過往（Kong, 1996: 285）。這並非喪失了地方的特殊性，而是加以改造，所以，在他的歌〈獅城生活〉（Life in the Lion City, 1984）裡，有以下歌詞：

小販群集每層樓。

新加坡，新加坡……

宏茂橋—HDB

Shenton 道—生產力

人民公園—維持市容整潔……

新加坡，新加坡

滿是觀光客和百貨公司……

樣樣又高又新又整潔……（Lee，引自 Kong, 1996: 279）

「傳統市場」、經濟成就的動力、消費主義，以及對社會的控制，這一切的融匯非常明顯。但整體是設定為西方流行音樂，而且反覆的副歌「新加坡，新加坡」顯然指涉了「紐約，紐約」。這種形式是更為複雜的「現代」、全球和跨國的關係，而非有關地方或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簡單爭論（參見第七章）。阿帕度瑞（Appadurai, 1990）指出我們要看到的不是單一的文化地景，而是各種文化形式和過程匯集為特定的地方組合。他建議要研究族裔地景（族群認同的文化地圖）、媒體地景（各種媒體中的社會再現，參見第五章與第六章）、觀念地景（人群用以理解世界的觀念範圍）、技術地景（技術對於時空中關係之改變的衝擊），以及金融地景（金錢與資本在全球與地方層次的流動）的連結與斷裂。這些不同的文化地圖的多變幾何形勢，產生了一系列迷人的交匯——本書所描繪的各種過程匯集起來，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地勢。

175

## 摘要

本章指出了我們有必要在思考文化和空間時，超越有邊界之容器的想法。當前的研究突顯了比較複雜的文化製圖學與連結，因此，「均質的國族文化、歷史傳統有共識或連續的傳遞，或是『有機的』族裔社群這些概念本身——作為文化比較的基礎——都必須徹底重新定義」（Bhabha, 1994: 5）。文化可能不是整體性的「生活方式」，而是由不斷組合與重新組合著周遭碎片（阿帕度瑞所提議的不同「地景」）的人們所拼組。巴荅（Bhabha, 1994: 9）指出現代史的結果是有大量

的位居文化「之間」的人群，那是種**第三空間**，領土之外與跨文化的連結，創造了「無家」的生活，不根植於單一文化。從不同文化空間的並置、變化和連結裡，從矛盾的文化地景的彼此重疊裡，出現了創造性與活力。這種第三空間質疑了「我們所認為的，文化的歷史認同乃是均質化、統一的力量，由原初的過去所確認，在民族的國族傳統裡生存著」(Bhabha, 1994: 37)。

有邊界的文化一般而言已無法維繫(強加維持的努力，會導致「種族淨化」的危險極端)，這時候，發展能夠對應全球化世界的地方感，是非常急迫的事。拋棄有邊界的文化感受，可能是抵消經常成爲種族國族主義基石的某些偏見與危險的必要步驟。然而，這並非要求必得接受解疆域化的世界，或是一種均質的文化類型。相反地，新的文化形式，新的部落，發展出歸屬的符碼，以新奇且經常是模仿改編的方式採用了「傳統」。所以，新時代運動以一種新穎且驚人的組合方式，部署了亞瑟王的奇幻故事、重新發現的「部落智慧」，以及渾沌科學與碎形幾何。英國的銳舞(Rave)文化創造出暫時位居正常社會之外的空間，參與者在其中可以感受到情感歸屬，在英國正常文化地景的縫隙裡，歡慶身體、舞蹈與自由的文化。在前幾節裡，我們描繪了音樂橫越空間的轉譯，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到音樂創造舞蹈空間，創造歡樂與逾越空間的方式(參見第六章)。我們或許可以考察當情緒變化與釋放之時，所創造出來的情感空間(*affective spaces*)。

這並不是支持一種「挑選拼湊」的身分認同，「個人可以從生活風格超級市場包裝良好的多樣成套知識裡頭挑選」(Featherstone, 1991: 112; 參見第八章)。事實上，文化商品化是否表示在現代文化經常是混亂的組合背後有個潛藏的秩序——這些形式不過是經濟必然性的文

化外衣——還有相當激烈的爭議。由此導致的問題，更是令人困惑。如果每個人都沉浸於不斷更替變換的文化地景中，因不同的情境而有不一樣的<sub>理解</sub>，那麼試圖就事件的「全貌」提出單一的解釋，就很可能是偏愛某種觀點（以及某個文化群體），而忽視其他。本書的最後一章，便轉而考察這些文化的理解，就我們如何看待學院知識而言，有何意義。

## 進階讀物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London.
-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 295-310.
- Bhabha, H. (1994). *Nation and Narration*. Routledge, London.
- Eade, J. (ed.) (1997). *Living the Global City*. Routledge, London.
-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Gilroy, P.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King, A. (ed.) (1991).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Macmillan, Basingstoke.
- Hobsbawm, E.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Smith, W. (1992). 'Complications of the Common Place: Tea Sugar and Imperialism', *Jn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3 (2): 259-78.
- Western, J. (1993). *A Passage to England: Barbadian Londoners Speak of Hom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 十一、科學的文化：翻譯與知識

- 科學社群的文化
- 客觀與主觀知識的關係
- 相對主義、普遍與情境化的知識

結論之處，我想要探問我們**如何能夠聲稱**知曉文化的底蘊。寫了一整本書，建議了好幾種詮釋不同形式與言行的方式之後，這話聽來可真古怪。不過，我們尚未探問，我們怎麼評估這些有關世界的陳述是否屬實——這指的乃是其**認識論**。在文化地理學裡，這經常會引發相對主義、反身性和自我反身性這些觀念。首先，相對主義經常是文化研究的部分背景——雖然不必然如此，而且通常有所保留。許多人會認為，研究不同文化時，若認定我們自己的文化較為優秀，或是以自身的文化為常態，這種觀點不僅不符倫理，還經常沒有收穫。這並非意味我們永遠不能批評，而是我們必須謹慎小心，避免批評只是為偏見所捏塑。舉例來說，以狩獵和採集維生的民族，可能發展出精緻的文化，和我們的文化一樣規則眾多且變化不定；他們可能有純熟的

地方知識，雖然他們或許沒有那麼多技術知識。為何稱他們為原始文化呢？舉個已開發世界裡平凡無奇的例子，就像是企圖評價爵士樂迷和藍調樂迷的文化——經過仔細比較，可能會揭示有趣的差異，但是要說哪個比較優越，可說是無法辦到。這並不是說文化地理學絕不評斷。比較好的說法是，他們最好小心，永遠不要預作判斷。

178

同樣地，地理學家並非在沉寂的世界裡說話，他們只是眾多聲音之一。文化地理學家或許會詮釋比如說音樂的跨國連結（參見第六章與第十章），但是這種現象已經有媒體（專家、書刊、電視）、藝術家、聆賞者、DJ，以及音樂產業曾經解釋過。地理學家提出解說之前，這種文化形式已經有很多種詮釋——人是**反身性**的能動者。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從這個世界學習，並加以詮釋，視之為常態生活裡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不僅在評斷不同文化時要謹慎行事，考慮是否相信自己的理解方式勝過其他人時，也要小心以對。簡言之，不止評價不同文化時要慎重，對同一文化的不同解釋，也要如此。此處沒有簡單的答案，若採取完全的相對主義，則暗示我們沒什麼好說的，沒有什麼貢獻——相較於認定我們所知最為豐富，這同樣是走偏鋒。本章則簡略考察據以評估不同世界版本的取向，並說明不同的標準如何奠基於不一樣的預設和根基。第一節概述某些有關何謂真理的「傳統」科學信念。脫困之路則是批判置身「局外」能提供較佳知識的想法。我會指出，根本不可能置身於文化之外，而通常所指，其實是置身於「科學文化」之內。接著我會說明，大部分文化地理學家處理這些問題的做法，乃是認為一切知識都偏於一方且位居情境之中。這便導向前述的第三個觀念——**自我反身性**。這個觀念非常簡單，但影響十分深遠。在最基本的層次上，這點出了如果我們無法脫離文化，如果我

們和研究對象一樣，已經鑲嵌於各種價值體系之中，那麼我們應該相當謹慎地檢查自己的預設。我們在解釋之中應該承認，我們說話的立場會影響我們說些什麼。

## 客觀性與知識

西方社會裡，知識經常環繞著二元對立而組構，例如理性相對於情緒，文化相對於自然。後果之一是拿客觀與主觀相對，並且置前者於優位。因此，「客觀性」傾向於在知識裡得到好評，我們也發現「『象徵』對比於『真實』，一如幻想對清醒、譬喻對直接、模糊對清晰、美學對實際，神秘對凡俗，以及裝飾對實質」（Geertz，引自 Baker, 1993）。這所引發的問題，便是若文化差異傾向於否定有不偏不倚的觀視立場，那麼如何可能有「中立」或客觀的文化知識。文化地理學的主題經常非常「主觀」，涉及感情和意義，因此客觀性看來很成問題。有些處理這個問題的策略，本書已有提及。比如說，對地景物質文化的關注，致力於考察信念或意義如何鑲嵌於物質造物之中，並藉之表現（第二章）。這也反映在嘗試依各種方式解讀地景的取向裡——例如繪畫或花園反映了文化信念，反映了據以觀看世界的「透鏡」之假設（第三章與第四章）。對於文化形式的關注，因此回應了有關文化的「無可碰觸」，以及其所假設的「不可探知」的論證。

其他取向所擁抱與稱讚的觀念，則認為人類文化在某些方面就是主觀與神秘的。例如我們已經見到了對全盤性規劃——把一切人類的弱勢者驅離營造環境——恐怕是個具有潛在異化作用的政策（第七章）。這種取向也可能用來主張超越「文化」客體，見到它們如何

嵌入社會與日常生活裡的重要性。所以，德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於二次大戰後不久，便已著手研究廣播節目安排的消費。計畫主持人告訴他，爲了要有科學氣息，他必須製作某種量化的測量方法，衡量節目安排與觀眾接受上的改變。阿多諾深感震驚：

當我面臨要「測量文化」的要求時，我想到文化或許正是排除文化可以測量這種心態的條件（引自 Porter, 1995: 43）。

阿多諾（Adorno, 199）著名的批評，批判了這種研究的政治。對阿多諾，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其他思想家，諸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來說，這表示有個悄悄蔓延的危險，就是將一切生活簡化成爲數字，從而形成「客觀」判斷與管理的基礎。他們見到的趨勢，乃是發展更爲精緻的計算和「客觀地」認識社會的方式，容許更多支配眾人生活的管理系統，包括私人與官方的科層體系。結果似乎是人成了知識的對象，而非主體；理性化的力量回過頭來獵捕和宰制那些它原本要服務的人群。

180

這種觀點下的科學知識並非「發現」，真相並非揭露而得；相反地，真相來自建構。科學、藝術、地方信念體系，全都創造了有關世界的不同知識。要說哪個方式比較有效，是個政治議題，涉及了提升以該方式觀看世界的群體力量，並且貶抑其他群體的論點。不同世界觀之間的差異，或許因而無法避免，而迫使某些群體靜默和置身邊緣，確實也是個必然的風險，但是從事這些選擇的判準，根本就不是預先注定的。科學的「客觀性」有其偏頗之處，只是對世界提出一種

解釋，其運作在於排除其他解釋，或將之擠向邊緣；這可不是中立的意思。科學也並未顯露出自然的秩序。果真如此，那就不需要有這麼多規範科學行為的規則，各種研究也不會顯示，在實際運作上這些規則通常會有所妥協或是矛盾了。對科學操作的強調之所以重要，是提醒我們要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投身於創造知識的人。阿多諾（Adorno, 1993）揭示了，假設科學透過方法而統整一致，「所牽涉的多是掌控世界，而非理解世界。但是科層體系所強行施加一致的標準與量度，對於將地方技藝轉變為普遍有效的科學知識而言，仍屬必要」（Porter, 1995: 21）。

客觀知識因此提出了普遍而不受地方影響污染的宣稱。這種宣稱對於在政治上將其他知識形式擠向邊緣，可說是極度重要。在管制社會生活上，也非常有效，這在一個極度互賴而複雜的世界裡，也不完全是件壞事。這裡並非要企圖破壞，由於宣稱的客觀性可疑，便排斥一切科學知識。這類知識通常非常珍貴，但是文化地理學家必須警覺這種客觀性宣稱的意涵為何。事實上，主張科學建構了真理，製造了知識，並且是個創造的過程，根本不是批評。這並未讓科學成為錯誤或失去價值——這算不上是對科學的攻擊。反之，這只是嘗試說明，我們必須重新思索我們如何分類知識，為何有些知識會被稱為普遍適用，而其他知識卻侷限於地方信念體系。

## 超出文化：普遍真理的宣稱

研究文化的趨勢之一，乃是將客觀性等同於超然（detachment）

181 ——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分離（參見第七章）。這種做法有問題，尤其是文化地理學家經常嘗試透過理解局內人的觀點，探知人群如何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認識世界的意義。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圖像學的取向（第三章），正是陷入了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傾向於認為學院置身外界，從遠處觀察與訴說發生了什麼事，而非與涉身該文化的人群的真實經驗，有必然關聯。就歷史材料而言，這有部分是無可避免的——即使是根據第一手的解說，來接觸該社群，也只是替代性的；我們所擁有的只是各種器物。然而，有時候這種距離意味了觀察者認為該文化是個統一的整體——身為研究對象的「他們」，彼此都非常類似，而與他們和研究者的差異形成對比。有時候確實如此，不過還是要謹記保持平衡。段義孚（Tuan, 1992: 33）認為，一般而言，人通常企圖處理文化的雜亂情狀，處理個別人物或信念的複雜模式，方法不是融入該群體之中，就是格外注意那些提示秩序而非混亂的共通性與面向。他的結論是，「學院中人常是個人主義者，偏愛第二種取向：他們比其他人更會嘗試脫離世界的混亂，撤回到水晶般透明的觀念領域」。因此，我們必須謹慎，所謂的「文化區」，或者根本是整體論式（holistic）的地方文化，其實比較是存在於觀察者心中，而非他們研究的對象。第五章與第十章已經提醒我們必須小心，整體論式地區的意涵——這些地區是相對於誰而切割出來的，以及邊界的意涵為何。

超然的想法提出了一些實際問題。次文化的研究，比如說幫派或足球暴動，經常只有當研究指出了這些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行為，對他們有何意義，才會有趣。但是未經批判的「加油喝采」，也不太可能有幫助。文化地理學家時常站在不同世界或世界觀之間的危險位置

上，或者更準確地說，在其間穿梭。文化地理學家永遠不可能站在文化之外。置身那些被研究者的信念之外，並不表示沒有任何信念——反之，這表示你站在自己的文化裡。許多研究之所以有趣，正是在於對不同文化的觀察，揭露了研究者自身文化裡不假思索的預設。但是文化既非中立，亦非客觀。沒有一個阿基米德式的立足點，能夠讓文化地理學家觀察文化的「真實樣貌」。街頭塗鴉表現了幫派如何看待城市地理，或者，學院著作說明了地理學家如何認為幫派的領域模式，同時也是文化形式。兩者都不是中立或外在的。其中一方可能比另一方更常周遊世界，這可能會造成極大的差別——沒人會否認這一點，這確實也是為何其中一種觀點能夠獲得採納或散佈，而另一種則是重要研究的基礎——但兩者都屬「造作」，都是人類賦予世界意義的方式。

182

諸如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哲學家，曾經主張我們應該認為世界乃由各種語言遊戲組成——亦即描述事物和解釋事件的方式，其構造具有內在一致性，並得到特殊社群的接受。然而，這些詮釋很可能在不同社群之間無法通約共量（incommensurable）——亦即它們無法讓不同的受眾理解，因為使用了不同的假設和規則，來決定什麼才是有效的解說。這些論點在社會科學裡引發了劇烈爭辯：它們通常被描述為後現代（依據李歐塔的定義）且敵視後設敘事。換言之，這些思考質疑宣稱替所有人發言的整全性解釋；宣稱為普遍而非「特殊」；宣稱不像其所評論的文化那樣，侷限於某種語言遊戲。這場辯論的一種發展方式，乃是認為科學並非普遍法則的發現者，反而本身便是一種文化。

## 「外界」的文化：科學與學院

地理學裡對於超然（detachment）的強調，或是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分離作為「客觀性」的先決條件，大抵可以溯及該學科的歷史。一個佔優越位置的觀察者，產製著真實的知識，這種想法帶有地理探險模型的標記。旅行者在地域中穿行，這種相對位置支撐了有關「外在」觀點的觀念，並提供了知識在地理學中如何被創造出來的歷史先驅。這種旅行傾向於將遇到的人群簡化為一系列客體對象——在探險的脈絡裡遇到的人群，亦即扣連於探險家的旅程，而非關聯於這些人的生活，或他們自己的認同或地理觀念。這於是形成了一種將人群轉變為「客體」的觀看世界方式。這個傳承很可能養成了地理學家這種觀看文化之外在與內在知識的方式。

- 183 文化地理學家檢視了旅行文化，視之為地理知識產製的方式（第五章）。有些研究者探索的是通俗的旅行，但是就科學觀念而言，比較有意思的學院知識和旅行之間的關聯，也開始有人探討。研究者檢視旅行家的作為，發現的不是超然，而是積極壓抑接觸的證據。寫作採用被動語調來描述人群與風景（例如，寫下「河被越過」），否認了能動性——再者，鑒於許多探險家僱用大量當地居民擔任腳伕，也壓抑了探險家與當地居民的同時存在。同樣地，利用總括名稱來指稱人群，也讓他們成為沉默的研究對象，而非研究者與之互動的人群（著名的例子是人類學家伊凡斯·普里查〔Evans Pritchard〕總是稱「努爾人」〔The Nuer〕，而不稱呼他遇到的個人）。使探險家得以成行的族群區隔、權力關係與財富，通常被淡化處理。探險很少是無關利益的；報社為獲取煽情故事而資助旅程；殖民強權要尋找新市場或資源；軍



事謀略家則推銷地理學訓練有益帝國的想法。除了探險家具有身體的特質外，他們的性別位置也經常遭致忽略。從「冒險故事」便可以得知，文明與知識邊境的英雄探險家，被設定為男孩可以期盼的浪漫理想——在異國土地上「獨自」旅行，被設定為特殊男性氣概身分的意象。簡言之，學者已經指出超然、客觀的知識印象，比較是屬於文本、修辭上的——藉由書寫陳述的習例而創造的表象——而非知識如何創造的精確模型。

探險的歷史就談到這裡，不過這對其他觀看世界的科學模式，也會有衝擊嗎？其中要研究的一項課題是研究「認知」的做法，而不只是解釋已知的事物而已。我們不能說，知識能夠完全脫離創造該知識的地域。知識在用以充評相互交換的學術機構與學會流通著——知識並非自由流動，而是仰賴這些生產知識的網絡。知識的傳遞並非意味研究者十分超然，而是其他人學會理解新研究所需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及假設。即使是最嚴謹的科學，以實驗室為基地，研究DNA或物理學，我們也可以說，機械客觀性的觀念，即認為知識完全奠基於外顯規則，從來就無法達致。即使是物理科學裡，默會知識的重要性目前也廣受承認。因此，讓我們把「客觀」想成只是土壤裡的應變（strain）。目前我的一位同事擁有一具從事特殊土壤樣本檢測的機器，而全國僅有七具。很顯然地，傳遞與發展來自實驗的觀念，便意味著傳授其他人如何操作機器的實際技巧：

184

實驗的成功不僅反映在其他實驗的事實性假設上，也反映在器具和方法上。日常的科學除了涉及建立理論學說，也涉及技巧和實務的傳授（Porter, 1995: 12）。

如果這適用於實驗科學，那麼也同樣適於評估有關文化的知識。我們因此必須探查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的道德經濟——這種文化獎勵且讚賞勤奮，並仰賴對尊重他人觀念的信任。就此意義而言，科學是一種知識文化，其中觀念的價值常是由其他研究者來定義。也就是說，觀念並非孤立獨存，而是由同僚專家社群來評估。這些觀念無論涉及土壤或文化，皆根據該社群的規範來評斷——利用默會知識、實際經驗等等，來評估任何貢獻的價值。

## 情境化的知識

文化地理學家鑲嵌於一系列的關係中。首先，有與被研究人群之間的關係，其次則還有學院裡的位置。因此，有許多人主張並無永遠適用的核心或絕對真理，我們無法將自己的「不純淨」置入括弧。這並不是指社會因素（我們的背景、研究的脈絡）可以被析解出來排除，或是這些因素貶抑了我們的知識；反之，這種默會或實際的因素，對於知識的創造非常要緊。因此，不能夠由於它們似乎污染或破壞了工作而逕予移除。科學知識不應該視為遭受社會因素所污染或「偏誤」；相反地，科學應該視為一種社會過程。

這裡的邏輯是說，文化地理學不應該投身創造絕對真理——好像對所有人都是真理——的事業，因為這種超然、沒有掛礙且非關社會的知識，根本沒有創造或流通的餘地。不論是學院或通俗的知識，都是信念和驗證的體系——文化地理學也不能免。所以，我們如何見到前行之路？有一種方法是指出這強調了有必要思索我們研究的是誰，

以及如何研究。人類學家最近指明了在有關全球文化的研究裡，現代西方社會經常缺席，宛如它沒有文化一般。所以，我們必須思及文化地理學並非只是研究異國風情的其他民族，而是牽涉了我們如何將他人界定為「異國風情」，亦即我們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文化之內和之間的知識，其情境化的特性強調了思索我們為何攜帶了某些假設，並且將我們的生涯聯繫上研究對象，非常重要。這通常稱為涉及了自我反身性，而其標誌至少是使用第一人稱——說明你和其他人做了什麼，而非用被動語態加以掩藏。若更進一步，其特徵通常是關注研究者所為，或是有關研究者的默會假設（這經常需要相當艱難而漫長的自我分析）。因此，這與創造知識的社會過程可說是齊步同調。當然，這裡頭還是有個問題，即這種謹慎的自我反省，這種有關研究過程的思索，可能會忽視了研究的初始目標。一般而言，這類著作也非常關心寫作。換言之，他們不認為寫作只是被動消極地傳遞資訊，而是在替讀者建構有關世界的觀念時，扮演積極的角色。文本通透無礙地反映了現實，這種觀念和其他寫作風格一樣，都是種修辭策略。學院常見的非關私人的敘事者語調，讓我們與所陳述之事保持距離，讓它顯得不證自明，壓抑了產生這些陳述的活動，隱藏了它允許誰說話，以及誰必須沉默。

當前的著作要我們檢視這個過程，探討寫作方式如何造成特殊效果。對於塑造和傳遞知識過程的關切，點出了思索文化地理學的方式之一是「翻譯」，在觀看世界的不同方式之間從事連結。不要把我們位居不同詮釋框架——我們自己的，學院的框架，以及我們研究之文化的框架——之間的位置，當成一個問題，我們可以視之為最刺激而

愉快的地方。在一個日漸快速變遷和流動的世界裡，這種接觸地點在  
186 群體與文化之間，顯得越來越尋常。文化地理學或許是其中一條最佳  
大道，能夠解說這些不斷變化的，有關誰是局內人，誰是局外人的定  
義，誰知道些什麼，涉及哪些人，以及我們如何適應存活於這個世界  
的新方式。

## 摘要

本章並未試圖總結前面章節的研究。同時也並未解決它們之間的  
差異，或是綜合於一個大型的模式中。相反的，本章企圖留下一些問  
題，可以導向更深刻的議題。此處關切的是學院知識的作為與過程。  
本章嘗試點出我們如何認為學術解釋能產生真正的知識，探問我們如  
何設定標準來評斷知識，並提出論點，主張我們在從事評斷時，必須  
注意文化差異。鑒於所研究的是文化課題，以及殖民地理學的傳承，  
這點格外重要；有關客觀、絕對知識的宣稱，與真實的剝削和殖民有  
緊密關聯（參見第五章）。我因此主張，我們必須警覺自己在生產知  
識時的立場，看待它是一個積極製作學術知識的過程，而非發現已經  
存在的真理。所以，對文化地理學家而言，典範可能是翻譯者或中介  
者，而非對錯的裁決者。本書不同章節裡的不同取向，顯然會以不同  
方式回覆這些議題，根據自身的觀點來會回應挑戰，或是據以爭論。  
我希望，隨著諸位往後幾年更加深入這些不同主題，我們如何能夠聲  
稱知道事情，以及這有何涵義等等問題，都能夠繼續發展。

## 進階讀物

- Barnes, T. (1996). *Logics of Dislocation: Models, Metaphors and Meanings of Economic Space* (esp. chs 4 and 5).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 Bryant, R. (1996). 'Romancing Colonial Forestry: The Discourse of Forestry as Progress in British Burm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62(2): 169-78.
- Clifford, J. and Marcus, G.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Porter, T. (1995).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Public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 Bondi, L. and Domosh, M. (1992). 'Other Figures in Other Places: On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ography', *Society and Space* 10: 199-213.
- Duncan, J. and Ley, D. (eds) (1992).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Routledge, London.
- Riffenburgh, B. (1993). *The Myth of the Explor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詞 彙

這裡的詞彙只是最精簡的概括，如果諸位喜歡，也可以視之為路標。以下的術語與其稱為定義，不如說是評論，目的在於指出這些術語在文化地理學裡的用法。我希望，這有助於澄清本書及建議讀物裡所使用的部分術語。我也期待，在適當的時機，這些摘要的不足會顯露出來，並促使大家進一步思索，這些術語在特定脈絡中的確切意義為何。這裡的術語都是我的學生（大多數）在不同場合裡曾經詢問過的，否則，這份名單會永無止境。之所以要有這些專門用語，理由之一是：要有不同的思考，開啓新的可能性，經常有必要以新的範疇或語言來思索。有時候，這些術語也可以算是一種速記，以簡短的片語濃縮長篇的論證，很像是使用標籤。有很多更為詳盡博學的描述，可以在《人文地理學辭典》（*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裡查到，不過，大部分都不簡單。在閱讀策略方面，若有時間上的壓力，我建議如果書裡有個字眼讓人困惑，你可以逕自略過，先讀完整個段落，再看看意思是否會比較清楚——通常是會變得清楚。如果那真的是個困擾，那就去查考吧。

188

###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

這個取向認為我們無法直接碰觸世界，我們所覺察的範疇和事

物，都受我們的詮釋所塑造，而遠離外在世界所為。事實上，這種理論中的強烈形式，認為我們永遠無法知曉「外界」，如美國哲學家羅逖（Rorty）所述，追根究柢，都還是詮釋。

### 偶然的（contingent）

這是個邏輯術語，指出事物或事件之間的關聯，並非**必然的**，而是歷史和地理脈絡的結果（因此它們也經常稱為「脈絡性的」）。據此，某種事件或能動者（agent）的模式，即使對於某事的發生非屬必然，也能夠引致該事的發生。這意味著同一個原因不必然與同一事件有關，而同一種事件可以由不同的原因導致。

### 解構（deconstruction）

這個取向借自文學理論，並等同於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著作。其發展源自**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主張不論是書寫或視覺文本裡的意義，都不是固定不移，而是可以開放操弄。因此，任何故事都有所排除，而其刪除削減的事物，便構成了組成上的缺席。這些缺席讓文本得以有意義。不過，缺席形成了某種鬼魅的標記，就像哈姆雷特裡的鬼魂一樣，推動了情節。解構試圖澄清這些排除，並且開啓文本裡潛藏的涵義和意蘊。因此，解構指出了再現一點也不簡單或透明。沒有描述世界的中立語言。至少，這是影響深遠而爭議多端的論證。



## 決定論 (determinism)

試圖為事件找出單一原因（或者在極少數情況下，找出若干個原因）的取向，便稱為決定論。因此，這些取向傾向於將事件簡化（且經常被稱為「化約論」）為關鍵性的因果元素。鑑於大部分事件都有非常多的能動者和塑造力量，這通常意味了將某個原因置於優先，或指出該原因位居其他事件背後。參見**必然與偶然**。

## 辯證 (dialectic)

這個詞指涉觀念或事物之間的關係。在其最嚴格的意義下，辯證有三個部分：命題 (thesis)，亦即第一個觀念或趨勢；其反命題 (anti-thesis)，即由命題導致的對立或敵對反應；這兩者的互動導致一個綜合命題 (synthesis)，解決了兩者之間的矛盾。最後這個項目（綜合命題）通常不被使用，因而辯證便指一個引致兩種彼此矛盾或敵對之結果的過程。要注意，這意指衝突驅動了觀念和事物，邁向解決或危機——辯證意味了事情並非凝滯不前，而是不斷發展。

## 流離 (diaspora)

最初源自有關猶太人離開巴勒斯坦的陳述。這個詞語被用來喚起一種現代的處境，即歸屬感不再固著於領域的佔有，而且不同的民族彼此混雜。不過，這個詞也喚起一種放逐和無家可歸的感受，呼應當前比較移動不居的現代社會經驗。

## 論述 (discourse)

190 你們之中有不少人很熟悉，人類的地理觀感知如何影響其行動的論點。一般而言，這是從偏離某種真實地理世界的角度來描述。論述這個詞則主張，再現和影像構成了世界，而「就在那裡」的事物，其實受到了觀念與概念的積極塑造。論述一詞首先用於我們談論世界的方式，以及我們所使用的辭藻。在這個層次上，它意味了我們討論議題的方式，也影響了我們如何處理這些議題，以及這些議題如何再生產。其次，論述可以用於非語言的過程，例如用以描繪地方或事件的圖片和影像。如果未曾結合上述兩種過程，便很難想像我們要如何辨認一個地方或事件。甚至科學家也從未看見過現實，他們只能透過他們的理論來觀看現實。

## 雙元論 (dualism)

這是一種論證形式，事物被區分為兩個範疇，並歸類為其中之一。這意味了這兩個範疇並未混雜或結合在一起。有個經過多方討論的例子是「心靈—身體」雙元論，其中理性的思考對立於非理性的身體慾望。這在第五章裡扮演了重要角色。類似過程也支撐了「二分法」(dichotomy) 的概念。

## 啟蒙計畫 (enlightenment project)

這個哲學與知識上的計畫，其源起一般追溯至十七與十八世

紀。這意味著對世界之展望的改變，而科學被視為替世界除魅的鎖鑰，並相信世界可以藉理性思想來解釋。世界的種種過程被視為連貫而可以認知，且無涉於宗教或神秘。這種思考方式遭受批評，因為過於強調理性的心靈，似乎理性可以脫離社會與物質的糾纏。因此，雖然啓蒙計畫提及普遍的真理，這些真理其實經常奠基於白種、男性歐洲科學家的經驗。

### 經驗論 (empiricism)

這種研究形式的關注焦點，在於可見或可觀察的事物。這種研究不太關心構築理論，而是企圖尋找事實。這種研究所遭受的批判，經常是由於其假設事實的發生獨立於如何觀察該事實，並且是「理論中立的」。

### 本質論 (essentialism)

這個詞語指稱試圖賦予某物一種根本而不變的核心價值的詮釋。這些詮釋找尋的是其本身便定義了一群或一種型態的事物。這些核心元素被視為無可妥協或是爭論。

### 性別 (gender)

大部分文化地理學家不會簡單地將涉及個人生理構造的性 (sex) 等同於性別 (gender)。用西蒙波娃的話說，性別是學習所

致，是一組隨著時空而變的期望與合宜行爲。不僅如此，這還包括了使用空間和空間概念的不同方式。因此，有些研究考察作為文化認同的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具有地方的特殊性，並且引致不同的空間行爲。

### **霸權 (hegemony)**

這個術語來自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大致而論，這涉及了社會中的統治群體必須爲其支配來「製造共識」的觀念。在這一點上，許多人針對這如何達致的方法和程度，有不同的看法。我要提出的主題是：葛蘭西首先指出，支配階級爲了維繫經濟上的支配，必須在該社會的社會與文化複製上，建立合理化或支撐的結構。他因之主張，除了單純的經濟鬥爭外，爭論與抵抗主宰的觀念和概念（不過他從未使用「論述」一詞），亦非常重要。

### **詮釋學 (hermeneutics)**

這個術語指的是文本詮釋的過程。大體而言，這個取向指出科學方法扮演了錯誤的角色，而且正常與真實的過程應該是对話，而非中立與權威的知識。對話是兩種知識系統，比如說身爲研究者的你，以及你研究的對象，兩方接觸的所在。兩方可以說相同的話，但意指不同的事，兩者對世界有不一樣的理解。但在對話的過程裡，他們產生了某種共享的理解形式。

## 圖像學 (iconography)

這與符號學有密切關係，但傾向於關心鑲嵌在地景或物質人造物中的符號。因此，這個取向或許會嘗試閱讀都市紋裡的象徵，或者看看地景對於塑造了價值與社會的人群，能夠說些什麼。在地理學裡，地景如何再現和體現了權力、支配與霸權的模式，以及這又如何呈現於藝術、圖畫與描寫之中，都得極大的關注。其主張是，我們或許可以視地景有如文本，並且具現了影響人類行動的各種論述。

## 唯心論 (idealism)

這種解釋形式傾向於將最重要的元素，定著於心靈或符號性範疇內。在文化地理學裡，這傾向於意指在文化裡，而非在人造物、物質條件等等之中，去尋找意義。這經常對立於唯物論，而且經常被拿來作為對建構論取向的批評。

192

## 獨有特殊的 (idiographic)

這種研究強調個別與特殊。從地理學的角度看，這所涉及的研究強調地方是獨特的集合體，各種過程和因素匯聚一起。在這種狀況下，學者經常主張地理學應該是對這些地方的研究和詳細描述，事實上是對特殊地方環境的描寫。獨有特殊取向有「區域地理學」的背景，傾向於研究地區分化 (areal differentiation) (這是哈

茲宏〔Hartshorne〕的說法)。這個傳統通常與**普遍均一**的傳統形成對比。

### 唯物論 (materialism)

這種解釋形式傾向於將最重要的元素，定著於物質因素，而非觀念或符號。藉此，馬克思批判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為**唯心論**，指出他錯將邏輯的事物，當成事物的邏輯。

### 必然的 (necessary)

這是個邏輯用語，意味著某物若沒有該必要因素出現，便無法發生或存在。這必須與「充分」區分開來；對某事件的發生而言，某物可以是必要的，但本身卻不足夠充分讓該事件發生。參見**偶然的**。

### 普遍均一的 (nomothetic)

這種研究形式強調空間的規律性與模式。這通常涉及了導引出法則和預測模式的企圖，也就是找出若 X 和 Y 一起出現，則 Z 會隨之發生的規律。這個取向經常與地理學的**量化革命**，以及科學方法的崛起有關。其焦點在於空間過程，而非特殊的環境，後者被視為只是衍生或脈絡的效果。這個取向經常與**獨有特殊**的研究方法形成對比。

## 刮除重寫 (palimpsest)

這個詞源自中世紀的書寫。某個書寫板在使用過後，再度用來書寫其他事項。然而，這塊板永遠無法擦拭乾淨。因此，隨著時間過去，會疊合連續好幾層先前寫過的痕跡，目前的書寫便加諸其上。這個詞用來當作地景變遷過程的隱喻，當前的用途重疊寫在先前的利用之上，但並未完全抹除先前的痕跡。

## 政體 (polity)

這個詞指涉某個政治實體，亦即透過治理模式來定義的國家。因此，有民主政體、威權政體等等。在比較細緻的層次上，很多人會說特定國族的獨特性反映了它們的政治系統，因此在比較寬廣的範疇裡，你可以見到「英國政體」意味了英國所發展的特殊系統和形構。

193

## 種族與族群 (race and ethnicity)

這些並不被視為是生物學的範疇。第五章和第十一章談到了分類人群的科學，大部分是受到西方（白種）的意識形態關切所驅策。目前還是很難說明每個人其實都具有膚色的活生生事實（譯按：因為西方人習慣稱呼非白種人為「有色人種」，似乎暗示白種人不具膚色，但其實他們也有膚色），同時避免強化我們對這些膚色的詮釋事屬自然的觀念（譯按：即很難避免視膚色為天生自然）。

## 反身性 (reflexivity)

這個詞提醒我們人類會學習，因此不會單純地重複行動，而是會從過去的經驗裡學習。社會因而是動態的，因為人們學到了其所遵循的法則，繼而改變了結果。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教師給那些報告打字的人較高分數，很快地每個人都會打字，那麼原來報告就已經打字的人，其原有優勢很快便會消失。這通常結合了自我反身性的議題，有時候反身性便是自我反身性的簡寫。

## 自我反身性 (self-reflexivity)

如果我們嚴肅看待對中立知識的批判，那麼我們必須探問自己的動機、文化包袱和傾向是什麼，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我們的研究。所以，自我反身性意指覺察到研究並非關注「他們」及「他們的」文化，而是關注研究過程中，體現在自己身上的我們的文化背景，與體現在他們身上的文化背景的相遇。

## 符號學 (semiotics)

這個術語意指源自形式語言學與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符號研究。符號學因此企圖透過研究語言與象徵如何產生，從而解讀世界的意義。由其根源看來，傳統的做法便是尋找符號之間關係的模式和規律。符號可能實際存在於文本之中，亦即書寫、口說的文本，亦存在於媒體或建構於任何形式之中。符號學的研究強調溝通的過程。



## 符號 (sign)、符徵 (signifier)、符旨 (signified)

這個世界充滿了產生意義的符號。在最基本的層次上，符號代替了另外一物：因此，一個字代表了某個概念，路標上某人正在挖掘的圖案，代表了真實挖掘工作的圖像。導源自語言學家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著作，許多人將符號區分為符徵和符旨。符旨是所指涉的東西，即客體本身。符徵是用以指涉的東西。然而，有很多人努力說明在兩者之間所可能具有的游移性，亦即符徵和符旨之間並無必然的連結。索緒爾開頭使用的例子是趕搭 8 點 45 分往楠西的火車 (符號)；在這個例子裡，很少人能夠辨認這班火車 (符旨)，除非是見到了火車頭的編號或其他跡象 (不過這只是延後了這個問題)。反之，我們之所以知道那是 8 點 45 分往楠西的火車，乃是因為它是 8 點 45 分在那裡，而非 8 點 (由於是法國火車，所以預期會準點)，也由於它是開往楠西，而非蒙佩利爾。換言之，我們知道是這班火車，乃是藉由符徵之間的關係，透過它所不是的東西，而非經由與其符旨的聯繫。這整個創造意義的過程，稱為「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

## 目的論 (teleology)

指一個有方向的故事，其預先決定的終點導引了對於先前事件的詮釋。最初源自神學，後來應用於提出朝向不可避免之終極狀態的一般歷史演進理論。

## 時空 (time-space, space-time)

這些詞語經由哈格斯傳 (Hagerstrand) 首創的「時間地理學」(time geography) 著作而引進地理學。在簡單的層次上，我們或許可以設想這是替地圖引入了第三個向度。因此，除了 X 和 Y 軸以外，還有個時間軸。在日常的基礎上，我們觀察自己對空間的使用，如何受到時間的組構——觀察不同的群體如何集結或分散於不同的位置和時間。在比較深刻的層次上，這指出了關注生活的日常與例行狀況，可以揭示社會裡的許多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地理學家因而觀察了時空的封包，從而看見不同種類人群在生活中的不平等。

## 參考書目

- Abbeele, G. Van der (1991) *Travel as Metaphor: From Montaigne to Rousseau*.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 Adorno, T. and Horkheimer, M. (1947) *The 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 Verso, London.
- (1991)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Routledge, London.
- (1993) 'Messages in a Bottle', *New Left Review* 200: 5–14.
- Alvarez, A. (1995) *Night: NightLife, Night Language, Sleep and Dreams*. Norton, New York.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London.
- Anderson, P. (1990) 'A Culture in Contraflow', *New Left Review* 180: 41–80.
-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 295–310.
- Augé, M. (1995)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Verso, London.
- Baker, S. (1993) *Picturing the Beast: Animals,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 Baudrillard, J. (1989) *America*. Verso, London.
- Bauman, Z. (1992) 'Soil, Blood and Identity', *Sociological Review*: 675–701.
- Benjamin, W. (1973) *Illuminations*, trans. H. Zohn. Fontana, London.
- (1974) *Charles Baudelaire: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New Left Books, London.
- Barnett, A. (1990) 'Cambodia Will Never Disappear', *New Left Review* 180: 101–26.
- Bennett, T. (1988)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New Formations* 4: 73–102.
- Berman, M. (1983)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Verso, London.
- Beynon, H. (1973) *Working for Ford*. Allen Lane, London.
- Bhabha, H. (1994) *Nation and Narration*. Routledge, London.
- Bianchini, F. (1993) 'Culture and the Remaking of European Cities', pp. 1–20 in Bianchini, F. and Parkinson, M. (eds), *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 Blunt, A. (1994) *Travel, Gender and Imperialism: Mary Kingsley in West Africa*.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Blunt, A. and Rose, G. (eds) (1995) *Writing Women and Spac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 Bondi, L. and Domosh, M. (1992) 'Other Figures in Other places: On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ography', *Society and Space* 10: 199–213.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 Nice. Routledge, London.
- (1990) *Logic of Practice*.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1991)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1995)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Bowlby, R. (1985) *Just Looking: Consumer Culture in Dreiser, Gissing and Zola*. Methuen, London.
- Boyes, G. (1995) *The Imagined Village: Culture, Ideology and the English Folk Reviva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 Brantlinger, P. (1985) 'Victorians and Africans: The Genealogy of the Myth of the Dark Continent', *Critical Inquiry* 12: 166–203.
- (1993) *Rule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830–1914*.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 Brantlinger, P. and Naremore, J. (eds) (1991) *Modernity and Mass Cultu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 Brosseau, M. (1995) 'The City in Textual Form: *Manhattan Transfer's* New York', *Ecumene* 2(1): 89–114.
- Buck-Morss, S. (1989)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1986) 'The Flâneur, the Sandwichman and the Whore: The Politics of Loitering', *New German Critique* 39: 99–139.
- Campbell, B. (1992) *Goliath: Britain's Dangerous Places*. Methuen, London.
- 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Blackwell, Oxford.
- Certeau, M.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Berkeley, CA.
- (1988)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 T. Conle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Cockburn, C. (1985) *Brothers: 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Pluto, London.
- Coleman, A. (1985) *Utopia on Trial: Vision and Reality in Planned Housing*. Shipman, London.
- Collins, J. (1996) *Architectures of Excess*. Verso, London.
- Collier, P. (1991) 'The Inorganic Body and the Ambiguity of Freedom', *Radical Philosophy* 57: 3–9.
- Cook, I. (1995) 'A Grumpy Thesis', PhD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 (1996) 'Tropics of Consumption: Representing Exotic Fruits in British Culinary Culture'. Mimeo.
- Cook, I. and Crang, P. (1996) 'The world on a Plate – Culinary Culture, Displacement and Geographical Knowledges',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2): 131–53.
- Corbin, D. (1981) *Life, Work and Rebellion in the Coal Fields: The Southern West Virginia Miners 1880–192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 Coupland, D. (1994) *Microserfs*. Fontana, London.

- Crang, M. (1996) 'Envisioning Urban Histories: Bristol as Palimpsest, Postcards, and Snapshot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8 3: 429–52.
- Crang, P. (1995) 'It's Showtime': on the Workplace Geographies of Display in a Restaurant in Southeast England', *Society and Space* 12(6): 675–704.
- (1996) 'Displacements: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8(1): 47–68.
- Cresswell, T. (1993) Mobility as Resistance: A Geographical Reading of Kerouac's *On the Road*, *Trans. Inst. Br. Geogr.* (NS) 18: 249–62.
- Daniels, S. (1993)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Daniels, S. and Rycroft S. (1993) 'Mapping the Modern City: Alan Sillitoe's Nottingham Novel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8(4): 460–80.
- Darby, H. C. (1948) 'The Regional Geography of Thomas Hardy's Wessex', *Geographical Review* 38: 426–43.
- Davis, M. (1990)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Verso, London.
- Dayan, D. and Katz, E. (1985) 'Electronic Ceremonies: Television Performs a Royal Wedding', pp. 16–32 in Blonsky, M. (ed.), *On Signs*. Blackwell, Oxford.
-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1987) *A Thousand Plateaux*.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 Deoliver, M. (1996)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and Identity – The Alamo and the Production of a Consumer Landscape', *Antipode* 28(1): 1–20.
- Didion, J. (1979) *Run River, Ru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Dohse, K. Jurgens, U. and Malsch, T. (1985) From "Fordism" to "Toyotism"?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the Labour Process in the Japa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Politics and Society* 14(2).
- Donald, J. (1993) 'How English Is It? Popular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ulture', pp. 165–86 in Carter, E., Donald, J. and Squires J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 Douglas, M. and Isherwood, B (1978)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Allen Lane, London.
- Duncan, J. (1981) 'The Superorganic in American Cultural Geography', *Annals Assoc. Amer. Geogr.* 70: 181–92.
- (1990) *The City as Text: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in the Kandyan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Duncan, J. and Ley, D. (eds) (1992)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Routledge, London.
- Dundes, A. (1985) Nationalistic Inferiority Complex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Fakelore: A Reconciliation of *Ossian*, the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the *Kalevala*, and Paul Bunyan',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2(1): 5–18.
- Eco, U. (1987)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Picador, London.
- Eisenstein, S. (1943) *The Film Sense*. Faber, London.

- Enloe, C.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Eyerman, R. and Löfgren, O. (1995) 'Romancing the Road: Road Movies and Images of Mobi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2: 53–79.
- Featherstone, M.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Sage, London.
- Ferguson, P. (1994) 'The Flâneur on and off the Streets of Paris', in Tester, K. (ed.), *The Flâneur*. Routledge, London.
- Ford, L. (1994) 'Sunshine and Shadow: Lighting and Color in the Depiction of Cities in Film', pp. 119–36 in Aitken, S. and Zonn, L. (eds), *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Rowman & Littlefield, Lanham.
- Forêt, P. (1995) 'The Manchu Landscape Enterprise: Political, Geomantic and Cosmological Readings of the Gardens of the Bishu Shanzhuang Imperial Residence at Chengde', *Ecumene* 2(3): 325–34.
- Frisby, D. (1992) *Fragments of Modernity*. Sage, London.
- Frobel, F., Heinrich, J. and Kreye, O.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Fucini, J. and Fucini, S. (1990) *Working for the Japanese: Inside Mazda's American Auto Plant*. Free Press, Toronto.
- Gill, A. (1995) *Ruling Passions: Sex, Race and Empire*. BBC Books, London.
- Gilman, S. (1985) 'Black Bodies, White Bodies: Toward an Iconography of Female Sexual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rt,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Critical Inquiry* 12(1): 223–61.
- Gilroy, P.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Gold, J. (1985) 'From *Metropolis* to *The City*: Film Visions of the Future City, 1919–39', pp. 123–38 in Burgess, J. and Gold, J. (eds), *Geography,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Croom Helm, London.
- Gold, J. and Ward, S. (1994) 'We're Going to Do it Right This Time: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Urban Planning and the British New Towns, 1939–51', pp. 229–58 in Aitken, S. and Zonn, L. (eds), *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Rowman & Littlefield, Lanham.
- Goss, J. (1993) 'The Magic of the Mall',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 18–47.
- Gould, S. (1994) 'American Polygeny and Craniometry before Darwin: Blacks and Indians as Separate Inferior Species', pp. 84–115 in Harding, S. (ed.), *The 'Racial' Economy of Scien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 Grace, E. (1990) *Shortcircuiting Labour: Unionising Electronics workers in Malaysia*. INSAN, Kuala Lumpur.
- Greenwood, D. (1977) 'Culture by the Pound: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ourism as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pp. 129–38 in Smith, V. (ed.),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 Gregory, D. (1994)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 Gregory, D. (1991) 'Intervention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odernity: Social Theory, Spati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Geografiska Annaler* 73 (B) 1: 17–44.
- Grossman, R. (1979) 'Women's Place in the Integrated Circuit', *Pacific Research/South East Asian Chronicle*, Special issue.
- Grunwald, J. and Flamm, K. (1985) *The Global Factory: Foreign Assembl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 Haggard, R. (1885) *King Solomon's Mines*. (Reprinted 1982, Ladybird, London.)
- Hall, S. (1991)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pp. 41–68 in King, A.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Macmillan, Basingstoke.
- Handler, R. and Linnekin, J. (1984) 'Tradition, Genuine or Spuriou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7 (385): 273–290.
- Harvey, D. (1985) *Urbanisation of Consciousness*. Blackwell, Oxford.
-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Blackwell, Oxford.
- (1993) 'From Space to Place to Back Again' in J. Bird *et al.*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Routledge, London.
- Haug, W. (1987) *Commodity Aesthetics: Ideology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General, New York.
- Helms, M. (1989) *Ulysses Sail: Travel, Knowledge and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 Hinsley, C. (1991) 'The World as Market Place: Commodification of the Exotic at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1893', pp. 344–65 in Karp, I. and Lavine, S.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s*. Smithsonian Press, Washington, DC.
- Hobsbawm, E.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Hobsbawm, E. and Ranger, T. (eds) (1989)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Holquist, M. (1990)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 Routledge, London
- Hoskins, W. (1955)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Penguin, London.
- Jackson, P. (1989) *Maps of Meaning*. Routledge, London.
- (1995) 'Manufacturing Meaning: Culture, Capital and Change', pp. 165–89 in Rogers, A. and Vertovec, S. (eds), *The Urban Context: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 Berg, Oxford.
- Johnson, N. (1995) 'Cast in Stone: Monuments, Geography, and Nationalism', *Society and Space* 13: 51–65.
- Kaarsholm, P. (1989) 'The Past as Battlefield in Rhodesia and Zimbabwe', *Culture and History* 6: 85–106.
- Kern, S. (1983)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Kong, L. (1996) 'Popular Music in Singapore: Exploring Local Cultures, Glob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Identities', *Society and Space* 14: 273–92.
- Lacan, J. (1977) *Écrits: A Selection*. Routledge, London.

- Lears, T. (1989) *Fables of Abundance*. Basic Books, New York.
- Leed, E. (1991) *The Mind of the Travel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Basic Books, New York.
- Leidner, R. (1993) *Fast Food and Fast Talk: Service Work and the Routin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 Leppert, R. (1993) *The Sight of Sound: Music, Presen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 Lester, E. (1992) 'Buying the Exotic Other: Reading the 'Banana Republic' Mail Order Catalog', *Jn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6(2): 74–85.
- Lewis, P. (1987) 'Taking Down the Velvet Rope: Cultural Geography and the Human Landscape', pp. 23–9 in Blatti, J. (ed.), *Past Meets Present: Essays about Historic Interpretation and Public Audienc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 Ley, D. and Olds, (1988) 'Landscape as Spectacle: World's Fairs and the Culture of Heroic Consumption', *Society and Space* 6: 191–212.
- Ley, D. and Samuels, M. (1979) *Humanistic Geography*. Croom Helm, London.
- Leyshon, A., Matless, D. and Revill, G. (1995) 'The Place of Music',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 423–33.
- Linebaugh, P. and Rediker, M. (1990)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and the Atlantic Working Cla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n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3): 225–52.
- Lonsdale, J. (1992) 'African Pasts in African Fu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3: 126–46.
- Low, G. C.-L. (1993) 'His Stories? Narratives and Images of Imperialism', pp. 187–220 in Carter, E., Donald, J. and Squires, J.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 Lowenthal, D. (1984)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 MacCannell, D. (1976)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Schocken, New York.
- (1992) *Empty Meeting Grounds: The Tourist Papers*. Routledge, London.
- Macdonald, G. (1995) 'Indonesia Medan-Merdeka –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tipode* 27(3): 270–93.
- Macdonald, R. (1993) *Sons of the Empire: The Frontier and the Boy Scout Movement, 1890–1914*.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 Maffesoli, M. (1996) *The Time of the Tribes*. Sage, London.
- Marcuse, H.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Routledge, London.
-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Massey, D., Quintas, and Wield, (1992) *High-Tech Fantasies*. Routledge, London.
- Matless, D. (1993) 'One Man's England: W.G. Hoskins and the English Culture of Landscape', *Rural History* 4(2): 187–207.



- McCracken, G. (1990)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 McDowell, L. and Court, G. (1994) 'Performing Work – Bodily Presentations in Merchant Banks', *Society and Space* 12(6): 727–50.
- McIntock, A. (1995) *Imperial Leather*. Routledge, London.
- Meinig, D. (1979)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1986) *The Shaping of Americ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500 Years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Miller, D. (1987)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Blackwell, Oxford.
- Miller, R. (1991) 'Selling Mrs. Consumer: Advertis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uburban Socio-Spatial Relations 1910–30', *Antipode* 23(3): 263–301.
- Mills, C. (1995) 'Knowledge, Gender and Empire', pp. 29–50 in Blunt, A. and Rose, G. (eds), *Writing Women and Spac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 (1996) 'Gender and Colonial Space',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2): 125–47.
- Morley, D. and Robins, K. (1993) *Spaces of Identity*. Routledge, London.
- Nag, D. (1991) 'Fashion, Gender and the Bengali Middle Class', *Public Culture* 3(2): 93–112.
- Natter, W. (1993) 'The City as Cinematic Space: Modernism and Place in Berlin, Symphony of a City', pp. 203–28 in Aitken, S. and Zonn, L. (eds), *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Rowman & Littlefield, Lanham, Maryland.
- Norkunas, M. (1993) *The Politics of Public Memory: Tourism, History and Ethnicity in Monterey, California*. SUNY Press, New York.
- Nye, D. (1991) *Electrifying America: Social Meanings of a New Technology, 1880–1940*.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O'Tuathail, G. (1997) *Critical Geopolitics*. Routledge, London.
- Olsson, G. (1975) *Birds in Egg, Eggs in Birds*. Pion, London.
- Ong, A. (1987)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 Parker, K. (1996) Southern Africa in Schwarz, B. (ed.), *Expanding England: Colonial Histories and Entanglements*. Routledge, London.
- Parry, B. (1983) *Conrad and Imperialism: Ideological Boundaries and Visionary Frontiers*. Macmillan, London.
- (1993) 'The Contents and Discontents of Kipling's Imperialism', in Carter, E., Donald, J. and Squires, J. (eds),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 Phillips, R. (1995) 'Spaces of Adven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Space* 13(5): 591–608.
- (1996a) *Masculinity and Adventure Fiction*.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 (1996b) *Mapping Men and Empire: Geographies of Adventure*. Routledge, London.
- Pile, S. and Thrift, N. (eds) (1996) *Mapping the Subject*. Routledge, London.
- Pocock, D. (ed.) (1981)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Croom Helm, London.
- Porter, R. (1990) 'The Exotic as Erotic: Captain Cook in Tahiti', in Porter, R. and Rousseau, G. (eds), *Exoticism in the Enlightenmen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 Porter, T. (1995)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Public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 Poulet, G. (1978) *Proustian Spaces*, trans. E. Colema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 Pred, A. (1991) 'Spectacular Articulations of Modernity: The Stockholm Exhibition of 1897', *Geografiska Annaler* 73 B (1): 45–84.
- Radhakrishnan, R. (1996) *Diasporic Mediations: Between Home and Locatio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Minneapolis.
-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Pion, London.
- (1981) *Rational Landscape and Humanistic Geography*. Croom Helm, London.
- Revoll, G. (1991) 'The Lark Ascending: Monument to a Radical Pastoral', *Landscape Research* 16(2): 25–30.
- Richon, O. (1996) 'Representation, the Harem and the Despot', pp 242–57 in the Block Reader in *Visual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 Riffenburgh, B. (1993) *The Myth of the Explor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Ritzer, G.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Pine Forge Press, Thousand Oaks.
- Roberts, D. (1988) 'Beyond Progress: The Museum and the Montag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 543–57.
- Robins, K. (1991) 'Tradition and Translation: National Culture in its Global Context', pp. 21–44 in Corner, J. and Harvey, S. (eds), *Enterprise and Heritage: Crosscurrents in National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 Robinson, B. (1988) 'Literature and Everyday Life', *Antipode* 20(3): 180–206.
-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Routledge, London.
- Rowles, G. (1978) *Prisoners of Space?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al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 Westview, Boulder.
- Sack, R. (1986)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1988) 'The Consumer's World: Place as Contex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8(4): 642–64.
- (1990) 'The Realm of Meaning: The Inadequacy of Human-nature Theory and the View of Mass Consumption', in Turner, B. (ed.) *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Biosphere in the Last 300 ye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Sahlins, M. (1976)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 Said, E. (1992)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intage, London.
- Sauer, C. (1956) 'The Education of a Geograph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46: 287-99.
- (1962)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Sauer*, ed. J. Leigh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Schivelbusch, W. (1977) *The Railway Journey: Trains and Trave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lackwell, Oxford.
- Schmid, D. (1995) 'Imagining Safe Urban Space: the Contribution of Detective Fiction to Radical Geography', *Antipode* 27(3): 242-69.
- Scott, J. (1984) *Weapons of the We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Seamon, D. (1980)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Movement, Rest and Encounter*. Croom Helm, London.
- Shields, R. (1989) 'Social Spatialisatio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West Edmonton Mall', *Society and Space* 7: 147-64.
- (1991) *Places on the Margin: Alternative Geographies of Modernity*. Routledge, London.
- Simmel, G. (1990 [1907])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Routledge, London.
- Simon, R. (1992) 'The Formal Garden in the Age of Consumer Culture: A Read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hopping Mall', pp. 231-50 in Franklin, W. and Steiner, M. (eds), *Mapping American Culture*.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Iowa City.
- Sizemore, C. (1984) 'Reading the City as Palimpsest: The Experiential Perception of a City in Doris Lessing's *The Four-Gated City*', in Squier, S. (ed.), *Women Writers and the Cit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Knoxville.
- Spradley, J. and Mann, B. (1975) *The Cocktail Waitress: Woman's Work in a Man's World*. Wiley, New York.
- Squier, S.M. (ed.) (1984) *Women Writers and the Cit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Knoxville.
- Squire, S. (1988) 'Wordsworth and Lake District Tourism: Romantic Reshaping of the Landscape', *Canadian Geographer* 32(3): 237-47.
- (1990) 'Wordsworth and Lake District Tourism: A Reply', *Canadian Geographer* 32(2): 164-70.
- (1993) 'Valuing the Countryside: Reflections on Beatrix Potter Tourism', *Area* 25(1): 5-10.
- (1994) 'The Cultural Values of Literary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1(1): 103-20.
- Stallybrass, P. and White, A. (1986)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Methuen, London.
- Stocking, G. (ed.) (1974)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83-1911*. Basic Books, New York.

- Taussig, M. (1980)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 Tester, K. (ed.) (1995) *The Flâneur*. Routledge, London.
- Thompson, E. (1962)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elican Books, London.
- Thornton, S. (1995) *Club Cultures*. Routledge, London.
- Thrift, N. (1981) 'Literature,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Antipode* 12: 12–23.
- (1995) 'Speed Light and Power', in Cloke, P. (ed.), *Writing the Rural*. Paul Chapman, London.
- Thrift, N. and Glennie, P. (1993) 'Historical Geographies of Urban Life and Modern Consumption', pp. 33–48 in Philo, C. and Kearns, G. (eds), *Selling Places: The City as Cultural Capital, Past and Present*. Pergamon Press, Oxford.
- Tuan, Y. (1992) 'Place and Culture: Analeptic for Individuality and the World's Indifference', pp. 27–50 in Franklin, W. and Steiner, M. (eds), *Mapping American Culture*.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Iowa City.
- Venturi, R. (1973)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Warren, B. (1986) 'Citizens of Empire: Baden-Powell, Scouts and Guides as an Imperial Ideal', in Mackenzie, J. (ed.) *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 Williams, R.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Chatto & Windus, London.
-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Blackwell, Oxford.
- (1987)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Routledge, London.
- (1985) *Dreamworlds of Desire: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Williamson, T. (1995) *Polite Landscapes: Garden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 Williamson, B. (1982) *Class, Culture and Community: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Mining*. Routledge, London.
- Willis, S. (1991) *A Primer for Daily Life*. Routledge, London.
- Wilson, E. (1991) *The Sphinx in the City*. Virago, London.
- Wooden, W. (1995) *Renegade Kids, Suburban Outlaws: From Youth Culture to Delinquency*. Wadsworth, Belmont.
- Woodward, R. (1993) 'One Place, Two Stories: Two Interpretations of Spitalfields in the Debate over its Redevelopment', pp. 253–266 in Philo, C. and Kearns, G. (eds) *Selling Places: The City as Cultural Capital, Past and Present*. Pergamon Press, Oxford.
- Wright, P. (1985)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The National Pas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Verso, London.
- Zelinsky, W. (1973) *The Cultural Geography of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 Zukin, S. (1982)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Radius, London.

- Zukin, S. *et al.* (1992) 'Bubbling Cauldron: Global and Local Interactions in New York City Restaurants, in Smith, M. (ed.), *After Modernism: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Changing Boundaries of City Life*. Transaction, New Brunswick.
- (1995) 'Bubbling Cauldron', revised version of Zukin *et al.* (1992), in Zukin, S. *The Cultures of Cities*. Blackwell, Oxford.



## 索引

所附頁碼為原書頁碼。粗體字  
頁碼表示為章節或辭彙定義。

## A

- academy and science 學院與科學 182-4
- Acadian settlers 亞加迪雅移民 20, 23;  
音樂 music 172
- Adorno, Theodor 席奧多·阿多諾 101,  
140, 162, 179, 180
- advertisements 廣告 130, 136, 139, 140-1
- Aeschylus 伊斯克勒斯 47
- affluent society 豐裕社會 140
- Africa: Algerian houses 非洲：阿爾及利  
亞住宅 29, 31-2, 48; as Dark  
Continent 黑暗大陸 69-72, 75;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39-40; 參見  
slavery 奴隸制
- agriculture: and colonialism 農業：與殖  
民主義 16-17, 20, 23; field systems 田  
園系統 22; plantations 種植 20, 24-5;  
參見 rural areas 鄉村地區
- Algeria: houses 阿爾及利亞：住宅 29,  
31-2, 48
- alienation 異化 95-6, 112
- Americas: Americanisation 美洲：美國  
化，參見 United States 美國; Canada  
加拿大 24, 75, 126; invasion and  
colonisation of 美洲的入侵與殖民  
20-1, 23-4, 62-6; 參見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 Amerindians 美洲印第安人 21, 24, 62-3,  
65-6
- Anderson, Benedict 班乃迪克·安德森  
117, 163, 164
- Angkor Wat 吳哥窟 39
- Ankarcrona, Gustav 加斯塔夫·安卡可  
洛那 167
- Annales school 年鉴學派 14, 18, 25
- anomie 失序 54
- anthropology 人類學 9, 183
- Appadurai, A. 阿帕度瑞 174, 175
- architecture 建築 86, 106, 115
- art 藝術，參見 high culture 高級文化
- artefacts as agents of change 人造物，作  
為變遷的作用者 24
- a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 先賦的特徵 60;  
參見 gender 性別; race 種族

Asia: belonging 亞洲：歸屬 174;  
 buildings 建築物 29, 36-9;  
 commodities 商品 7, 137; as Other  
 作為他者 3, 61, 66-9, 75-6; production  
 生產 147-9, 150-3

Augé, M. 歐吉 114, 118

Austen, Jane 珍·奧斯汀 170

authenticity 真實性 108-9

## B

Baden-Powell, Robert 羅伯·貝登—波威  
 爾 73, 75

Baker, S. 貝克 178

banana companies 香蕉公司 133

Banana Republic (store) 香蕉共和國(商  
 店) 136

Baudelaire, Charles Pierre 查里斯·皮  
 耶·波特萊爾 54, 55, 125

Baudrillard, Jean 尚·布希亞 95, 126

Beauvoir, Simone de 西蒙·波娃 191

beaver hunting 獵海狸 24

behaviourism 行爲主義 11

being-in-the-world 在世存有 109

beliefs 信仰 27; and Malaysian workers  
 與馬來西亞勞工 152-3; 參見 religion

宗教; symbolic landscape 象徵地景

belonging 歸屬 8, 161-76; and blood 與  
 血緣 162-9; connection and contact  
 連結與接觸 169-75; and place and  
 space 與地方及空間 102-3, 111-12;  
 參見 city 城市; home 家園; identity  
 認同; nation 國族

Benjamin, Walter 沃特·班雅明 123, 127

Berkeley School (especially Sauer) 伯克  
 萊學派(驟爾) 10, 11, 167; on people,  
 landscapes and time 關於人群、地景  
 與時間 14, 15-23, 25; on place and  
 space 關於地方與空間 101, 108, 113,  
 118

Berlin 柏林 94; in films 電影中的柏林  
 82-4, 87, 98

Berman, M. 伯曼 118

Beynon, H. 貝農 146, 147

Bhabha, H. 巴荅 171, 175

biology metaphor 生物學隱喻, 參見  
 organic analogy 有機類比

Blache, Paul Vidal de la 保羅·維達爾·  
 德·拉·白郎士 14, 18

Bladerunner 《銀翼殺手》 87

Blake, William 威廉·布雷克 46, 104



- Boas, Franz 法蘭茲·鮑亞士 101
- Bogart, Humphrey 韓佛烈·鮑嘉 51
- Bosse, Abraham 亞柏拉罕·鮑西 30
- bounding places 有界地方, 參見 territoriality 領域性
- Bourdieu, Pierre 皮耶·布迪厄 3, 29, 31, 32, 109, 159
- Bowlby, R. 鮑比 53
- Bragg, Billy 比利·布雷格 90
- Brantlinger, P. 布蘭托林格 71, 73, 115
- Britain 不列顛 12; belonging 歸屬 165-6, 167, 173, 175; commodities and consumption 商品與消費 121-2, 124, 128-30, 134, 137; country house and garden 鄉村住宅與花園 31-6, 40; and Ireland 愛爾蘭 25; literary landscapes 文學地景 43-7, 51; local history approach 地方史取向 14, 22-3; music 音樂 91, 92-3, 173, 175; place and space 地方與空間 105, 106, 117; production 生產 143-4, 146-7, 150, 153-4, 155, 158; student culture 學生文化 5-6; television 電視 97; 參見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 Brosseau, M. 布羅騷 55, 56
- Buddhism 佛教 36
- buildings: religious and symbolic 建築物: 宗教與象徵 36, 37-40, 116-17; 參見 houses 住宅
- bureaucracy 科層體制 179
- Burns, Robert 羅伯·奔斯 45
- ## C
- Cambodia 柬埔寨 39
- Campbell, B. 坎培爾 116
- Camus, Albert 阿伯特·卡謬 112
- Canada 加拿大 24, 75, 126
- Cannery Row (Monterey) 坎納利區(蒙特瑞) 130
- Cape Verde 佛迪角 25
- capital: cultural 資本: 文化 159; 參見 production 生產
- care, types and levels of 照顧的類型與水準 110
- carnavalesque behaviour 荒誕狂歡的行徑 49, 122, 123
- Cartesianism 笛卡兒主義 104, 107, 109
- Castells, M. 柯司特 98
- Certeau, Michel de 米歇·狄·塞陶 63
- Chandler, Raymond 雷蒙·錢德勒 51-2,

82

- Chengde summer palace 承德避暑皇宮  
36-7
- Chesterton, G. K. 徹斯特敦 51
-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學派 10, 12
- choice 選擇 60
- chorography 地方誌 15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20, 37, 38, 163
- cinema 電影, 參見 films 影片
- circulation 循環 171-3
- city: and community 城市: 社區 53-4;  
crime in 城市裡的犯罪 111, 116, 124-5;  
and films 影片 81-9, 95, 117; gangs 幫派 111, 116, 181-2; literature about 城市文學 49-57, 62, 75, 82; and loss of identity 認同喪失 103; mall as 購物中心作為城市 127-8; mob in 城市暴民 109; as mobility 城市與移動 83-4, 87-8; and modernity 現代性 53; observed 觀察的城市 54-5, 125; planning 規劃 50, 86; and realism 寫實主義 57; regeneration 城市復甦 128; territoriality 領域性 111, 116, 181-2; time's velocity in 時間的速度 55, 56; underworld 底層世界 82, 84-5; in world 世界中的城市 173-5; 參見
- sub-cultures 次文化
- civil society 市民社會 164
- class: and production 階級: 生產 143-4, 145-6; and Western houses 西方住宅 28-9, 30, 31-6, 40
- classification 分類 171-2
- climate and culture 氣候與文化 10, 15-16
- clothes 服飾 6, 136, 137, 167
- coal mining 煤礦開採 45, 143-6
- Coleman, Alice 愛麗絲·柯爾曼 111
- collective identity 集體認同 96-7
- Collier, P. 柯利爾 107
-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參見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多佛·哥倫布 65
- commodities and consumption 商品與消費 7, 8, 115, 117, 120-41;  
cartographies and 製圖學 131-4;  
globalisation 全球化 134-7;  
placemaking through 地方標示 137-40; places simulated 擬仿的地方 126;  
spaces commodified 商品化空間 128-30; spaces for selling 販賣空間

- 121-3; 參見 shops 商店
- common land enclosed 公地封閉 34
- communication: global 傳播: 全球 97, 113, 164; 參見 information 資訊; media 媒體
- community: and city 社區 (共同體): 城市 53-4; coal, struggle and 煤礦, 鬥爭與社區 143-6; imagined 想像共同體 163-5; of viewers 觀眾共同體 96-7; virtual 虛擬共同體 98
-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 電腦與傳播 (溝通) 97-8
- connection and contact 連結與接觸 169-75
- Conrad, Joseph 約瑟夫·康拉德 71, 77
- constructivism 建構主義 188
- consumption 消費, 參見 commodities 商品
- contingent 偶然的 188-9
- Cook, I. 庫克 65, 133, 134
- Corbin, D. 柯爾賓 144, 145
- cosmology and houses 宇宙論與住宅 29, 31
- Coupland, David 大衛·考普蘭 154-5
- Crang, Phil 菲爾·克蘭 158
- creolisation 混種化 173
- crime in city 城市犯罪 111, 116, 124-5
- Croce, Bernadetto 伯涅迪托·克羅齊 18
- crops 穀物, 參見 agriculture 農業
- Cubism 立體主義 56, 83
-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資本 159
- culture 文化 1-13; definitions 定義 2, 17; and economy 文化與經濟 6-7; mapping cultural geography 描繪文化地理學 81-2; positioning 定位文化 7-8; travellers' tales 旅行家故事 2-3; types of 文化類型 3-6

## D

- Daniels, S. 丹尼爾 41, 44, 47, 50, 58
- Darby, H.C. 達比 22, 43, 47
- Dark Continent, Africa as 黑暗大陸非洲 69-72, 75
- darkness 黑暗, 參見 light and darkness 光明與黑暗
- Darwinism 達爾文主義 9
- Davis, M. 大衛斯 111
- Dayak longhouses 達雅克長屋 29

- decolonisation** 去殖民 (解殖) 11
- deconstruction** 解構 189
- dehumanised landscapes** 非人性化地景 103-4
- Deleuze, Gilles** 吉列斯·德勒茲 171
- department stores** 百貨公司, 參見 shops 商店
- Derrida, Jacques** 雅克·德希達 189
- Descartes, René** 笛卡兒 104, 107, 109
- describing places** 描述地方, 參見 ideographic 獨有特殊的
- detachment** 超然 178-84
- detective fiction** 偵探小說 51-2, 62, 75, 82
- determinism** 決定論 9-10, 15-16, 189
- dialectic** 辯證 189
- diaspora** 流離 189
- Diderot, Denis** 丹尼斯·狄德羅 138
- Didion, Joan** 瓊恩·狄迪恩 87-8
- difference, manufactured** 差異, 製造的 116-18
- differentiation, cultural** 文化分化 167-9
- diffusion, cultural** 文化散播 23-5
- discourse** 論述 189-90
- diseases** 疾病 24
- Disneyland** 迪士尼樂園 117, 126
- Disraeli, Benjamin** 班雅明·迪斯雷利 66, 72-3
- division** 區分, 參見 segregation 隔離
- Dohse, K.** 多希 149
- domesticity: domesticating empire** 家務: 馴化帝國 72-6; flight from 逃離家務, 參見 home and homeland: leaving 家與家鄉: 離開; teleworking at home 在家電子工作 98; of women 女人家務, 參見 private domestic 私人家務
- Donald, James** 詹姆斯·唐諾 67, 69
- Dos Pasos, J.** 多斯帕索斯 56
- double encoding of landscapes** 地景的雙重編碼 31-6, 40
- 'dream palaces'** 「夢幻宮殿」 52-3, 55
- dualism** 雙元論 190
- dwelling** 居住, 參見 home 家
- Dylan, Bob** 鮑伯·狄倫 90
- dystopia** 反烏托邦 86-7

## E

- East 東方，參見 India 印度; Orientalism 東方主義（東方論）
- Easy Rider* 《逍遙騎士》 88
- eating 飲食，參見 food 食物
- Eco, U. 艾柯 126
- ecological fallacy 生態謬誤 21
- economy and culture 經濟與文化 6-7, 28; 參見 production 生產
- Eisenstein, Sergei 瑟吉·艾森斯坦 83
- elective characteristics 選擇性的特徵 60
- electricity 電力 56, 139
- embedded knowledge 鑲嵌的知識 109-11
- empire 帝國，參見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 empiricism 經驗論 15, 190
- English language 英語 39
- Enlightenment project 啟蒙計畫 104, 190
- Enloe, C. 安洛 133
-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環境決定論 9-10, 15-16
- epistemology 認識論 177
- essences 本質 108-9
- essentialism 本質論 190
- ethnicity 族群，參見 race and ethnicity 種族與族群
- Europe: Eurocentricity 歐洲：歐洲中心論 11; 參見 Britain 不列顛;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Italy 義大利; Spain 西班牙
- everyday 日常 4, 28; 參見 symbolic landscape 象徵地景
- exclusion and power 排他與權力 34-6
-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義 56, 107-11, 112, 117
- exotic goods 奇珍貨品 134-6
- explorers, male 男性探險家 2-3, 63-5, 72-3, 75, 76-7, 182-3
-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加工出口區 150
- Eyerman, R. 艾爾曼 88

## F

- fairs 博覽會（商展） 121-3
- farm buildings 農場建築 19
- fashion 時尚 6, 136, 137

- fears projected onto other groups 投射到其他群體身上的恐懼 61-2, 71, 163, 168-9; 參見 race 種族; Othering 他者化 (異己化)
- Featherstone, M. 費勒史東 175
- feminisation of colonised landscapes 殖民地景的女性化 63-5, 67-71, 75-6
- feng shui* 風水 36
- feudalism 封建制度 163-4
- field systems 田野體系 22
- film 影片 95, 98; 'cut away shot' 「切出鏡頭」 83
- films: and city 影片：城市 81-9, 95, 117; and Othering 他者化 (異己化) 62, 67; road movie 公路電影 82, 88-9, 115
- financial markets 金融市場 121, 155, 174
- firearms introduced 引入的槍炮火器 24
-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戰 106
- Flamm, K. 佛蘭 150
- flâneur* 漫遊者 54-5, 125
- Flaubert, Gustave 蓋斯塔夫·福羅拜 55
- 'folk' music and culture 「民俗」音樂與文化 4, 90-1, 166-7
- food 食物 6-7, 113, 131-4; 參見 restaurants 餐廳
- Ford, Henry/Fordism 亨利·福特/福特主義 106, 146-7
- Forêt, P. 福瑞特 36
- fragmentation 片斷化 95-6
- France: Acadian settlers from 法國：亞加迪雅移民 20, 23, 172; Annales school 年鉴學派 14, 18, 25; education 教育 165; gardens 花園 127; production 生產 154; Revolution 革命 163
- Frankfurt school 法蘭克福學派 95, 101, 179
- Freud, Sigmund 西格蒙·佛洛伊德 72, 168
- frontier culture 邊疆文化 20; 參見 explorers 探險家
- Fucini and Fucini 佛西尼與佛西尼 148, 149
- Futurists 未來主義 105-6

## G

- Galbraith, J.K. 加爾伯雷 140
- game and hunting 遊戲與狩獵 34-5
- Gandhi, Mahatma 瑪哈特瑪·甘地 169

- gangs** 幫派 111, 116, 181-2
- gardens and parkland**: Chinese 花園與邱園: 中國 36; English 英格蘭 32-4, 127; malls compared with 類比為花園的購物中心 127, 128
- Gates, Bill** 比爾·蓋茲 154
- gathering place, television as** 電視作為聚會地點 96-7
- Geertz, C.** 葛茲 178
- Gellner, Ernest** 恩內斯特·蓋爾納 117
-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社區與社會 53-4
- gender** 性別 191; 參見 men 男人; women 女人
- genius loci** 場所精神 45, 108
- geomancy** 勘輿 36
- geometry** 幾何學 33, 104, 106, 127
- geopolitics of land** 土地的地緣政治學 36-40; nationalising space 國族化空間 37-40; sacred landscape 神聖地景 36-7
- Germany** 德國 9; 參見 Berlin 柏林
- Gilgamesh** 47
- Gill, A.** 吉爾 78
- Gilman, S.** 吉爾曼 69
- Gilroy, Paul** 保羅·吉洛依 69, 169, 170, 171, 172-3
- global/globalisation: commodities** 全球/全球化: 商品 134-7; communication 傳播 97, 113, 164; of firms 公司 146-55; sitting rooms 客廳 93-4; space eroding place 空間侵蝕了地方 113-18; village 村落 94, 134
- Goldsmith, Oliver** 奧利佛·哥德史密斯 46
- Gomez-Pena, G.** 哥梅茲·培納 134
- Gould, S.** 顧爾德 78
- Gramsci, Antonio** 安東尼·葛蘭西 191
- Great Zimbabwe** 大辛巴威 39-40
- Greenwood, D.** 葛林伍德 118
- Griffith, D.W.** 葛里菲斯 83
- groups** 群體 60-2; other 他者, 參見 Othering 他者化; 參見 fears projected 投射的恐懼
- Grunwald, J.** 葛倫沃德 150
- Guattari, F.** 瓜塔里 172
- Gurevich, A.** 古瑞維奇 112
- Guthrie, Woody** 伍迪·古斯瑞 48, 89-90

## H

- Hagerstrand, T. 哈格斯傳 23, 194
- Haggard, Rider 萊德·哈格德 71-2, 73
- Haggett, Peter 彼得·哈蓋特 12
- ha-ha 隱籬 33-4
- Hall, Stuart 斯圖亞特·霍爾 170-1
- Hardy, Thomas 湯瑪斯·哈代 43-4, 45-6, 47
- Hartlepool 哈特浦 129
- Hartshorne, R. 哈茲宏 192
- Harvey, David 大衛·哈維 31-3, 134
- Haussman, Baron Georges 郝斯曼男爵 50
- hearths, cultural 文化爐床 16
- Hegel, G.W.F. 黑格爾 66, 192
- hegemony 霸權 191
- Heidegger, Martin 馬丁·海德格 45, 107, 109, 110, 114
- hermeneutics 詮釋學 191
- hidden music 潛隱音樂 167-8, 172
- high culture 高級文化 3-4; 參見 literature 文學; music 音樂; paintings 繪畫
- high-tech industries 高科技產業 150-5
- Hinduism 印度教 37
- Hird 赫德 35
- history/past: historical geography approach 歷史/過往: 歷史地理學取向 22; Orient as 東方作為歷史 66; recruiting 增補 39-40; tradition 傳統 165-8, 172, 175
- holism 整體論 102, 181
- home and homeland 家與家鄉 47-8, 107; leaving 離家 48-9, 72-3, 88-9, 115 參見 explorers 探險家; 參見 houses 住宅
- Homer 荷馬 47-8
- Horkheimer, Max 瑪斯·霍克海默 101, 179
- horse, introduction of 馬匹的引入 24
- Hoskins, W.G. 霍斯金斯 22, 106
- houses and homes 住宅與家 20; English country house and garden 英國鄉村住宅與花園 31-6, 40; form of 住宅形式 19, 28-31; of Kabyle of Algeria 阿爾及利亞喀比里住宅 29, 31-2, 48; Western, social divisions and 社會區



分與西方住宅 28-9, 30, 31-6, 40; 參見 buildings 建築物; home 家

Hugo, Victor 維克多·雨果 50, 55, 86

humanism 人文主義 10, 102, 104; 參見 place 地方; space 空間

Humboldt, Baron Alexander von 洪堡德男爵 18

hunting 狩獵 34-5

Husserl, Edmund 愛德蒙·胡塞爾 107-8

Huxley, Aldous 亞爾多斯·赫胥黎 86

'hyper-reality' 過度真實 126

## I

iconography 圖像學 7, 181, 191; 參見 symbolic landscape 象徵地景

ideal lives on television 電視上的理想生活 95

idealism 觀念論(唯心論) 191-2

identity: collective 認同: 集體 96-7;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兒童發展 168; loss 認同喪失 103; national 國族認同 162-3; relational models of 認同的關係模型 60-2; routes of 認同路徑 172; time and landscapes 時間與地景 37-40

ideology 意識形態 174; 參見 belonging 歸屬; gender 性別; symbolic landscape 象徵地景

idiographic approach 獨有特殊取向 16, 101-2, 192

imagined community 想像社群 163-5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 9; and agriculture 農業 16-17, 20, 23; in Americas 美洲 20-1, 23-4, 62-6; based on existing system 奠基於既有的體系 20; and belonging 歸屬 167, 170-1; and buildings 建築物 39; and commodities and consumption 商品與消費 123, 133-4; domesticating empire 馴化帝國 72-6; justification for 正當化 15; and paintings 繪畫 63-4, 68, 69-71; and place and space 地方與空間 104; and production 生產 150; and race 種族 9, 67-8, 69-70, 72-3, 76; and slavery 奴隸制 21, 25; end of (decolonisation) 帝國主義的終結(去殖民) 11; 參見 Africa 非洲; feminisation 女性化; India 印度; Orientalism 東方主義; Othering 他者化

India 印度 3, 7, 66, 75-6, 137

Indonesia: buildings 印尼: 歸屬 29, 37-9

industry 產業，參見 production 生產

information: excessive 資訊：過度 95;  
global 全球 97; goods 財貨 138;  
instant 立即 94; lack of access to 缺  
乏接觸 164; 參見 communication 傳  
播; knowledge 知識

innovation, centres of 創新中心 16

inside and outside relations 內在與外在關  
係 110, 111, 169-70; 參見 Othering  
他者化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工具理性 117

integrated area 整合區 18; living space  
生活空間 28, 29

intentionality 意圖性 107-8

Internet 網際網絡 97, 164

Ireland 愛爾蘭 25

Irian Jaya 伊利安加雅 38, 39

Islam 伊斯蘭教 37-8, 151

isolation 孤立 54

Italy 義大利 105-6, 127

## J

Jackson, Peter 彼得·賈克森 10, 130

Jakarta: Medan Merdeka mosque 雅加

達：米丹摩達喀清真寺 37-9

James, Henry 亨利·詹姆斯 72

Jameson, F. 詹明信 137

Japan: production 日本：生產 147-9, 151

Javanese language 爪哇語 38-9

Jefferson, Thomas 湯瑪斯·傑佛遜 25,  
104

JIT (Just-in-Time) 及時 149, 152

Joyce, James 詹姆斯·喬依思 56

Jurgens, U. 尤根斯 149

## K

Kaarsholm, P. 卡修姆 40

Kabyle people: houses 喀比里人：住宅  
29, 31-2, 48

Kaizen 148-9

Kerns, Stephen 史提芬·肯恩斯 56

Kerouac, Jack 傑克·凱魯亞克 48

Khmer Rouge 紅色高棉 38

Kipling, Rudyard 盧亞德·吉卜齡 66,  
73, 75

Kluckholm, C. 克魯洪姆 17

kleptomania 竊盜癖 124-5

knowledge: embedded 知識:鑲嵌 109-11;  
and geography 地理學 76-9; and  
objectivity 客觀性 178-84; situated  
情境化 184-6; and skills 技術 17; 參  
見 information 資訊

Knox, Robin 羅賓·納克斯 72

Kong, L. 孔恩 174

Kracauer, Siegfried 席格佛瑞德·克拉考  
爾 84

Kroeber, Alfred 阿佛瑞德·克魯柏 17

## L

labour 勞動 143-6, 155; performative 操  
作性勞動 156, 157-9; 參見  
production 生產

Lacan, Jacques 雅克·拉岡 168

Lake District 湖區 46

Lafitau, J.F. 拉斐多 9

landscape 地景 167; changing 變化的地  
景 14-17; double encoding 雙重編碼  
31-6, 40; land divided symmetrically  
對稱分割的土地 104, 106; land not  
owned by indigenous people 不屬於原  
住民的土地 65-6; 參見 literature 文  
學; people, landscapes and time 人  
群·地景與時間; space 空間; symbolic

landscape 象徵地景

Lang, Fritz 佛瑞茲·藍恩, 參見

*Metropolis* 《大都會》

language 語言 38-9, 182

Larsson, Karl 卡爾·拉松 167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6-7, 104, 133;

Mexico 墨西哥 16-17, 18, 20, 135

Lawrence, D.H. 勞倫斯 45, 143

Le Corbusier (Jean Jeaneret) 柯比意  
(尚·傑涅瑞) 86, 106

*Lebensraum* 生存空間 9

Lee, Dick 李迪克 174

Leidner, R. 雷德納 156, 158

leisure 休閒 140

Lery, J. 列瑞 9

Lessing, Doris 朵瑞絲·列辛 52

Lester, E. 列斯特 136

Ley, David 大衛·列 10, 102

Leysdon, A. 雷雄 90

light and darkness 光明與黑暗 71; and  
literary landscapes 文學地景 50, 51-2,  
55; and media 媒體 82, 83, 86

liminal space 臨界空間 114, 122

listeners to music 音樂聽眾 92, 93-4, 98

literature 文學 7, 9, 43-58; about city 城市文學 49-57, 62, 75, 82; imperialism and Othering 帝國主義與他者化 66-7, 69, 71-3, 75-6; places, writing about 地方的書寫 44-7

living space 生活空間, 參見 houses 住宅

local history approach 地方史取向 14, 22-3

Locke, John 約翰·洛克 65-6

Löfgren, O. 洛夫葛倫 88

London: department stores 倫敦: 百貨公司 124; in fiction 小說 51, 52; regeneration 復甦 128; stock exchange 證券交易 121, 155

Long, N. 隆恩 70

longhouses 長屋 29

*longue durée* 長時段 25; 參見 time 時間

Los Angeles 洛杉磯 111; in films and fiction 影片與小說 51-2, 82, 87-8

Low, G.C.-L. 洛爾 71, 72, 77

Lowenthal, D. 羅恩索 117

ludic spaces 荒唐空間 49, 122, 123

Lukács, G. 盧卡奇 56

Lynch, K. 林區 52

Lyotard, Jean-François 尚·方斯華·李歐塔 182

## M

MacCannell, D. 麥克坎涅爾 117

McCracken, G. 麥克瑞肯 138

Macdonald, R. 麥克唐諾 37, 75

McDonald's 麥當勞 113, 158-9

McDowell, L. 麥道威爾 156

machine analogies 機器類比 84-6, 106

McLuhan, Marshall 馬歇爾·麥克魯漢 93-4

Maffesoli, M. 馬菲索利 93

Mahathir bin Mohammad 馬哈帝 151

maize cultivation 玉蜀黍耕種 16-17, 20

Malaysia: electronic firms 馬來西亞: 電子公司 150-3

Malch, T. 馬爾區 149

malls, shopping 購物中心 125-8

- Manchu emperors 滿州皇帝 36-7
- Mann, Brenda 伯蘭達·曼 157
- mapping cultural geography 描繪文化地理學 81-2
-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馬庫色 101, 179
- marketplace 市場 121-2
- Martinetti 馬提內狄 105-6
- Marx, Karl/Marxism 卡爾·馬克思/馬克思主義 6, 11, 12, 66, 101, 102, 131, 179, 191, 192
- Mary II 瑪莉二世 32-3
- masculinity 男性氣概, 參見 men 男人
- mass culture 大眾文化, 參見 popular culture 通俗文化
- mass production 大量生產 106, 146-7
- Massey, D. 瑪西 154
- material culture 物質文化, 參見 people, landscapes and time 人群、地景與時間
- materialism 唯物論 192
- Matless, D. 瑪特列斯 90
- Mazda 馬自達 148-9
- meaning, making 創造意義 107-8; 參見 beliefs 信仰
- Medan Merdaka mosque 米丹摩達喀清真寺 37-9
- media 媒體 7, 11, 81-99; and belonging 歸屬 164, 174; computers 電腦 97-8; and science 科學 178, 179; 參見 films 影片; high culture 高級文化; music 音樂; press 報刊; television 電視
- Meinig, D. 梅尼格 20, 25
- men/masculinity: in cities 男人/男性氣概: 城市 51-5, 116; flight from domesticity 逃離家務(庭): 參見 leaving *under home* 家(離開); making 製造 73-5; and music 音樂 172-3; and production 生產 154, 155-6; 參見 explorers 探險家; public 公共
- mental maps 心靈地圖 11
- Mesopotamia: writing 美索不達米亞: 書寫 17
- meta-narrative 後設敘事 152
- metaphor/analogy 隱喻/類比, 參見 machine 機器; organic 有機
- Metropolis (Lang) 《大都會》(藍恩) 84-6, 95, 98, 117

Mexico 墨西哥 16-17, 18, 20, 135

Meyrowitz, J. 梅洛維茲 113-14

microgeography 微觀地理學, 參見  
houses 住宅

Microsoft 微軟 154

Miller, Henry 亨利·米勒 112

Mills, C. 米爾斯 78

Miranda, Carmen 卡曼·米蘭達 133

mirroring 鏡映 168

mobility: city as 移動性: 城市 83-4, 87-8; of music 音樂 89-90; 參見  
transport 運輸

modernity and city 現代性與城市 53

Monas monument 蒙納斯紀念館 38

Monet, Claude 克勞德·莫內 69

monumental landscapes 紀念地景 37-9

moral geographies 道德地理 48-9

Morley, D. 莫莉 115, 118, 162

Multi-User Domains (MUDs) 多人範域  
(泥巴) 98

multinationals 多國公司 146-53

music 音樂 48, 89-94, 178; and belonging  
歸屬 172-4, 175; intrusive 侵入的 92,

98; listeners 聽眾 92, 93-4, 98;  
mobility 移動性 89-90; and people  
人群 90-2

## N

Nag, D. 涅格 137

Naremore, J. 涅爾摩 115

nation/nationality/nationalism 國族/國  
族性/國族主義 162-5, 169-70, 172-4,  
175

nationalising space 國族化空間 37-40

Natter, W. 涅特 83, 84

Nazis 納粹 9

necessary (in logic) 必要條件 (邏輯)  
192

Neoplatonism 新柏拉圖主義 33

neo-tribes 新部落 93, 175; 參見 gangs  
幫派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新  
國際分工 150

New York 紐約 128, 130, 155, 158

newspapers 報紙, 參見 press 報紙

'Noble Savage' idea 「高貴的野蠻人」  
觀念 63

nomothetic approach 普遍均一取向 16,  
101-2, 192

non-places 非地方 114

Norkunas, M. 諾庫納斯 130

Nottingham coal field 諾丁罕煤區 45

Nouy, Lecomte du 拉孔特·諾依 68

novels 小說 43-6; city 城市 49-53, 55-7;  
imperialism and Othering 帝國主義與  
他者化 66-7, 69, 71-2, 73, 75-6;  
regional/rural 區域/鄉村 45-6, 47

## O

objectivity and knowledge 客觀性與知識  
178-84

observation: of city life 觀察：城市生活  
54-5, 125; participant 參與觀察 157

*Odyssey* (Homer) 《奧狄賽》(荷馬) 47-8

*Oedipus Rex* (Aeschylus) 《依底帕斯》  
(伊斯克勒斯) 47

Olsson, Gunnar 顧納·歐松 101-2

Ong, A. 翁恩 150, 151, 152, 153

ontology 存有論 107-8

oppressed groups 被壓迫群體 21;  
resistance to 抵抗 144-6, 152-3;

workers 勞工 143-4, 145-7; 參見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organic analogy 有機類比 9, 10, 21-3;  
參見 Sauer 騷爾

Orientalism 東方主義 61, 66-9

*Ossian* 《歐西安》 91

Othering 他者化 7, 59-80, 168-9; Africa  
as Dark Continent 非洲黑暗大陸 69-  
72, 75; Americas encountered 美洲的  
遭遇 62-6; domesticating empire 馴化  
帝國 72-6; exotic goods 奇珍貨品  
134-6; Orientalism 東方主義 61, 66-9;  
relational models of identity 認同的關  
係模型 60-2; and territoriality 領域性  
111-12; 參見 belonging 歸屬; fears  
projected 投射的恐懼

outside 外在，參見 inside and outside 內  
在與外在

outside cultures and claim to universal  
truth 外在於文化，以及普遍真理宣  
稱 180-2

## P

paintings 繪畫 56, 83, 92, 105; and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63-4, 68, 69-71

palimpsest 刮除重寫 22-3, 192

- Paris: arcades 巴黎：拱廊 124; in fiction 小說 50, 52-5
- Park, R. 帕克 10
- Parke, Fanny 芬尼·帕克 76
- parkland 邸園，參見 gardens 花園
- Parry, B. 帕利 73, 75, 78
-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與觀察 157
- past 過往，參見 history 歷史
- people, landscapes and time 人群、地景與時間 7, 14-26; cultural diffusion 文化散播 23-5; regional personalities and cultural areas 區域性格與文化區 18-21; 'super-organic' metaphor 「超有機」隱喻 21-3; 參見 landscape 地景
- performative labour 操作性勞動 156, 157-9
- phenomenology 現象學 10, 107-11, 112, 117
- place 地方 7-8, 10, 100-19; and commodities and consumption 商品與消費 121-2, 126, 137-40; describing 描述，參見 idiographic 獨有特殊的; erosion of 侵蝕 102-7, 113-18; -images 地方意象 126;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 現象學與存在主義 107-11, 112, 117; placemarking through commodities 經由商品而標示地方 137-40; schools of thought 思想學派 100-2; simulated 擬仿的地方 117, 126-7; space eroding 空間侵蝕地方 113-18; spirit of 地方精神 45, 108; and technology 技術 103-4, 105-7; unique 獨特 101; 參見 space 空間; territoriality 領域性
- planning: garden 規劃：花園 32-4; geometrical 幾何規劃 33, 104, 106, 127; town 城鎮規劃 50, 86
- plantations 大農場 20, 24-5
- poaching 侵入 34
- Pocock, D. 波卡克 45
- poetry 詩 46, 48, 54, 55, 91, 104-5
- Pol Pot 波帕 39
- polity 政體 192-3
- popular culture 通俗文化 4, 115; 參見 commodities 商品; media 媒體
- Porter, R. 波特 179, 180, 184
- positional goods 地位財貨 138, 139-40
- positioning culture 定位文化 7-8
-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 182
- post-structuralism 後結構主義 11



Potter, Beatrix 畢翠斯·帕特 46

power and land 權力與土地 34-6; 參見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Pred, A. 普瑞德 123

prediction of patterns over space 空間模式預測, 參見 nomothetic 普遍均一

press 報刊 54, 74, 77, 164-5, 183

Pritchard, Evans 伊凡斯·普里查 183

private domestic world of women: and commodities 女人的私人家務世界: 商品 125, 139, 140; and literary landscapes 文學地景 47-8; and production 生產 143; and symbolic landscape 象徵地景 28-9, 31

private gardens and power 私人花園與權力 33-5

production 生產 8, 142-60; coal 煤礦 45, 143-6; electronics and high-tech 電子業與高科技 150-5; globalisation of firms 公司的全球化 146-55; labour and service 勞動與服務業 155-9; 參見 public and productive world 公共與生產世界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投射的認同過程 168

Protestantism 清教 20, 38

Proust, Marcel 馬歇爾·普魯斯特 56

pseudo-places 虛假空間 117, 126-7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心理學與精神分析 11, 72, 168

public and productive world of men 男人的公共與生產世界 125, 164; and literary landscapes 文學地景 47-8; and symbolic landscape 象徵地景 28, 29, 31; 參見 explorers 探險家

## Q

Quintas, P. 昆塔斯 154

## R

Rabelais, François 方斯華·拉柏雷 9, 49

race and ethnicity/racism 種族與族群/種族主義 193;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環境決定論 15; and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9, 67-8, 69-70, 72-3, 76; and nation 國族 162-3, 169-70, 172-4, 175; and science 科學 78

Radiant City 光輝城市 86

radio 無線電 97, 179

railways 鐵路 105

- Raleigh, Sir Walter 沃特·拉雷爵士 65
- Ransome, Arthur 亞瑟·倫森 92
- rape 強暴 65
- rationality 理性 117
- Ratzel, F. 拉策爾 9, 10
- raves 銳舞 5, 92, 175
- realism and city 寫實主義與城市 57
- reclamation of land 重申土地權利 23
- reflexivity 反身性 178, 185, 193
- regional personalities 區域性格 18-21
- rational models of identity 認同的關係模型 60-2
- relativism 相對主義 177
- religion 區域 20, 21, 151, 163; and  
buildings 建築物 36-40; festivals 節  
慶 4; 參見 beliefs 信仰; tradition 傳  
統
- Relph, Edward 愛德華·瑞夫 102-10,  
112, 113, 116, 117
- reproduction of culture 文化再生產(複  
製) 17
- Repton, Humphrey 韓佛瑞·瑞普頓 35
- resistance and production 抵抗與生產  
144-6, 152-3
- restaurants and fast-food 餐廳與速食  
113, 148, 158-9
- retrospective fiction 追憶小說 48
- Revill, G. 瑞非爾 90
- rhizomatic logic 地下莖邏輯 172
- Richon, O. 里瓊 61, 67
- ritual 儀式, 參見 religion 宗教; tradition  
傳統
- Ritzer, G. 里澤 113
- roads 道路 87-8, 90, 113; road movie 公  
路電影 82, 88-9, 115; turnpike 收費  
道路 35
- Robins, K. 羅賓斯 115, 118, 162
- Robinson, B. 羅賓森 55, 56
- Rohmer, Sax 薩克斯·洛馬 67, 69
- Romantics 羅曼蒂克(浪漫派) 46, 104-5,  
137
- Roosevelt, Franklin D. 佛蘭克林·羅斯  
福 97
- Rorty, R. 洛遜 188
- Rose, G. 羅斯 101
- routes of identity 認同路徑 172

Rowles, G. 羅列斯 116

Royal Family, British 英國皇家 4, 165-6

rural areas: in literature 鄉村地區：文學  
43-6, 47, 53; music intruding in 侵入  
鄉村的音樂 92; 參見 agriculture 農  
業

Ruskin, John 約翰·羅斯金 105, 170

Ruttman, Walter 沃特·路特曼 82, 83,  
84, 87, 88, 98

Rycroft, S. 里克洛夫特 4, 47, 50, 58

## S

sacred landscape 神聖地景 36-7

Saddam Hussein 沙丹胡笙 69

Sahlins, Marshall 馬歇爾·薩林斯 3, 6,  
131

Said, Edward 愛德華·薩依德 170

Samuels, M. 薩謬斯 102

Sarawak 薩拉瓦 29

Sartre, Jean-Paul 尚一保羅·沙特 56,  
107, 109

Sauer, Carl 卡爾·騷爾 10, 15-23, 101,  
108, 113, 118

Saussure, Ferdinand de 佛迪南·索緒爾  
193, 194

Schivelbusch, W. 史維布區 105

Schmid, D. 史密德 51

Schopenhauer, Artur 亞瑟·叔本華 170

science 科學 8, 177-87; and academy 學  
院 182-4; objectivity and knowledge  
客觀性與知識 178-84; outside  
cultures 外在於文化 180-4; and race  
種族 78; situated knowledge 情境化  
知識 184-6

Scott, Ridley 瑞德里·史考特 87, 152

scouting 偵察 73, 75

Seamon, D. 西蒙 109-10

seasons and farm buildings 季節與農場建  
築物 19

segregation: of gender roles 隔離：性別  
角色，參見 private 私人; public 公  
共; of living space 生活空間 28-9; 參  
見 territoriality 領域感

self and other 自我與他者，參見 Othering  
他者化

self-image 自我意象 128-9

self-reflexivity 自我反身性 178, 185, 193

selling goods 販賣貨品，參見

- commodities 商品
- semiotics 符號學 193; 參見 sign 符號
- Semple, Ellen 艾蓮·森波 9-10, 15
- servants 僕役 28-9, 76, 139
- sex 性·參見 gender 性別
- sexuality 性慾特質 63-5, 67-72
- Shields, R. 雪爾德 126
- shops and department stores 商店與百貨公司 123-8, 158; as 'dream palaces' 作為「夢幻宮殿」52-3, 55; malls in USA 美國的購物中心 125-8
- sign/signifier/signified 符號/符徵/符旨 193; 參見 literature 文學;
- symbolic landscape 象徵地景
- significant places 重要地方 108
- Sillitoe, Alan 艾倫·席力托 47, 50
- Simmel, George 喬治·齊末爾 53, 54, 83
- Simon, R. 西蒙 126, 127-8
- simulated places 擬仿地方 117, 126-7
- Singapore 新加坡 174
- situated knowledge 情境化知識 184-6
- situated nature of life 生活的情境化性質 109-11
- Sizemore, C. 塞茲模爾 52
- skills and knowledge 技能與知識 17
- slavery 奴隸制 20, 21, 25, 71, 78
- Smokey Joe's 史莫齊喬餐廳 158, 159
- social divisions 社會區分·參見 class 階級
- social laws 社會法則 101
- songs 歌曲 89-90, 92, 174; 參見 music 音樂
- sonoric landscape 音景 89, 93-4
- space: commodified 空間·商品化 128-30; global 全球 113-18; liminal and ludic 闕限與荒唐空間 49, 114, 122, 123; living 生活空間·參見 houses 住宅; nationalising 國族化空間 37-40; place eroded by 遭空間侵蝕的地方 113-18; for selling 販賣空間 121-3; spatial diffusion 空間散布 23-5
- spatial science, geography as 地理學作為空間科學 101; in text 文本裡的空間 47-57; third-space 第三空間 171, 175; time-space 時空 194; types of 空間類型 110-11; 參見 landscape 地景; place 地方
- Spain 西班牙 20, 104, 117-18
- spirit of place 地方精神 45, 108

Spradley, J. 史普德雷 157  
 Springsteen, Bruce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95  
 Stanley, Sir Henry Morton 史丹利爵士  
     77  
 state 國家，參見 nation 國族  
 status and goods 地位與財貨 138  
 Steinbeck, John 約翰·史坦貝克 88, 130  
 Straet, Jan van den 亞凡登·史崔特 63-4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意識流 56  
 student culture 學生文化 5-6  
 sub-cultures 次文化 5, 10, 21, 181; 參見  
     gangs 幫派  
 subjectivity 主體性 44, 179  
 sublime in landscape 地景裡的崇高 46,  
     104-5  
 Sukarno, Ahmed 阿梅德·蘇卡諾 37, 39  
 'super-organic' metaphor, cultural areas as  
     文化區作為一種「超有機」的隱喻  
     21-3  
 Sweden 瑞典 19, 166-7  
 Swift, Jonathan 強納森·史威夫特 9  
 symbolic landscape 象徵地景 4, 7, 11,  
     27-42, 116-17; cartographies 製圖學

120; 參見 beliefs 信仰; geopolitics 地  
 緣政治; houses 住宅; religion 宗教

## T

taste, geography 品味地理學 114-16  
 Taussig, M. 陶西格 150  
 Taylor, F.W./Taylorism 泰勒/特勒主義  
     106  
 technology 技術 174; high-tech industries  
     高科技產業 150-5; and place and  
     space 地方與空間 103-4, 105-7  
 teleology 目的論 194  
 television 電視 93-7, 165-6  
 territoriality 領域性 5, 61, 111-12, 116,  
     181-2  
 texts: landscape as 地景作為文本，參見  
     literature and symbolic landscape 文學  
     與象徵地景; spaces in 文本裡的空間  
     47-57  
 theme parks 主題公園 126  
 third-space 第三空間 171, 175  
 Thompson, Hunter S. 杭特·湯普森 88  
 Thrift, N. 史瑞夫特 46, 106  
 Tiananmen Square 天安門廣場 94

**time: discipline of factories** 時間：工廠  
 規訓 144-5, 152; **excessive demands on high-tech workers** 對高科技勞工的過度要求 154-5; **keeping and railway** 守時與鐵路 105; **landscapes and identity** 地景與認同 37-40; **past** 過往，參見 **history** 歷史; **-space** 時空 194; **velocity in city** 城市裡的速度 55, 56; 參見 **people, landscapes and time** 人群、地景與時間

**Tonnies, F.** 托尼斯 53

**tourism** 觀光 117-18

**town** 城鎮，參見 **city** 城市

**tradition and ritual** 傳統與儀式 4, 165-8, 172, 175; 參見 **religion** 宗教

**transport systems** 運輸系統 105, 113, 115; 參見 **roads** 道路

**travel** 旅行，參見 **explorers** 探險家; **tourism** 觀光; **transport tropes** 運輸

**tropes** 比喻 62-3

**truth, universal** 普遍真理 180-2

**Tuan, Y.** 段義孚 112, 181

**Turner, Joseph Mallord William** 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 170

## U

**underworld of city** 城市的底層世界 82, 84-5

**unions** 工會 144, 145, 146-7, 149, 151

**uniqueness of place** 地方的獨特性 101

**unit concept of geography** 地理學的單位概念 18

**unitary experience of space shattered** 粉碎空間的單一經驗 83

**United Kingdom** 聯合王國，參見 **Britain** 不列顛

**United States** 美國 12, 75; **belonging** 歸屬 172-3; **and commodities** 商品 125-8, 131, 133, 136; **division of land** 土地分割 104, 106;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環境決定論 9-10, 15-16; **films** 影片 82, 84-6, 87-9, 117; **literary landscapes** 文學地景 51-2; **music** 音樂 89-90, 172-3; **people, landscapes and time** 人群、地景與時間 14-23; **production** 生產 144-9, 154-5, 157, 158; **pseudo-places** 虛假地方 117; **racism** 種族歧視 163; **Revolution** 革命 163; **shopping malls** 購物中心 125-8; **slavery** 奴隸制 78; **taste** 品味 114-16; **television** 電視 95-6, 97; **territoriality** 領域性 111-12;

time zones 時區 105; 參見 Americas 美洲; Los Angeles 洛杉磯; New York 紐約

urban area 都市地區, 參見 city 城市

## V

Van Schoor, G. 凡修爾 92

Vaughan Williams, Ralph 瑞夫·凡更·威廉斯 91

Venturi, Robert 羅伯·范裘利 115

Vespucci, Amerigo 亞美利哥·菲斯普西 63-4

victim, blaming 責備受害者 71

virtual community 虛擬社群 98

Volk 俗民 9

## W

way of life and landscape 生活方式與地景 18-21

Weber, Max 瑪斯·韋伯 117, 138

Wenders, Wim 文·溫德斯 87, 89, 90, 115

Wessex 威塞克斯, 參見 Hardy 哈代

Westerners: gaze of 西方人: 凝視 61, 63;

houses and social divisions 住宅與社會區分 28-9, 30, 31-6, 40; 參見 Americas 美洲; Europe 歐洲;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Wield, D. 魏爾德 154

William III 威廉三世 32-3

Williams, R. 威廉斯 47

Williamson, T. 威廉森 33, 34, 35

window shopping 逛街 124, 125

Wittgenstein, Ludwig 維根斯坦 182

women 女人 12; in cities 城市中的女人 52-3, 54; making 製造女人 75-6; and music 音樂 92; and shops 商店 52-3, 124-5; working 工作的女人 140, 150-3, 156, 157-8; 參見 feminisation 女性化; private domestic 私人家戶

Wooden, W. 伍登 127

woodland 林地 34, 35

Woolf, Virginia 維吉尼亞·吳爾芙 56

Wordsworth, William 威廉·華茲華斯 46, 105

world fairs 世界博覽會 122-3

writing 書寫 17; 參見 literature 文學

**Z**

Zelinsky, W. 柴林斯基 17, 20, 21, 23

Zimbabwe 辛巴威 39-40

Zola, Emile 愛彌兒·左拉 52-3, 54, 124

Zorn, Anders 安德斯·左恩 19

Zukin, S. 祖金 128, 158